2004年渡边淳一最新修订版



[日]渡边淳一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樱花树下》

渡边淳一自己最偏爱的作品



ISBN 7-5039-2668-6/I·1227
定价：22.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樱花树下／（日）渡边淳一著；王丽梅，史旻译．－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
ISBN 7-5039-2668-6
Ⅰ.樱… Ⅱ.①渡…②王…③史… Ⅲ.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740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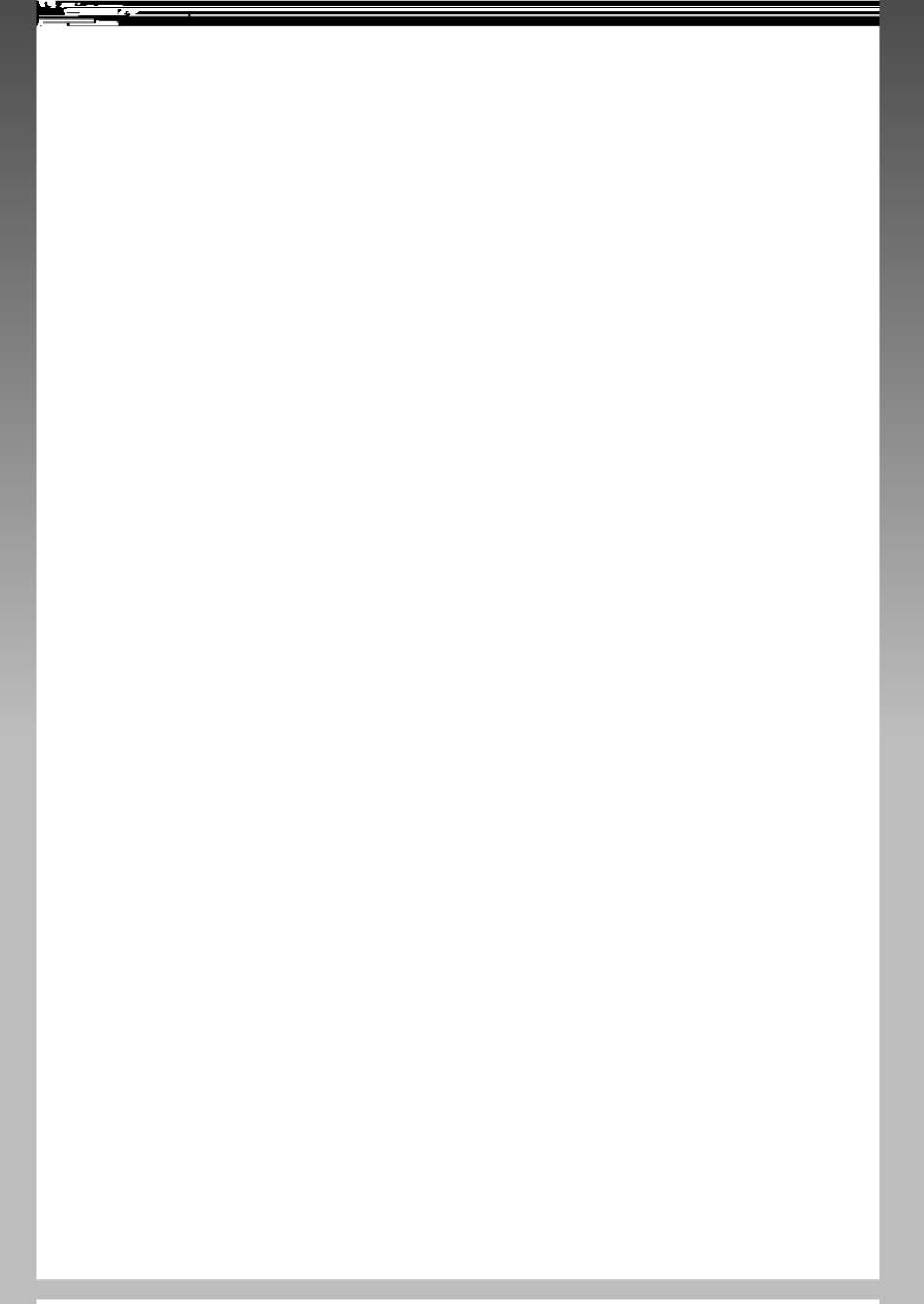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05-0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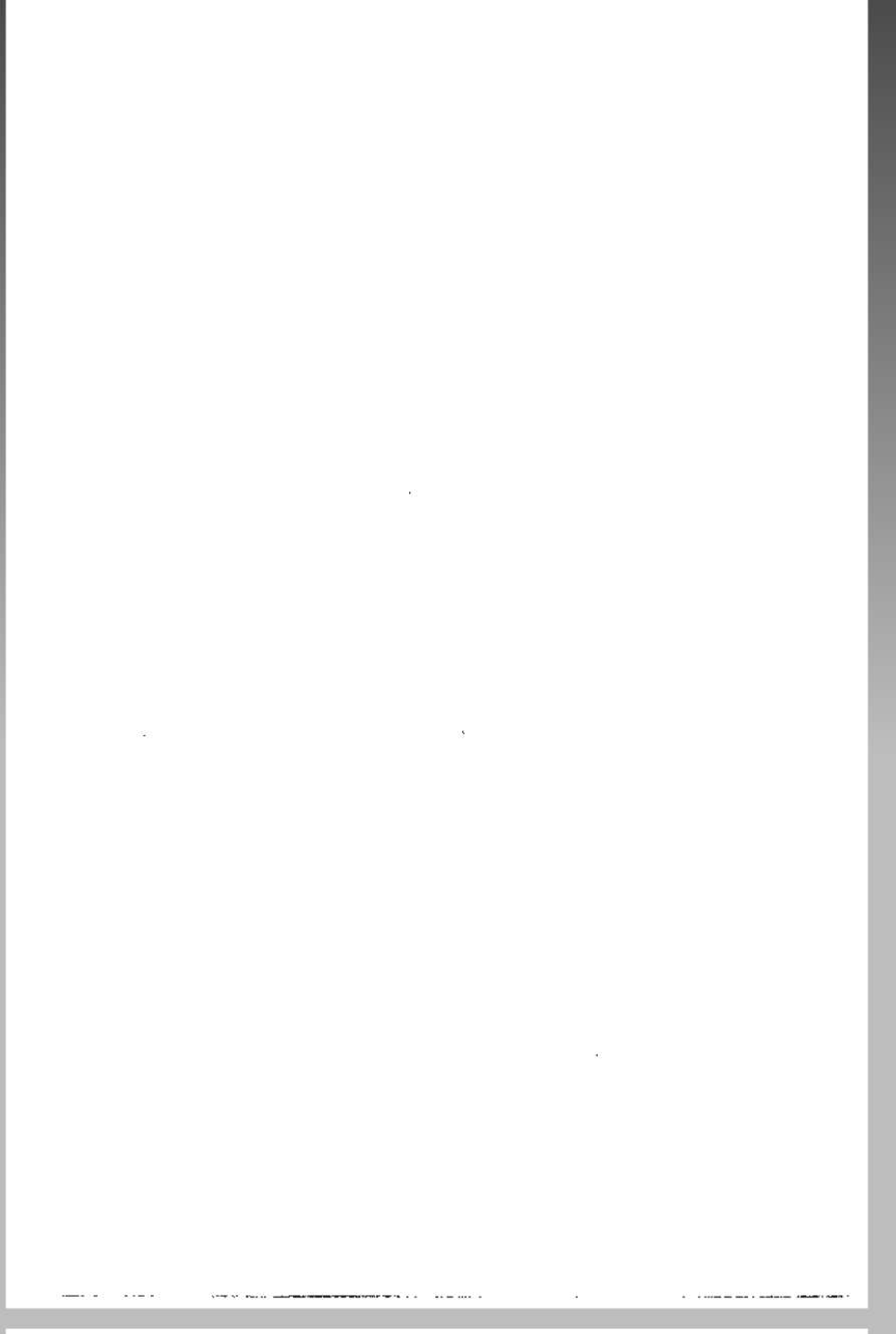
桜の樹の下で
平成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発行
C Junichi watanabe 1989 Printed in japan
ISBN 4-10-117620-3 C0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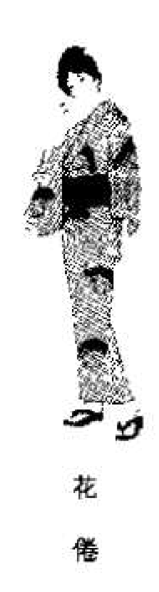
樱花树下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王丽梅　史　旻
责任编辑　郑向前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封面设计　［日］高野泰彦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7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668-6／I・1227
定　　价　22.00 元

目录







从平安神宫南面的神苑转到西面的神苑，再到能够看到桥头的东面庭院，游佐恭平走得有些疲惫。

两个小时前，从鸭川河边的饭店出来后，他一直在眺望岸边盛开的樱花。之后，从东山到平安神宫也是一路寻花而来。

站在花下，游佐想到了“花倦”这个词。

怒放的樱花使人疲倦。

最初的美令人惊叹，但看久了，花叠着花，妖艳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直至疲惫袭上全身。

“太奢侈了……”他自言自语着坐在了池边的长椅上，给他带路的辰村凉子笑着坐在了旁边，“累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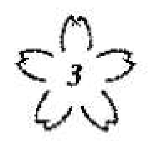
“不……”

游佐意识到自己和凉子的年龄差距太大，就像父女一样，不由得苦笑起来，“花太多了。”

凉子似乎不太明白游佐的意思，默默地看着水池。

“但是，很壮观……”

眼前的垂枝樱（樱花的一种）枝条饱满，开得非常繁盛。枝条末梢的花每一朵单独看上去都很精致，稍微远一些看去，



就像飘在半空中的淡红色花伞。

市内的染井吉野（樱花的一种）已经开始凋谢了，但垂枝樱还在盛开。从鸭川岸边到平安神宫，着实欣赏了一路垂枝樱的美。

在其他地方也见过很多染井吉野、山樱等，但如此这般一路欣赏垂枝樱这还是第一次。

这样看来，使人疲倦的莫非是垂枝樱？

“你知道樱花为什么这么漂亮吗？”游佐像是要遮挡上午高照的阳光，将手罩在了额头上。

“有什么原因吗？”凉子身穿白色连衣裙，系一条红色皮带，直发垂肩。

“因为樱花树下埋了人的尸体。”

“真的吗？”凉子战战兢兢地将目光移向了眼前樱花树的根部，“埋了人的尸体樱花就开得非常好吗？”

“也许是吸收了人的血、肉等做养分。”

“樱花吸收吗？”

“开得疯狂的可能也是遗传了人类的基因……”

这话对二十三岁的少女来说也许有些刺激过头了。见到凉子还在认真地盯着树根，游佐又改了口。

“当然，这只是传说。”

“但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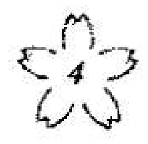
“怎么可能呢，哪里会有为了樱花树在底下埋人的。”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

“比如有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会求周围的人‘死了之后将我埋在樱花树下’等。”

四月中旬，太阳还不是很晒，凉子的脸白白的，似乎明白了什么，慢慢点点头。

“真恐怖……”



一群穿黑色学生服的人从垂枝樱和两人之间穿过。虽然不是休息日，但接近正午时，正是观光客人增多的时候。

那群学生刚走，游佐又抬头仰望樱花，“但是，我觉得埋了人的尸体的肯定不是垂枝樱。”

“为什么？”

“你不觉得是染井吉野之类的樱花吗？”游佐对樱花并没有特别的研究。但是，染井吉野伸到半空的枝头上都开满了花，似乎隐藏着一股胡乱开放的疯狂。

“染井吉野太妖魅，是不是有一种悲哀的感觉？花开花谢都那么拼命地努力。”

“是。”凉子像回答老师提问一样，非常肯定。

“与之相比，垂枝樱……”说到这里，游佐沉默了，凉子像是问什么似的，歪着细细的脖子看着他。

“有些淫荡。”

“淫荡？”

“你不觉得吗？”

对于游佐的话，凉子看上去很难听懂。

“垂枝樱花色很浓，太扎眼。”染井吉野无论怎么开都很素雅，很虚幻，但垂枝樱美中似乎掩藏着毒。

“这样仰头看时，像是红色的花儿从天而降……”

刚进南边庭院时，垂枝樱整棵树像座花山一样盛开着，现在水池前的垂枝樱，在春阳下像一条血的瀑布。

“您看过元山公园的垂枝樱吗？”凉子的话打断了游佐的思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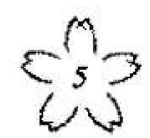
“昨天晚上，从店里回来的路上顺便去看了。”

“很漂亮吧！”

“晚上看，跟着了火似的。”

凉子浅笑，“樱花像着了火似的？”





“从远处看，夜空里就那里飘着红红的一片，真的像烧着了一样。”

昨晚，和游佐一起夜赏垂枝樱的是凉子的母亲菊乃。

赏花前，游佐离开东山南禅寺附近的“辰村”料理店时将近十点。离开时，游佐邀了女老板菊乃。

最近，从东京来京都，晚上见菊乃已经成了习惯。特别是昨晚的聚餐，参加的人都和游佐一样是经营出版社的很知心的朋友，带菊乃出去，也不用顾及什么。

但是，二樱的包间里还有客人，菊乃走不开，游佐就先和朋友们离开了料理店。

之后，他去了祇园的茶屋坐了一会儿，又去了富永街的一个酒吧，等到菊乃收拾完从料理店出来，两人见面时已经十一点多了。在酒吧两个人又喝了三十分钟的酒，出来打车时，菊乃突然说：“我们去看樱花吧！”

本来第二天上午也可以赏樱花，但是“辰村”的一个老主顾去世了，明天菊乃得去大阪参加葬礼。

“明天的告别仪式十点开始，急着往回赶的话，下午一点能到京都。”

“没关系的。”游佐明天也要坐两点钟的新干线，而且他想一个人也可以赏樱花。

但仔细想来，一个大男人自己赏花确实很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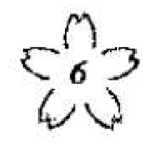
“对了，我让凉子陪你吧！”

菊乃的独生女叫凉子，一年前大学刚毕业，最近在店里经常能看到她。

“反正她上午也没事。”

一开始，游佐还在推辞，但经菊乃的一再劝说，他也就想一起去看樱花了。

“那问一下凉子方不方便，行的话就拜托她陪我去。”



菊乃和凉子的父亲还没有离婚，但好像已经分居十多年了。除此之外，游佐从中没有过多地打听过，只听说凉子的父亲比自己大三岁，所以和凉子在一起时，估计会被认为是父女。



“明天和凉子一起赏灿烂阳光下的樱花，今晚能和我一起赏月光下的樱花吗？”

游佐虽然来过很多次京都，却很久没有在如此繁花盛开的时节来过了。特别是垂枝樱，今年只在迟开的常照皇寺看过。

“就在附近，特别想让你看看。”

出租车奔驰在夜间的街道上，游佐想起了第一次和菊乃结下不解之缘的情景。

那也是四月的一天，两个人喝着酒时，菊乃突然说了一句：“我们家的樱花非常漂亮，你一定要看看。”

游佐最初的反应是菊乃和女儿住的地方还有古樱花树呢，但是又一想她们住的明明是公寓，因此游佐很费解，就问她怎么回事。原来从冈崎北上，真如堂附近的路旁有一棵樱花树，菊乃把它擅自归在了自己的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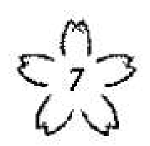
“品种是染井吉野，但是比普通的要白，花朵很多，层层叠叠的。”

当初也是关了料理店之后去的，所以菊乃所说的花的特征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夜间看上去，那棵樱花的白度比其他的确实要胜过一筹。

“我偶尔会在树根部埋些鱼骨头之类的，花一开，每晚都来看。”

从“辰村”到菊乃的樱花树那里，开车用不了十分钟。然而从她将一棵野樱花树归在自已的名下并爱惜有加来看，菊乃是多么的机智，很符合她的性格。

从那夜起，游佐就不再迷失方向，一步踏进了菊乃的



生活。

在车里，游佐想起了两年前的事，但是车子的行进方向和那时不同，从四条转向了八坂神社参道的方向。

“不是去看你的樱花吗？”

“你稍微早来一些就好了，我昨天一看，大多都谢了，不忍心让你看到那么凄凉的场景。”

结果他们看的是元山公园的垂枝樱，不一会儿就过了十二点，在人影稀少的黑夜中，那棵树越发的像夜空中着了火一样。

看完樱花后，在饭店游佐和菊乃交织在了一起。

也许是看了似火的樱花，游佐和菊乃的激情都燃烧了起来。游佐有一瞬间觉得两个人像野兽似的，不由得停下了动作，但是菊乃滚烫的身体又靠了过来。

完事之后，游佐又想起了樱花，但这次想象中的樱花像叶樱一样褪了颜色。房间里又静了下来，菊乃收拾停当，离开时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远处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一群女学生走了过来。制服的白领子在阳光下很晃眼。她们过去后，又过来一个老年团体，用很有穿透力的关西方言感叹着。两个团体过去后，游佐站了起来。

太阳几乎是在天空正中间，游佐的影子、垂枝樱的影子都变得又短又小。

“我们走吧！”游佐刚一走，凉子就紧跟在了旁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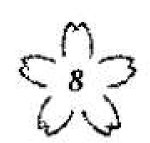
“其他的不看了吗？”

“是啊……”

“天龙寺和车站南面的城南宫还有垂枝樱。”

“你知道的还真详细。”

“昨晚妈妈跟我说完后，我查了一下。”



昨晚，菊乃从饭店回去都凌晨三点了，估计之前她跟凉子联系过吧。



“我估计那里的也都开了。”

“但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了。”说白了，垂枝樱看得有些伤感。

“要不下次吧！”

“昨晚您喝了不少吧？”

游佐很在意凉子是否知道昨晚他和菊乃的情事，但是阳光下，从凉子的脸上看不出来。

“御室和山上的还没开呢。”

“京都的花期很长，真好。”

“您还来吗？”

“我想来，但四月之内很难了。”

仔细想来，以前他没有和凉子单独说过话，身旁总是有菊乃或其他的熟人。一下只剩他们两个人，游佐倒觉得凉子像个大人似的。

“这里的垂枝樱还会再开两三天左右吧！”游佐说道。

“真没想到垂枝樱能开这么长时间。”

前面又有一棵垂枝樱，再往前走好像就到了庭院的尽头。

“东京的樱花怎么样？”

“今年比京都开得要早，也许早谢了。”

“那今年就看不到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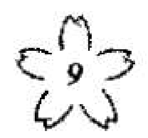
“如果去信州或东北的话，还能看到。”

“您去看吗？”

“能去当然最好了……”

过了庭院，走进平安神宫园内，里面是一条沙砾铺的路，两个人的鞋踩得沙砾沙沙地响。

就这样走到园内一半左右返回时，凉子说：“如果您去看



樱花的话，也带上我一起去吧？”

“带你……”

游佐回过头，凉子正用一只手将头发撩了上去，“我还没有看过京都以外的樱花。”

游佐点着头，很难理解凉子话里的意思。

过了平安神宫的牌坊，来到车来车往的路上时已经正午了，刚来时只有几辆观光巴士，现在道路的一侧被车挤得满满的。

“咱们去哪儿吃点饭吧？”只让凉子带着他赏樱花，完了之后就随便地打发人家回家有些说不过去。

“但您不是着急吗？”

“不急，五点之前回东京就行。”

今天晚上六点，游佐要参加在新桥的一个饭店举行的晚会。如果是普通的晚会，多少晚一些也无所谓，但今晚是游佐的公司主持召开的，招待各地书店的店主，所以不能迟到。

“坐两点的新干线完全赶得上。”

“您不用管我。”

“不，我也想休息休息。清水附近有一个很安静的店，我们去那里吧！”

游佐在出租车场地靠前的电话亭，预约了两个人的午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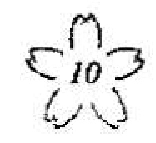
“从这里去不太远。”

坐上出租车，报完要去的“坂田”店名，“要去坂田吗？”凉子问道。

“你知道？”

“只知道名字……”

“坂田”和“辰村”一样，是位于东山山麓的一个料理店，里面有一个大院子，中午时在院子里放几张长凳等，向一般的人开放，也有简单的饭菜。





车过了八坂塔，爬上一个小坡就到了。二人被领到了二楼能够俯视到院子的一个拐角处的房间。

在外面的春光中，走得都有些出汗，但在屋里跟有寒流通过时似的感觉一阵凉意。

“您经常来这儿吗?”

对于两个人来说，房间有些太大了，再加上桌子又大，坐在对面的凉子看上去显得非常小。

“之前偶尔来过，但很久没过来了。”

最近，在京都吃饭几乎都去“辰村”，游佐的话里隐含了这层意思，但凉子并没有去仔细地领会，只是默默地透过窗户看着院子。听说这里光是院子就有近两千坪（六千六百平方米），这里的樱花开始凋谢了，池畔落有一大片粉红色的花瓣。

“有这么大的一个院子真不错。”同是料理店，“辰村”占地两百坪左右，只是中间有一个小院子。

“但是，小有小的风情。”

“我会把您的话转述给我妈妈的。”凉子微笑着说。此时，服务员端上了饭菜。

午饭不是装在盒子里的便当，但菜单好像已经定了，先上了几道简单的小菜，然后是鲷鱼生鱼片和汤，还有竹笋和裙带菜的杂煮，里面有做成楼花形状的面筋，染成了朱红色，完全都是京都风味的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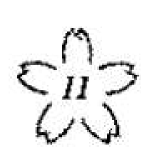
他们要了啤酒，正喝着，老板娘过来打招呼了。

“很久没见到您了，还好吗……”

“我总想着要过来，但一忙起来……”

游佐找着借口，但更难的是如何介绍凉子。如果说是“辰村”女老板的女儿的话，她就该知道他总去那里了。

“昨天晚上和公司里的人一起过来的，今天这就要回去。”



"您再早来两三天的话就好了，院子里的樱花刚开过……"

老板娘将视线从院子里收回，移向凉子，"她真漂亮啊！"

"一个熟人的女儿，刚带我看樱花来着。"

"那您樱花赏得一定相当愉快了。"

老板娘脸上笑着，话里带着轻微的嘲讽意味。

"我都两年没有像这样好好地欣赏京都的樱花了。"

就这样闲谈了一会儿，老板娘出去了，凉子松了口气似的长叹一声。

"我的脸红吗？"

"脸颊有一些红。"凉子的皮肤很白，喝一点啤酒就变红。

"那怎么办啊？"

"没关系，这么一点，一到外面就下去了。"

喝一点酒就会上脸这一点凉子和她母亲菊乃一样。菊乃更有甚者，连眼睛周围都变得红红的。

"我出去一下。"凉子好像很在意，离开座位补妆去了。包间里只剩下游佐一个人，他将目光转向了院子。拉门上映着树梢的影子，偶尔听到一声尖尖的鸟叫，马上又恢复了寂静。刚过了休息日，庭院里的人很少。

游佐无事可做，不禁想起了刚才走在平安神宫沙砾路上时凉子说过的话，"如果您去看樱花的话，也带上我一起去吧？"说这些时，凉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游佐说的是从信州到东北的樱花，去这些地方赏花的话，理所当然要住下，凉子想到这么多了吗？还是只不过因为好奇真的想去呢？

游佐凝视着院子思考时，走廊传来了脚步声，凉子回来了。

"我第一次喝啤酒脸这么红。"



凉子的连衣裙是西式的领子，微微敞开的胸口也有些发红。



以前，游佐只见过凉子在宴席上穿和服的样子，这样从正面看上去还真有些像菊乃。当然菊乃的体形更好一些。但两人从脖子到肩膀圆滑的曲线，以及稍微有点鸡胸脯都惊人的相似。菊乃左脖根处有一颗黑痣，躺在床上把脸凑过来时，在淡淡的灯光下，黑痣清晰可见。现在一看，凉子左脖根处似乎也有一颗黑痣，母女俩长得像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思议的是两人都很性感。

游佐看得入神时，凉子问道："时间来得及吗？"

"几点了……"

"已经一点多了。"

"该叫车了。"

让服务员给叫车，他们吃着餐后甜点，游佐突然想起来似地说："有一个男人从南向北，随着花开一起走，赏遍了全日本的樱花。"

"那最初是从九州开始吗？"

"不，二月份从冲绳开始，再从九州到中国（日本的地区名称），上至京都、北陆、东北，最后直到北海道的厚岸，据说就五月底了。"

"全都看的话，看来要四个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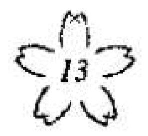
"也许是一个又悠闲又有钱的人。"

"能够做到那样，太了不起了。"

"真想试一次啊！"

游佐还在等着凉子说"我也是"，但凉子这次只是佩服地点点头。游佐吃完甜瓜，点上一支烟，"你真的想去看樱花吗？"

"当然想去了。"





“但是要去远的地方的话，你就不能去店里了。”

“当然要请假了。”

“你妈妈会答应吗？”

“我一个人不去，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游佐所在意的和凉子考虑的好像有些不同，但唯独她想看樱花是千真万确的。

“那我们马上计划一下吧！”

叫的车来了，离开“坂田”时刚过一点。从坂田到京都站用不了二十分钟，所以还有三十分钟左右的富余。

“先送你吧！”

“不，我送您，妈妈让我这么做的。”

“又是奉你妈妈的命令？”估计菊乃就会这么做，游佐苦笑，“看来你很怕你妈妈呀！”

“因为她太了不起了。”凉子认真地回答。

“的确，你妈妈是太了不起了……”

游佐看到过两次菊乃在宴席上训斥凉子，一次是因为她没有跟客人打招呼就中途离开座位，另一次是因为她直接从主客后面的外间前走过去。

“凉子……”包间里时常有七八个客人，菊乃总是用她那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叫住凉子，厉声训斥道：“那样做不行。”

包间里有的客人觉得老板娘太严厉了，但是菊乃有着自己的想法。

“总之，女儿是要继承我的事业的，为了日后不被别人戳脊梁骨，现在就要说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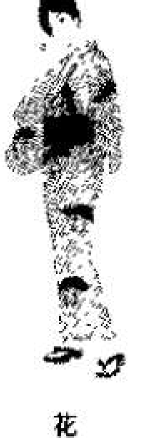
菊乃的方针是：正是因为是自己的女儿，才要严格地教育。

实际上，凉子从刚上大学时起就开始在店里帮忙了，但当时只是做一些管理包间客人脱下的鞋和热酒等工作，开始端

菜，也是在大学四年级之后了。

因此，知道菊乃有那么大一个女儿的客人并不多。只有游佐，因为和菊乃很亲近，从凉子上学时就知道她了。

第一次见面时，凉子还在上大二，应菊乃的邀请，游佐去了她们娘俩住的公寓，正喝咖啡时，凉子回来了，菊乃不慌不忙地介绍游佐，“他就是总照顾我们的游佐先生。”听了母亲的介绍，凉子说完自己的名字后低头致意。



自那之后，游佐就总想问问凉子对自己是什么印象，但很难启齿。

“你妈妈今天几点回来？”

“估计两点左右，但是如果她知道游佐先生逗留到两点的话一定会很失望。”

“为什么？”

“因为如果她想赶回来，一点左右就能到。”

菊乃也是这么说的，但昨晚见到她了，就没必要再见了。

“我想向你表示感谢，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为什么要感谢我？”

“从早晨起就带着我赏花，硬拉着你转了很多地方。”

“没关系的，因为我也一起赏了花，过得很愉快。”

“我比你愉快多了，我们去趟商场看看？”

“真的，您不用这么客气。”

游佐不管，径直对司机说开到四条的商场前。

话说回来，为什么突然想起送凉子礼物了呢？游佐突然很在意这个问题。细细回想起来，以前一次也没有送过凉子礼物，可能以前认为是老板娘的女儿所以不用送，也可以说年龄太小很难送什么。

就当作是也包含了以前的感谢之意，现在送也不为怪，游佐这样告诉自己走进了商场。

“想要点什么？”

“真得不用了。”凉子推辞着，游佐硬把她拉到了装饰品柜台，“你这么年轻，应该有很多想要的东西，包或者鞋，什么都可以。”

“没时间了，我们还是去车站吧！”

“就是因为没时间了，才希望你快点决定。”大白天的，和女孩在商场里逛来逛去的，并不是太令人炫耀的事。

“快……”游佐一催，凉子回过头来。

“真的什么都行吗？”

“当然。”

“特别贵的也可以吗？”

“无所谓，但多少价位的？”

“你肯定会大吃一惊晕倒的。”

“总之，先去看看再说。”

凉子恶作剧似地笑笑，一转身，向一层深处的柜台走去。游佐跟上，凉子在宝石柜台前停下了。

“是钻石吗？”

“这个。”凉子手指着的柜台正下方，那里摆着十几个戒指。游佐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是一个“V”字型的金黄色戒指，周围镶着一圈小钻。

“十万……”游佐数着价签上的零嘟哝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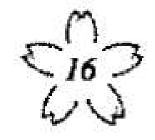
凉子说：“很贵吧！”

“价格很高……”

因为凉子说会晕倒，他以为怎么也得四五十万，这个价格的话算不上什么。

“这个可以吗？”

“您真的买给我吗？”凉子好像很久以前就喜欢上了这款戒指。





“当然，都说好了。”

“太好了……”

突然，凉子将双手放在胸前，眼睛里放射着喜悦的光芒，鼻翼上皱起细纹，她高兴时和菊乃一模一样。

游佐让服务员拿出戒指，凉子端详了一会儿，戴在了左手的无名指上。

“怎么样？”

举到半空的无名指的中间，“V”字型的戒指熠熠生辉。

“和你很般配。”

“太扎眼了吧？”

“不，又可爱又有气质。”

凉子一直盯着戒指看。

“这个可以吗？”

“真的买给我吗？”

“这个给包一下。”游佐对服务员说，让他包成礼物包装。

“真是太感谢您了。”接过系着红丝带的盒子，凉子深深地低头致谢。

“好了……”

服务员们都在看着他们这边，游佐转向出口，直到走出商场，坐上出租车，才不觉得不好意思了。

“有你喜欢的，太好了。”

“我一辈子都会很珍惜它的。”凉子说得太夸张，游佐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从今天开始，我就戴着它了。”

“但是在宴席间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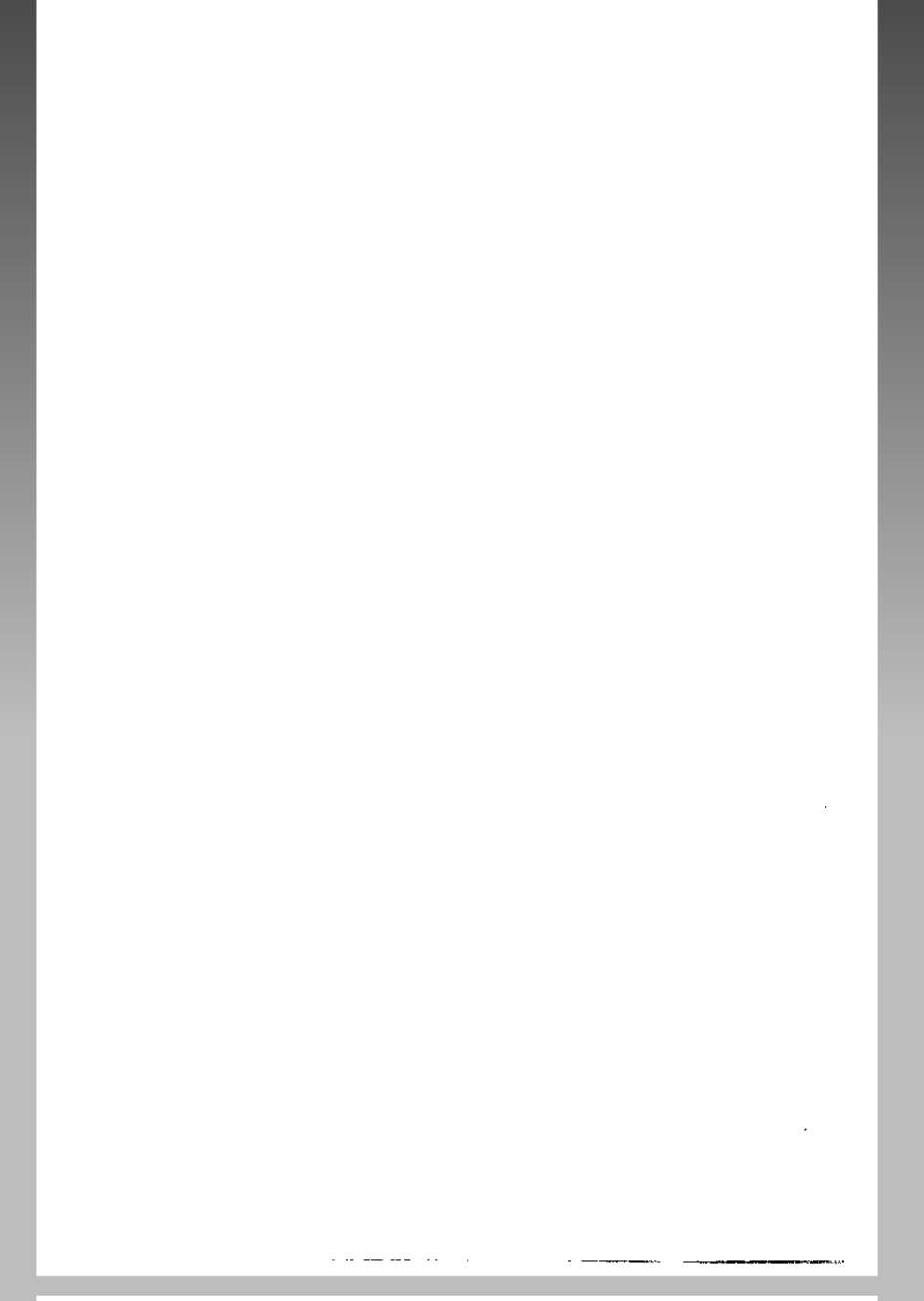
“在客人面前我也不摘。”说完，凉子突然压低声音说：“别告诉我妈妈说您给我买的这个。”

“当然，我谁也不告诉。”

“我们拉钩。”

触摸到凉子伸出的小手指的一刹那，游佐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什么严重的坏事似的。

草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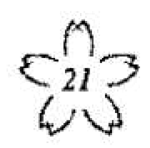
每次坐新干线来东京，辰村菊乃都很紧张。这与来到一个陌生的大都市时的不安是有关系的。与京都相比，东京太大了。光是人口，东京就是京都的十倍左右，再包括城市周边的流动人口，估计都快差到二十倍了。不只是人口数量，汽车和高楼大厦多得也不在同一个位数上，仰视新宿的高层建筑物，感觉像是来到了外国，有一种压迫感。

然而更令人惊诧的是，东京步伐之快。从新干线下来，站在车站的一瞬间，就像被置于一个巨大工厂的正中间一样吵闹。

“人和汽车再怎么多，高楼大厦再怎么高，也只不过是为了工作忙得团团转而已。京都就不一样了，悠闲自得，不知要好多少倍……”

不由得就冒出这样慵懒的想法，但即便如此，她并不讨厌东京。

越是巨大，越是吵闹，菊乃就越有一种要将这个都市探个究竟的欲望。超过一千万的人们在这里生龙活虎地工作着，这个都市肯定有它独特的魅力。



菊乃这么认为也只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以前来东京，只是为了问候店里的客人，陪别人吃饭而已，只是以一个过路人的眼光在观望东京，更深层次的，住在这里或在这里工作之类的，想都没想过。

突然对这个城市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是因为和游佐有了密切的关系。一想到这里住着自己喜欢的人，以前见过的街道、高楼等突然就变得亲切起来，只要一想到他曾走过这条路进了那座楼，就感觉每一个事物都和自己关联了起来。

更进一步使菊乃有亲近感的，是在东京开一个新店的计划具体化之后。

京都的“辰村”料理店开业以来，风风雨雨的已经走过了六十个年头。创始人是菊乃的祖父，在现在的店址开了一家小饭馆，但真正成为一家料理店还是在菊乃的母亲富米一代。十五年前，母亲去世后，菊乃就继承了下来。

在以老店多而著称的京都，六十年的历史根本不值得引以为豪，但之间还经历了战前战后粮食短缺的年代，是一段多灾多难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挺过来靠的就是“合乎身份诚实以对”这个从第一代起就贯彻执行的方针。

这个方针本身确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从几年前开始，菊乃就对单纯地守护老店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以前就不用说了，近来在世间竞争的激流中，光靠守店太难了。照现在这种情况，即使对一个客人再怎么高收费，怎奈客人数量太少，更何况现实这么严峻，涨价根本涨不到哪儿去。如果要恪守高级料理店的模式，人工花费又太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晚上即便只来一桌客人，上到厨师下至服务员、整理客人鞋的全都得应呵着，不用说还有外间的花、装饰物等，这些都是必需的。

今后，将顾客锁定在一些特定的人群身上很难。但即便如



此，也不能玷污了靠几代人辛苦经营赢得的“辰村”的名声。按现在的经营模式不变，就不能再扩大客户层面吗？两年前，从增加午饭开始，又建了吧台，都是基于这个想法。

当初建吧台，是参考了游佐的意见。

“从东京突然过来的时候，如果有吧台之类的话，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进来……”

经游佐这么一说，就在入口处的右手边建了一个能坐八个人左右的吧台，结果出乎意料地受欢迎，满坐的时候居多。

“多亏了您。”菊乃致谢时，游佐苦笑了，“改变它们的是你，还是你的决断高明。”

不管是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键的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让菊乃感觉到心里很有底气。但是，从去年岁末开始，菊乃开始着手了一个更大的冒险，就是在东京开一个“辰村”分店。

这个起因也是出于游佐的一句话，“你的店，在东京也开一家怎么样？”

刚听到他这么说时，菊乃觉得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在京都都还没有开分店呢，更何况在东京，地理位置等都不熟悉，不可能的事。

但是，偶尔有一次，一个来“辰村”的客人说，现在东银座新建的一个饭店的日餐角正在招租。东银座离市中心很近，而且经营饭店的肯定都是些大企业，那个人还说如果想做的话，他可以从中介绍。和游佐一商量，他当即就赞成。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可以试试看。”

菊乃还是有些举棋不定，游佐接着说：“干事业的话，还是在东京好。把料理店开在饭店里，会有各种各样的客人过来，名声也会远播出去。”

不仅是京都，包括大阪在内的关西一带经济实力也每况愈



下，相应的，料理店的经营也就艰难了起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关西的大部分小有名气的料理店都在东京设了分店，并且逐渐以那边为主。

“但是，饭店那边真的也会让我家这样的料理店进去吗？”

不让进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菊乃这样想着，就让给介绍的客人试着帮忙问了问，结果饭店说非常欢迎“辰村”的加盟。店虽然不大，但好像是代代守护过来的老店的名望起了作用。

菊乃终于动心了，但承租的权利金、保证金等加到一起要一亿五千万日元，这又使得她进退不得。

以前虽然也听说过东京的地价高，但没想到有这么高。即便多少给降点价，也得向银行借支巨大的金额。菊乃很担心，又找游佐商量，游佐轻松地点点头，“那个地方就得要那个价。现在价格的确很高，但是万一经营不下去要转手时，肯定不会比现在低，所以没问题。”

原来如此，还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菊乃放宽了心。但是，银行借款要有担保人，菊乃正犹豫时，游佐自己先说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做你的担保人吧？”

“您真的给我担保吗？”

这样一来，在东京开店的愿望就能实现了，但更让菊乃高兴的是在游佐坚强后盾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能开一家新店了。

“将来店建成后，我就要经常来东京了。”

黄金周前的四月底，菊乃来东京是为了签署最终的合同。

来东京菊乃一般都住在有乐街附近的T饭店。市内虽然还有其他好饭店，但这里的房间又大又好预订，离车站也近，很方便。进房间后，她先跟游佐联系，说她到东京了。之后，她去了位于丸之内的本社，签了承租合同。恰巧，那里一个叫泽村的常务说曾经去过“辰村”，可以作证，菊乃放心了。





“今后请多关照。”

签完合同，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问题才刚刚开始。

饭店正在施工，六月份完工。在这儿之前，必须要将细致的内部装修都确定下来，还要招聘新店的厨师、服务员等。

菊乃看了一圈施工中的饭店后，去了筑地（东京地名）的“蓝松”料理店，游佐在那里等她。

在京都自己开着料理店，按理说应该吃腻了日餐，但菊乃每次来东京都尽量让游佐带自己去日本料理店，不能闭眼经营，看看其他的店也是一种学习，会发现很多需要自我改善的地方。

“蓝松”和“辰村”差不多一样大，在筑地算是很小的店，但也有着自己的风格，很静谧。特别是今天晚上，里面的一间名为“田舍屋”的包间空着，菊乃被领到了里面。

“踩着点儿来的，太准了。”游佐看着手表说。的确，在“蓝松”下车时，正好是约好的六点。

“坐那边，今晚你是客人。”游佐让她坐在背对里间的上座。

“我坐不了那么高贵的地方。”

“没关系，坐吧！”

“女人坐这里的话很奇怪的，快点换过来吧。”

互相谦让时，老板娘进来了。

“欢迎光临，好久没见了。”

以前游佐带她来过一次这个店，见过老板娘，年龄比菊乃大一些，但长相却是日本人中少有的美貌，而且性格爽朗，跟她交谈感觉很舒心。

“不要让来让去了，总之，你大老远过来的，就坐那儿吧！”老板娘似乎已经觉察到两个人之间在推让，一边劝菊乃坐在上座，一边倒啤酒。

"啊，谢谢！"喝一口啤酒后，菊乃刚才的紧张感才消除了，"房间不错，你觉得呢？"

房间把农家的风情照搬了过来，人口处砌一个炉子，黑亮的柱子和白色的拉门与方形纸罩座灯很相称。上次来的时候去的是另外一个房间，所以菊乃是第一次看到。

"总听他们提起这个房间，特别想过来看看。"

"谢谢！可话说回来，您总是这么漂亮……"老板娘对菊乃的话心不在焉的，如过耳旁风，只顾盯着她看。

"我住在京都的话，也能变漂亮吗？"

"您别开玩笑了。"

菊乃穿着一件手工染的蓝色小纹和服，系一条白底带子，有一些素，但正好和这里的农家气氛很相配。

"我知道游佐先生经常去京都的原因。"老板娘轻轻瞥了游佐一眼，突然想起来似的说。

"听说您这次要在东京开一家店。"老板娘突然话锋一转说起开店的事，菊乃很是吃惊，也许是等她时游佐跟老板娘说的。

"我什么都不懂，还请您多关照。"菊乃向东京的老板娘深深地低头致意。

"东银座是个好地方，没问题。"

"但是在饭店里。"服务员端来了小菜和酒壶，一一放到桌子上，老板娘给两个人倒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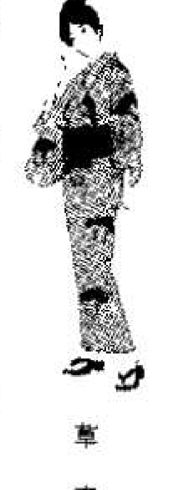
"最近，这附近高楼大厦也多了起来，这个店秋天也就撤了。"

"啊？搬到哪儿去呀？"

"搬到麴街，这里太挤了，门前也没有供客人上下车的地方，不过这间田舍屋会原封不动地搬过去。"

看来并不是经营不善才搬走的，菊乃松了一口气，"我还没有在东京做过呢……"





“在饭店里用不着担心，再说了还有游佐先生呢，放心吧！”

“喂，可不是我开店。”游佐苦笑，对老板娘说：“但她对东京真的是一无所知，你能多指点指点她吗？”

“如果觉得我还行的话，不管什么时候随便什么都可以问。”

老板娘被服务员叫走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菊乃又重新告诉游佐，今天顺利地签完了合同，说完后，她低下了头：“非常感谢您。”

“这用不着道谢。”

“没有您的话，我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来东京。”这是菊乃的真心话，丝毫没有掩饰。

“这样，你终于是东京人了。”

“对于您来说，可是个麻烦……”

“为什么？”

“我总在东京的话，您该为难了吧。”菊乃看了一眼游佐的表情接着说：“但我不会总打搅您的。”

“你想得太多了。”

“话是这么说，老麻烦您的话，您该讨厌我了。”

游佐在东京的生活，菊乃了解得并不是很多，她想知道关于他所有的一切，但知道得太多的话，又感觉有些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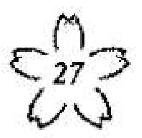
“我在东京开一家店，您肯定特别后悔吧？”

“为什么会后悔？”

“我只是突然这么觉得。”菊乃一边想着自己说话总是让人不爱听，一边又控制不住地说了出来。

先上了一道烤鲳鱼，接着是炸豆腐和土豆及款冬的杂煮。包间是农家小屋，好像菜选的也是农家风味，但杂煮中加土豆应该是关东风味。

“果真，关东和关西，无论是用料和口味都大不一样吧！”





“关西不用土豆，用的是芋头。”

“但你的客人可都是东京人啊。”

菊乃一边说东京是个大都市，但似乎又不太认可东京风味。

“这边的人也许口味更重一些。”

“那厨师也得请这边的人才行吧?”

“但是京都菜‘辰村’来东京开店，应该还是京都店的口味吧!”

“但是，如果大家说不好吃怎么办呢?”

“对这样的人你就可以说‘你不知道真正的京都风味’!”

“这样的话我对客人怎么说得出口呢。”菊乃看似执拗地说，但天生好强的她有可能会做得出来。实际上，正是这份好强才支撑着“辰村”走到了今天。

最后要了一点米饭，吃完时，老板娘又进来了：“打搅了，饭菜怎么样?”

“特别好吃，吃得很饱。”菊乃有礼貌地低下头，作为回应，老板娘也笑着点点头。

看上去，似乎是东京和京都的两个女老板在互相声援，其实风向一变，两个人有可能立刻成为敌人。女人之间的亲密，时常潜伏着暴风雨，不可思议并且令人感到恐怖。游佐并不厌恶见到女人这样，也许会有人说他兴趣奇怪，但在游佐看来，处于这种紧张感中的女人最美。

刚吃完饭后的红豆汤煮年糕，车过来了，两个人站了起来。

“我要是也能装修一个这样的房间该多好啊!”菊乃再一次回头看包间，但是她租的只是饭店的一个角落，再想也没用。

“不要那么奢侈，装一个有吧台和桌子的店就够了。”





虽说菊乃经营了很多年的料理店，但她从不把精打细算当回事，有点随心所欲。京都的店建吧台时就是，她非要整块的丝柏，结果远远地超出了预算。这次开店也是，内部装修几乎全是借款，放任自流的话，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游佐是出版社的第三代社长，大家都叫他“少爷”，即使他都觉得菊乃这样做有些冒险。

“别忘了多带些客人过来啊!”老板娘和服务员送他们出来，离开“蓝松”时九点了。

从筑地来到晴海街上，前方银座的灯光越来越近了。

“去哪儿坐会儿吧?”游佐经常来银座喝酒，之前菊乃来时，还曾带她去了俱乐部。但是菊乃却回答得毫不相干：“三田离这里远吗?”

“不是特别远……”

“我想去一趟，今后想租那里的公寓。”

“在三田?”

“刚才我稍微看了一下，不知道你会觉得怎么样，现在能跟我一起去看看吗?”

游佐没有异议，只是他不知道连这些事情，菊乃都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了。

“谁帮你找的?”

“今天签合同时，遇到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人，他对我说，可以带我去看。”其实肯定是物业公司的人，但菊乃应对得还是很轻松自如。

“还没定下来吧?”

“还没定，但可能的话，我想明天回去之前定下来……”

“这件事太突然了。”

“以后还会经常来东京的，总住饭店不踏实。”

游佐对司机说完去三田后，问菊乃：“看了其他的公寓吗?”





“最好看一下是吗？”

游佐又是一惊，在这么大的东京租房子，只看一家就定下来，胆子未免太大了。

“但，哪儿都差不多吧！”

“你觉得那里还行吗？”

“又安静又干净，我觉得大致还可以，所以只要你说行的话，我就想定下来了。”

车里很暗，游佐闻到了菊乃的香味。菊乃的香包穿过带子里的衬垫，垂在袖口开衩下。有一次脱和服时问她里面装的是什么香料，菊乃说是香味比较淡的沉香。

“你对三田很熟悉吧？”

“那是以前了……”游佐在三田上的大学，那个时候比较熟，最近没怎么去。

“他说在伊皿子前。”

“那，应该有一处大公寓吧！”

“在公寓的前面。”白天，菊乃拿着房地产公司给她的地图来了一趟，得爬上三田前的坡，在去伊皿子方向的途中。

虽然是晚上，但因为菊乃白天来过一次，管理员还是把钥匙借给了他们。

房子在四层，是个三居室，说是有二十坪左右。中央的客厅很大，餐厅也不小，生活起居应该很方便。阳台是西南向的，稍前面就是凹地，没什么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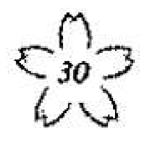
“你知道这下面是什么吗？”

“不是空地吗？”

“是坟地。”

听她这么一说，游佐向下看去，果真在夜色里依稀可见有墓碑。

“以前这附近有很多寺庙。”



“那在这里建楼房多奇怪啊！”

“可是你不怕吗？”

“周围住着这么多人，没什么可怕的。”

的确，虽说是坟场，但前面就能看到街上的灯光，大路上半夜也有车通过。

“左边那棵大树是樱花树。”

菊乃手指的方向，果真有一棵大树，枝叶伸展着像是覆盖住了坟墓似的。花已经开过了，长出了嫩芽。

“看来，樱花树下果真是埋了人的尸体啊！”

“你是听谁说的？”

“凉子说是你说的，她非常佩服你。”

“这可不是什么值得佩服的事……”

“今年是赶不及了，真盼望着明年春天能观赏这棵樱花。”

半个月前，和凉子看樱花时刚谈论过人的尸体的话题，现在，菊乃就要住在能够看到樱花和坟墓的公寓了，游佐觉得有些恐怖。

“你还是打算租这里吗？”

“你觉得不好吗？”

“也不是……”

“房租三十万日元，他们说在东京市面上不算高的。”

的确，这个位置、这么大，也许是得要这个价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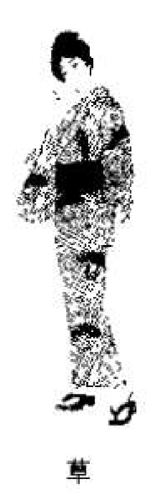
“租个房子就放心了，而且凉子来了也可以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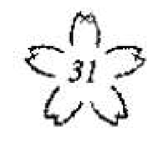
“凉子会来东京吗？”

“我离不开京都时，只能让她过来啦。”

游佐想起了凉子说过想让他带她去赏樱花。之后，他犹豫着不知道怎么办好，还没有跟凉子联系过。

“你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转身离开阳台时，菊乃又问了一次，“再找其他的，估计也都差不到哪儿去。”







“你觉得满意的话，定下来就行……”

“那我就定了。”菊乃斩钉截铁地说，站在了阳台上，“这样，我就是东京人了。”

看完公寓后，他们又在银座的俱乐部喝了酒，回到菊乃下榻的饭店时已经十一点了。就像游佐一去京都，菊乃肯定会去他住的饭店一样。菊乃来东京时，游佐也会来她住的饭店。这是这两年来两人之间一直遵循的，就像暗地里约好了一样。

现在，游佐也理所当然似的和菊乃并肩穿过大厅，走向电梯。

“明天你要早起吗?”

“不，差不多就行。”游佐的公司在神田，他每天早晨九点半到公司。

“还是银座客人多，真热闹啊。”

“但并不是全都这么景气，同是银座，有客人的地方和没客人的地方差别很大。”电梯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无所顾忌地说话。

“什么样的店会受欢迎呢?”

“那还得是氛围好，老板娘很精神的……”

“你喜欢那家的老板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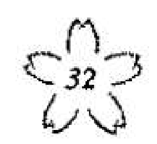
“怎么可能……”

“还想掩饰，一看你的眼神就明白了，老板娘一过来，你就突然变得温柔起来，还装做不认识我的样子。”

游佐并不讨厌今晚去的那家店的老板娘。既然要花很多钱，当然要去有好感的老板娘那里。但是，这种感觉和对菊乃的感觉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一个只不过是仅有单纯好感的老板娘，但和菊乃关系已经很深了，不是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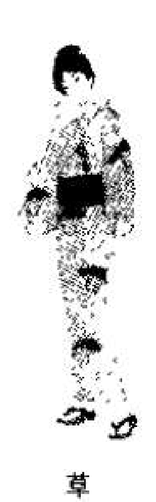
“下次再那么黏黏糊糊的，我可饶不了你。”

“喂，喂……”游佐故意装出很紧张的样子，其实心底里



暗自窃喜。

一般菊乃嘴上硬时，心里却还留有余地。游佐很乐于见到她故意装出一副凶神恶煞、心情激动的样子，即使最后吵起来，只要晚上紧紧地抱着她，之前的恶气就全消除了。不用说，争吵之后，菊乃会燃烧得更热烈更富有激情。



菊乃有点生气的样子，打开饭店的房门，径直进去了。

房间是一个双人间，窗户旁边放着一个大沙发和一套接待客人用的桌椅。

菊乃先是打开门口和房间里面的灯，但马上又关掉了，只开着墙边的台灯，拿起桌子上的水喝了一口，“我有点醉了。”

“是因为你喝的酒太烈了。”在俱乐部，菊乃喝了白兰地，没有兑任何东西。

“都是你不好……”菊乃从正对面看着他，眼睛周围泛着淡淡的红，她白白的皮肤，喝着喝着，从眼睛到耳朵，再到脖子都跟着红了起来。

“再喝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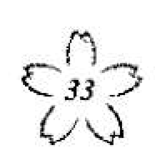
“不，咱们别喝了。”

“我一个人喝……”菊乃伸手要拿墙边迷你吧台上的小瓶酒，被游佐拦住了。

“别再喝了。”游佐抓住了她的肩膀，菊乃一回头，游佐顺势抱住了她。

“等一下……”菊乃轻轻地把头转向一边，游佐不管不顾地吻她。菊乃又向后退，但后面是墙，无奈她就像一只被钉在墙上的蝴蝶一样，任由他吻着。

游佐等她安静下来，移开嘴唇，重新又抱紧她，空着的一只手伸进了她和服袖子的开口处。最近，菊乃好像很怕自己会长胖，但其实并没胖到令她担心的程度。而且，稍微有些丰满的话，显得她更妩媚。



现在，伸进袖口触到她的皮肤，非常柔软，稍微有点汗。游佐用指尖轻轻抚摸她的腋下，菊乃上身抽动了一下，他来回地抚摸着，菊乃低声说："饶了我吧……"

游佐拥抱着菊乃移到床边，然后两人一同倒了下去。稍微弹起了一下，落下后游佐趴到菊乃的身上，又吻住了她。先是感触她柔软的唇，接着把舌头伸向了里面，菊乃像等着他似的，也把舌头伸了过来。在接触着她湿热的温柔里，游佐的脑子里浮现出半月前看到的垂枝樱，现在菊乃轻轻蠕动的舌头，就像垂枝樱一样淫荡。

终于，菊乃像忍受不住了似的松开嘴唇，脸转向了旁边，一瞬间，菊乃细细的脖子呈现在了游佐眼前，他看到了那颗黑痣。游佐轻轻地把嘴唇凑过去，忽然想起来，凉子脖子上也有一颗黑痣。

房间里只有一盏门口的房顶处亮着的小照明灯，也被中间的墙挡住了，照不到里面的床。在淡淡的光亮中，菊乃凝视着躺在自己旁边的这个男人。他头朝上，只能够朦朦胧胧地看到鼻子和嘴唇的轮廓。从下巴再往下就被吞没在阴影里了，再往下是他宽宽的胸膛。就在刚才，菊乃还将脸埋在他的怀里睡着，是一边感受着男人的健壮一边幸福地入睡的。

但是，和游佐初次相识时，即便是以身相许之后，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睡过。之后，过了半年、一年，渐渐地就能非常自然地睡在男人的怀里了。是因为真正地信赖他了？还是因为没有紧张感了？菊乃偶尔意识到自己变成这样时被吓了一跳，总觉得自己脸皮越来越厚，继而不安起来。但是每次菊乃总是睡在游佐之后，看着他睡去之后，才放心地闭上眼，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她已经习惯了迎合着对方的步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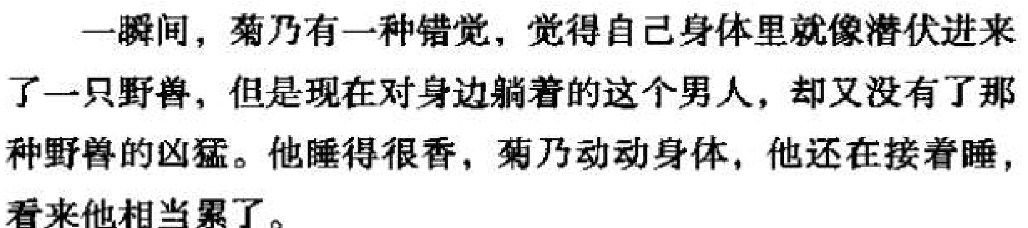
端详了一阵他的脸，菊乃又将头贴近他怀里。去年春天枕着他肩膀睡时，游佐的胳膊麻了，好像是菊乃的头，压迫到了





他的腋下神经。头枕着他睡很舒服，即便什么也不说也很悠然自得。不一会儿游佐就不麻了，但自那儿之后，菊乃就避开他的肩膀，而是枕在他的胸膛上，这样他既不会麻，还能听到他咚咚的心跳声。

即便这样，游佐还能睡得很沉。虽然他说今天从早晨开始会议就很多，但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他仍和菊乃见面，吃完饭后又在银座喝了酒，然后又像以往一样满怀激情地爱抚了她。



一瞬间，菊乃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身体里就像潜伏进来了一只野兽，但是现在对身边躺着的这个男人，却又没有了那种野兽的凶猛。他睡得很香，菊乃动动身体，他还在接着睡，看来他相当累了。

但是，他累成这样，菊乃却一点也不烦他。他粗暴地压过来时就不用说了，现在又像只小狗一样，老实地睡着的时候也很可爱。此时她觉得这个男人整个都在自己手心里，感觉非常踏实。

“要是永远都这样就好了……”好像听到了菊乃小声嘟哝似的，游佐的肩膀抽动了一下，菊乃赶紧从他怀里离开。

“啊！我睡着了……”睁开眼，游佐边拉着长声说，边将宽宽的上身转向了菊乃这边。

“你早醒了？”

“刚醒一会儿。”

“几点了？”游佐越过菊乃，伸着头看镶在床头柜里的钟表。

“两点……”他吃惊地揉揉眼睛，又看了一次表，“都这个点了？”

“看你睡得特别熟……”游佐并没说让叫他，但菊乃像要解释什么似的语气说：“早点叫醒你就好了……”

"不，哪里，是我不知道。"游佐盯着房顶看了一会儿，突然改变了主意似的说："我起床了。"

见菊乃不说话，游佐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额头，"行吗……"在朦胧的黑暗中，游佐起身，找刚才脱掉的衣服。

菊乃看着他的身影，回味着他刚说的"行吗"这句话。以前，游佐必须要马上走时，她总是默默地让他走；要呆到早晨时，也就让他睡在她那儿，不管他来还是去，都随他自己。在东京游佐有自己的家，何况她也不想束缚他，这一点游佐自己也应该很明白，但刚才他那句话里似乎含有抱歉的意思。菊乃心里确实想就这样和他睡在一起，但游佐说要走的话，她也不会阻拦。其实，他根本不用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还不如说句"我爱你"，女人更能接受。

游佐像是在找借口，这可不像平日里的他。

见游佐开始穿衣服了，菊乃也要起来，但被他制止了："你躺着别动。"

菊乃不听他的，掩上单衣的前襟，下了床，拾起散落在地板上的和服和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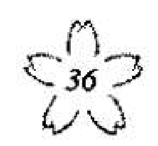
虽然刚起床，游佐却迅速地穿上衬衫，在化妆镜前打起了领带。

"明天，你是坐十二点的新干线回去吗？"

"计划是……"她打算明天九点和装修公司的人见面，然后去签三田公寓的合同，之后就回去了，"也有可能到一点了。"

"来得及吗？"在京都，她约好了四点钟去为她做融资的银行，来不及的话，就得推迟。

"那这次我们就不能再见面了。"游佐已经打好了领带，开始梳理头发，"早晨，我再给你打电话，几点好？七点？八点……"



“几点都行。”菊乃叠着和服带子，游佐穿好西装走过来。

“但是你还会再来东京吧?”

“来是来……”“可你太忙了……”菊乃后面的话没说出来，游佐把手搭在她的肩上，“下次再见。”

“……”

“定下什么时候来后，跟我联系。”游佐轻轻吻了一下她的耳边。

“你睡吧……”说完，游佐一转身，走到门口灯光下时又回头冲她笑笑，开门走了。

深夜，他的脚步声响彻整个走廊，菊乃等着他的脚步声消失在门的那端，进了洗澡间淋了浴，还洗了头发，用吹风机吹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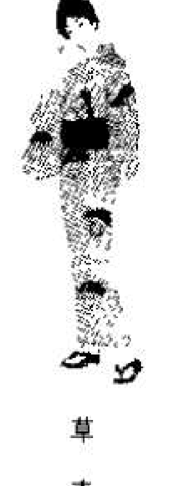
菊乃躺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正在播放的是一部老的动作片，立刻又关掉了。

明天的事，以及以后要在东京开店的事，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但是现在她没有那个精力了。没办法，她打开冰箱拿出果汁，但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换成了白兰地，一个人喝着喝着，自然地就想起了游佐，从这里出去他直接就回家了吗……

菊乃站起来，拉开窗帘向外看，深夜的街道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是偶尔有车经过。菊乃凝视着外面路边的一排光，这才意识到关于游佐的家庭，她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她知道游佐是神田一个出版社的社长，有着雄厚的资产。也知道公司业务方面，从妇女杂志到文艺书刊涉及面非常广。菊乃还去过两次他的公司，也打过很多次电话。还见过游佐的秘书，一个叫藤井的女人。

但至于游佐家里的情况，她只知道是在中央线的高元寺，没有去过。还知道他有妻子、一儿一女，仅此而已，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原本，游佐就不怎么提及家里的事情。菊乃问，他才勉勉强强地回答，但不太高兴似的。既然本人不愿意说那就没有必要问了，这么想着，两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得很深了，这就更难问出口了，就这样拖到了今天。有一次，和游佐一起来了一个老员工，菊乃婉转地向他打听关于游佐妻于的事，他也只是重复那几句很保险的回答，也没得到什么信息。她还以为是游佐提示他不要说呢，原来他们知道的也不多。最后，她只能从游佐的态度上去想象，总之，他不是特别深爱他的妻子，但两人之间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纷争，只是在维持着所谓的经岁月磨砺的夫妻间淡漠的关系。

但是，像今晚这样，深夜他还急着回去，她的这个想象又动摇了起来。

“不会是他回去之后又和妻子爱得死去活来吧……”菊乃背靠着沙发，使劲地摇摇头。

“怎么可能呢……”偶尔她会嫉妒游佐的妻子，但她很讨厌自己这样。

“并且……”喝一口白兰地，菊乃自言自语道：“回去的只是个空壳……”菊乃想起了十年前祇园的一个老艺伎说过的话。那个老艺伎曾经和一个有妇之夫的关系很深，但是她一次都没留过那个男人在她家过夜，不管是凌晨两点或三点，肯定都会叫醒他让他回家。一般的女人，都会想方设法地留下心爱的男人，但只有她从不许男人住下。由于她态度太强硬，一个女人曾经问她为什么，她苦笑着说了一句：“反正回家的也只不过是个空壳罢了。”

刚听到这话时，菊乃觉得非常可怕。

深爱的男人虽然离自己而去，但离去的只不过是一具被自己吸尽了魂魄的空壳而已。有形而无实的空壳，回去也无所谓。她那么断言的背后，深藏着一种自信，自信确实得到了那

个男人的爱。事实上，没有自信的话，她是不会那么说的。

吸收男人的魂魄，使之成为空壳是女人的罪孽。

真是恐怖，以前，菊乃不明白女人为什么会那么想，也不理解女人迷恋男人会有那么执着。但是，现在菊乃能非常自然地理解老艺伎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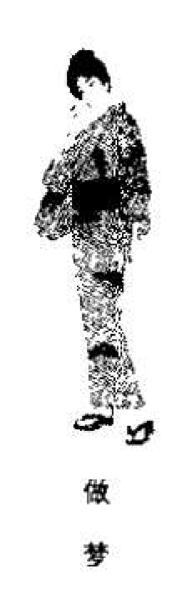
以前还觉得恐怖，事实上，现在自己心中也滋生出了这种邪念，意识到这一点，菊乃愕然了。





做梦





东京也有晚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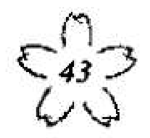
正对面白色瓷砖的大楼，七层以上被晚霞染红了，下面是对面高楼的阴影，暗暗的。不用看西边的天空，只需看夕阳照耀下的高楼颜色的变换，就知道太阳在一点一点地西斜。

游佐恭平一直站在社长办公室的窗户旁边，眺望落日笼罩下的高楼的墙壁。

从明天起就是黄金周长假了，公司里还有很多员工没走，但大都是搞编辑工作的，总务和其他部门的人差不多都走了，社长秘书藤井惠三十分钟前也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游佐一个人。

以前，黄金周前后正好是工人闹罢工的高峰期，可不像现在这么悠闲。最近，纠纷没那么严重了。可以说是劳资关系趋向了稳定，但或许说工会方表示出理解公司的状况更为贴切些。

出版业界也不像过去高度增长经济中那么稳定了。在年轻人逐渐远离铅字的时代，怎样顺应读者的需求、开拓新的领域是关键。游佐经营的“文化社”也不仅仅是停留在铅字上，



也在考虑将自家公司出版的东西做成音像等制品，所以新成立了音像调查部。整个行业内的形式比以往更加严峻时，也就没有闲暇顾及公司内部的争斗了。

十年前，游佐的父亲突然辞世，他就继承了出版社的事业。在业界虽然还称得上是个大公司，但因为出版社本身很小，所以从规模上来说只不过是个中小企业。游佐作为社长的儿子，理所当然地晋升为了社长，但是能够不用顾及旁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经营，也就是从几年前才开始的。历经了十年，这个社长职位终于才做得得心应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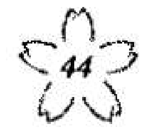
当上社长后，游佐才明白了做社长的艰辛，更体会到了父亲的辛劳，同时也品尝到了身为社长的孤独。社会上公司的高层看起来很轻松，但是上至经营下至人事，最后全都得由他一个人来定夺。

好在他和员工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是：有一定的来往，但也仅限于一定程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和其他行业的人话题又谈不来，结果与同是出版界的人交往得就比较多，但也仅限于和自己年龄比较近的、竞争关系不是很激烈的人。

游佐之所以接近菊乃，也可以说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份孤独。将外遇的理由归为孤独是有些自私，但不能否认高居社长职位的寂寞多少也是个诱因。

其实，在此之前，游佐一直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病弱的妻子。妻子今年四十四岁了，比游佐小五岁，五年前，得了心脏病，时常卧床不起。本来她体质就弱，刚不用照料孩子们了，自己身体反而更差了，动不动就生病。最近又患上了心悸和脉律不齐，已经卧床一个星期左右了。幸好有一个早先就在他们家帮忙的阿姨在，游佐的生活没受多大影响。但家里主妇病怏怏的话，整个家的气氛都会显得很郁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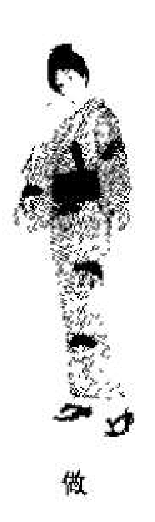
老大是个男孩，已经上大学了，下面的女孩在上中学，两



个人对母亲的卧床不起似乎已经习惯了，都不大往心里去了。

“妈妈，你得振作起来才行。”嘴上这么说着，但还是央求妈妈给他们熨裤子或陪他们一起去逛街。他妻子也一样，一边说着“我的脉要间停了”，一边却还是会答应他们。

游佐听主治医生说过妻子的病是从一种神经症衍生过来的。“她稍微有些神经质，因此会给心脏和血管增添额外的负担。”总之，原因就是问题考虑得太多，只要这个能避免的话，就不是什么值得特别担心的病。



他妻子的确有些神经质和洁癖。房间或厨房稍微有些脏她都坐不住，不断地来回打扫。喜欢干净本来是件好事，但太过分了的话连周围的人都不得安宁。

妻子的洁癖也许是和她从小生长在家教严格的家庭以及后来又去了更为严格的教会学校有关。

然而，最大的原因在于她和游佐关系的冷淡。游佐对有点孩子气但又过于认真的妻子感到疲倦了，随着他的心思向外走，妻子的神经质就严重了起来。游佐越是热衷于工作、越是不关心家庭，她就越容易生病。而且她又不擅长社交，再加之内向自闭的性格，一钻牛角尖，症状就不断地恶化。但唯独在这个时候，她的第六感却异常的敏锐。

游佐和菊乃亲近的时候，妻子都能敏锐地察觉到。即使能察觉，她也不可能站出来指责他有外遇或发脾气。只是态度突然就冷淡下来，同时，心悸和脉律不齐就会发作，卧床不起。妻子好像是通过自己心脏，神经的症状在谴责游佐的行为。游佐也觉得妻子这样很可怜，可是他的行为却还是没有收敛。

到底是洁癖过度的妻子不好呢，还是心思在外的游佐不好呢，这就像鸡和鸡蛋的关系一样，很难分出谁先谁后。但夫妻之间关系不融洽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一时间，他光顾着想家里的事了，看看窗外，对面楼的晚



霞已经褪去，开始亮起了灯。

也许是长假的前一天，今晚很少见的没有会餐和晚会，可以直接回家，轻松地度过。但是想到从明天起就要连续休息了，又觉得直接回家有些浪费。即便自己再不情愿，长假也得呆在家里，所以今天晚上他想尽兴地喝个够。

这个时候他又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作为社长的孤独。此时一般的员工可以叫上朋友们去畅饮，但作为社长却不能招呼身边的员工。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应该提前就联系好大学时代同龄的朋友宫原，他在贸易公司工作，现在肯定抓不到他了。

想了一会儿，他决定打电话给经营浅仓书店出版社的一个男人。已经约好了他两天后去打高尔夫，是很容易相处的一个人，只要有空，他应该会出来。

但是一打电话才知道，浅仓已经出来了，说是正在银座的一个餐厅吃饭。游佐心想追到人家吃饭的地方总不太好，但还是打电话到了餐厅。浅仓说晚饭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之后可以见面。游佐和他约好在银座一个叫“小兔”的酒吧见面，说完挂了电话。

不管怎样，今晚总算可以拯救孤独了。游佐松了一口气，想起了出门时妻子的表情，妻子坐在沙发上说“慢点走”，依旧是那张苍白的脸，透明而细长的手将鬓角的头发撩了上去。她即使这个样子比起一周前还要算好得多。

妻子这次卧床不起是在菊乃来的前一天。她并不知道菊乃要来，但像是预感到了似的，直嚷着心脏难受。游佐心想就是平时的发作，马上就会镇定下来，但时间赶得这么巧，他又感觉有些恐怖。

虽然他觉得又对不住卧病在床的妻子了，但他就是不想回有妻子在的家。游佐开始收拾桌子上的书，准备出门。离和浅仓见面的时间还很早，但在路上吃点寿司再去，时间就正

好了。

他把要带回家的书装进包里，正在环视有没有落下的东西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那一刻，他以为是工作上的电话，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下定决心一接，是个女人的声音，“请问，是游佐先生吗……”

好像是个女孩，在犹豫着。

“我是京都‘辰村’的……”说到这里，游佐听出来了，是凉子的声音，因为是往东京打的电话，她用的是标准语，但一听音调就知道是她。

“嗯，现在说话方便吗？”

“当然。”

凉子这是第一次直接打电话给他。游佐坐在椅子上，换了另一只手拿电话。

“这个长假我要去东京。”

“你妈妈呢？”

“她有事，暂时还不能过去。我明天去，呆两天左右，要收拾这次租的房子……”

“那就你一个人是吧！”

“对。”

不知是不是因为听到游佐的声音后放心了，凉子终于说起了京都方言，“那时你在吗？”

“休息的后几天要出去，但前几天在。”

“那明天或后天就能见到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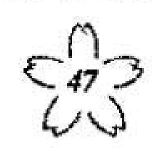
游佐明天是在家，但堂兄要来，后天约了浅仓等人去打高尔夫。

“如果您忙的话，就算了。”

“不不，没关系。”

凉子好不容易一个人出来，就因为打高尔夫之类的事不见





她，很遗憾。

“那，找个地方一起吃个饭吧！”

“真的吗？”

“休息时，不营业的地方很多，但我会找地方的，作为上次你带我赏樱花的答谢。”

“啊，您已经送给我非常珍贵的礼物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凉子说的好像是看完樱花后送给她的戒指。

“跟您见面时我会戴上它的，我非常喜欢。”

“那一起吃饭明天和后天哪天好？”

“要让我说的话，后天最好了，明天要办妈妈交代的很多事……”

“那就定在后天吧，你住在哪儿？”

“我对东京不熟悉，住在有乐街的饭店。”

“那我去那里接你，六点左右行吗？”

“我等您，可是您真的会来吗？”

“当然，我没骗过你吧！”

“骗过。”

说得太干脆了，游佐一下子愣住了，凉子缓缓地说：“你说过要带我去看樱花的，可是……”

“……”

“樱花已经开完了。”

的确，上次赏完樱花后，答应带她去看的，但游佐并不是忘了他们之间的约定，正相反，他一直都记在心里，但总是难于启齿，一拖着，时间就过去了。

“我还以为您会给我打个电话呢！”说得非常坦率，游佐很尴尬。

“我也想去来着，对不起。连同这个后天一起向你谢罪。”

“只吃顿饭还不能饶恕您。”



“那怎么办？”

“后天之前我会考虑好惩罚您的办法的。”

一瞬间，游佐有一种在和菊乃说话的错觉。

“你现在在哪儿打电话呢？”

“在家里，我妈妈已经去店里了，现在不在。”好像觉察到了游佐的心理，凉子抢先说。

“那我们见面的事，你妈妈也不知道了？”

“不，我跟我妈妈说要见你，让你请我吃饭。”

“然后呢？”

“她说您很忙，估计够呛。妈妈知道了的话，肯定会大吃一惊。”

游佐有些不安，但凉子声音明快，“那后天就拜托您了，好期待啊！”

“我等你……”

他吞掉了后面那句“向你妈妈问好”，放下电话，游佐长出了一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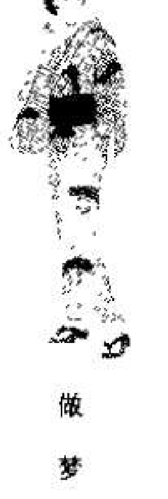
游佐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幸运降临的感觉。以前有的只是被别人丢下不管的落寞感，现在觉得身边突然热闹了起来。

“留在公司是对的……”游佐自言自语着，深深地坐到了椅子里，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然后慢慢地吐出来，看着外面的天已经黑了下来，吞云吐雾间，游佐脑海里闪现出一片盛开的樱花。

“现在北上的话，说不定还能看到樱花……”他嘴上嘟哝着，但还很难下定决心。

那天晚上，游佐和浅仓见面后，开始在银座换着地方喝酒。从约见的“小兔”酒吧开始，挨家换俱乐部串着喝，很快活，似乎喝多了。

“有什么高兴事吗？”浅仓问游佐，他摇摇头，但毫无疑



问，他高兴是因为出来前接到了凉子的电话。

“不会是京都的女人过来了吧!”浅仓以前就觉察到了游佐和菊乃的关系。这次，当他知道“辰村”要在东京开分店时也对游佐说“你的日子也该难过了”，既不是同情也不是讽刺的话。浅仓在京都的料理店就见过菊乃，她来东京时也曾见过面，所以他认为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事游佐都有心理准备，并不想否定。而且浅仓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即使知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凉子的事情，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本来嘛，什么“凉子的事情”，两个人之间还什么都没有。上次，去京都时一起赏花，临走时，给她买了个戒指作礼物，仅此而已。就连这个也是菊乃主动推荐，让凉子带着他去的，所以是母亲认可的约会。

但是，和凉子两个人赏樱花时，游佐心情很兴奋；是和菊乃在一起时不同的新鲜的感觉。临别时送给凉子的礼物就是为此表示感谢的。

与送礼物相比，游佐更在意的是这件事没告诉菊乃，而仅仅是作为两个人的秘密。虽然只不过是十万日元一枚的戒指，但是对菊乃保密，游佐无疑会有一种“负疚”感。

这次凉子要一个人来东京，接到电话的一瞬间，游佐觉得自己像个少年一样亢奋。

“后天的高尔夫，我突然有点急事。”和浅仓喝酒时，游佐找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说了出来。立刻，浅仓问他：“果真是她从京都过来吧!”

“不，不是……”

虽然都是从京都来，但这次不是菊乃而是凉子，和浅仓想象的不一样。

“对不起，能改天吗?”

"是你爽约的，要罚款。"这几年，他和浅仓之间公平竞赛，一直在较量着，也不得不多少付些罚款。



"这个重色轻友的男人，为了女人，居然要背叛多年的友情。"听着浅仓向旁边的女人们这么说，游佐苦笑了。

总之，不管他现在说什么，和凉子见面是最重要的。但凉子为什么会给他打电话呢，这个游佐不能释怀。是凉子对东京不太熟悉？但这么大的东京，她好歹也有一两个朋友吧。听菊乃说，她们家在中野和自由丘有亲戚。她不去见那些人，直接给自己打电话到底是为什么？是觉得在东京找人请她吃饭自己最合适不过了？还是因为他是她母亲最亲近的人所以放心？要不然就是凉子对自己有好感？

最有可能性的是第一个理由，第三个理由看似有些太自命不凡了。但是，不管凉子真正的意思，总之，她能特意打电话给自己，就很是让他高兴了。而且，她还记得两个人曾经约好了去赏樱花。

"东北的樱花是不是要盛开了？"游佐突然话锋一转，浅仓一脸的莫名其妙。

"你不去打高尔夫，要去赏樱花？"

"不，不是……"

"弘前的该开了。"坐在游佐和浅仓中间的圆脸招待女郎插话，"弘前的樱花是在黄金周时盛开的。"

游佐也觉得以前好像听人那么说过，但他还没有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去过东北。

"你的老家在弘前吗？"

"在青森，但我去弘前看过好几次，整个小城的周围全是樱花，漂亮极了。"她介绍着，人长得很白，像是东北女人特有的白。

"去弘前得坐飞机吧？"游佐的脑子里试着描绘东北地

图了。

“坐飞机到青森，然后再换汽车去，用不了一个小时。”

“但黄金周时人特别多吧?”和凉子一起，他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静静地赏花。

“那，角馆怎么样?那里也许没什么人。”

“角馆?是不是从秋田出发?”游佐记起来不知在一本什么书里介绍说角馆是东北的小京都。从秋田向奥羽山脉里走，一个很土的地方，但是古老的街景和武士家族的宅邸都保留着原貌。以前，他去秋田时，曾经想去那里看看，但因为时间不允许，就没去成。

“我没去看过，但那里武士家宅的垂枝樱很有名。”

“现在开着吗?”

“和弘前开的季节一样，所以应该开着呢。如果您真要去的话，我打个电话问问?”

“不用了，我自己查吧!”游佐向女郎道谢。

浅仓问：“你真打算去?”

“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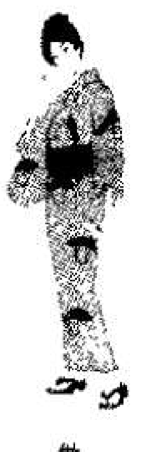
“但看起来跟真的似的。”浅仓很吃惊的样子，其实，就连游佐也对自己的鲁莽感到惊讶。

酒精类的东西，无论啤酒、清酒，或者威士忌，游佐什么都能喝。其中他最喜欢的是清酒，但喝多了的话，酒劲有时第二天还醒不过来，所以去酒吧或俱乐部的时候，他都喝容易醒的威士忌或白兰地。

以前，仗着年轻，他曾喝过近一瓶，但过了四十五岁以后，最多也就只能喝半瓶，这一点浅仓也一样。两个人都喜欢热闹的地方，一喝起来不到十二点不罢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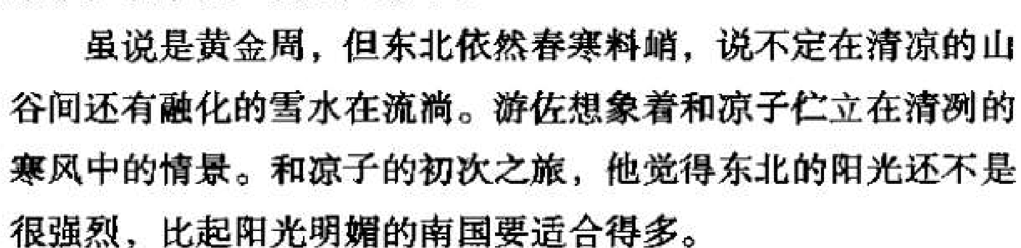
但是，听说了角馆樱花的事之后，游佐便坐立不安起来。

最后他们去的一家店里有浅仓喜欢的女人，但游佐满脑子



想的都是凉子以及去东北看樱花的事情。

在今天傍晚的电话里，凉子说她明天来东京，住两晚上，第三天回去。其中第一天要办菊乃交代的事情，所以要出发的话，只能是第二天，坐早晨或中午的飞机从东京出发，一个小时多一点到秋田，当天就能赶上看角馆的樱花。刚想到这个主意，头绪还不是很清楚，他们可以住在秋田或附近，第二天回东京，看来住一晚上足够了。



虽说是黄金周，但东北依然春寒料峭，说不定在清凉的山谷间还有融化的雪水在流淌。游佐想象着和凉子伫立在清冽的寒风中的情景。和凉子的初次之旅，他觉得东北的阳光还不是很强烈，比起阳光明媚的南国要适合得多。

游佐想着想着，恨不得明天就出发。但是，首先得问问凉子的意思。从电话中她说的话来判断，凉子真的打算和他一起去赏樱花。

虽然目的是为了赏花，但毕竟是孤男寡女两个人。其中男人要比女人大二十多岁，而且还和女人的妈妈关系颇深。是因为凉子觉得和这样的男人一起旅行很放心吗？但即使凉子能这样想，游佐能不能就很让人怀疑。

说心里话，游佐想和凉子一起去赏花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凉子的朦胧的感情，能称得上是爱吗？还是一种对女孩子单纯的好奇心？还是中年男人泛滥的情欲？游佐自己也弄不明白。

但是，一想到凉子，游佐习惯性地便会想起她纤细的脖子。柔软的头发下，细长的脖子静静地起伏着。她用手遮住阳光，皱着眉头或思考问题时，脖子总是轻轻地歪着，那时能看到延伸至胸口和肩膀的两根筋，很漂亮的脖子，在那一瞬，看上去就像在悲伤地哭喊。游佐被凉子吸引，也许就是缘于这份稚嫩。

她的容貌和习惯性动作都和菊乃酷似，只有柔弱的脖子和

母亲完全不一样。时而看起来很妖艳，时而又感觉支撑起头来都很艰难似的无依无靠。脖子左边和母亲同样的位置有一颗黑痣。游佐出神地想着，这时，浅仓说话了："喂，喂，你的手指要被烧焦了。"

被他那么一说，游佐向自己的手指看去，果真烟已经快烧到手指了。

"大老远的来这儿，就是为了想她吗……"

游佐将剩下的一点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了，他站了起来。浅仓问："要走了吗?"

"不，我方便一下……"游佐起身往洗手间走，中途他看见吧台有一部电话，便停了下来。要跟凉子联系，只有现在了。再过二三十分钟的话，凉子、菊乃就都该离店回家了。她们一起回去的话，就很难找到单独和凉子说话的机会。万一凉子想去东北的话，必须得赶紧订飞机票，现在又是黄金周，不知道还有没有空位子。

瞬间的犹豫之后，游佐站在了电话前，拿起话筒。他偷偷看了一眼座位处，浅仓正在和女郎说话，没有注意这边。游佐按了"辰村"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收银台的女人。

"你好，这里是辰村。"

"凉子小姐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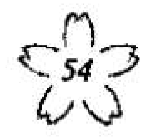
"在……"收银台的女人说完之后，马上问他："请问，您是哪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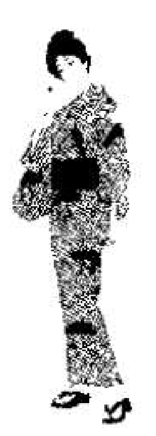
没办法，游佐只好报了自己的名字，收银台的女人说完"平日非常感谢您的关照"后，又确认一遍："是找凉子吗?"

"是，拜托了。"

她好像去找了，过了一会儿，凉子接了电话。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凉子急急忙忙来的，声音有点高。





“现在很忙吧！”

“正好客人刚走，正在收拾呢。”

游佐告诉她现在自己在银座的酒吧后，压低了声音：“后天，我们去看樱花吧？”

“樱花吗……”不知是不是太吃惊了，凉子一下子不说话了。

“现在去东北的话还能看得到，你知道秋田角馆这个地方吗？”

“不知道。”

“是东北一个小城所属的街道，那里的樱花正在盛开。”

凉子那边似乎又有客人进来，很吵闹，游佐继续说：“后天去，第二天能赶回来。当然是坐飞机去，只要你想去的话，我马上订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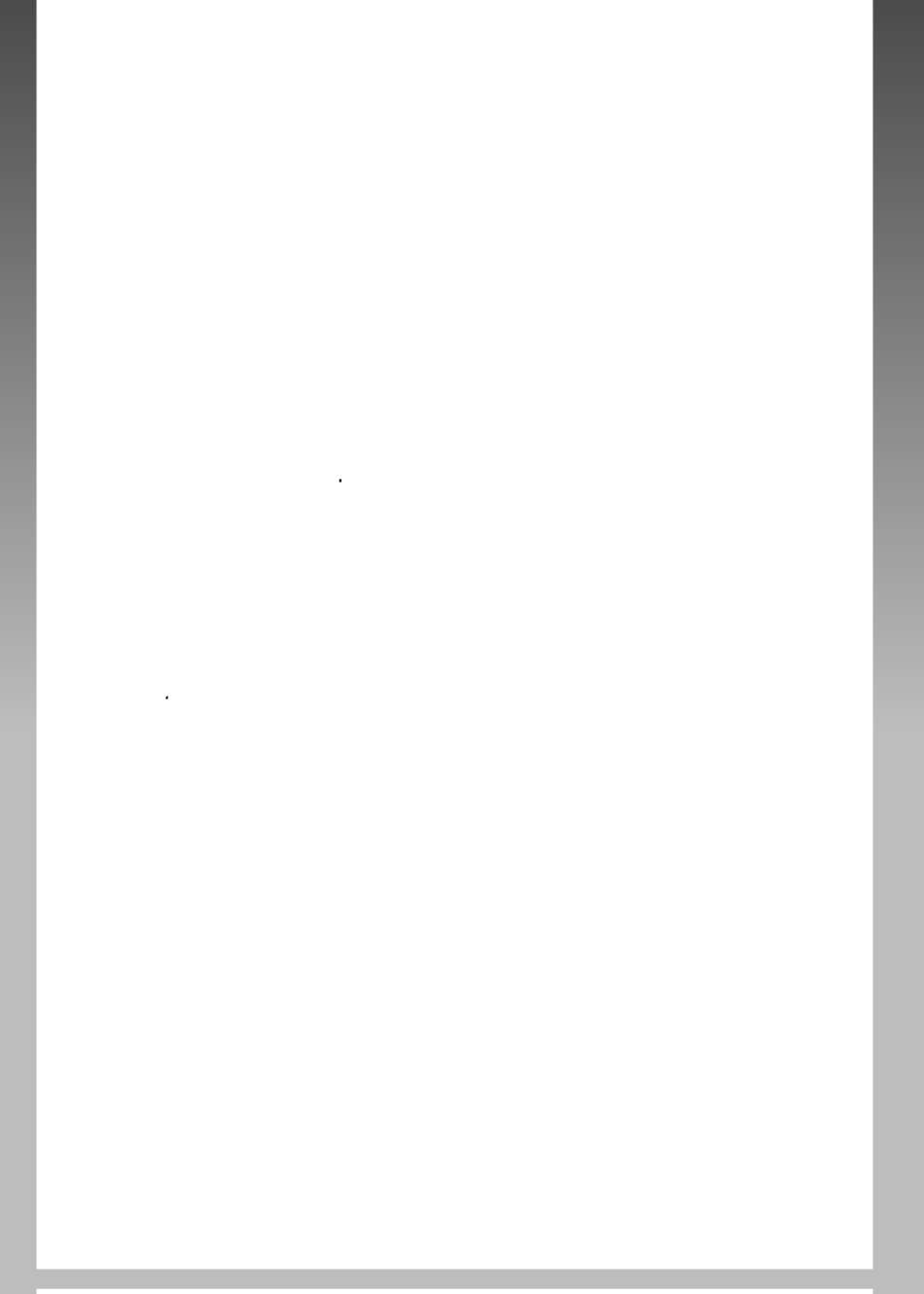
“是真的吗？”

“我会想办法订票的，后天一起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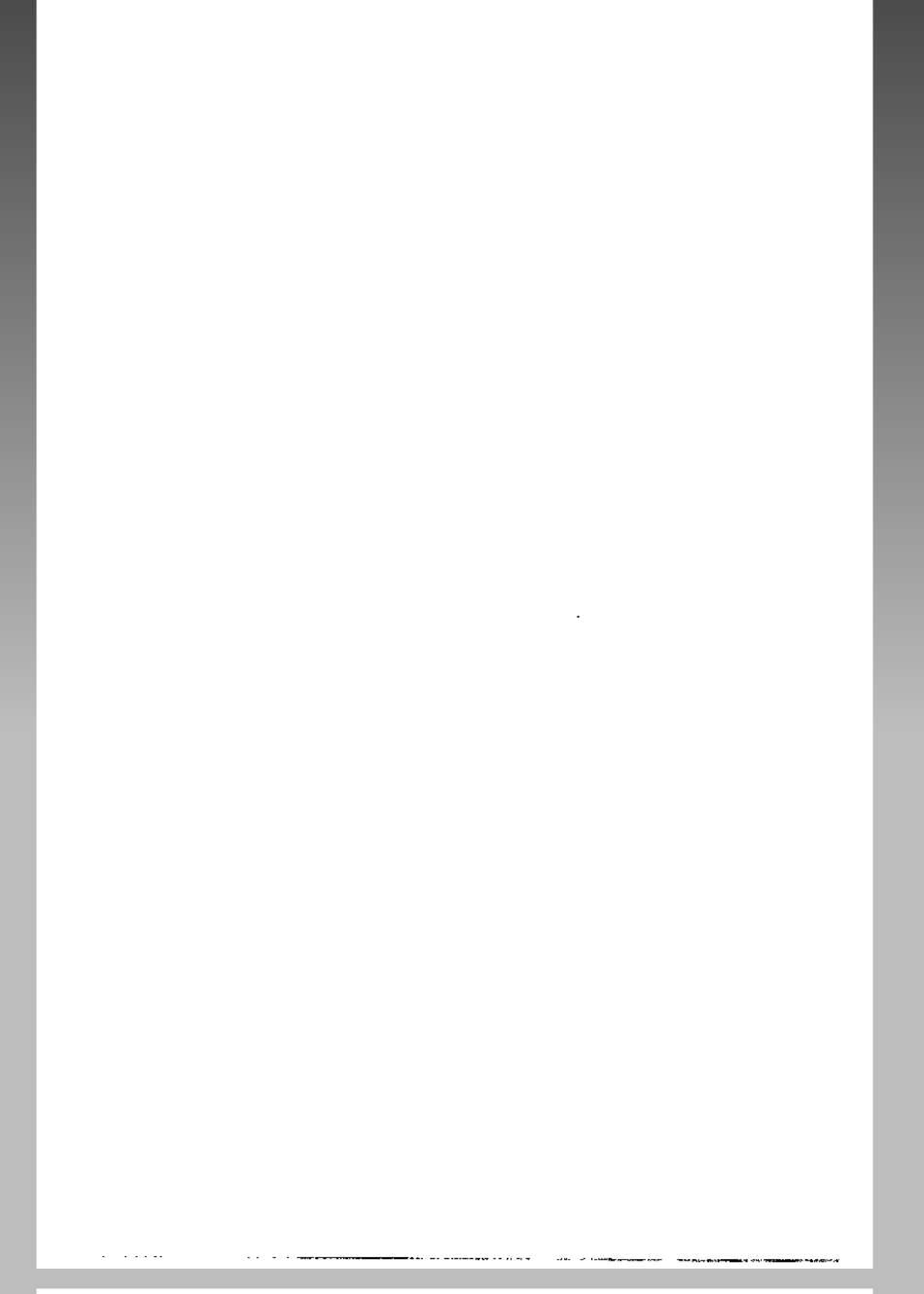
“……”

“只有这一个机会，可以吗？”

“好，我知道了。”听到凉子嘟囔似的回答，游佐不由握紧了话筒。



追花





黄金周开始的第二天，羽田机场全都是人。以往人们都是集中在长假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或休息的第一天出发，但今年假期很长，所以人们出行的时间就比较分散。

但好像去四国或九州等南方的航班人比较挤，去北海道或东北的航班，人并不是很多。时值黄金周，但北方还是早春，人们都避开不去，这也可以理解。正因为如此，匆忙间才能订到两张去秋田的飞机票。

游佐拿着票，站在大厅时，觉得有些后悔。

他和凉子约好，今天早晨十点半，在去秋田的柜台前见面。飞机是十点五十的，时间足够了。但是，已经十点三十分了，凉子还没有出现。昨天晚上打电话确认时，游佐特别想去饭店接她，但凉子说一个人能去，推辞了。

估计是怕给他添麻烦，当时游佐心想从市中心的饭店到羽田并不是很复杂，对一个已经二十三岁的女孩来说，不用太担心，所以定的是在机场会合。

但时间越来越近，他不由得担心起来。肯定不会是睡过了头吧？那是突然接到了京都的电话来不了了？还是已经出了饭

店但因为堵车不知道怎么走才晚的?

游佐看看表，又环视了一遍大厅，有一对手挽手的年轻情侣，他们身后，急匆匆地走过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后背背一个，手拉两个。长假出游的，好像年轻人和带孩子的比较多。

环视完大厅后，他又把目光移向去秋田的柜台。刚才还很长的队，现在只剩下十个人左右了，登机手续好像马上就要停止办理了，但他也不能一个人去啊。游佐叹口气，又看表时，大厅里响起了催促乘客尽快办理登机手续的广播。

焦急中，游佐想起来自己预感到了和此时相同的情景。昨晚，他做梦梦到不能和凉子一起去东北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凉子没有来，将他一个人留在了大厅。现在梦好像正在变成现实。一瞬间，说不清为什么，他好像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再一次回头看入口处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人很像凉子。

凉子身穿橘红色的连衣裙，头发束在后面，小脸泛着微红。游佐不由得举起手，向她跑去，“太好了，走吧……”

“对不起，出饭店时，我以为来得及的。”估计跑得太急了，凉子右手提着旅行箱，左手拿着挎包，上气不接下气的。

游佐一把抢过旅行箱，直奔出发口而去。

在飞机里，游佐和凉子并排坐在靠中间的位子，游佐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总算那个梦没有应验，凉子坐在靠窗户的位子，好像也放心了似的。

“如果没赶上的话，您打算怎么办?”

“等下一班。”

“真对不起您。”凉子轻轻地低下头，她头发扎在后面，所以脖根处看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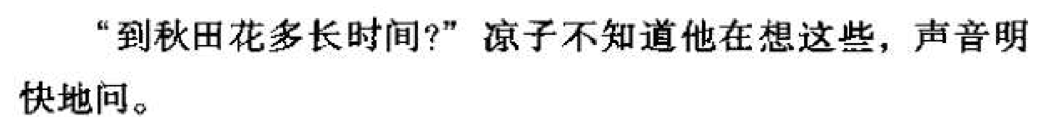
游佐最想问的是“跟你妈妈怎么说的”，但现在问的话，肯定会破坏两人之间的气氛。

“很久没来羽田机场了。”凉子透过窗户向外看，游佐坐



在旁边的位置，正好能看到她脖子左侧的那颗黑痣。

盯着看时，游佐猛地明白了刚才曾一度想放弃和凉子去旅行的理由了。因为有菊乃在，他不能和凉子去旅行或去干什么。他不应该做这么罪孽深重的事。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翻滚着，才导致他一度想放弃的。事实上，想到凉子可能不来的时候，失望的同时，他也松了一口气，一种不会发展到严重事态的安心感掠过心头。



“到秋田花多长时间？”凉子不知道他在想这些，声音明快地问。

“一个小时多一点吧！”

“这是我第一次去东北。”

“东京的事情都办完了吗？”

“只是买了一些房间里简单的东西，其余的由我妈妈来做。”

游佐点点头，心里却担心着别人怎么看他们。说是父女两个倒是不奇怪，但略显得冷淡。即使作出很亲密的样子，但长得又不像，看来不能说是父女俩。那是叔叔和侄女？还是部长和秘书？无论如何，也没有人会想到是料理店的客人和小女老板，更没有人会想到是一个女儿和与自己妈妈有很深关系的男人。

从东京到秋田差不多要飞行一个小时，到机场时已经过了正午。当初的计划是先到秋田市内，从市内去角馆，但那样好像绕远。他们和出租车司机商量后决定回来再去秋田，现在从机场直接去角馆。

东京今天天空多云，甚至有些闷热，但北国秋田天空晴朗，空气清新。

“啊，好舒服……”凉子摇下车窗，做深呼吸，她闭着眼睛抽动鼻翼的样子非常招人喜爱。

和东京相比，秋田的春天来晚了近一个月。

“今天，角馆人非常多。”正如司机所说，前后车辆不断，但看惯了东京的拥堵，这个算不了什么。

“从东京过来赏花的人很多吧！”

“不，大多是这附近的人。”司机的话毫不顾及什么，但很和蔼，“如果去田泽湖的话，下车看樱花的时间我不收等待的费用。”

“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吗？”

“当然，不用担心，慢慢地赏个够。”

远处的群山还有残雪，路边的树木绿色还不是很浓，但被翻过的农田的黑土里传来一股春的气息。

“今年樱花开得有点早，你们来得正是时候。”的确，路边的樱花正在盛开着。

“垂枝樱是不是比其他的樱花开得晚一些？”

“不，今天就没问题了。”司机说他昨天也去了角馆，肯定没错。

“没想到真的能来看樱花。”凉子任脸被风吹着，小声说道。可能是头发扎到后面的原因，额头看着比平时大。

“这次我没食言吧！”

“被我数落了才勉强来的吧！”

“没那回事！”游佐苦笑着，指指凉子的左手，“很适合你。”在京都送给她的戒指，戴在细细的无名指上闪着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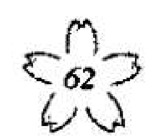
“前不久，被我妈妈发现了。”

“然后呢……”

“我跟她说看上去很好看，又不贵，就买了。”

看着凉子缩着脖子笑的样子，游佐终于下定决心问：“这次的事情，跟你妈妈说了吗？”

“说了，但我说的是和朋友一起去，上大学时，真有一个



朋友是秋田的。”

“你妈妈呢？”

“吓了一跳。”

凉子就那么一说，菊乃真的相信了吗？虽然同意了她来秋田，但心底里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呢？

“跟妈妈又有一个秘密了。”游佐觉得很内疚，但凉子的声音很是响亮。

司机说今天比平时用的时间要长，他们到达角馆时两点多一点。

果真是长假又逢赏花的季节，就连乡下的大街上也有很多人。车子先爬上古城山，眺望街道全景后，又来到了桧木内河的堤坝前。这条河东边的堤坝上种了四百多棵染井吉野樱，形成了一条长达两公里的樱花隧道。司机说车子先开过去，在两公里前下游的桥头等他们，游佐和凉子并肩下了堤坝。

夹在赏花游客之中，游佐感觉人们都在看他们。但来来往往的人们根本无暇顾及旁人，都陶醉在花海之中。

“喂，你看大家的脸都是樱花的颜色。”凉子说得没错，擦肩而过的老人、年轻人、孩子，全都被染成了樱花色。

徜徉在樱花的隧道里，游佐想到了“邪花”这个词，它本来的意思是说在意想不到的时节开的花，这里绽放的樱花除了“邪”什么都没有。

走到堤坝尽头时，游佐觉得有些累了。当然，确实是走得累了，但更多的是被花的邪气打倒了。

游佐做深呼吸。在堤坝上做了几次，看着桧木内河的清流和远方积雪的山脉，终于从花景里逃脱了出来。

他们又坐上车，沿途观赏明治初期的砖瓦房，不一会儿就到了武士家宅前。这次也是车子在家宅间断的前面第二个角落那里等，两人下车走着。



笔直延伸的道路两侧，在黑色板墙包围下的武士家宅俨然地排列着。

明历二年，芦名家族断绝后，搬到角馆来的佐竹义邻是朝廷出身，因为怀念京都，就移植了垂枝樱过来。自那时以来的三百数十年间，这些樱花开开谢谢，目睹了武士家族的兴衰。

当时，大多数人家里都种了樱花，特别是佐竹北家曾经的重臣青柳家，以及侍奉皇室的御侧佣人石黑家，正门进去的左右两侧各耸立着一棵巨大的垂枝樱，被盛开的花朵包围着的树枝长长地垂到了黑色板墙上。

院子里，在冷杉和丝柏的绿色以及武士家宅朴素的黑色板墙的背景下，从天而降的垂枝樱显得更加娇艳。

游佐不出声地看着，几片花瓣随微风飘然而下。

“这么大的樱花树，怎么从京都运过来的呀?”

“是用马车之类的吧，那个时候，树应该还很小。”

“同是垂枝樱，不同的地方，感觉可不一样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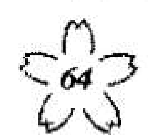
的确，京都的垂枝樱像燃烧着的火一样艳丽，东北的即使盛开着也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的风情。

“我们看一看宅子里而吧?”游佐暂时脱离樱花，开始围着武士家宅走。从沙砾路的大门口转到里面，能够看到一个书院风格的房子，中院里长满了绿苔。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又回到外面的院子，正门左右两棵围过来的垂枝樱像穿着铠甲矗立的武士。

“也许垂枝樱最适合武士家宅了。”

“但总觉得有些恐怖。”凉子或许是想起了他说过的樱花树下埋着人的尸体那句话。以前他觉得这个想象很适合染井吉野，这样看来，应该适合垂枝樱才对。武士家宅里盛开着的垂枝樱，静谧中似乎隐藏着血腥。

“我妈妈看了的话，肯定会大吃一惊的。”听凉子这么一



说，游佐有一种错觉，感觉菊乃马上要在这里出现似的。

看到美好的事物心灵能够得到休息，但太美的话，也会感觉疲惫。游佐赏完武士家宅的垂枝樱，就有类似的感觉。

“我们去哪儿休息会儿吧！”刚刚想起来，早晨和凉子在机场汇合后还没吃过东西。

桧木内河堤坝和武士家宅附近的店，吃饭的人都很多，于是司机把他们带到了国道边的一个店，游佐要了一份山菜荞麦面，凉子要了一份小笼荞麦面。

“你不觉得这边的樱花颜色很鲜艳吗？”凉子坐到铺着格纹垫子的椅子上说。

“你这么一说，还真觉得最近东京的樱花有些发白。”

“这边的颜色才是真正的樱花的颜色吧！”

“也许是因为周围都是绿色，被衬托的。”城市的樱花不仅要受公害的污染，也许还会受到背景的影响。

吃完面，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两个人又坐上了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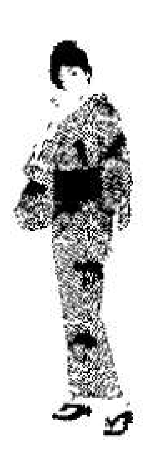
“从这里到田泽湖要三十分钟左右。”司机说完，还告诉他们，这条路是四十六号国道，过了滴石，一直通到盛冈。

车好像在向北走，右手边只能看到稍微有点高的群山，周围还算比较平坦。到处都是盛开的樱花，这里的樱花也在周围绿色的背景下显得很鲜艳。

游佐和凉子并排坐着，脑子里想着今晚住宿的事。从两天前凉子答应来秋田时起，他就决定要住在田泽湖畔的饭店，在来角馆的途中，他也已经告诉了凉子。但是，他只订了一间双人间。如果凉子知道了两个人要住在一个房间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当初，他想如果凉子不愿意，可以再加一个房间，但等她提出来后再加，面子上终归不太好看。

还是应该事先订两个……

越接近湖边，游佐就越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好色的中年





男人而已，不由得心情沮丧起来。

借着看樱花的名义把人家骗了出来，其实是想得到女孩的身体，不是吗？

的确，不能断言游佐没有这种好奇心理。但是，如果说仅此而已的话，他又会坚决地摇头。即便真有欲望的成分，但是现在对凉子的感觉，应该说更清澈更真挚一些。就像喜欢樱花一样，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如果把这个称为欲望的话，他也无可辩驳，但并不只是如此。

说心里话，如果不喜欢凉子的话，游佐就会各住各的，那样更轻松，心理负担更小。

游佐现在可不想成为一个一心只想得到女人身体的男人，即使被凉子所吸引，他也不想凭暴力索求。

可话说回来，凉子是怎么想的呢……

既然两个人到东北来，住一晚上，就不能绝对地说不会发生男女关系。她是在想既然都一起来了，早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还是确信和自己母亲有关系的男人不会做那样的事？

路有一些爬坡，上去之后，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就到了田泽湖。眼前，满满的一湖水，湖面广阔无垠。太阳有一些偏西，渐弱的阳光斜照在湖面上，倒映着远处被云彩覆盖着的群山。刚才一直在走乡下的小道，现在视野突然开阔了起来，好像飞进了另外一个清澈的世界。

“好漂亮……”凉子任风摆弄她的头发，感叹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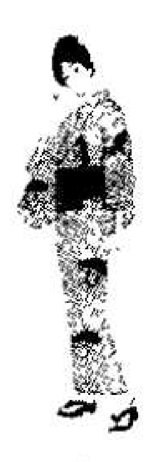
湖水四周的山峦顶部还有白雪，湖面映着早春的天空，闪着透明的蓝色，好像手一伸进去，就会被染蓝一样。

“从这里绕着湖畔散散步，然后走着就能回饭店。”司机介绍说。“湖是圆形的，一圈大约有二十公里。”

的确，透过车窗也能看出来，湖被群山环抱着，呈圆形。

在东京周边，性子急的年轻人都开始玩游艇了，但北边的

湖还很冷，上面没有帆，只有游览船从湖面上慢悠悠地横穿过去。在角馆看完樱花来这里的人好像很多，湖畔的路上不断地有车穿梭，但大都是回去的车，玩累的人们靠着车窗在酣睡。



眺望着左手边的湖水，又走了一段，能够看到湖水中有一个红色的牌坊，路边有一个古香古色的神社。

"在古代，有一个主公曾经坐在这里的石头上眺望湖水，所以后来建了御座石神社，这附近湖水应该最深。"

游佐在来这儿之前看的一本导游书上写着：田泽湖是日本最深的湖，最深的地方达四百米以上，透明度和北海道的摩周湖不分上下。

四百米的深度，能够吞下一座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湖水澄清，但却有一种恐怖感。

再往前走，能够看到一座金黄色的雕像，周围围着很多人。

"这里是泻尾。"

"我们下车吧！"

"饭店就在前面。"任凭司机说着，游佐下了车，走到矗立在湖水中的金黄色雕像前。

"是一个女人像啊。"

"这里有个传说……"

从前，一个百姓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叫辰子，她想让自己的美永远保持下去，于是就求神许愿一百天又一百夜。终于如愿以偿的那天，她在睡梦中，听到了神仙的点化："从这座山一直向北走，有一眼泉水，你喝下那里的水后，愿望就能实现了。"辰子就照神仙说的，来到泉边并喝下了水，刹那间，电闪雷鸣，大地开裂，生出一个大湖来。辰子变成一条龙被吸到了湖底，辰子的母亲急急忙忙赶过来，拼命地呼唤辰子的名字，辰子重新又回到人的样子，但是她告诉母亲，她已经



不能再回到人间了，说完又消失在湖里。

听着游佐的解说，凉子边点头边看着辰子的雕像。

“顺便说一下，传说中，后来辰子和秋田北边八郎泻之主八郎太郎相恋了。冬天，八郎会来这边和她一起生活，因为这份激情，据说冬天湖水也不上冻。”

“真的不冻吗？”

“真的，那是因为湖水很深，并不是因为辰子和太郎的原因。”

人们都在辰子像前拍照。游佐也带相机来了，但是放在车上的包里。两个人正看得入神的时候，照相的过来了。

“照一张留个纪念吧？”

“不，不用……”游佐张口拒绝。

凉子说话了：“好不容易来一趟，照一张吧！”

游佐不太感兴趣，但照相的已经开始支三脚架了。

“这附近可以吧？”

在湖畔，以辰子像为背景，他被安排和凉子并肩站着，游佐有些难为情了。

虽然游客比刚才少多了，但绝对数量还很多。不知道人们怎么看这对年龄差距像父女一样的男女。

“好，再近一点，看这里。”照相的大声喊，还举起了右手。瞬间，他按下了快门，闪光灯随即闪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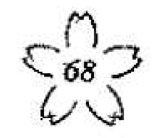
照完相，游佐告诉他住址和姓名，之后，又加了一句：“两张……”

“知道了，一周之内肯定寄到。”

游佐点点头，拿出手绢擦擦脸，并不是因为热，而是不好意思。

“也会给我一张吧？”

“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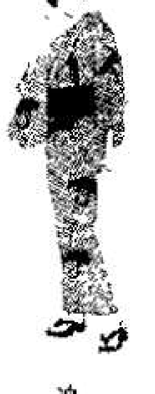


游佐一瞬间想到了如果两个人的照片被菊乃看到了会怎样，但凉子好像一点都没往心里去。

“在这种地方照相，我还真不太习惯。”

“留作纪念，我会好好珍惜的。”

两个人离开了辰子像，向前面的浮木神社走去。这是突出湖面的一个小神社，只能容两个人并排站在拜坛前。游佐献完香钱，双手合十。



“请保佑我们……”游佐就祈祷了这一句，转过脸去一看，凉子的双手还在合着，闭着眼。

不知道她在祈祷什么，凉子沐浴在斜射过来的阳光中，侧面看过去，就像一个童女。

等着凉子祈祷的空当，游佐沿着回廊转到了神社的后面。湖水就在脚底下，水底的石头一块一块的，清晰可辨。

“真清凉，好像直接能喝似的。”

“以前人们好像喝过。”是刚才在辰子像周围的一个旅游团，他们离去后，周围一下子寂静了下来。

“天快黑了。”不知道凉子什么时候站在了他旁边，看着远方的天空说。

不知不觉中，湖面倒映出傍晚的天空，闪耀着一片金黄色，刚才倒映着新鲜绿色的湖畔一带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影子。从早晨到晚上，不同的时间，湖水会呈现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面貌。

游佐和凉子并肩眺望着湖面，他突然觉得心跳有些加速，这跟眼前神秘的湖景无关，是他心里对凉子的感觉，作为一个女人的感觉。

湖面吹来一阵风，游佐突然感到一阵凉意。

“我们走吧……”他对凉子说，与此同时，游佐也下定了决心。不管凉子做何考虑，进饭店后，就去同一个房间，之后

的事到时候再说。

车等在辰子像前面，上车走了不到两百米就到了饭店。游佐下车，因为司机说等待时不收费，就给了应付的费用和一些小费。

“明天，回秋田的话，你能来接我们吗？”

“可以啊！”

明天会怎样，游佐也不知道。

和司机分手后，游佐走到服务台，报出自己的姓名。凉子离他稍远一点，在大厅的中间等着。

“您是两位，一个双人间。”服务台的人确认之后，把房间钥匙给了旁边的服务生。

“我带您过去。”

游佐点头，把包交给他，和凉子跟在后面。

他们上了大厅靠里面的电梯，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在四层下了电梯。

“在右手边。”房间好像在走廊的最里面。

“请。”服务生打开门，把包放到行李台上，告诉他们化妆室和洗手间的位置。

“还有其他什么事吗？”

“没有了……谢谢你。”

服务生鞠躬，关上门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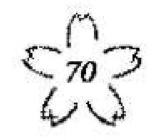
见他走后，游佐回头，凉子站在房间中，垂着眼睑。

“景致不错嘛！”游佐爽朗地说，走到窗边，拉开了蕾丝窗帘，窗户横向开得很大，湖面一望无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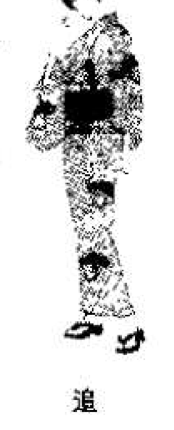
“你看！”

凉子站在旁边，表情僵硬。

“只有这一个房间……”尽管觉得没有必要说，游佐还是说了出来。



凉子还是表情僵硬地看着湖水。游佐看着她转向一边的细长脖子，有一种轻微的冲动，想一下子抱紧她，把她像陶器一样坚硬的身体脱光。



"但是和你……"游佐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尽量压抑着要喷发而出的欲望。

"和你一起来，太好了。"

眼前的凉子就像是被关进了鸟笼的小鸟，现在只要一出手，肯定能抓住她，即使反抗，最后也会用尽了力气而屈服。想到这里，游佐反而很难下得去手。

"因为我很想看樱花……"游佐想起了在武士家宅看到的垂枝樱，就像是由天而降的瀑布，花瓣散落在黑色板墙上。想着如血的樱花，游佐生出一股勇气。

"所以……"说到这儿，游佐猛地抱住了凉子。

男人挑逗女人等于一种赌博。

最终，对方是老实地顺从自己呢，还是激烈地反抗呢？之后的事情无法预测。虽说是挑逗，也不能不管不顾地索要。到这一步估计能接受，像这样即便有一定程度的成算，但并不是一切都会如期待的一样进行下去。

现在，游佐抱住了凉子，无疑也是一种赌博。凉子会不会老实地顺从自己，他没有自信。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就是应该再花一点时间，瞅准气氛更柔和的时候再要她。

但爱的表现也有一个时机的问题。有时会是现在要了就能顺利地进展下去，错到下一次机会的话，反而会变得很别扭。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现在，第一次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正是个好机会。

但是，面对着凉子，游佐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应该说是凉子在身边，他真真实实地感受着，按捺不住对凉子的爱才踏出这一步的。

游佐自己也觉得太唐突了，等他意识到时，凉子已经在他怀里了。并且他的左手放在她的背上，右手在抚摸她柔软的黑发，凉子的身子已被他的胳膊完全地围住了。

但两个人并没有紧紧地抱在一起。凉子虽然在他胳膊里，但她就那么硬生生地站着，低着头，只有一点额头挨着游佐的胸膛，直直地垂着两只手。要说拥抱，不太确切，但凉子的确就那么老老实实地呆在他的胳膊里。也许不舒服，但没有要逃走的意思。

游佐就那样轻轻地拥抱着她，摸着她头的手抬起了一下。一瞬间，凉子的肩膀抽动了一下，但还是低着头。游佐像抚摸小孩子一样摸着凉子的头发，小声说："我们两个人能一起出来，真好……"

"……"

"真安静……"本来，游佐想说一些更确切的话，"我爱你"暂且不用，想告诉她"我喜欢你"。再进一步讲，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吻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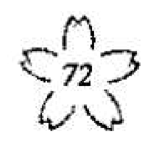
但是，现在去吻呆立在自己怀抱中的凉子，他感觉又有些残忍，再去刺激这只突然被拉进怀里、惊慌失措的小鸟，只能让她更加不安。

无论如何，小鸟已经进笼了。不管怎样不安、害怕，这样不出声呆一会儿的话，她肯定会平静下来的。

游佐告诉自己，都到这步了，着急也没有用。他将视线移向了窗外。刚才在阳光的斜射下还呈现一片金黄色的湖水，现在从靠近山的湖面开始，已经暗了下来，夜幕降临到湖的周围。

"天都这么黑了。"

游佐终于松开了抱着凉子的胳膊，凉子也放下心来似的，把垂在额前的头发拢上去，慢慢地将目光转向窗外。



微暗的房间里，凉子表情也放松下来，右半边脸清晰可辨。

游佐看着她的侧脸，用明快的声音说："饿了吧！"

"……"

"下面应该有餐厅，我们去看看吧！"

凉子第一次点点头，挪到放着旅行箱的行李台前。

"这里有衣架，你可以用。"

凉子带来了一个米黄色的长方形旅行箱和一个小挎包。

"这里也可以用。"游佐打开墙边桌子下的抽屉后，走进了浴室。

明亮的镜子里，是一张略显疲倦的中年人的脸。可能是因为接近了和自己年龄不太般配的女孩有些兴奋，他觉得脸上有些发烧。

游佐洗了手，用湿毛巾擦擦脸，像完成了一项很重大的工作似的松了一口气。

餐厅在一层一个能够看到湖水的角落。外面天已经黑了，只有湖畔的一盏灯映照着湖面。凉子穿的还是来时那件棉质的橘红色连衣裙，坐在游佐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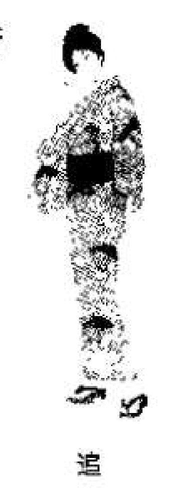
"天已经全黑了。"

凉子的侧脸映在窗户上，刚才在正面没有发现，她的头发用玳瑁梳子盘在了后面。不知是不是菊乃给她的，穿洋装的女孩用玳瑁反而觉得很新鲜。

"来这里的人真多。"餐厅里临窗的座位都满了，中间的桌子也占了近一半。

"都是住在这儿的人吗？"

"估计也有住在这附近，吃完饭就回去的人吧！"年轻的情侣比较多，也有带小孩儿的一家家的。游佐又担心起别人怎么看他们来，但马上又决定不再想这件事。





"喝点酒吧!"

他们先要了餐前白葡萄酒，嫌套餐太呆板，就又单点了两道菜。游佐点了蒲公英加橄榄油的沙拉，凉子点了春蔬烧肉末。

"干杯!"

倒上餐前酒，游佐拿起自己的杯子轻轻地碰了碰凉子的杯子。

"为了角馆漂亮的樱花和……"游佐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和田泽湖的辰子公主……"

举起酒杯时，凉子"扑哧"一笑。这一笑，好像化解了刚才的尴尬。

"好安静啊!"

"真想不到这前面还有一个湖。"这里只能看到远方有一盏灯，眼前却一片漆黑。

凉菜端上来，喝着白葡萄酒，凉子有些醉了，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双手摸摸脸颊。

"红了吗?"

"不，没事。"菊乃是从眼睛周围开始变红，凉子却是从脸颊。

游佐又倒酒，边倒边想一会儿怎么办。在房间里他已经轻轻地拥抱了她，凉子好像已经接受了今晚要住在一起。到此为止还算顺利，但以后呢?

他正在期盼和不安中思考时，凉子抬起头："为什么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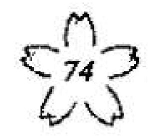
"什么为什么……"被凉子郑重其事地一问，他很难回答。

"是因为我说想让你带我一起去看樱花吗?"

"不，从一开始我就想和你一起来看樱花。"

"仅此而已吗?"

"仅此而已?"游佐一反问，凉子好像在说"算了"似的



摇了摇头。

“在京都约好后，有好几次我都想给你打电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又一想你很忙。”

“我没大叔们那么忙。”

主菜上来了，游佐前面放的是烤红鳟鱼，凉子前面是烤鹌鹑。游佐拿起叉子，回味着刚才凉子说的话。她问“仅此而已吗”，又坚定地说“不忙”，她是在试探男人的真心吗？也许她是在打探自己是玩玩而已，还是动真格的了。



“你觉得我奇怪吗？”凉子问。

“不，为什么这么说？”

“跟你来这里……”

“怎么会，是我邀你来的。”

凉子放心了似的开始用刀切烤肉，拿叉子的左手上戒指闪闪发光。

“今后，我还想再去很多很多地方旅行。”一说到旅行，凉子就又恢复了无忧无虑的年轻人的神态。游佐就又给她讲了以前去外国的事情，餐桌上的气氛更加缓和了。

餐后又吃了草莓甜点，看看表，九点了。

“再去喝点什么吧！”游佐邀凉子去了同在一层的酒吧，要了白兰地。

“来乡下后，夜显得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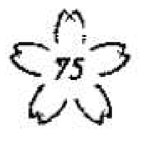
“在东京，您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吧！”

要喝第三杯时，凉子站起来出去了。回来时，手放在额头上，“我刚才照了镜子，脸太红了。”

“是你白，显得红而已。”

“那我也不喝了。”

“这里很暗，没事的。”游佐想让她再喝点，以便问问她菊乃的事情以及她对自己的感觉，但看样子凉子是真不想



喝了。

喝了近一个小时，两个人离开了酒吧。来的时候还很热闹的大厅，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两人乘电梯上四楼，回到房间时，十点了。东京的夜晚现在正在鼎沸状态，然而深山湖的周围在黑暗中却静得要命。

“我有点醉了。”游佐伸开双手，仰在了床上，“你也累了吧，先去泡个澡吧！”游佐说得很自然，但凉子站在梳妆镜对着打开的旅行箱前，不回答。

“你不先泡吗？”

“……”

“那我去了。”

游佐刚站起来，凉子迅速地拦住了他，“不行，你喝酒了。”

她小小的脸，眼睛瞪得不能再大了，摇着头。

“喝这点没关系。”

“不行，我妈妈就是，喝了酒时绝对不泡澡。”

游佐心里感叹着连批评人的方式都和菊乃一模一样，无奈地点点头。

“明白了，那我只淋浴。”他拿起房间的和式单衣进了浴室，热水从肩上淋下来，耳边还回响着凉子严厉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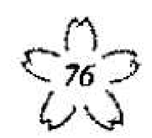
他擦干身体，穿上单衣从浴室出来时，凉子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

“该你了。”

“……”

“什么事都不会有的，去洗吧！”又说了一遍，凉子才下定决心似的进去了。

房间里就剩下游佐一个人，突然他想起了菊乃。如果菊乃看到他这个样子，会说什么呢？是愤怒？还是破口大骂？还是



呆呆地什么都不说转身离去呢？



游佐心里平静不下来，又将目光移向了夜晚的湖面。外面有一盏灯，照亮了眼前的院子，往前是一条灰白的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湖面了。

刚才看到的对岸那盏灯，现在也熄灭了，夜空中，只有远处山脊的棱线依稀可辨。群山、森林、湖水在寂静的夜里都大气不出似的。

游佐看着黑暗的夜空，侧耳倾听着浴室里细小的流水声。现在，在同一个房间的浴室里，凉子在淋浴。她细长的颈，不是很发达的胸，以及还有些硬的腰，全都暴露在明亮的灯光下，被淋得湿湿的。

游佐想象着，有一种要冲进浴室的冲动。他想去敲敲门，不开的话，就破门而人。为了压制自己的冲动，游佐喝了一口桌子上的冰水，拉上窗帘，关掉房间的灯，躺到了床上。还以为房间里会变得非常暗，但借着窗帘缝里照进来的灯光，室内的陈设依稀还能分辨得出来。

凉子胆子那么小，还是什么都看不见更放心。

他竖着耳朵听着，水声停了，终于，浴室的门开了。凉子好像在纳闷房间里的灯怎么被关掉了，站了一会儿后，向梳妆台走去。然后好像又去浴室换上了带来的长睡衣，黑暗中，白色的影子在移动，像一幅剪影。

凉子在梳妆台上似乎叠完了脱下的衣服，没有了动静。

“到我这儿来……”游佐在床上小声说，“进来。”

在新的鸟笼前，小鸟似乎又不知所措了。

“快……”游佐又说了一次，打开被子，“没事的。”

好像相信了这句话，凉子过来了。从脚到腰再到胸部，凉子的整个身体钻到了被子里。游佐看着她躺好，伸出了双手，把小鸟拉了过来。



“我喜欢你……”

瞬间，凉子的身体像铁丝一样硬直，游佐不管这些，抱住了她。

一个男人，从少年到老年，身上潜伏着各种各样的自我。纯真的羞怯、强烈的欲望、自制的良知，各种各样的感情纠缠、夹杂在一起。

现在，游佐身上好像迸发出来了其中最勇猛的东西。但是，这份勇猛中，还略带一丝踌躇。对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会感到吃惊、困惑。一方面，他认可自己从内心深处燃烧而出的欲望，事实上，他又有些厌恶自己这样。

与游佐的混乱相比，凉子要平静得多。就那样被男人抱在怀中，停止了呼吸似的，一动不动。

即便如此，她的身体和内心并不是都放得开。即使表面上很老实，也许心里很害怕。因为在他怀中，凉子从头到脚硬得像一根木头，从这一点就可以察觉。

游佐在她的这份僵硬中看到了凉子的纯真无邪。

或许凉子从一开始跟他来时就知道了要和游佐住到一起，既然男人和女人一起旅行，就已经做好了发展到很深关系的心理准备。但是，人的心理和身体的动作并不一定会保持一致。凉子越是纯真，身体的动作就越笨拙。

话虽如此，但凉子安静得有些可怕。在男人怀里，还是头朝上的姿势，闭着眼，手脚伸得直挺挺的。房间里虽然没有开灯，但游佐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凉子从脸到高出的鼻子，他都看得很清楚。

他慢慢地爱抚着这个屏息宁气的女孩。先是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另一只空着的手从头移到脖子。中间碰触到了她的耳垂，轻轻地吻上去时，凉子抖了一下。游佐有些不知所措，瞬间的犹豫后，手又从脖子滑到肩膀，然后到达腰部。就像凉子

穿着衣服时他想象的一样，凉子瘦得弱不禁风，但并不是净显骨头，瘦弱中隐藏着女人特有的柔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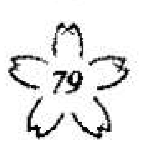
从肩到背，他来回地抚摸着她，黑暗中，他偷偷地看凉子的表情，然后把脸凑了过来。凉子脸朝上，鼻尖下嘴唇轻闭。游佐先碰碰她的鼻尖，然后猛地压住了她的嘴唇。

凉子把脸侧过去，游佐不管不顾地追了上来，但他马上放弃了似的停下动作。两个人的嘴唇确实挨在一起，但这个吻接的太浅了。男人的嘴唇在探求，但女人的却紧闭着没有张开的意思。游佐并不着急，浅吻重复几次的话逐渐就深了。

几次轻吻之后，游佐从她脸上移开，开始解她睡衣胸口的带子，然后慢慢地向左右拉开。凉子同样没有反抗，她过于安静的态度，就像投身于神前的圣女一样。游佐像打开宝石箱一样郑重地拿开她胸前的睡衣，摘下胸罩。和身体一样，凉子的胸部还不是很饱满，好像还没有发育完全。也许这是第一次被男人触摸。游佐用指尖抚摸着她鼓起来的部分，感受着她的温度，接着把嘴唇凑了过来。瞬间，凉子低喊了一声，不像是喉咙发出来的声音，而像是第一次被抚摸而受惊吓的乳房发出来的。在游佐的脑海里，犹豫和自制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一味索取的欲望在膨胀着。鼓起的胸部被握在手掌里，在越来越大胆的爱抚中，凉子还是紧闭双眼，保持着头向上的姿势。偶尔她想缩一下脖子或双手抱紧胸部，但马上就被游佐强有力地按住了。

也许现在凉子正在心灵和身体的夹缝中摇摆不定。心里想着要做得像个大人，但身体却在不可预知的刺激下惊慌失措。

游佐看在眼里，也觉得这样对凉子有些残忍，但他还是进行了最后的行为。他先是充分爱抚了她的胸部，然后从肩膀开始往下褪去睡衣。其间凉子有些小的反抗，上半身脱光后，接着把褪到腰间的睡衣连同内裤都褪了下去。最后这些动作不管



怎样费工夫都不为过，急于求成的话，会遭到她强有力的反抗，所以要一边安抚她，一边一步一步地往下进行。

现在，游佐既要得到女人的身体，同时又是女人的侍奉者。要不慌不忙地、聚精会神地、全心全意地解开女人身上的东西。

终于脱掉了凉子身上所有的衣服，游佐叹了口气，被迫忍耐了很长时间的一段旅途。现在凉子全身赤裸裸地躺在游佐的面前，皮肤摸上去很光滑，她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颤抖着。在微薄的光亮中，游佐又仔细地端详凉子，产生了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眼前的简直不是人的胴体，在任何一件艺术品都不及的美中，还隐藏着一种纯真和优雅。而且正是因为清纯和不成熟，还有一种淫荡的感觉。看着夜色中朦胧的女人的胴体，游佐的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樱花。在樱花开放的时节所特有的天空下，垂枝樱的花枝垂到了武士家宅的黑色板墙上，还有京都正午开放的如火红的瀑布般的垂枝樱，以及八坂夜晚的像着了火似的垂枝樱。总之，都是在世间罕见的美中，隐藏着一种血腥的味道。武士家宅的垂枝樱中染有杀人的武士的血，京都的樱花中染有无极而终的淫荡男女的血，不是吗？

在头晕目眩的樱花的幻想中，游佐问：“可以吗……”

表面上是在问凉子，实际上，游佐是在问自己。

真的就这样夺走女人的身体，就这样自甘堕落下去吗？贪图这样的快乐不后悔吗？这份愉悦刚握在手中，不就等于要坠落到黑暗的无底深渊吗？

正在困惑中时，忽然游佐脑海里蔓延开一幅樱花漫天飞舞的情景，与此同时，游佐猛地压到了全裸的凉子身上。

远方传来了小鸟的叫声，一个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世界展现在眼前。



一瞬间，游佐突然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里，环视四周，黑暗中，浮现出了灰白的墙，他这才明白过来，这里是饭店里一个密闭的房间，昨晚是和凉子在一起。想到这里，他又环视周围，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慌忙地坐起来，刚要下床，浴室的门开了，凉子走了出来。

"你早醒了？"游佐脱口而出，凉子轻轻地低下了头，"早上好。"

她已经换好了衣服。

"现在几点了？"

"已经七点了。"

房间里拉着双层窗帘，还很暗，但从缝隙里照进来的阳光却很强烈。

"我一点都不知道……"早晨起来洗了澡，换上衣服，看起来凉子一个小时前就起床了。

"你这就起床了吗？"游佐还难以割舍昨晚的余韵，现在他还想和凉子再一次躺在床上，感受她的体温。

"湖水非常漂亮。"凉子转移了话题，站在窗边，"可以拉开窗帘吗？"

凉子从中间将窗帘拉到两边，她背对着游佐，头发梳得很整齐，用白色发带系住，上身穿一件浅蓝色的罩衫，底下是深蓝色裙子。纤细的脖子，溜滑的肩膀，小小的臀部，可能是心理作用，总觉得她有一种很圆润的感觉，看上去很柔软。现在，凉子两手抓着窗帘边，一只脚晃来晃去的，就连那么随便的姿势在游佐看来也很新鲜。

看着她的背影，游佐的欲望又上来了。昨晚要她的时候，感觉是在玩弄一个可爱的少女，还有犹豫的成分在里面，一边又想要，一边又萌生了不能这么做的自制，结果就像抱着个木偶一样的笨拙。

但是现在，他只是纯粹地把凉子当作一个女人看待。

“不睡了？”他问得太直接了，连自己都没有想到，或许是因为昨晚有了肌肤之亲后的安心感使然。

“还早着呢。”

“起床吧，我们去湖边散散步。”能够委婉地拒绝男人露骨的要求，可能是女人以身相许后，变得游刃有余的原因。

“吃完早饭后，会去散步的。”

“……”

“行吧！”游佐在哀求着，凉子却如耳旁风。

一夜之间，男人和女人的立场好像逆转了过来。

“快……”又一催她，凉子突然回过头来，两只手背在后面，还拉着窗帘边站在那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后背上。

“你觉得害怕吗？”

“害怕？”游佐反问，凉子使劲地点点头。

“你能保证吗？”

“保证什么？”

“昨晚的事情……不告诉我妈妈。”

“当然。”这种事，就算烂在肚子里他也不会说的。说了的话，他比凉子更惨。

“没事的……”

凉子早早地起来，去淋浴，穿衣服，也许是想起了她的母亲。她说想去明亮的湖边散步，可能是害怕两个人呆在房间里。

游佐特别想问问凉子是不是知道自己和菊乃的事。如果知道的话，现在的问题将更加复杂。

但是，亲口把自己的秘密关系坦白给初次献身于自己的女人，他还没有这份勇气。如果凉子已经知道了，现在说，对她

也只能是一种伤害。

游佐起床，走到窗边，把手搭在凉子肩上，静静地抱住了她。凉子已经没有了昨晚的僵硬，非常自然地把身体交给他，接受了他的吻。尽管还是闭着嘴，显得有些笨拙，但是她想去体验这份爱的心情却能切身地感觉出来。



"不用担心。"游佐突然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和凉子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与此相比，和菊乃相识多年，耳濡目染，此时此刻，却感觉她非常遥远。

"后悔了吗?"因为凉子不说话，他觉得有些不安，一问，凉子干脆地摇摇头。

"我没后悔。"

昨晚，他们结合在一起后，凉子好像哭了，没有出声，眼睛周围有些潮湿。与那时相比，现在凉子坚强多了。

"我很感谢你。"

"感谢?"

"因为我一直想长大。"

从昨晚的体验中，游佐感觉到了凉子是第一次。看来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意外的是，凉子会感谢他。

"这样，我就和妈妈一样了。"

"和妈妈?"

游佐长出一口气，他能理解身为处女的凉子想窥视成人世界的心情。

但并不能因为只是昨晚一次把身体献给了男人，就能说她跟菊乃一样了。对爱情的体验之深，经历过来的岁月之长，凉子都不能和她妈妈相提并论。

"但是，我和你母亲什么都……"

"我都知道。"凉子好像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现实的体验太生动了，很难把它整理出来，表达成语言。

“我只是想变成那样。”

游佐点头，凉子扬起了脸，“你喜欢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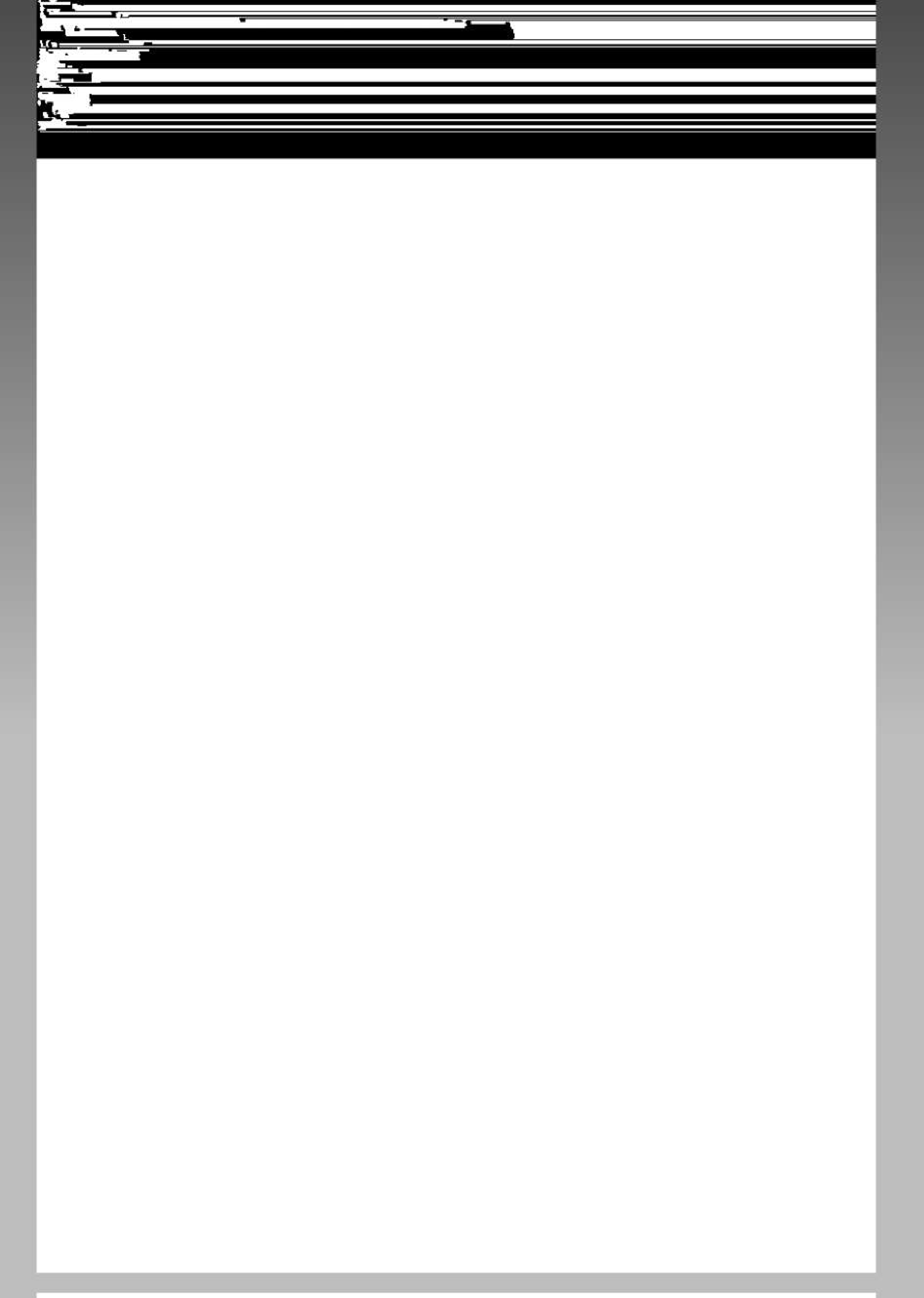
“当然。”

“是真的吗?”凉子仰着头，认真地看着他。

“我没说谎。”

凉子迫不及待地等他说完，把头埋进他的怀里，全身紧紧地抱住了游佐。

夏浅





前面就是山谷间波光粼粼的大海了，但火车突然进了一条隧道，驶出来之后，大海又跃人眼帘。时近傍晚，太阳光已经不是很强烈了，五月的天空清澈透亮，海的尽头飘浮着茧状的云彩。

新干线过了热海，离小田原越来越近了。

又是山又是海，车窗外的景色瞬息万变，菊乃看着外面，脑子里想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不会吧……”穿过隧道后，菊乃自言自语，又摇摇头。

黄金周，凉子去了趟东京回来后，总觉得她哪儿有点不对劲。说得再清楚点，去东京前，凉子的一切行动，她都了如指掌。虽然还不至于看穿她的一切心思，但她在想什么，要做什么，大都能觉察得出来。但回来后，凉子的态度和表情都有些令人捉摸不透的地方。和以前很自然的举止、动作相比，总觉得似乎哪儿有些生硬、不自然。

比如，以前两个人总是经常说说话，但最近她好像故意避开这样的机会似的，偶尔只剩下她们两个人时，凉子也只是追着电视看，或草草地吃完饭站起来，没着没落的。不仅如此，



有时她还会陷入沉思，一副发呆的样子，叫她也不答应，在旁人看来，好像有什么忧愁似的，话也很少。但好像也并不是因为精神不振或身体不舒服，相反的，有时甚至表情非常生动，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表面上看着很消沉，实际上是将幸福埋在心里，慢慢地在体会似的。

凉子的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化妆上，有时口红或腮红涂得会比以前浓很多。菊乃提醒她时，她会慌忙擦淡些，但第二天又会很浓。

比起这些，变化最大的是她在酒席上的态度。以前，她被夹在一群中年男人中间，身体总是硬邦邦的，最近好像放松了，客人们说一些笑话时，她也跟着笑着点头。这种变化，对于一个料理店的年轻女老板来说，是一种可喜的倾向。“小女老板最近很容易搭话”，客人们的评价也很好。但是，像前几天宴席上的情景就有点问题。席间，喝着酒，偶尔谈起了男女间黄色的话题，凉子不仅没有低下头去，反而满怀好奇心的盯着那个说黄色段子的男人，他们笑时，她还跟着一起微笑。

“你也明白吗?”一个客人问凉子。菊乃看着她那个低俗的样子，也正想这么问她。

凉子慌忙垂下眼帘，和以前那个纯洁无瑕的“少女”形象完全不一样了。

正因为只有母女俩生活在一起，菊乃才非常敏感的觉察到了女儿的变化。

凉子也终于长成大人了……

当然，凉子都二十三岁了，是可以懂得男人的年龄了。

以前，结婚前一直守护着处女之身是社会公认的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那么古板的事情可行不通了。即使没有结婚，只要有喜欢的人，也可以奉上处女之身。凉子背着母亲，把身体给了其他的男人，倒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都二

十三岁的年龄了，甚至都可以说太晚了。

菊乃早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这一天一旦到来，她随时都会听她诉说并给她一些建议。但是现在，说女儿长大了只是她的猜测而已，女儿什么也不跟她说，她也就无从提一些建议。

但她又不能主动去问"你弄懂男人了吗"，显得太无事生非了。因为只有母亲和女儿两个人，有什么想商量的事，应该是对方主动跟她说。她这样告诉自己，但毕竟只有这一个女儿，她还是很在意。

女儿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跟谁有了亲密关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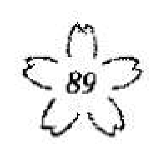
她发生变化是在去东京回来之后，所以，很自然菊乃就会想到是不是在旅途中发生了什么。

凉子总共去了四天三晚上，其中在东京住了两晚，但都打电话联系了，只有住在秋田的那晚没有联系。并且最后一天，本来没有打算住，但她打过电话来突然说又要住一晚，声音和平时不一样，有些含糊不清。

看来问题出在第二个晚上，也就是去秋田时。但她说秋田有她一个大学同学才去的。刚听她那么说时，菊乃觉得有点奇怪，但当时她单纯地想，毕竟这次旅行离大学毕业都一年了，去见见面也没什么的。

但仔细一想，还是第一次听她说秋田有个朋友，而且朋友的名字"佐藤"好像也是临时想到顺口说出的。并且她自己说到了秋田马上就跟她联系，结果还是没有打电话过来，第二天回东京后才打来，很不正常。

菊乃还想到了莫非她没有去秋田，于是就问她关于旅行的事，不用说秋田，就连角馆的樱花到田泽湖她说得都很流畅。菊乃没有去过，只好默默地听着，但是说到樱花和湖的时候，凉子的表情栩栩如生，时而眼神好似在梦境中神游，沉浸在某



种回忆中的感觉。

虽然关于风景的描述很具体，但她几乎不怎么提一起去的朋友，好像也没有拍照片。其实只要有一张照片的话，就知道和她一起去的朋友了，从不让菊乃看照片这件事来看，也许一起去的是个男人。

凉子还在上中学一年级时，菊乃就和丈夫分居了，是她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的，自认为没有娇生惯养她，即使会有失去父亲的孤独、寂寞，但为了不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她对凉子应该进行了还算严格的管教。

事实上，即使大学毕业，从事在宴席上招待客人的工作之后，凉子还有些不符合年龄的孩子气，甚至有客人说“小凉子肯定是处女”。先不说是处女好还是坏，菊乃也非常相信这一点。

即便如此，凉子还是什么都不和她商量，单独和一个男人去陌生的地方旅行了，一想到这里，她心里就不踏实。

如果都计划好了的话，为什么事先不告诉她一声呢？

也许是因为还没有订婚，和男人去旅行说不出口，但如果是和喜欢的人一起去的话，菊乃并不一定会反对。正因为她有和丈夫分手的经历，自认为这种事情她还是能处理好的。

她还假装是和大学时的女性朋友去的，不是太见外了吗？

不管怎么说，凉子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是她唯一的孩子。这个孩子对自己一有秘密，菊乃就感觉有一种被疏远的落寞。

以前再怎么拼命地把她养大，终究孩子对父母敞开心扉也只到这种程度。

她也曾听到过“孩子长得越大，离父母就越远”这句话，但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她就很不安。

然而，凉子究竟是和谁一起去的……

从她说是大学时的朋友这一点看，真的是大学时认识的男



性朋友吗？还是在其他的地方认识的男人呢？

但是，以前凉子应该没有交往得特别紧密的男性朋友。当然，家里和料理店里，都曾有男人给凉子打电话，但那都是知根知底的，单纯的男性朋友而已。这个从凉子接电话的态度上就能看得出来，凉子自己也是那么说的。

菊乃的性格很外向，相反凉子却很保守，好像不善于和男性朋友公开地交往。再加上她大学毕业后，没有接触外面的世界，只是往返于家和店里，认识年轻男性的机会不多。至少这半年左右，凉子周围没有亲密到可以一起出去旅行的男人。

那么是在东京，接受偶遇的男人邀请去的？……

但凉子是那种菊乃看着都起急的谨慎、内敛的孩子，她是不会做出和陌生的男人出去旅行那么大胆的事情的。

还是她暗地里已经心有所属了？菊乃想了半天，始终也想象不出来对方是谁。

新干线到达东京的时间是预定的五点十分。

菊乃从八重洲口出来，打了一辆车，直奔三田的公寓。

在东京的料理店下个月就要开张了，现在正忙着做最后的准备。要开一个新店的话，从内部装修到家具、日用器具，再从厨房设备到盘子、碗等什物，要备齐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若在京都做的话，还不是很费劲，但现在一一都要到东京会见各个厂家才能确定下来，俨然是--项大工程。

此次来东京，她想一次顺便多办几件事，但厂家也有自己的安排，她干着急也没用。

她也知道交给装修设计师或包给工程负责人会很轻松，但那样的话，他们弄的东西，她又接受不了。本来她就不是那种大撒把的性格，再加上她觉得不能用有辱“辰村”名声的物品，所以一较起真来就没完没了了。

“在饭店里开店，差不多过得去就行了。”厂家的一个人



这么跟她一说，反而激起了她与生俱来的不示弱的性格，扬起头，“给我的东西，一样都不能比其他的地方差。”说得非常果断。

决定要开店时，游佐就叮嘱她“可不能抱着玩玩的心态”，真正意识到时，自己已经在朝那个方向走了。她也觉得这样不行，一想到自己做老板期间，不会再开新店了，她就想再提高一个档次，不由得贪婪起来。

这次来东京也是因为对一次订购的餐具不满意，从而决定再商量一次，以确定下最终的订单。

当然，厨师长也一起来了，他乘的是早晨的新干线，现在应该已经在考察进货的市场了。菊乃先去三田公寓那边放下行李，然后在新店和厨师长会合，看完装修后，一起去银座的陶器店。

晚饭去赤坂饭店的日式餐厅看看，可能的话，还想再看一家。那时和游佐联系上，游佐说今天他去打高尔夫，七点左右回东京，事先菊乃已经告诉他要去的店了，所以回来后，他应该会马上跟她联系。

菊乃正想着今天的安排，司机跟她搭话了：“您是从京都过来的吧？”

“对，你怎么知道？”

“果真是……”司机很得意地点点头，看着倒车镜说：“和服真配您，我就觉得您哪儿有点与众不同。”

“多谢。”被一个不认识的司机赞扬，并不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菊乃开始觉得有什么好事在等着她似的。

“您经常来东京吗？”

“嗯，经常来。”

司机好像还想跟她搭话，但菊乃适可而止，将目光移向了窗外。



车子从八重洲出发，二十分钟左右后到达公寓。菊乃跟管理员打过招呼，领了邮件，上了四层的房间，打开门锁，有一段时间没来了，房间里充满了一股热气。菊乃放下行李，立刻打开了窗户换气。

阳台前是一块洼地，里面有一座坟墓，左手边有一棵樱花树。刚租这个房子时，树上还有一些残花，现在，进五月了，叶子已经很茂密了，在墓地上投下一个很大的阴影。

菊乃站在阳台上，呼吸着东京的空气，突然想起了游佐说的那句“樱花树下埋着人的尸体”。也许是印象太深了，菊乃每次来这个公寓，一打开阳台的窗户就会想起这句话。但是现在，樱花树只有叶子，还不至于美到、妖艳到让人联想到底下埋着尸体。

阳台是西南向的，向远方望去，五月的天空清澈透明。她就这样一直看着天空，直至黄昏笼罩下来。

忽然她想起来，凉子也说过同样的话，“樱花树下面埋着人的尸体。”

仔细想来，这句话最初是凉子听游佐说的，然后告诉了自己。但她总觉得是直接听游佐说的似的，看来是个错觉。

“真奇怪……”菊乃自言自语，看着樱花树时，她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游佐和凉子一起散步的样子。

“不会是他们两个一起去了秋田吧……”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想呢，菊乃也觉得太出乎意料了，但一旦有这个想象之后，就轻易地挥之不去。

“怎么可能呢……”菊乃慌张地甩甩头，突然觉得全身的血像是被抽走了似的，一阵寒颤袭来，她蹲在了阳台上。

感觉非常长的一段空白，但实际上连一分钟都不到。像从睡梦中醒来一样，菊乃慢慢地恢复了意识，视野逐渐变亮了，菊乃站了起来。

好像有些轻微的贫血。菊乃怀念地看着阳台外的情景。跟刚才的一样，远方一片薄暮的天空，樱花树在墓地的洼地上投下一大片阴影。周围的情景和失去意识前没有丝毫的变化，但现在她却感觉浑身无依无靠。

为了从外面的风景逃脱出来，菊乃离开阳台，松开和服的带子，躺到了沙发上。她的意识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但心脏却跳动得异常激烈，腋下渗出了一层汗。

两年前，有一次料理店打烊后，她感觉有些头晕，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那次是前一天晚上几乎没睡，第二天又连续工作了一天，疲劳过度所致。当时她觉得无论如何也得坚持住，就硬撑着，结果客人刚走，她一松弛下来，就晕了过去。

但今天她并不是特别累，只是刚从京都坐新干线到了东京，而且昨晚睡得很好。菊乃躺在沙发上，重新又回想起失去意识前的情景。她站在阳台上，看着夜幕降临的天空，突然觉得是游佐和凉子两个人一起去东北看的樱花，失去知觉，就是在这之后不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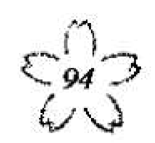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想呢……”菊乃不情愿地摇摇头，闭上了眼。

再怎么想，游佐和凉子都不会一起去秋田的。一开始，凉子就说是和朋友一起去，而且和游佐是第三天回东京后见面的，他请她吃的饭。如果是一起去的秋田的话，她就不会说了。菊乃也对自己离奇的想象感到吃惊。

“想得太多了……”

虽说不累，但这半个月以来，又要打理京都的店，又要准备新店，她心里很着急。总是不踏实地跑来跑去，时间一旦空下来的话，就不由自主地尽是考虑一些无聊的事情。

“得振作起来！”菊乃批评自己，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阳台外黄昏才刚刚降临，房间里却已经黑了。菊乃站起来，想换一件贴身汗衫，走进了里屋。



东京太大了，凭着京都的感觉出发，意外地竟然花了很长时间。

可能也有刚才头晕的原因，她到饭店比约定的时间晚了近一个小时，菅井厨师长先到了，在等着她。

店里的装修，大致的地方都完了，现在在安装收款机和吧台等细致的工作。

“我算着时间还来得及，就让他们又加了一层架子。”菅井以前在京都的店里工作，今年才三十三岁，是这次决定在东京开分店时提拔他做厨师长的。虽然他比本店的厨师长小十岁，但对做菜的悟性很高，而且很机灵，菊乃早就决定了把新店交给他打点。

基于这一点，菅井也干劲十足，京都的料理店休息的日子，他自费来东京，转着看施工的进度，很是上心。但菅井关心的只是后台操作间，对客户的座位及过道等方面几乎不闻不问，这也是菅井的职业性质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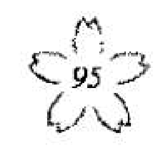
菊乃把操作间交给菅井，自己转了转其他的地方，发现员工更衣间有些狭窄。因为男女都要用，她想再扩大点，但这可是饭店，寸土寸金的地方，不能那么奢侈。

关于接下来要搬进来的桌子和椅子，最后又和厂家的碰了一下，她和菅井离开饭店已经七点多了。

两个人在饭店门口坐上车，去了银座的陶器店。

菅井很是听菊乃的话，但一旦跟菜有关，他则轻易不会让步。当然，菊乃也很尊重厨师长的立场，挑毛病还不至于挑到菜的内容上。

但一涉及到托盘和盘子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厨师长当然有自己的爱好，但菊乃也有自己的考虑。



现在两个人之间争论最大的是放菜使用什么样的托盘。厨师长想用漆黑的方形的，但菊乃想用半圆形、颜色有点发灰的，因为用桌子和吧台的客人较多，半圆形的话，既不占地方，还很雅致，有现代感。

今晚，他们也争论了这个问题，最后，菊乃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操作间的事可以交给厨师长办理，但是接触到客人的地方，菊乃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喜好。这是经营者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也是权限。

菅井的意见被否定后，就不怎么说话了。菊乃带他去了位于赤坂的一个饭店的日式餐厅。已经八点多了，说吃晚饭时间有点晚了，但是店里人还是很多。他们被带到了中间的座位，两人坐对面，点了两份晚餐的套餐。

“不愧是东京啊！”

一眼看过去，大约有三十来位客人，一个人即使最低消费一万日元，三十万就轻松挣到手了。

菊乃心里正在计算着，菅井凑过脸来，“门口那个男人，看咱们这边呢！”

菊乃回头一看，是个打着黑色蝴蝶结领带的男人，好像是料理店的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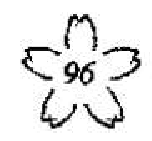
“他可能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一个有点上了年纪、穿和服的女人，和一个穿系扣衬衫、工作裤的三十多岁的男人的组合，明眼人一看，或许就会猜到是餐馆的女老板和厨师。

“他要知道我们是来打探情况的，估计该不高兴了。”

“管他呢！”菊乃没事人似的动起了筷子。他们点的是简单的套餐，凉菜后上来的是生海胆豆腐和烤大虾。

菅井一样一样地放进嘴里，然后摇摇头。

“怎么样？”





"马马虎虎。"

"你能做得比这个好吃吗?"

"交给我好了。"

菅井是个小个子，挺起胸膛的样子很可笑。一见菊乃笑了，他立刻旧事重提，回到了刚才托盘的话题上。

"你看，这里用的就是方形的。"

见菊乃心情有些好转，他就又提出自己的要求，果真是个手艺人，很是执着。

"我已经决定要用半圆形的了。"菊乃坚决地驳回了菅井的要求，"别说这个了，厨师你都定下来了吗?"

"下周就会完全定下来，你见见他们吧!"

这次，新店光是操作间就需要七八个厨师，这些人选她全都交给菅井了。

"见习的也都会定下来吗?"

"没问题，放心吧!"

大片海鳗汤上来后是比目鱼和赤贝的生鱼片。接下来是竹笋和香菇的杂煮，味道有些浓。除此之外，还上了炸的东西和烤的带壳的海螺。

"这些就要一万八千日元呢!"菊乃看着菜单，算了一下价格。

"这个水平的，我们也行。"

"能来这么多客人就好了。"

菅井点头时，穿和服的服务员走了过来。

"您是'辰村'的吗?"

"是。"

"有您的电话。"

菊乃一下子就想到了是游佐，但马上若无其事地站起来，拿起了收款机旁边的电话。站在旁边打蝴蝶结领带的男人郑重



地向她一点头，看来他可能知道了她是京都“辰村”的女老板。

“喂……”电话里的声音确实是游佐，但好像是用公用电话打来的，传来一阵街上的噪音。

“正在吃饭吧！”

“是啊！”本来她不想说京都话，但还是脱口而出了。

“今天，你吃完饭后怎么安排？”

“怎么安排是什么意思……”在京都打电话时，和游佐约好，他从高尔夫球场回到东京后马上就见面。

“你现在在哪儿？”

“刚下了箱崎高速公路……”他这么说，她又不知道箱崎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遇到点困难。”

“怎么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点牙疼。”

“那可不行，吃药了吗？”

“这个附近就有药店，我喝了点酒精……”

“疼得厉害吗？”

“倒也不是，我想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这样最好了，我这就去买药，然后马上回公寓。”

“不，不能给你添麻烦，我直接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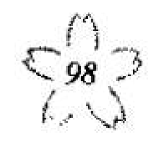
“回你家吗？”

“朋友说直接送我回去。”

菊乃点着头，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有多迟钝。听他说想好好休息一下时，她马上想到了在自己三田的公寓休息，但游佐好像最初就没有这个意思。

“你明天什么安排？”

“想坐明天下午最早一班新干线回去。”





“那，明天中午一起吃午饭吧！”

“但，你不是牙疼吗？”

“休息一晚应该就没事了。明天早晨，你能给我公司打电话吗？”

“那今晚不能见面了是吧？”

“很遗憾……”

好不容易来趟东京，本以为能好好见上一面，这样一来，感觉像被甩了一样。

“那，对不起了……”游佐很为难的声音，又说了一句“明天见”后就挂了电话。

菊乃还在举着话筒，过了一会儿，醒过神来，才放下了电话。

“谢谢……”刚才那位经理担心地看着她这边，菊乃向他一鞠躬，进了左手深处的化妆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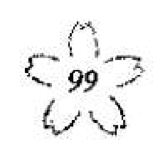
明亮的镜子里，映着一个穿和服的女人。领子对得非常整齐，穿着正装，但表情好像突然被人打了头后部一下，发着呆，眼神空洞。菊乃看着镜子中无精打采的自己，回味着刚才游佐的话。从开头的“我遇到点困难”起，游佐说的一切，都是在为不能见面找借口。刚听到他说牙疼时，菊乃还很担心，但仔细一听，好像疼得并不是很厉害。也许“今天累了，没有力气见面了”才是他真正想说的。

“但是，为什么……”菊乃问镜中的自己。

自己好不容易来一次东京，两个人同在一个城市的话，哪怕过来看一眼也好啊。她不奢望三十分钟，十分钟都行，见和不见意义截然不同。

“这人真冷血……”说着，菊乃补了一下妆，忽然，眼前又浮现出游佐和凉子一起在东北看樱花的情景。

“不会的……”菊乃慌忙摇头。



肯定不会有那么无聊的事情，不是不会有，是不可能有。但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越是摇头，她的头脑反而越清醒。

“不会是他故意躲着不见我吧……”她心里这么想着，突然又感觉一阵轻微的头晕袭来。不由得往前晃了一下，她双手扶在冰凉的瓷砖上支撑着上半身，一个妇女走近了她，“您怎么了?”

“……”

“哪儿不舒服吗?”

“没事。”菊乃想勉强作出一个笑容，但看着镜中的自己，就像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桌子上一个铜铸的花瓶里插着一大束白色的玫瑰花，看上去有四五十枝左右，整个房间里飘满了花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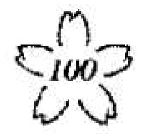
游佐公司发行的书，赠给了北关东街道图书馆约五十本，两天前，作为感谢，那里的馆长送了花给他。当时含苞欲放的花蕾还很多，今天完全盛开了，可惜是星期天。

游佐都忘了玫瑰花的事，今天打完高尔夫，顺便来趟公司，正好看到了花盛开的样子。社长室背窗放着办公桌椅和一套接待桌椅，左边墙边放着一个书架，右边墙上挂了一幅三十号尺寸的日本画。

星期天，寂静的社长办公室里，游佐坐在椅子上，双脚架在桌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玫瑰花看。说是白颜色，仔细一看的话，每一片花瓣里都藏着淡淡的朱红色。放着玫瑰花的角落，在夜光里看上去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就这样抽完了一支烟，看一看表，八点半了。现在出发去饭店的话，也许还能见到菊乃。从这里到菊乃等着的饭店用不了十分钟。游佐明知这一点，但还是把自己关在社长室里，一动不动。

就像在电话里跟菊乃说的一样，他确实有点牙疼，而且比



平时累。一想到明天还要上班，还是这样好好休息一下对身体比较好。

然而，这即使算做不去见菊乃的理由之一，但并不是绝对的理由。说心里话，游佐害怕见到菊乃。

和凉子去角馆赏樱花并在一起过了一夜，这种罪恶感使他的行动变得怯懦起来。

与凉子的樱花之旅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秘密，约好了不告诉任何人，就更不用说菊乃了，这个他都明白，但还是有些不安。

即使不是从凉子口里说出来，菊乃那么敏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觉察出来了。常年累月，母亲和女儿住在一起，又一起工作，说不定一点点小事就会露了马脚。

和凉子有了很深的关系以来，菊乃到东京，这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他们旅行后的一周左右，正赶上游佐去九州出差没有见上面。当然，菊乃来东京是为了新店，但是由于他不在东京而没有见面，游佐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安心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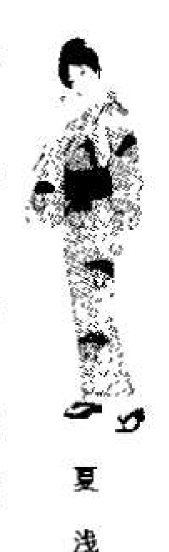
和凉子的回忆还非常生动鲜明时，见菊乃是一件痛苦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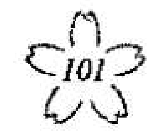
但这次不能逃避了。菊乃来东京前事先问了他星期天是否在东京后才来的，所以他无处可逃。其实，到今天早晨之前，他还是打算见菊乃的。虽然他害怕菊乃知道他和凉子一起去旅行的事，但也不能永远逃避。终归是要见的，还是早点下定决心见的好。

然而，打着打着高尔夫，他就开始动摇了起来，刚坐上回来的车，就没有心情见菊乃了。

有没有什么既不让她受伤又能不见面的方法呢？

思来想去，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劳累和牙疼的借口。既然她





都知道他回到东京了，除了找身体不舒服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的。

不知道菊乃能不能接受这个理由，说完牙疼之后，她确实说了让他好好休息，但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满。白天还在打高尔夫，晚上牙就疼起来，确实太牵强了。

然而游佐和菊乃见面，习惯性的都是在晚上。现在见面的话，最后肯定也是去菊乃的房间，以做爱结束。

说实在的，现在游佐没有心思再去做这种事。即使菊乃主动要，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坦诚地回应她。这不是身体条件具不具备，而是精神状态问题。

与其见面搞得双方都不愉快，还不如不见面的好……

为了不去见菊乃而向她撒谎，是因为有这些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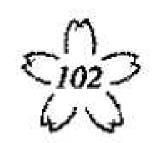
游佐将两只脚架在桌子上，双手抱胸，叹了口气。他觉得自己卑劣而任性。说谎逃过眼前，还自认为不用负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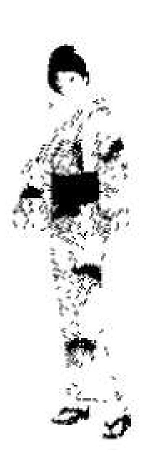
说到不负责任，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他和凉子一起去旅行了。尽管和菊乃有着很深层的关系，游佐还是和她的女儿凉子去旅行并在一起过了夜，这终究是不为常理所容的。在一般的常识中，想都不能想，太欠考虑了。

旅行回来后，游佐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自己做了，却又对自己的恬不知耻感到吃惊。这样，自己和没有理智和良知、单纯地生活在欲望中的野兽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卑劣的好色之徒而已。

在自我谴责中，游佐渐渐地厌恶起自己来。那么坦然地去做和人性背道而驰的事情，他越发地厌烦起自己的品德之低劣。

但是，再怎么谴责自己，他和凉子的结下的关系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了。即使他能忘记，凉子也不会忘，而且菊乃早晚也会知道。





“为什么……”游佐重新问自己。

明明知道有悖伦理，为什么还要违背呢？“因为凉子说想看樱花”，“因为之前就约好了一起去旅行”，“因为想看武士家宅盛开的垂枝樱”，游佐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的理由。然而，这些虽然都看似是合理的理由，但并不是事情的本质。追问到最后，游佐得到的结论非常简单。

“因为想了解凉子……”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意识到这一点，游佐点点头，然而这么单纯的解释，其他人并不会接受。比如，把这个理由告诉菊乃的话，只会招来她的耳光或破口大骂。要么是大哭不止，“就凭这么个借口把我女儿的身体夺走了，我们的关系结束了”，也可能会大骂他“你简直太卑鄙了”。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当时他想要了解凉子确是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即使有悖道德或伦理，他也要了解凉子作为一个女人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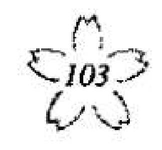
但他要这样说的话，肯定又会被别人反驳，“你只不过是想得到年轻女人的身体而已”。

的确，光看表面的话确实如此，他没有辩解的余地。但是，如果允许他申辩，他会说，占有凉子并不只是因为单纯的性欲。当然，不能说没有这一点，同时，从年轻女人身体的美到她的傲慢他全都想了解。

这个愿望和单纯的情欲不一样，再从稍微广泛一点的意义上讲，说是“憧憬”更确切一些。

当然，即使这样讲，他也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道德所能容许的。特别是对菊乃，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辩解。

他一边觉得对菊乃不公，但一边对凉子膨胀着的无限憧憬又是千真万确的。如果说他这是没有立场的自私行为，在这种指责面前，他只有下跪了。



但是不管怎么下贱，游佐心中“对年轻女孩的憧憬”却是个事实，这也是男人共有的欲望。

当然，男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有把这种欲望露骨地表现出来的，也有靠自制把它压制下去的。除去特殊的，只要是一般的健康男人，心里或大或小的都隐藏有这种欲望。只要条件允许，有时会毅然决然地按照欲望行动。

女人是一旦爱上一个男人之后，眼里就只有这个男人了，所以男人的这种心理，女人可能很难理解，其实不一定都与理智和教养有关。更多的与周围的条件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他们向女人索求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对方也允许的话，相当一部分男人会做出同样的事。

“的确……”游佐闭着眼睛说。那时他想只要能得到她，之后的事情怎么都行，坠人地狱也行。

游佐脑海里又浮现出在武士家宅里看到的垂枝樱。

那天晚上，一边要着凉子，他的眼前闪现出一片樱花。他在自己描绘的漫天盛开的樱花景象中进人了凉子的身体里。

现在想来，像是一种瞬间的魔力捕获住了他的全身。潜藏在靠常识无法自律的身体中的本性，借助樱花的力量一发而不可收拾。

“是因为樱花吗……”

这或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游佐要凉子时，有一种坠人地狱的感觉。他明知那样做会粉身碎骨，但是在堕落中有一种满足感。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觉得自己做了坏事甚至于不能面对菊乃，但此刻，他并不后悔。虽然他也对自己为什么做那样的事情感到吃惊，但也并不至于非常丢人。他也认为自己做了非常不好的事，但这种悔恨和所谓的“反省”是不一样的。

明知今后要降临无数的苦难，还是任由本性燃烧了，这一

想法给他带来了可以接受自己的理由，不同于悔恨的。



像是从睡梦中醒来一样，游佐睁开眼看了看表。桌子角上的座钟显示的是九点十分。

现在出发去赤坂的饭店的话，说不定菊乃正在吃饭。

刚才在电话中他说要回家，但他却来了公司，是因为想留出一些自由活动的余地。在公司的话，即使中途改了主意，也好行动一些。

而且，听到菊乃落寞的声音，他感觉自己就那么回家了对她不好。说不定菊乃会打电话到他公司来？

但是刚才他说了要回家，而且今天公司休息，不可能会打来，但他在内心的某一个角落还在期待着。

“如果她打电话过来我就去。”他打了一个不可能的赌，游佐感觉离菊乃很近。

即使和凉子有了很深的关系，但他仍然爱着菊乃。即使和凉子发生了肉体关系，但他对菊乃和对凉子的感觉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菊乃的感觉，是不容纷争的爱，对凉子的感觉却接近于憧憬。跟菊乃的关系深远而且厚重，跟凉子的明淡并且清爽。在菊乃身体上，就像被旋风疯狂地卷起来一样，但在凉子身体上，就像初夏的微风轻轻地刮过。

如果菊乃有度量直率地问他的话，他就会说有这样的不同。并不是和凉子结合了，他对菊乃的爱就减退了。但即使这样说，菊乃肯定也不会理解他。向一个只爱一个男人的女人去解释这些不同，最多只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操守、自甘堕落的男人而已。

“总之，现在还是先不见面的好。”游佐这样告诉自己，又看看桌子上的玫瑰。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玫瑰花的香气也越来越浓了，傲慢地



开着。在一片玫瑰花的白色空间中，游佐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去旅行的那天看到的凉子稚嫩的裸体。还不很丰满的胸部和腰，像白瓷一样的皮肤。仔细一看，她的白中，也略带有朱红色的成分。

“凉子……”游佐念着她的名字，手伸向了桌子上的电话。现在，凉子肯定一个人在京都看家。只有现在两个人能单独地说说话。

就在刚才，他想的还是菊乃，但现在已经在想凉子了。

“什么人啊!”游佐收回伸向电话的手，对着白玫瑰说。

“两个人都太美了。”并不是要把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但这好像是令游佐困惑的最大原因。

马路上传来了一阵汽车声，由近及远，游佐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中。神田附近总是挤满了人和车，但一到星期天晚上就会变得寂静无比。

游佐又在社长办公室里的椅子上坐了许久，终于慢慢地拿起了电话。

“零七五……”他嘴里叨叨着，手停了一下后，按了号码。电话没响几声，就听到了对方拿话筒的声音，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人。

“喂。”

“啊……”一开始，游佐好像很吃惊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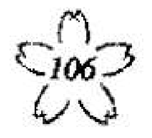
“您是哪位?”

声音是凉子的没错。她对晚上将近十点钟突然打来的男人的电话好像充满了警戒。

“我是游佐……”

凉子好像也很吃惊，中间停顿了一会儿，突然变成了追问的语气。

“你现在在哪儿?”





"公司啊。"和凉子通电话，自去田泽湖以来，这是第三次。每次都是打到"辰村"，他心里总是很不踏实。

"你怎么样？"

"很好。"凉子回答得很冷淡，但反而能感觉得到她很紧张。

"现在就你一个人吧！"

"嗯……"

"我也是一个人，白天去打了高尔夫，然后直接就回公司了。"

"但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是，但我有点事……"说到这里，游佐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你妈妈好像来东京了……"

"您没去见她吗？"

"没有时间啊！"游佐想说的其实就这一句。

菊乃虽然来东京了，但是自己没有去见她。以前就不用说了，现在，他不会背着凉子去见她母亲的。不管怎样，他想先把这件事告诉凉子。

现在想来，他决定来公司时，心里就已经悄悄地萌生了这个念头。事实上，他回绝了菊乃后，就一直担心着凉子，有好几次都要拿起电话。

但那时，他觉得放下来东京的菊乃不管，而去给凉子打电话不太好，所以才放下了。

但一想到凉子心里可能在想"他是不是在见菊乃"，对于他来说更痛苦。

对初次献身给自己的凉子，他想表现一下男人的忠诚。他想让凉子知道，在田泽湖的那晚，他并不只是玩玩而已。就是这个想法让他拿起了电话。

"今天，料理店没有营业吧！"游佐明知故问。转移到和菊乃不相干的话题上去的话，只有从这个开始，"今天都做什

么了？"

"上午收拾东西了，下午去打了网球。"

游佐想起了凉子舒展的四肢，就在半个月前，她的四肢和柔软的胸部还都在游佐的怀中发抖着。

"你一个人吃饭怎么办？"

"晚饭是和朋友在外面吃的。"凉子也有她自己的生活，但她能在十点钟以前回家，游佐有了一种放心的感觉。

"我这里有一束很像你的白色玫瑰花。"

"为什么白色玫瑰花和我很像？"

"很洁白但又很华丽，在房间中分外好看。"游佐没有说出白花中还藏着隐约的红色。

"你喝酒了吗？"

"不，一点都没喝……"说着说着，游佐心情激动了起来，"就是想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也是。"凉子马上回答，游佐反而不知道说什么了，凉子问："你不见我妈妈了吗？"

"今天晚上不见了，明天白天有时间的话，想和她一起吃个饭。"

"……"

"仅此而已。"说完，游佐才意识到有点像辩解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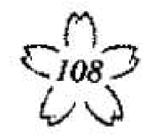
"下次你什么时候来东京？"

"估计新店开张的那天能去。"游佐点头，但理所当然，那时菊乃肯定也在一起。

"您不来京都吗？"

"是啊……"如果只是见凉子，他现在就想去，但他没好意思说出口。

"你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吧！"游佐又把晚上能直拨到自己房间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一遍。



“您也要给我打电话。”

“但是给你家里……”

“没事，妈妈在时也大多是我接电话，而且晚上就转到我房间里了。”

“那下次我打一个试试。能和你说上话真好。”

“我也是，谢谢您。”

“那你休息吧！”游佐放下电话，深吸一口气。

刚才还在犹豫，看来还是下定决心打了的好。

幸亏打了电话，既告诉了凉子他没有见菊乃，而且还知道了凉子现在仍对自己有好感。游佐还没有自我感觉良好到这就是“爱”的程度，也许说是凉子对初次委身的男人的“依恋”更确切些。

她的这种依恋终归会转到年轻的男人身上，但想到即使只有一时倾注在自己身上，感觉也不错。更何况还有过了年龄的因果报应。

但是一起过了一夜，游佐明白了，凉子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柔弱，其实非常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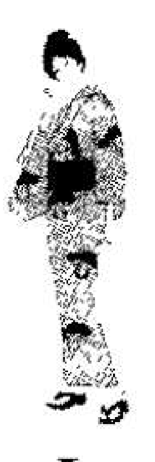
跟她说话时也是，凉子的谈吐非常干脆，关于菊乃的事，问得也很尖锐。虽然还不至于马上就发牢骚，但从她的话里话外能听出来，她很在意菊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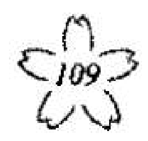
“不愧是母女俩，很像啊……”游佐自言自语着，慌忙又摇摇头。

什么像不像的，现在不是说这些轻松的话的时候。夹在这两个脾气激烈的女人之间，他确实感到喘不过气来。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但他怎样才能从这个错综复杂的纠缠中脱身呢？

在洋溢着玫瑰花香的房间，游佐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性。

第二天早晨九点，游佐从位于高元寺的家出来。





与往常一样，妻子躺在床上，他说“我走了”，她回应“慢走”，仅此而已。

最近，妻子情绪比较稳定，但也没有起床照顾他，还是比妻子大十岁的阿姨在照顾游佐日常的起居生活。

游佐告诉阿姨今天晚饭不在家吃之后，上了来接他的轿车。从家到神田的公司，要用近一个小时。

因为是星期一，到公司后马上是例行的干部会，之后，上午的安排是要见三个客户。

游佐一边会见客户，一边在等着菊乃的电话。但都过了十一点了，她还没有联系。

第二个客户走后，游佐给菊乃的公寓打了电话，但是没人接。

他一边担心一边工作，下午一点多，菊乃来电话了。

“你去哪儿了……不是说好了今天一起吃午饭吗？”社长办公室里就游佐一个人，也不用担心被隔壁房间的秘书听到，“十一点时，我给你公寓打了电话，你没在。”

“我去供应商那边转了转，而且，你好像也很忙。”

“不忙，我留出了和你一起吃饭的时间。”

“谢谢，你还老惦记着我。”菊乃的话很有礼貌，但感觉有些危险，“别说这个了，你的牙怎么样了？昨晚马上就睡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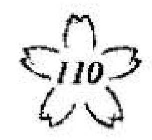
“好多了，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不不，身体比什么都重要，请多保重。”在她言语的背后，像客人般客气，游佐很担心。

“你现在在哪儿？”

“在银座，现在去东京站，直接就回去了。”

“喂喂，等等。”游佐慌忙换了只手拿电话，“刚一点钟啊，我下午去千叶，还有一个小时的空余时间，你来我们公司吧？或者我去你附近也行。”





“你那么忙，不用勉强了。”

“我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没关系。”

“但是，我订了新干线……”

“取消不就行了，一个人的话，会有座位的。”

“我跟店里说了会早点回去的……”

“那，我们在八重洲口K饭店的大厅见吧，我现在马上出发，用不了二十分钟就能到。”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今天我就先回去了，下次还会再……”

“你……”游佐不由得喊了出来。

他知道菊乃一旦说出口，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了，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太顽固了，就像拧着劲儿似的。

“你冷静点，我现在就过去，你在饭店的大厅等着我。”最后他命令似的说完，马上开始准备出发。

因为出发得比预计的早，秘书有些惊慌失措，立刻给派了车，游佐从公司出发是在放下电话十分钟之后。

他直奔八重洲口而去，到K饭店时一点半。

游佐从正门进去，立刻环视了一遍大厅，没有看到菊乃，接着他又上了台阶，看了一下二楼的餐厅和茶馆，那里也没有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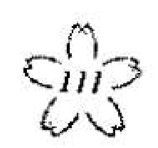
从银座到饭店，五六分钟就够了，而且之前在这里还和菊乃见过面，她肯定不会弄错。

他就那样在大厅的角落里站着等着，菊乃还是没有出现。

等到两点钟时，游佐放弃了，回到了车里。

“直接去千叶可以吗？”司机问，游佐点头，坐到座位上，双手抱在胸前。

总觉得菊乃是乘预定的新干线回去的。新干线十分钟一趟，晚一两趟最多不过二三十分钟，难道这点时间她都没



等吗？

游佐又想起了昨晚的电话。

还是因为昨晚没见面的事拖了后腿吗……

昨晚在电话里，听她的口气好像是接受了，但实际上，也许她心底里有不满情绪。

刚才他那么叮嘱她，她还是没有等自己，从这一点上看，生的气还不小呢。

但昨晚，菊乃说了“多保重”，而且今天也问了“牙怎么样了”，单是听她电话里说的，一点都没有怀疑他的迹象。

如果这是她看穿了一切伪装基础上的演技的话……游佐头靠在座位靠背上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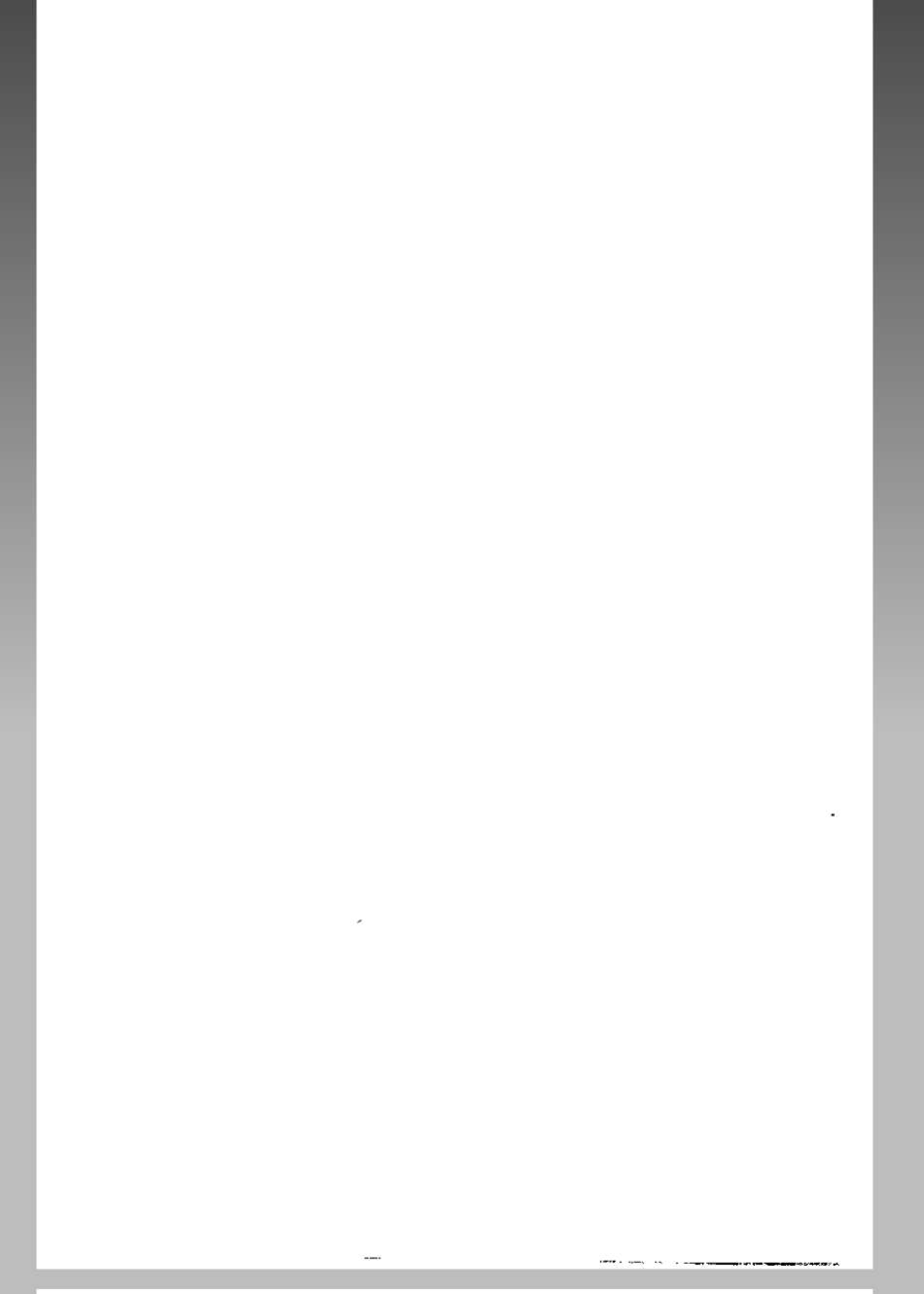
菊乃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和凉子的事呢？而且凉子怎么想自己和菊乃之间的事呢？还有，菊乃和凉子天天见面，她们怎么面对对方呢？这三根线纠结在一起，深刻复杂而没有结果。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错综复杂、不停地旋转下去。

“怎么办呢……”

再怎么说，制造出这些纠结的元凶是他自己。将两个女人引向这条常理所不容许的邪路，出路又在哪儿呢？

游佐想着都觉得害怕，在下午的阳光中闭上了眼。

风薰





“辰村”东京分店的开业典礼是在六月初一个星期六下午的五点开始举行的。

在新落成的饭店地下一层约六十坪的空间，设有吧台和桌子共四十个座位，受招待的客人一到店里就被安排坐在空席上，吃一些简单的套餐。

菊乃在入口迎接客人，另外还叫来了祇园的两个舞伎和两个艺伎，让她们给客人斟酒，还有一个摆在客人席间的舞台，让她们跳“祇园小曲”等。

离去时，作为礼物，给客人们准备了甜烹小香鱼和竹制的盛花的器皿。

作为一个饭店里的日本料理店，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作为京都“辰村”的分店，菊乃不想让开业典礼显得寒酸，也可以说是这个想法才让菊乃豁得出钱去。

客人到来的五点前，菊乃向员工们做了最后的指示和提醒注意事项后，站到了入口的格子门前。

今天，菊乃穿了一件深紫色里外布料一样的和服，系了一条缀有罗纱的筒带，头发卷着大花盘在上面。



当初预定的是五月底开张，她就准备了那时穿的和服和筒带，但典礼延迟到了六月，已经是穿单衣的季节了，她也就慌了手脚。但还好，她改成了看上去很凉爽的淡紫色和服，显得还很年轻。

女儿凉子穿了一件淡粉色散落着石楠花花纹的单层会客服。

两个人并排站着时，由于脸的轮廓和眼神都很像，能看出来是母女两个，但当中可能也有人会错以为她们是姐妹。

舞伎和艺伎也跟着站在入口，菊乃的心情终于好了起来。

借款远远过亿，今后到底会怎么样？虽然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但现在菊乃有一种生完孩子后的充实感。

不管有多少贷款，今天的主角是菊乃本人。

终于等到了五点，东京一个商社的重要人物最先到来，之后，客人们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开门三十分钟后，四十张座位几乎就坐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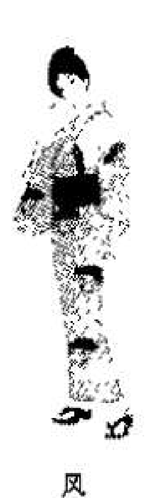
站在入口迎接客人的菊乃，瞅准合适的时机，进入店内，轮流给正在吃饭的客人们斟酒。

其间既有客人表扬料理店：“不错嘛，照这种情况的话，东京的店肯定也会非常繁盛的。”也有客人说：“今天你又年轻了很多，很性感。”仿佛发现新大陆似的盯着菊乃看。

菊乃一边向这些客人道谢、斟酒，一边又谨慎地环视着周围，看有没有什么疏忽的地方，每个人是不是都有托盘啊，礼物没有发错吧，还有，舞伎和艺伎是不是集中在了一个地方，有没有很好地分散开啊等等。

她一边忙碌地张望着，一边又给店长和服务员们下着指示，时而又回到客人中间打着招呼。她忙得一个人饰演三四个角色，都忘记了时间。一个小时之后，店长过来在她耳边说：“这下怎么办，客人的座位不够了。”





招待的对象以“辰村”以前的老主顾和东京相关的客人为主，有三百人左右，但因为是星期六，当时他们估计最多也就来一百个人左右吧，看来估算的不是很周到。开店近一个小时后，来的客人已经超过了一百。

“正在用餐的，又不能赶人家走。”

菊乃回头看看店中，在中央舞台的周围，有十来个客人站着等着。

“没有座位也没办法，先给站着的客人们送上饮料，马上让舞伎们跳起来！”

“但是现在，表演开始的话，先到的客人就更不会走了。”

“正因为没有座位，才让他们看舞蹈的，送上饮料，再让他们看舞蹈，客人们应该还能接受。”

菊乃看向舞台的方向，用眼色示意店长“快”，店长慌忙回到里面。

既要在客人面前扮演一个美丽的京都女人，在工作方面，还要成为一个胜过男人的女人。

十分钟后，舞伎们开始跳舞了，菊乃到操作间旁边的员工休息室补妆。

今天她去的是饭店里一家新开的美容院，和她去惯了的京都美容院不同，发型做的不是很合适，但现在不是埋怨他们的时候。

菊乃整整头发，重新涂了口红，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已经六点多了，但游佐还没有到。

半个月前来东京时，游佐说在八重洲口见，她断然没有理会就回了京都，但游佐说了开店时他一定会来捧场。

一般的招待时间是从五点到八点，也许他打算稍微晚点来吧。菊乃这样对自己说，又照一照镜子。

客人们都说自己很漂亮，但是她毕竟不如凉子年轻。皮肤



的弹性及头发的光泽等，凉子熠熠生辉，令人嫉羡。

但在成熟和优雅上，她还远远不输凉子，“是吧！”菊乃向自己确认后，又照照镜子，回到了客席中。

舞台中央，两个舞伎在跳“京都四季”，旁边的红地毯上，并排着谣曲和弹三弦的乐队。光看舞台的话，就像剧场一样华丽。东京的客人们好像觉得很稀奇，一曲舞蹈结束后，会报以热烈的掌声。作为回应客人的热情，两个舞伎又跳起了“祇园小曲”。

菊乃看到所有客人的眼睛都转向了舞台，她又看了一眼入口处，这时游佐和凉子并排从格子门进来了。

菊乃不由得瞪大了眼睛，然后慢慢地劝自己。

怎么可能是两个人商量好一起进来的呢。只不过是自己进去补妆时，凉子替她站在入口，恰巧游佐进来了而已。

菊乃控制住要跑过去的冲动，透过人墙的缝隙，目光追随着两个人的一举一动。

客人出乎意料的多，游佐在门口好像愣住了。接着，看了一眼舞台方向，然后，像是要将人群中突出的脖子弯下去一样，在问着凉子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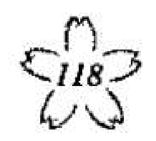
凉子对他笑脸回答，然后游佐也一起笑了起来。

菊乃从人墙后面向两个人走近，但他们都看着舞台那边，好像没有注意到她。她想吓迟到的游佐一跳，就从后面靠近过来，突然她站住了。

凉子轻轻地握着游佐的手，游佐也就那样让她握着站在那里。一瞬间，菊乃把脸侧过去，然后又转回来。

的确是凉子在握着他的手，游佐只是任由她握着而已。确定了这一点时，好像是感觉到了背后的视线，游佐突然转过头来。

“噢……”游佐发出一声奇怪的声音，慌忙脱开手，走到





菊乃的面前。

“很庞大的盛会呀!”

“谢谢您。”菊乃只是慢慢地低了一下头，又回到了普通女老板的表情，“您来晚了。”

“我估计来早的话人会很多，就避开那会儿了，真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

“我马上让人给你准备座位，请稍等。”

“不用不用，不用管我的座位，不过这里气氛真好。”

“谢谢，这些都多亏了您。”由于这次开新店，菊乃接受了游佐七千万的融资。她是包含了这层意思向他致谢的，但说到“您”时，自然的就有些撒娇的语气。

“中井先生也来了。”一提到游佐朋友的名字，他将目光移向里面。

“他在吧台附近，我带您过去。”菊乃无视站在旁边的凉子，拉起了游佐的手。

“从这里绕过去。”游佐看了一眼凉子，菊乃不管不顾，拉着游佐的手就往前走。

“今晚你有时间吧?”

“晚会九点左右结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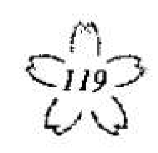
“是八点，到不了那么晚，结束时你能在一层的酒吧等我吗?我要和舞伎、艺伎以及从京都过来的四五个老主顾再聚一下……”

“我去行吗?”

“当然了。”菊乃握着他的手又用了点力，往吧台前走去。

开业典礼来的客人，最终好像超过了两百人。准备的二百五十份礼物，当初以为还会剩下呢，结束时一看，分得精光。

“太辛苦大家了。”客人离去，只剩下员工时，菊乃向大家表示感谢。



虽然多少有一些失误，但晚会还是顺利地结束了。一度站着的客人多达四五十人，他们还在发愁怎么办，幸好一些有眼力见儿的给让了座位，总算周转了过来。

“我现在去一层的酒吧，有什么事跟我联系。”她把收拾的工作拜托给店长后就去了酒吧，在里面的一个角落里，包括舞伎和艺伎在内大概有十个人左右正在喝酒，以京都过来的老主顾为主，游佐坐在最靠外面的座位。

“恭喜！”在大家的鼓掌欢迎下，菊乃被让到了最里面一个空着的座位。

“真是一个空前的盛会啊，京都的话还好说，真没想到在东京还能来这么多人。”一个据说从菊乃母亲那一代就开始光顾“辰村”的叫富田的客人带头干了杯，大家再一次鼓掌。

“真没想到女老板在东京交游这么广，这样的话，关了京都的店光是在东京开都没问题啊。”

“哪里，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是顾于情面才来的。”

“不，今天的客人不是顾于情面才来的，即便是，那你又是什么时候将东京的客人诓骗到手的……”富田的话引起了一阵爆笑，但菊乃也确实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

“还是美人不一样啊……”

“也许是因为从京都过来的，所以大家觉得很稀奇。”

东京的人好像对京都有好感，东京的一个客人就曾经对她说，也许有些滑头，但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个心理做买卖。

“东京的店开起来了好是好，但今后女老板就来东京一去不回了，我们可就难办了。”从京都过来的一个叫中西的客人说完又引起了一阵大笑。这时，凉子进来了。

“哑，未来‘辰村’的女老板来了！”和菊乃进来时一样，大家鼓掌欢迎。

“小凉，坐这儿来……”坐在菊乃旁边的富田招呼她，但





因为座位在里面，凉子坐在了离人口比较近的游佐的旁边。

“小凉今天真漂亮啊，你们不觉得她最近突然妩媚了起来吗？”对富田无所顾忌的话，凉子报以微笑。

“现在她多大了？老板娘，凉子该出嫁了吧？不，是招人入赘吧？”

“怎么都行，您有什么好的人选吗？”菊乃冷淡地问，中西立刻举手。

“真有这个意思的话，我马上就叫相亲的人过来怎么样？”

“拜托您了。”菊乃低头致谢，坐在游佐旁边位子的凉子说话了，“我还不想结婚。”

意想不到的强烈口吻，一下子冷了场，然后富田打圆场似的说：“再享受享受单身的快乐也好，这样我们也更高兴。”

“我会的。”因为年轻，凉子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她说完后，桌上的话题就转到别处了。

“还是搭舞台跳舞的效果好，客人们也都很高兴。”富田搭了话，菊乃一边点头，一边看着并排坐在人口附近座位的游佐和凉子。

以前，凉子不是一个说话斩钉截铁的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变得那么强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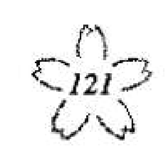
周围的人都笑了，菊乃还在看着他们两个人。

离得远听不清楚，游佐在跟凉子说着什么，凉子点点头。也许说的不是什么实质性内容，但在菊乃看来，好像在约今天晚上的事。

说心里话，今晚的二次聚会，并不像菊乃所希望的那样。

菊乃的本意，是想在新店的开业晚会后，就她和游佐两个人慢慢地治愈疲劳。

但是，以京都的艺伎和舞伎为首，包括茶屋的女老板在内大家都过来了，也不能在晚会结束后就放下她们不管了，再说



还有从京都特意过来不得不住下的顾客。

让这些人尽情地享受东京的夜晚，只有在酒吧一起来个二次聚会。

不用说，大家都高兴地聚在一起，中途还有配合着现场乐队跳起舞来的人。客人和艺伎们都熟了，大家很放松，气氛高涨起来。

然而，好像只有游佐和现场聚会的气氛格格不人。说心里话，菊乃当时很犹豫二次聚会要不要叫上游佐。从聚会的性质上来说，参加的人员都是以京都过来的人为主。在这些人中间，叫上东京人游佐也许反而更不礼貌。

然而，从菊乃来讲，她无论如何也希望游佐呆到二次聚会。他参加了聚会，也并不是说两个人就能单独呆在一起了，但只要游佐在身边她就放心了。

是由于菊乃的任性硬把游佐拉到二次聚会的，想到这一点，也就不能责备他躲在席间一角和凉子说话了。

但是，面对着面，看着他们两人很亲切的样子，她心里开始不踏实起来。可能的话，她想坐在游佐身旁和他慢慢地聊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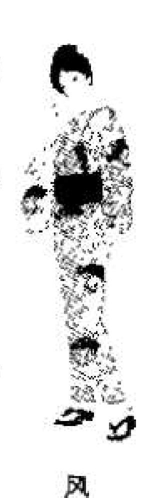
最近她和游佐一直没有见面，而且在感觉上还有别着劲儿的地方，她想趁这个机会和好。但是和游佐的位子离得太远，并且今晚菊乃是主角，如果她紧挨着游佐坐下的话，其他的客人该扫兴了。实际上，即使大家无所谓，但“辰村”的女老板和东京出版社的社长很亲密的流言也会在京都流传开，所以应该注意控制可能会招来误解的言行。

想到这些，凉子陪游佐说说话反而可以说最恰当不过了。

但话说回来，今天凉子看着好像特别高兴。

以前，凉子对店里的客人几乎没有表示出过关心的态度。在宴席间就更别说了，即便游佐来家里时，她也只是简单地打

过招呼后，就关在自己房间里不出来了。那个态度意思是说“你们说你们的，请随便”，根本就不管他们。



但是，现在坐在游佐旁边的凉子，就好像对好久不见的恋人一样，主动地搭话、点头、微笑。每一个表情都栩栩如生，熠熠生辉。

再看她旁边的游佐，态度有些僵硬，一边和凉子说话，偶尔还装出顾及着菊乃这边的样子。

不会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去了秋田吧……

她偶尔会突然这样想，每到这个时候，她都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象。这次来东京时，她也坚决地告诉自己“不可能有那样的事”。

但是看着眼前两个人亲密的样子，她的自信有些靠不住了。

两个人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再看两个人时，她很在意的是，两个人的亲密中不知哪儿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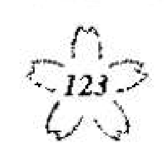
一度脸还凑得很近，如果是在开玩笑逗乐的话还没什么问题，但两个人的态度哪儿有些神秘似的，很生硬。

菊乃喝完第二杯酒后，自言自语地说：“不……”

很难得的一个庆祝的日子，自己想的事多么无聊啊。简直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吃醋。

本来，菊乃是一个和嫉妒等无缘的女人。自懂事起，大家就都夸她长得漂亮，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她自己也坚定地那么认为，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和凉子的父亲结婚也是他单方面期望的，走到分居这一步，是因为菊乃太热衷于工作、太任性的缘故。

即使和游佐有了很深的关系以后，菊乃也没有嫉妒过游佐未曾谋面的妻子，不仅如此，她还很同情似乎病弱的她。



从少女时期到现在四十多岁了，她时刻都是沐浴在男人们的视线之下，受到其他女人的嫉妒，却没有嫉妒过别人。

这样的女人，为什么现在要嫉妒自己的女儿呢……

女儿再年轻，和自己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和内容完全不同的女人进行比较对照本身就是个错误。

这一个多月以来，她觉得凉子的态度很奇怪，但菊乃从没有盘问过凉子这件事。

“不会是两个人……”她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又考虑如果追问这个的话，自己就没有立场了。从嫉妒女儿时开始，母亲和女儿就站在了对等的立场。

从菊乃的脾气来讲，她不允许自己那样。如果变成那样的话，还不如放弃游佐。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凉子，她是母亲，这个立场不会改变。这也是女人一手把孩子拉扯大，对女儿一直保持着绝对地位过来的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的志气。

乐队的演奏变成了慢拍曲调，趁富田拉着艺伎去跳舞的空隙，菊乃站在了游佐面前。

“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喝酒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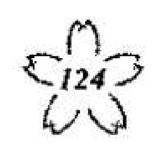
“嗯，谢谢你的款待。”游佐刚才还在和凉子说话，现在他表情认真地回答。

“都很累了，还拉你来参加二次聚会，真对不起。”菊乃环视了一下四周，坐在旁边的艺伎懂事地让开了座位。

“我没什么，倒是你招待了很多客人肯定累了吧?”

“托您的福，这样肩上的担子总算卸下来了。”菊乃坐在给她让出来的座位上，这样，母亲和女儿就把游佐夹在了中间。

“本来我打算的是只和游佐先生和艺伎们舒舒服服地来个二次聚会，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感觉乱哄哄的吧?”



"但大家喝得都很高兴，这不很好嘛!"

"早知道这样的话，也叫上中井先生一起来就好了。"不知道凉子有没有在听他们说话，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

"今天还有时间吧!"

"不，差不多该回去了。"

"什么呀……"菊乃一只手按住了游佐的膝盖。

"再呆一会儿，肚子饿了吧？如果你行的话，一会儿我们去吃寿司吧?"

"我没事，大家都是从京都过来的，你陪他们就行。"

"今天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就没事了。"

"但大家都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游佐和菊乃说上话好像放心了似的，把烟放进口袋里，直起腰来，"那，我就到此……"

"你要回去吗?"虽然菊乃想挽留他，但即使硬留住了，两个人也不能单独呆在一起。而且，菊乃打算一个人再在东京呆两天，那时两个人再见面也许更踏实些。

"那，我就先走了……"游佐向周围的人打过招呼后站了起来，菊乃和凉子也站了起来。

"百忙之中真是太麻烦您了，我送您。"菊乃又一次道谢。

"不，你还有其他的客人，别送了。"

"就送一段。"

"没关系的。"

就这样说着，到了酒吧门口，菊乃命令似的说："小凉，你送送游佐先生。"

说得太突然了，凉子有些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她看看菊乃又看看游佐。

"快点，发什么愣呢，送游佐先生上车……"

"不用了。"游佐用手制止，但菊乃好像追着不放似的说：



“小凉也累了，今天就直接回去吧，可以让游佐先生送送你。”

凉子越发地惊讶了，游佐从中调解气氛似的问凉子：“你今天住在哪儿？”

“和妈妈一起住在三田的公寓，能麻烦您送我吗？”

“当然，反正我也路过。”

“那对不起，能等我一下吗？”凉子慌忙跑回座位去拿包。

菊乃和游佐就那样面对面地站在酒吧出口。本来，菊乃想趁现在问问他明天怎么联系见面，但从口里出来的，却完全是别的内容。

“这个店，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很娴静又有品位，像是你的风格。”

“谢谢，但我可不是个很娴静的人。”菊乃话里带有讽刺的意味，但不知道游佐感觉到了没有。

“明天，你还来店里吧？”

“对……”

刚要说“会给我打电话吗”，凉子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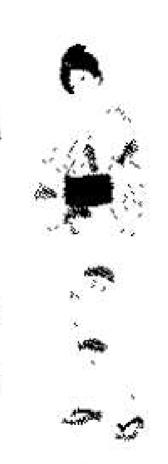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凉子向游佐低头致意，然后又转向菊乃：“妈，那我先回去了。”

“辛苦了……”菊乃点头，又接着说：“我晚一点回去，也许得到十二点了。”

“再见……”游佐看了一眼菊乃，马上转过身去，和凉子并肩走了。身材魁梧的游佐，旁边跟着穿和服的凉子。虽然年龄差距跟父女差不多，但光看背影，就像一对恋人。

目送两个人在走廊尽头消失后，菊乃进了化妆室。已经十点多了，额头附近的妆有些淡了，从那里露出了有些疲倦的肌肤。菊乃看着随身携带的小镜子里的自己，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突然对凉子说让她和游佐一起回去呢？游佐肯定不会想到，凉子应该也没想到会一起回去。是自己提出来让他们



一起回去的，并且还说自己十二点之前回不去，多余。

他们两个挨着坐自己都觉得担心，不知道那么晚了，让他们一起回去会发生什么。

“本来没这个意思的……”菊乃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

“撒谎。”说真的她不想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回去，而且是非常不想，但一回过味来，最不喜欢的事情却是由她自己提出来的，而且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为什么？”菊乃又一次问镜子中的自己。

她看到游佐和凉子并肩在一起的瞬间，突然就争强好胜起来。即使游佐和凉子好上了，她也不在乎。这种事对自己，一个成熟的女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她就是想让他们看到自己有这个度量，所以才不由得想逞强的。

最终那两个人会明白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吗？她逞强到甚至都要说谎的苦闷，他们能理解吗？

菊乃的脑海里浮现出走廊里游佐和凉子并肩离去的背影。现在即使她想通了，但现实中两个人却在夜色中肩靠着肩走在一起。想到此处，镜中的女人眼角渗出了泪。

车子从银座经过新桥，好像在朝着芝的方向行驶。时间是晚上十点了，但夜晚才刚刚开始，左右全是交错而过的车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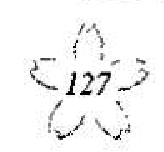
游佐靠在车座靠背上，真真切切地感受着凉子就在自己身边。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一伸手就能摸到对方，但是游佐双手轻轻抱胸，凉子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面的包上。

车子路过一个电视塔时，凉子问：“你不觉得今天我妈妈有些奇怪吗？”

“为什么？”游佐反问，凉子看着前方回答：“她突然说‘你去送送叔叔’。”

“……”

“还说什么我也累了，让我先回去……”



"她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吧！"

"但她最后说了'可能要到十二点'吧，为什么要说那个……"

如果照着她的话面上来解释的话，她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今晚会很晚，不是你们想得那么早回去，你们两个随便。

"也许你妈妈也累了。"

"仅此而已吗？"

见游佐不说话了，凉子接着说："你不觉得我妈妈格外地想把我们凑到一起吗？"

车子又过了一个明亮的十字路口，要往左转。凉子直直地看着前方，对面车的灯光映出了她的侧脸。

"你要这么想的话，也不是不可能……"

"也许我妈妈发现了我们的事。"

游佐在等着车提速，"但是她怎么知道的？"

"当然，我没有说，但也许她感觉到了哪儿不对劲。"

"……"

"因为我和她在一个屋子里生活。"

这个游佐也想象得到。母亲和女儿同处一个家里，即使不说出来，也许从行动和举止态度上自然而然地就感觉出来了。

"所以，今晚特意让我送你吗？"

"但这并不是出于妈妈的本意，她今天很勉强。"不知什么时候起，凉子的声音高涨了起来。

"妈妈真正的是想和你在一起。"

"不会吧……"

"不，是真的，我知道。"

前方有两个红绿灯，都是红灯。在夜色中，红色显得更加鲜亮。

"那是妈妈在逞强。"





车子过了三田的十字路口，在朝着伊皿子的方向行驶，好像在爬神仙坡。

“你明天回京都是吧？”游佐转移了话题。

“对，我明天回去，但是妈妈还要在东京呆两三天。”

“但明天是星期天啊。”

“已经定了，明天我和艺伎们一起回去。”凉子只在东京呆一天就让她回去，肯定也是菊乃的主意，但这样想有可能是胡乱猜疑。

“下次，什么时候能来东京？”

“还不知道。”

“你要是能管东京的店就好了。”

“妈妈离不开东京的店。”

车子爬上坡之后，左手边能看到一个很大的公寓，再往前就很暗了，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一带寺院非常多，晚上寂静无声。

“前面那个白色的公寓就是。”凉子告诉司机后，问游佐：“你直接回家吗？”

游佐还在回味“直接”这个词时，车子停了下来。

“不上去坐会儿吗？”

游佐告诉司机稍微等他一会儿，下了车。

星期六的晚上，公寓的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入口左边的管理室的小窗户拉着窗帘。游佐和凉子并排上了电梯。

“之前，你来过这里吧？”

“对，是在决定要不要租这个房子时。”在正式签合同以前，游佐受菊乃邀请来过这里。

“妈妈说了让你帮着给看了。”凉子拿出钥匙，打开四0六号的门，自己先进去，然后像说“请”似的回头看游佐。

“有点闷热吧？”凉子打开灯后，推开了阳台的玻璃窗，



拉上纱窗。

“今天走得有点急，房间里很乱。”凉子整理着桌子上的信和报纸，但房间里打扫得很仔细。

“喝点什么吗?”

“不喝了，还让车等着呢。”

“给您沏点咖啡吧？还是喝啤酒?”

“那给我一杯冰水吧!”

房间中央有一套接待用具，通向左边厨房的一角放着一张餐桌。对面并排放着餐具柜和电视，正面是有一间屋子宽的阳台。

游佐先坐到了沙发上，但马上又站了起来，走到阳台前。两个月前，和菊乃一起来看房间时，还看到了阳台前洼地里的坟墓，但现在外面一片漆黑，吹进来一阵微风。

“给，冰水。”凉子还穿着和服，在玻璃杯里加了水和冰，给他拿了过来，游佐一口气喝干了。

“好喝。”

“口渴了吧!”

“你的和服是自己穿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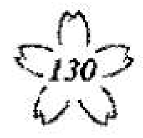
“是妈妈帮我穿的，但我要穿的话自己也能穿。”听到她说自己能穿和服，游佐突然觉得凉子像个大人了。

“风真舒服。”他稍微有些醉了，从阳台进来的风吹到脸上很舒服。游佐和凉子并肩眺望着夜景时，觉得稍微有些紧张。就在一个月前，在田泽湖两个人也一起并肩看了夜间的湖水。

“这附近应该有棵樱花树。”

“左边那棵枝繁叶茂的就是樱花树。妈妈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房子呢。”

“什么为什么?”







"樱花树前面不是墓地嘛，所谓的樱花树下埋有人的尸体，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的确，游佐第一次看到这个房间时，也想到了这个，但菊乃好像不太在乎。

"樱花盛开时，感觉就像是花在吃坟墓里的尸体似的，很恶心……"

"但墓地里只有骨头啊。"

"即便只有骨头，但尸体毕竟是尸体啊！"与菊乃相比，年轻的凉子好像更在意这些，说不可思议还真不可思议。

他们就那样站在夜晚的阳台上，凉子说："我还是给你沏杯咖啡吧！"

"不，我该走了。"

游佐回头，凉子就站在他的眼前。一侧脸在房间的灯光下轮廓分明，另一侧在夜风的吹拂下暗暗地看不清楚。

看着她被分成两种风格的脸，游佐心里涌上一种怀念的感觉。他把脸凑过去，凉子就那么站着闭上了眼。继田泽湖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吻。当初，凉子像钢铁一样全身僵硬，但现在像等着他似的能够自然地接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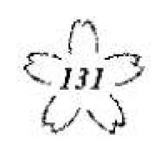
他先用唇去碰触她，然后他的双臂抱住了她的肩。感受着凉子柔软的全身，游佐感到自己逐渐兴奋了起来。他想就这样一下子把凉子抱到床上去，把一个月以来望眼欲穿的思念倾泻而出。

但接下来的一瞬，一声"不行"，横穿游佐的脑海而过。他慌忙离开凉子，撩上去被弄乱的头发。

"谢谢……"

现在，游佐突然离开凉子并不是因为房间太亮，也不是因为开着阳台的窗户，更不是游佐的理性占了上风。

他们互相接吻、拥抱时，在游佐脑海的某个角落里，一直



想着菊乃。虚幻的菊乃什么也不说，只是定定地凝视着他们，游佐像是被她一动不动的视线射中了一样。

“今天，我先回去了……”游佐边抚摸着凉子的黑发边小声说。

凉子问他：“我是个坏孩子吧？”

“……”

“很坏吧！”她这样问，游佐没法回答。如果说凉子是个坏孩子的话，那么夺走了她的游佐就是一个更坏的男人。

“我们……”说到这儿，凉子稍微停顿了一会儿说：“怎么办才好呢？”

这个问题，游佐也很难回答。简单地说，他应该停止类似现在这样对菊乃的背叛行为，这并不是别人说他，是游佐自己最清楚的。

但并不是说头脑里很清楚就一定能遵守。如果事物都能按照理性所考虑的那样运行下去的话，人们就没有烦恼了，然而实际上，其中会掺杂一种叫做感情的魔物。特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并不是像头脑中所考虑的那样断然地付诸行动。

说白了，游佐现在对凉子还很恋恋不舍。他明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被人所容许的，但他不想把凉子让给任何人。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是爱还是对年轻女子的一种憧憬，但只有一种感觉可以肯定，就是他已经很难离开凉子了。

“明天或后天，你会见我妈妈吗？”

“不见。”游佐说完，又反问她：“为什么这么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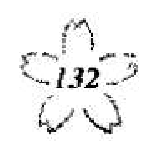
“我只是……在想你们会不会见面。”

“我没有心思见她啊！”

“但我妈妈说想见你的话，你怎么办？”

游佐考虑着，凉子轻轻地把脸扭到了一边。

“其实，你们见面也可以，我不会因为这个生气的。”





“……”

“本来，您就是妈妈的。”凉子直直地看着阳台，眼睛周围处在影子里看不太清楚，好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泪。

游佐又把手放在凉子的肩上，“你后悔了吧?”

“我没后悔，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不想让妈妈太痛苦。”凉子是在对自己说，但她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锋利的针刺在游佐的胸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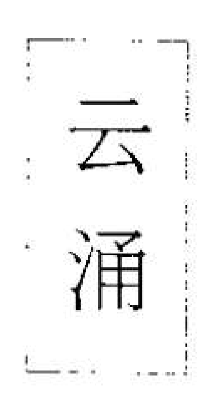
“妈妈毕竟是妈妈。”凉子威严的声音消逝在夜风中。

游佐看着吞噬了凉子声音的无边的黑暗，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转过身去，“那我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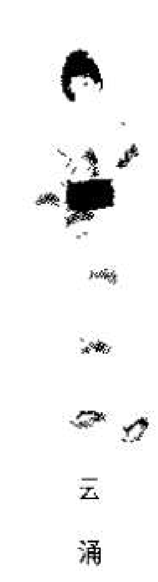
游佐慢慢离开凉子，他劝自己现在离去是出于最起码的良心。






云涌





每个星期日，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游佐都会去打高尔夫。表面上的理由是平时上下班和外出办事几乎都坐车，为了解决运动量不够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因为他喜欢。现在，他的水平比标准杆高出十二杆，近距离的现在能一步到位，远距离的，最近他终于能打得飞起来了。都近五十岁了，飞行距离还能延长，确实很不可思议。说话难听的朋友说他是上了年纪，身体转动不灵活了，所以下半身很稳定。不管是什么道理，能飞行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

“爸爸，你今天不去打高尔夫吗？”星期天的早晨，时隔很久游佐才在家吃一次阿姨准备的早餐，这时，女儿由纪问他。

“偶尔，我也想悠闲地过个周末。”

“骗人，是昨晚喝多了吧！”由纪现在上初三，最近说话的口吻突然很像大人了。也许是因为妈妈动不动就生病，所以自己一定要努力，有这样一种顽强的念头在支撑着她。

“我朋友的父亲就因为喝酒过度得了肝硬化，您也得注意别喝太多了。”



"昨晚，我喝得并不多。"其实，游佐今天没有去打高尔夫，是因为有昨晚"辰村"的开业典礼。他担心也许典礼后会和菊乃她们喝到很晚，所以才提前推掉了去打高尔夫。

但是，昨晚他回来得出乎意料地早，到家十一点半，虽然也不能说很早，但他出去时认为可能得到十二点或近一点。

"爸爸，如果你有空的话，带我们去哪儿玩吧，偶尔也一起吃顿饭怎么样？"

"是啊……"他正在考虑时，由纪麻利地说："算了，反正你还要出去，别勉强。"爱撒娇的由纪不再缠着他，看来，由纪已经看出来他有安排了，只是半开玩笑地跟他说说而已。

游佐吃完早餐，来到书房时已经十一点了。他打开了一点对着院子的窗户，初夏的微风吹了进来，游佐点上一支烟。

按照昨晚说的，今天凉子应该回去了。她说坐中午以后的新干线和艺伎们一起回京都，所以现在差不多该从三田的公寓出来了。游佐控制住自己想打电话的冲动，看着窗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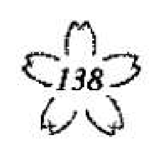
昨晚，他走后，菊乃是几点从饭店回去的……

菊乃回房间时，凉子已经睡了吗？还是母女二人又说了会儿话才睡的？想着想着，游佐又想起了昨天分别时和凉子的那个吻。虽然很平静但是很深的一个吻，和一个月前在田泽湖的简直不可相提并论，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吻。

即便如此，凉子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从饭店回来的车上，她说妈妈发现了她们两个的事情，故意让她们在一起只是妈妈在逞强而已。最后她还说不想让妈妈更痛苦了。但是，昨天下车前，她问了他"直接回去吗"，游佐到房间后，还允许他吻了她。而且她还说，在田泽湖的那晚她没有后悔。

一边说不想让妈妈痛苦，一边又允许了他的吻，看来，凉子也是一方而觉得这种关系不行，另一方面又沉溺于现实不能





自拔。想着凉子不知所措的样子，游佐就越是觉着她可爱。他知道是自己把她拉进地狱的，但他仍想紧紧地抱住苦恼着的凉子。

还是应该问好凉子回程的新干线的时间，如果知道的话，他还可以去东京站送送她。但是如果去送凉子的话，菊乃就会从艺伎们的口中知道这件事。

“想什么荒谬的事……”游佐苦笑，打开了书房的电视。

他放弃了去送凉子的打算，但说不定她会打个电话过来。游佐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心里却在等着电话。正午时让阿姨给他沏了杯咖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接着等。因为菊乃在公寓里，所以她从房间出来后或到东京站后再打电话的话，估计得将近一点钟了。

然而，一点都过了，快两点时，还是没来电话。

“也许和大家在一起慌慌忙忙的，没时间打……”他这样安慰自己，刚要放弃时，电话铃声响了。

“喂……”游佐跑向电话，拿起话筒一听，不由得呆住了。

虽然很像凉子，但这是菊乃的声音。一刹那，游佐注意到了声音的不同。

“怎么了?”菊乃好像也觉得有些疑惑。

“不，没什么……”母女声音很像是理所当然的，但她们尤其相似。如果非要区分的话，菊乃的声音稍微有些低沉，客人们好像也经常弄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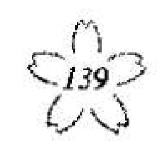
“现在打电话方便吗?”

“没事……”

“昨晚谢谢你，陪我们到那么晚，还送凉子回来。”一边听着电话，游佐的脑子里一边从凉子切换到菊乃。

“因为是星期天，我还以为你要出去呢，原来在房间里啊。”

游佐握着电话慢慢地点点头。



“今天怎么办?”

“怎么办？我没有特别的安排……”

“那今晚能见面吗?”

“从今天起你不要照看料理店吗?”

“十点以后就没事了。那十点多一点，还在昨天的那个酒吧见面怎么样？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游佐指定了银座另外一家饭店的地下酒吧。

“那不见不散。”

游佐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凉子应该已经坐上新干线了。

星期天，银座的酒吧街只有霓虹灯在闪烁，大部分的店都休息了，行人也很少。平时停满了车的道路也显得很宽阔，路边的停车计费器也空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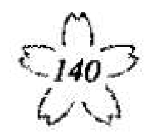
游佐穿过明亮而寂静的街道，在新桥附近的饭店前下了车，走进地下酒吧。可能是星期日不营业的店很多的缘故，饭店酒吧里的人比想象的要多。

游佐坐到里面空着的一个双人位子，要了一杯加冰的马爹利酒。正好是他们约好的十点钟，菊乃还没有来。她说料理店十点就结束了，但今天是正式开业的日子，她晚些也没办法。

游佐喝了一杯马爹利，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就打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开始考虑起明天以后的工作安排来。

最近出版界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如果不格外用心的话，就会被淘汰。现在若在竞争中取胜，首屈一指的是企划能力。游佐的公司这次计划出一套将日本历史编成面向孩子们的漫画系列丛书。从卑弥呼时代到太平洋战争，计划一共有十五卷，解说及漫画家已经定下来了，一部分原稿也已经做好了。但问题是怎样将它们配套销售出去。当然销售书的是零售店，但游佐他们必须考虑督促鼓励零售店展开销售攻势。

现在采取的是买三十套以上的一套返二百日元，五十套以



上返二百五十日元，这样一种跟进销售促进费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销售员奖，每次向零售店发书时积累他们的得分，然后颁发相应的奖金。

总之，这些琐碎的事情都会在明天、周一的干部会之后的营业会议上再仔细研究，但是作为社长，必须要先定好方案。游佐有坐新干线时或在茶馆等人时思考的习惯。特别是坐新干线去京都的途中，一边期盼着与美女相逢一边思考工作上的事，往往会想出好的主意。

现在，趁着等菊乃的工夫，他打开记事本，就是这个意思。对工作的欲望和要女人的心情，两个他都要征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许两者很相似。

但是，只有今晚，没有像往常那样涌出好主意。他眼睛是在盯着记事本看，但脑海里不知不觉的已经在想凉子了。

虽然今天也有一种见女人之前的紧张感，但现在他等的却不是最爱的人。不，也不是不爱，只不过不是迫切想见的人。也许正是这种困惑，才使得他考虑工作的头脑变得迟钝了。

游佐合上记事本，又要了一杯马爹利，然后衔上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火时，菊乃出现了。

“对不起，我迟到了，等很久了吧！”可能是急急忙忙赶来的，菊乃额头上一层汗，“我原以为能早点结束呢，没想到客人一个接一个的，现在还有十来个人呢。”

“这不很好嘛，人多是生意好的表现。”

“估计是星期日，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而且又是新开的店，估计大家觉得很新鲜吧，只今天一天，还不能断言什么。”

“总之，很好。”游佐等菊乃要的啤酒上来后，两个人干了杯。

“太承蒙您照顾了。”菊乃举起玻璃杯，喝了一口啤酒后，



用戏谑似的表情看着游佐。

“今天可以开怀畅饮了吧？你喝的什么？”

“是加冰的马爹利。”

“那我也要一杯同样的。”之前，菊乃为开店的事情东奔西走，昨天晚上总算进行了开业典礼，但又招待了很多人，估计她身心疲惫，今天终于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吧！

“啊，真好喝。”那么烈的马爹利，她一仰脖子喝了下去。

“今晚，我们把饭店的酒吧都喝个遍吧？”

“‘辰村’的女老板和一个可疑的男人喝醉了一起走在大街上的话，你就出名了。”

“东京比京都大好几倍呢，我很放心。而且，谁也不认识我，不会给您添麻烦吧？”

菊乃拿着杯子，脸猛地一下转向了一边，她有点别扭的表情和凉子的侧脸非常像，一瞬间游佐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

“这次在东京呆到什么时候？”

“我明天先回去一趟，周末再来。我每周都来，真对不起……”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游佐感觉被她看穿了心思似的，慌忙摇摇头。

他们真的像菊乃所希望的那样，离开银座饭店的酒吧后，又去了虎之门饭店的休息室。在那里呆了近一个小时，之后又去了芝饭店的酒吧。随着地点的变换，可能也是离三田的公寓越来越近的缘故，菊乃醉得越来越深了。

“该打住了。”一开始，菊乃只是眼睛周围有些淡淡的红，现在，眼睛发直，脸色发白。

“我没事，这些日子一直在硬撑着，今晚你就让我喝个痛快吧！”





她这么一说，游佐就不好再硬拦她了。

“在东京很自由，真好啊!”不用在乎别人的目光，菊乃好像在体味着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再来一杯……”菊乃举起了玻璃杯，但因为有些醉了，拿杯子的手有些抖。

“我们最好喝淡一点的。”游佐换成了康帕丽苏打水，菊乃忽然想起来似的说：“对对，凉子说让我给你带好呢。”

来得太突然了，游佐换了一只手拿烟，“小凉是中午回去的吧!”

“她好像还想再呆两天，但把她放在这里的话，该交一些乱七八糟的男朋友了。”菊乃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游佐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那孩子，最近变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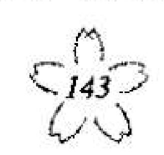
“我渐渐地管不了她了。”两个人围着桌子中央蜡烛的红色光亮，面对面地坐着，就好像在哪里看过的电影的一个画面，但两个人的视线都尽量回避着对方。

短暂的沉默之后，菊乃换了一种心情似的扬起脸，“今天能送我回公寓吗?”

“……”

“我真的已经醉了。”的确，他是第一次看到菊乃醉成今晚这样。

本来，菊乃就不讨厌酒精，在她自己的料理店，如果给她倒上的话，她能喝一两杯，但离开料理店的话，可能是很放松的原因，就相当能喝。而且一旦醉了，眼睛周围就会变红，同时话也就多一些。但她并不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内容，而是在她与生俱来的聪明再加上后天的磨练下，非常尖锐的、讽刺人的话就一句接一句地出来了。客人们喜欢去“辰村”的原因，



一是那里的菜，还有就是老板娘富于睿智的谈话。不管对方是社长还是受招待的重要客人，她不会因人而异，抓住空隙她就会进行攻击，但对方不高兴之前肯定就会收场。时间掌握上超出常人的恰到好处，往往引得周围的客人爆笑不止，饭桌上的气氛就上来了。

说话上的巧妙之处这一点，凉子再年轻再漂亮也不及菊乃。

在只有游佐和她两个人时，她能言善辩的优势，有时令游佐无法对应。

这是她喝醉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过去后，她就会撒娇。比如，她会一边向游佐说一些轻微的埋怨的话，一边用胳膊肘碰他，或用脚尖踩他，偶尔还会突然把脸凑到他的耳边说“我喜欢你”之类的话。当然，这些都只是对游佐一个人，可能是一种以身相许的安心感在酒精的作用下使她的行为大胆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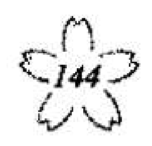
但是即便如此，今晚的菊乃已经超出了醉的界限，近乎烂醉如泥。现在想来，今晚从见面的时候起，菊乃的喝法就有些异常。刚见面没一会儿，马上就和游佐一样开始喝马爹利，中途又换成了白兰地，全是烈性酒。

一开始时，因为东京的料理店开业了，她刚卸下肩上的重负，所以游佐没怎么阻拦她，但是她喝的速度太快了，感觉她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自己灌醉似的。

他说服还要继续喝的菊乃，离开最后一个饭店的酒吧已经是十二点半了。

“你那么想早点回家吗?”刚还在讨人嫌地挖苦人，但一旦站起来，她马上整整衣领，挺直腰板，一副像模像样的样子。这一点，不愧是京都料理店的女老板。

但是一坐上车，就他们两个人时，她马上又靠到了游佐





身上。

“你送我回去好吗？”不用她说，游佐本来就打算去送她。

“你稍微睡一会儿，到了的话我叫你。”

“你放下我就不管了吗？”

游佐苦笑，然后握住了她的手，菊乃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十分钟之后，车子到了菊乃的公寓。

“已经到了吗？”游佐先扶着茫然望着四周的菊乃下车，付完钱，然后走进公寓。

星期天的深夜，大厅里非常安静，里面的灯也关了。

“我醉成这样，你都烦了吧？”

“不会的。”

“不，你肯定烦了。”

游佐安抚着无理取闹的菊乃走到门前，但她拿钥匙的手有些握不住。游佐替她打开门，菊乃冲着没有人的房间说：“我回来了……我一进房间时总是这么说。”

房间里的情况与昨晚和凉子一起回来时几乎没什么变化。中间是一套接待用具，左手厨房前放着一张饭桌。昨天晚上上面还放着凉子的一个金边方形的包，现在没有了。

“喝点什么吗？”菊乃这么一问，游佐想起来昨晚凉子也问了他同样的话。

“不喝了，已经足够了。”游佐一个人站在阳台前。

他拉开蕾丝窗帘看窗外，看到了夜色中那棵枝繁叶茂的樱花树。昨晚他就是在这里和凉子接吻，但现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却是菊乃。昨晚和今晚的事情都知道的只有眼前这棵樱花树。游佐觉得被樱花树盯着似的，于是离开阳台坐到了沙发上。

“给你沏杯咖啡吧？”菊乃看着冰箱里的东西。

“那给我杯冰水吧！”说完后他想起来，昨晚也对凉子说



了同样的话。

“辛苦了。”菊乃跟干杯似的，拿起杯子一口气喝光了，“刚才我喝醉了。”

“你一下子喝得太多了。”

菊乃老实地点点头，就那样双肘放在沙发边上，伏下了脸。

“喂，喂……”游佐轻轻拍了拍菊乃的肩膀，没有反应。从上面看，她趴着时露出来的脖根处有一颗黑痣。

“这样不行。”游佐看着她的黑痣小声说，“你最好解开带子休息。”游佐把手放到她的肩上，突然，菊乃转过身来偎在他怀里。

“抱抱我。”菊乃醉了，支撑不住的上半身瘫到游佐的膝上。

游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了一眼阳台。可能是心理作用，他觉得蕾丝窗帘外，树叶像是在轻轻摇动。游佐正在想也没有风，真不可思议时，一瞬间，他打了一个冷战。

不能总这样继续下去，总有一天要下定决心分开……

突然，菊乃的肩膀抽动了一下，接着听到了她呜咽的声音。

“怎么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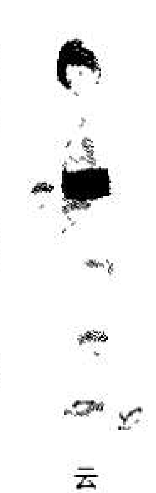
“心里不舒服吗?”菊乃不回答，继续哭。

“你累了，休息吧!”游佐托起她和服后面的带子，菊乃终于站起来了。他就那样托着把她带到了卧室，菊乃老老实实地跟着走，但还用手帕捂着眼睛。

“晚安。”

卧室右手有一张双人床，左手墙边并排放着一个日式衣橱和西洋式衣橱以及一个大梳妆台。





"可以吗……"游佐一松手，菊乃失去了支撑似的瘫倒在床上。她系着和服的带子，像一个尖括号一样躺在床上，白色的布袜非常炫目。

游佐犹豫着是现在就走呢还是看着她脱完衣服躺好后再走。

"我在隔壁的房间。"游佐在她耳边小声说，菊乃微微摇头，"不。"

"但是……"

"你别走！"她柔软的手抓住了游佐的袖口，游佐不再犹豫了，猛地一下子抱住她，敞开了她的胸。狂暴和爱恋交织在一起，燃烧了起来。游佐不说话，让趴着的菊乃脸朝上，吻过她的嘴唇，拉开了领口，接着又拉开胸前的衣服，找她的乳头。

可能是喝醉了，或者一开始她就有这个准备，菊乃任由他的动作，没有反抗。

敞开了胸口，菊乃的上衣松了，得脱掉。像在拆一座豪华的城堡一样，游佐解开她的带子。后面鼓出来的部分一下子就解开了，但是要解下一圈圈缠在身体上的整个带子就不容易了。正在努力解的时候，菊乃哀求他："等一下，我自己解……"

好像她自己也觉得胸口憋气。菊乃起来关掉灯，开始在床头脱和服。黑暗中能听到菊乃窸窸窣窣解带子的声音。游佐躺在床上听着，想起了凉子。估计凉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做这样的事吧！游佐一半陷入了违背伦理道德的思想中，一半陷入了胆怯之中时，菊乃穿着白色汗衫过来了。

"你也脱了吧！"菊乃这么一说，游佐像刚注意到似的，下床脱衣服。

说心里话，游佐今晚预感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晚上两



个人见面的话，也许以前的关系还会复活。但另一方面他还想到了，如果菊乃知道了他和凉子的事情后，就不可能再回到像以前一样的关系了。

现在，事态好像在向预想的方向发展。

一边脱着衣服，游佐决定什么都不想了。现在占据着他头脑的，只是索要久违了的菊乃的身体。然而，他下定决心去抱菊乃的瞬间，菊乃尖声叫了出来，“不……”

菊乃拼命地摇头，全身硬起来，好像要拒绝他似的。

游佐一瞬间不知道那么温柔的菊乃心里到底想到了什么。他对她激烈的反应有些踌躇不前，不由得收回了手。

然而菊乃的反抗只是那一瞬，她小声的叫喊声中，好像将所有的思想全都发泄出来了似的，突然又变得非常温柔，全身缠住了游佐，“抱紧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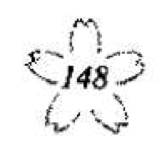
菊乃像是将以往所压抑的能量全都要释放出来似的，身体滚烫。游佐将菊乃越燃越烈的身体抱在怀中，慢慢地爱抚着。从耳边到脖颈，然后再到后背，他一边吻着她的唇一边用指尖抚摸着她。菊乃的后背非常敏感，每当他从上面抚摸到下面时，她的反应就像一个电器装置似的抽动一下。他来回抚摸几次之后，又从后背移到了腰部，最后，像终于找到了似的到达了她最神秘的地方。对她那里的爱抚，他也不慌不忙地慢慢反复着，菊乃终于忍不住自己抬起了腰。

爱抚的顺序在两个人之间已经反复过无数次，都已经很习惯了。只要按着这个顺序往下走，两个人就会融为一体，直指终点而去，没有任何踌躇和犹豫。

现在好像到达了爱抚的顶点，菊乃小声地喘息着，两只手在召唤着游佐过来就是证据。

“啊……”最后，她像忍不住似的说：“求你了……”

在她的央求下，游佐进入了菊乃的里面。就连他们风情万



种的纠缠方法都和以前一样。一开始游佐像是找寻一样试探着潜入着，在菊乃小声地喘着气时，他一下子猛冲了进去。

然而，游佐刚要要她的瞬间，他的身体突然起了变化。按理已经充分酝酿好了，但行为就摆在眼前了，他却盈满不起来。明明是自己的身体却不随自己的意志而动。接下来的一瞬，游佐突然没了力气，饱涨的东西也有些萎缩。

游佐停下动作，问自己的身体，“为什么……”

然而此时，菊乃等不及似的说：“快……”

这句话好像又加剧了萎缩，他的身体不随意地安静下去。

现在，游佐完全慌了，他的头脑和身体都困惑住了，不知怎样应对始料未及的事情。但菊乃好像没有意识到游佐的变化，“喂……”她又说了一遍，很不喜欢似的左右摇头。

在淡淡的黑暗中，游佐看着菊乃左右晃动的脸，身体更加“枯萎”了下去。

去卧室前，透过阳台窗帘看到树叶在晃动看来是真的，深夜后，风大了，还下起了雨。游佐看着打在阳台上的雨滴，叫了出租车。虽然是午夜一点多了，而且还下着雨，车子却说十分钟后就到。他问了车号放下电话时，菊乃从卧室走了出来。因为刚才躺下了，所以她只梳了梳头发，穿着浴袍出来了。

“我给你沏杯茶。”

“不用了，车马上就到……”

菊乃不听他说什么，去厨房开始烧水。

游佐就那么坐在沙发上，看着菊乃的背影，棉质的浴袍很粗糙，但还是能突出菊乃细细的身段和腰部下面的隆起。就在刚才，游佐还在抚摸着她的隆起，感受着她的温度。只要游佐有那个意思，隆起就会燃烧起来，还会有淫荡的动作。但是，眼前的隆起却没有被满足，一副困惑的样子藏在浴袍下。

“好像下雨了。”菊乃说，她不知道他在看着自己的背影。





“从傍晚起就很闷热……”

厨房里烧着的水好像开了，沸腾声响彻整个寂静的房间。游佐很艰难地站起来，虽然车就该到了，但她好不容易给沏了茶，不能不喝。

“从明天起就又该忙了吧？”

“跟平时一样……”

“我明天回京都。”菊乃弯腰把壶里的开水倒进小茶壶里。

“浓茶可以吗？”菊乃在托盘上放了两个茶杯，端了出来。游佐点头，拿起了杯子。

房间里只开着房顶上一盏荧光灯，但却非常耀眼。

“我硬把你留下，真对不起。”菊乃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轻轻地低下了头。

“不……”游佐喝了一口，又把茶杯放回桌子上，“我该走了，车来了……”游佐直起腰，菊乃没听到似的喝着茶，现在她的酒已经醒了一大半了，但脸色还有些苍白。

“我走了。”游佐又说了一遍，站了起来，菊乃也放下了茶杯。

看着她放下茶杯，游佐走到门口，拿起了鞋拔子。鞋架上放着一双低跟的女皮鞋和菊乃穿的一双鞋。

他穿完鞋回头一看，菊乃就站在他面前。两只手握着浴袍的领边，没有穿拖鞋，光着脚。

“带上伞吗？”

“不用了，我叫了车。”游佐手伸向门把手，“那我走了……”

“晚安。”菊乃点头，微微地笑了，“别太勉强了。”

“勉强？”

“小心点。”说完，菊乃一转身，回到了客厅。

在房间里的时候还觉得没什么，一出来，雨出乎意料的



大。车已经在等着了，游佐上车后，回想起了今晚的事。

菊乃喝得一塌糊涂，但分开时好像已经非常清醒了。这样看来，她看上去像醉了只是表面现象呢？还是硬靠意识把醉意压下去了呢？总之是个很奇怪的夜晚。

他一开始就打算送菊乃回家，还预感到了两个人有可能会上床。他虽然知道这样做不行，但他又想对方硬要他也没办法。然而，上床之后的事情，他想也没想到。说实在的，从前游佐和女人上床，从没有一次不了了之的。也有累了或喝多了力气不足的时候，但结合还都是能结合的。然而，今晚意想不到的，在开始之前就萎缩了。本来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了。

游佐慌忙自我鼓励，但越着急萎缩得越厉害。

还是喝得太多了吗……

的确，今晚和菊乃见面之前他就在喝加冰的马爹利，后来又换成了威士忌，虽然兑了水，但喝得也不少。然面，中途起，他就担心菊乃喝的速度太快，酒醒了很多。去最后一个酒吧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送菊乃回公寓的事。

虽然最近他有时喝多了就那么睡了，但以前喝这么多还和菊乃共度良宵有过很多次，偶尔还会把酒精作为催化剂来助燃。今天也是，他等着菊乃脱和服时，对将要发生的行为本身没有任何不安。实际在床上，他精心地爱抚着女人的身体，就是为了等着她燃烧起来。然而，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女人倒是点着火了，积极地向他索要时，结果他却失去了气力。

虽说女人的身体很微妙，看来男人的身体也很微妙。关于性也是，并不只是年轻、有体力就可以的。虽然是依靠肉体的强度在做，但心情上的充实感也会有微妙的影响。比如说，再怎么有体力，甚至有富余，如果有不安或担心的事情的话，也不会很顺利，而且还会由于对女人身体没有自信或胆怯而



萎缩。

但是，今晚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安或担心的事情。更何况他和菊乃幽会过无数次，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

这种状态还没能结合是为什么呢……

黑暗中，游佐身体靠在座位中思考着。

或许问题出在进入房间后看了阳台，那个瞬间游佐的脑子里想到了凉子。昨晚就在这个阳台前还和凉子并肩看了樱花树，接了吻。现在他和菊乃之间要重复和昨晚完全相同的事情。他想到这里时，被一种不祥的预感困住了，一种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的不安掠过了他的思绪。这种不安在上了床，触摸着菊乃的肌肤时还残留着。而且，在终于要切入正题时，这种不安跳了出来，开始蔓延。

仔细想来，男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看起来很凶猛，但面对心灵的迷失却意外的脆弱，穿越女人身体的气力也会因为瞬间的困惑变得无影无踪。

“是吗……”游佐背靠着座位自言自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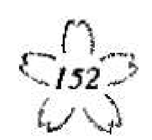
今晚都到跟前了却没能要成，也许是因为头脑中来来去去的幻影。从透过阳台看外面的时候开始，凉子的幻影就一直存在，好像是它让游佐失去了男人的力气。

有一本书上说：越是违背道德的念头越会煽动起人们的欢喜，越是做不被容许的事情的紧迫感越会唤起人们的兴奋。

然而这个有时会成为一个枷锁，会折断想象的羽翼。违背道德不会成为刺激，只会成为一种罪恶感，压在心头。

的确，今晚要菊乃的瞬间，游佐的心中闪过了一种“自己正在做坏事”的念头，“做这样的事……”的困惑横穿他头脑的瞬间，好像附体的魔鬼降临了一样，他索要的意志变得薄弱了。

“果真……”游佐慢慢点头，看来状态突然不行了的原因





不是身体衰弱了，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导致的。只要心情稳定下来的话就能恢复，不用太在意。

游佐叼上一支烟，像是在说“没事了”似的，慢慢地吸了一口。

那对于他今天的失态，菊乃是怎么想呢？

她被细心地爱抚，到自己想要时，突然男人萎缩了。她说“快……”，央求“喂……”时，男人却没有反应。一开始她可能以为是男人在使坏，故意让她着急，菊乃发出埋怨声的同时全身都紧缠了过来就是证据。

然而，对方燃烧得越烈，游佐的头脑就越清醒，同时身体逐渐安静了下去。虽然他也觉得对不住菊乃，但力气一旦失去，就无法回来了。

“不……”最后，菊乃叫了出来，这是她最后的苦闷或者是愤怒也说不准。接下来的瞬间，她身体突然停止了扭动，手从游佐的肩上和腰上拿开后，脸转向了一边。

游佐看到恐怖的东西就是在这之后。

因为菊乃突然泄了气，游佐觉得很不安，他抬起脸的瞬间，遇到了菊乃的视线。在墙边台灯发出的淡淡的光亮中，他看到菊乃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直直地看着房顶。看着她空洞的眼神，游佐退缩了，像一只丧家之犬，慢慢地从菊乃身上撤了下去。

游佐活到现在，这样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是作为一个男人所不能忍受的丑态。

从菊乃身上下来时，游佐故意咳嗽了一声，好像在说今晚中途萎缩是因为感冒似的，过了一会儿又干咳了一下。

但是菊乃只是轻轻地背过身去，什么也没说。

无言的时间很压抑，游佐咳嗽完之后说：“我有点喝多了……”他打算辩解，但菊乃没有回答。





“你喝得也不少吧?”

“……”

“太安静了……”游佐自言自语着，他还没有放弃。即使现在失败了，但过一会儿的话，新的欲望也许会喷涌而出。

但是，菊乃好像完全清醒了，“你要回去了吧?”

“……”

“你回去也行。”

他是第一次听菊乃说这么冷淡的话。游佐像是被她的冷淡煽动起来似的，还意犹未尽地躺在床上，但身体还没有恢复起来的迹象。

没办法，游佐穿上衣服，走出卧室，回到客厅。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还以为两个人之间会很尴尬，但菊乃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起来给他沏了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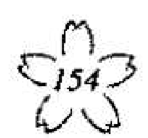
就像忘了刚才两个人互相索要时的狂热似的，两个人面对面喝起了茶。就这样直至平静的分别时，菊乃说：“不要太勉强了……”她和蔼得不能再和蔼了，眼神里充满了笑意。之后，又说了一句“小心点”，马上就转过身去，也不目送游佐就回到了客厅。

她还是生气了吧？还是太吃惊了，很蔑视他……

游佐慌忙看车窗外，不要再考虑这些令人烦恼的事情了。他就那样看着雨滴顺势而下的车窗，自然地脱口而出：“凉子……”

截止到刚才，他克制着自己不要去想凉子，一旦叫出了声，就像解禁了一样，心中充满了爱意。

现在，凉子一个人在京都。现在打电话过去的话，马上就能听到她的声音。看着夜间骤雨急剧而下的车窗，游佐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他比任何人都爱凉子。









“大”文字仪式（京都一带，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之后，在山上燃起“大”字形状的火，许愿祈福）的晚上，凉子受店里客人的邀请，去了鸭川河边搭起来的高台。

八月，京都的街道，日落了还很闷热，虽说是在河滩，但还是不及开了冷气的房间凉爽。然而，只有今晚，不能这么说。

从三条直到河的下游的河滩上，在灯笼和纸罩座灯的照耀下，可以看到高台排得满满的。

性子急的客人傍晚时分就来到高台，一边交杯换盏，一边等着烧“大”字时间的到来。从高台望去，三条的桥上、对面的堤岸上，穿着和服单衣和白色短袖衬衫的人逐渐增多了起来。

天终于全黑了，接近点火的晚八点时，街里的霓虹灯全关了，黑暗中只能看见东山的轮廓。

“点火了！”搭建高台的料理店女老板一声喊，客人们一齐仰望“大”文字的方向。时钟的指针指向八点的同时，黑暗中有一点亮了，刚被点着，火就像被导火线引导着似的，向



左右蔓延开去。黑暗中燃烧的熊熊火焰，瞬间将人们引向了一种虔诚的境界。刚才还在对酌、和女人们调情的客人，此刻也凝视着夜空中蔓延的火焰，不说话了。

火势又增大了，当夜空中清楚地浮现出了一个“大”字时，自然地欢声四起。

“太漂亮了……”“好厉害啊……”大家形容的词语都不一样，但是目光全都盯着夜空的火焰秀不放。

“快许愿！”在艺伎大姐的提议下，舞伎们慌忙伸出酒杯，让人给倒上酒。据说送神火的夜晚，酒里映着火喝下去的话，来年就会健康，而且许的愿望也会实现。舞伎们站起来，端着斟得满满的大酒杯，朝着火光的方向，慢慢地喝下去。京都花街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这种一看非常荒谬的迷信，大家还都非常虔诚地相信。

“许什么愿了？”

“我光想着不要把酒撒了，忘了许愿了。”一个叫富久子的胖乎乎的舞伎的回答，惹得客人们哄堂大笑。

“下面是千代惠。”接着，在艺伎大姐点名下站起来的艺伎，好像很娴熟了，轻轻地分开两脚，低下头，一副顶礼膜拜的样子慢慢地喝下去。

“很有一套嘛！”

“酒杯再朝火的方向斜一点会映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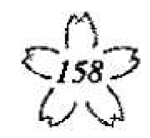
继艺伎们之后，客人们也都纷纷尝试同样的做法。

“小女老板……”突然被点名，凉子后退一步，“我就算了。”

“不行，不行，我们想看小女老板许愿的样子。”

在大家的鼓掌下，凉子没办法站了起来，但酒的表面怎么也映不到火。

“好好许愿啊！”在大家的鼓励下，终于映到了摇曳的火





焰，凉子闭上眼，含了一口酒。

“好……”客人们又鼓掌。

“小女老板的姿势最风情万种了，许什么愿了?”

“没什么特别的……”

“不是，刚才你明明是心里想着喜欢的人的样子。”

的确，凉子闭上眼的瞬间想起了游佐。

“最近，你突然很妩媚起来，很奇怪呀!”听着他们既不像玩笑也不像揶揄的话，凉子想起了今晚正在往京都赶的游佐。

如果按约定的时间，游佐十一点左右能到京都。

“为了不让小女老板交上一些奇怪的男朋友，我们得好好地保护她才可以啊!”

“因为我们是PTA（父母教师联合会）嘛，一有奇怪的男人接近时，我们得马上汇报才行。”

凉子朝他们笑笑，视线又移向了“大”文字。

在京都住久了，每次看到送神火，就会勾起她各种各样的回忆。小时候，和隔壁的姐姐去桥边，走散了她哭的事情；中学时，第一次和妈妈出远门，到金阁寺看“大”文字的事情；还有大学二年级时，和有好感的男朋友，在饭店屋顶上的啤酒馆看“大”文字时的事情；还有去年的“大”文字，也是在这里的高台看的，那时和其他的客人在一起，还有妈妈和游佐也在，当然，那时游佐只不过是一个比较熟的客人而已。

以前，听一个老艺伎说过，每年，送“大”字神火时，都会想起往昔的岁月。的确，年年岁岁火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火燃烧得是很旺，但感觉好像有叭叭的声音。”一个客人看着山说。

“那个‘大’字下面，挖有很大的沟，然后在里面堆满了



柴，收集这些柴可是一项大工程。”

“柴上浇了油，所以火势才那么猛的。”

“有时，据说在火的炙烤下，蛇都被烧死了。”

“别说那么恐怖的事了。”

听着大家的话，凉子又想起了游佐。他在电话里说坐八点的新干线过来，所以现在应该还在横滨附近。

话说回来，今晚，游佐决定来京都很突然。今天中午之前，游佐从公司给她打来了电话，说着话时，凉子提起了今天晚上有“大”文字仪式，游佐突然就说很想来，但他又说晚上有一个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的晚会，赶不上“大”文字仪式了，都说了“很遗憾”要放弃了，但中途又说会尽早结束晚会来京都。

“你即使下班后马上就赶过来，火也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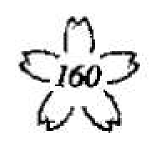
“即使看不到火，但是在‘大’文字仪式的晚上能见到你就行了。”

“但是，你真的行吗?”

“你妈妈不在吧?”好像因为菊乃不在京都，游佐才决定要来似的。确实，“大”文字仪式这天妈妈不在京都很少见，但好像是因为东京的料理店来了一个大团，她回不来了。今晚，凉子离开“辰村”来河边的高台，也是替母亲来跟客人们打招呼的。

“为了见我……”游佐就因为这个目的来京都，凉子当然很高兴，但同时也感到很不安。

“辰村”宴席结束的时间虽然每天多少有些不一样，但大都在十点左右。之后员工们还要撤下餐具、收拾操作间等，所以回家一般都在十一点以后。特别是菊乃看完账簿后，还要关上门，听一听服务员和厨师们工作中的难处，所以会到十二点，有时都快一点了。





妈妈不在时，凉子是负责人，她不会管那么多，只是确认当天的营业账票，之后的事就交给一个老服务员，所以她十一点就能离开店。

今晚也是，客人们差不多十点左右就都走了，其间，凉子一直在想着游佐。十一点到京都的话，他也许会吃完饭出来，到时说不定肚子会饿。她想给他准备点装在木盒子里的饭，但电话里他什么也没说，看来，也许不需要。

除此之外，凉子更担心的是见面之后的事情。开始，也许会去酒吧或去哪里喝酒，那之后会怎么样呢？以前，游佐在电话里也说过很多次“现在我去京都吧……”，但那都是开玩笑的话，凉子没当真。但是今天晚上，他毫不犹豫地说坐八点的新干线来。凉子虽然点了头，但内心还是半信半疑，虽然他那么说了，但总感觉中途他又会来电话说来不成了。

但是，“大”文字仪式结束了，过了九点、十点时，他还没有电话。游佐来京都并不稀奇，但是妈妈不在时他来，今晚是第一次。就这样深夜相见的话，或许还会发生很深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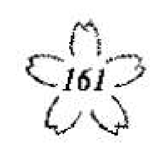
想到这里，凉子闭上了眼。

她在心里发了誓，不会再和游佐发生那种事。现在，如果再发生的话，只会让妈妈很痛苦，自己也会更痛苦。不管他说什么，她决定今晚只和他见面而已。

但是，看完“大”文字神火后，在宴席上客人给她倒了酒，喝着喝着，她逐渐大胆起来。一边觉得做那种事对不住妈妈，一边又想拥有不为妈妈所知的秘密。

细细想来，凉子受游佐吸引，也许是因为他是妈妈的恋人。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有多深，但一眼就能看出来，妈妈对游佐有好感。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店里，凉子时刻都处于妈妈的监视之下。从早到晚，在妈妈的保护下，她一举手一投足都被看在眼



里。偶尔，在宴席上大家会和小女老板热闹起来，但也是因为有妈妈这个女老板在，客人们表扬她的年轻、美貌也全都说是继承了妈妈的。

就这样只要呆在店里的话，她感到一辈子都会生活在妈妈的光环之下，抬不起头来。在她正想着自己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妈妈时，游佐接近了她。超出了单纯的一个熟客的界线，接近了男人和女人秘密的感情。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凉子一边依赖、尊敬母亲，其实又和母亲一样抱有反叛心理。心里一边想自己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她，一边又对这样的自己感到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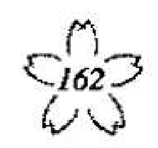
她受游佐的邀请去了秋田，一方面是对游佐有好感，同时也可以说是这种反叛心理大胆地付诸了行动。实际上，在田泽湖委身给游佐时，凉子就有一种胜利了的自豪感。

一瞬间，她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这样就和妈妈对等了。把身体给了游佐之后她才明白，游佐比想象的温柔多了。以前，她以为男人要女人时，全都是又粗野又残暴，但是现实完全不一样，是一个男人的无限温柔和强壮。

一想到游佐，凉子就有一种被抱在强有力的臂膀里的安心感。也许她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从小就和父亲分开生活的原因。从中学时他们就分开了，虽然也会和父亲见面，但是没有被紧紧地抱过。也可以说是对父亲的憧憬又加剧了她对游佐的向往。

在田泽湖发展成很深的关系，凉子并没有后悔。虽然非常莽撞，但与其说是男人的意愿，还不如说是凉子主动索求而发生的关系。

两个人结合后凉子才注意到，从那时起，她和妈妈就不是母女关系了，而是女人和女人的关系。如果说凉子有什么预料失误的话，那就是和游佐结合前，她没有看穿这一点，只不过





是凭借一时的冲动，像下定重大决心似的，投人了游佐的臂弯中而已。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无勇无谋，年轻的女儿就不会和妈妈的恋人结合。如果经过了冷静地谋划和思考，她就不会跳人这个恐怖的深渊。

总之，无论坠落的原因是什么，凉子已经坠落了，已经坠落深渊的东西再去考虑原因也无济于事。

“怎么办？”凉子又追问自己，游佐一到京都是马上去见他呢，还是断然无视他的存在呢？现在还可以选择。在看“大”文字神火之前，凉子内心还没有决定下来，有些摇摆不定。然而，看到黑暗中熊熊燃烧的火和映在酒里的火焰时，凉子就开始倾向于见面。之后，使她最后下定决心的，是打烊时妈妈来的电话。

和往常一样，妈妈问了今晚客人的数量和宴席的情况，然后突然想起来似的说：“今天，都八点半了你还没回来吧？”

“是你说的今天有“大”文字仪式，让我去高台客人那里打声招呼的……”

“那点事，只不过是快去快回，打声招呼而已，我不在，你不好好呆在‘辰村’哪行啊！”

“但是客人说好不容易来了，就看看神火……”

“每年都看，你还想看？”妈妈的声音反常地尖刻。听着她歇斯底里的声音，凉子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见游佐。

“大”文字仪式的晚上，游佐乘新干线，十一点多到达京都。

中午休息，和凉子通电话时突然决定要来的，所以他还穿着去公司时的灰色西装，打着领带，只拿了一个小包。

游佐下了站台的台阶，出了检票口，立刻拿起左手边的公用电话，拨通了“辰村”的电话。

“你现在在京都吗？”好像偶尔在收银台，接电话的是

凉子。

“当然，我说了十一点左右到吧！”

“你真的来了是吗？”凉子还很难相信游佐来京都了。

“料理店关门后，我希望你能出来。”游佐说出了今晚下榻的鸭川河边饭店的名字，“可以的话，我们在那里的地下酒吧喝点酒？”

祇园和先斗街等有几个他熟悉的店，但他尽量不想被别人看见。

“你的晚饭怎么办？”

“我在新干线的餐厅里吃过了，没事。我二十分钟左右到饭店，我们三十分钟后见面怎么样？”

“那，我去酒吧。”听到她的回答，游佐放下电话后，去站前出租车站上了车。

他从东京出发时天气非常闷热，当时还在想今晚又是一个二十五度以上的热带之夜，没想到京都热得也毫不逊色。晚上，没有风，热气好像沉淀在了地底下。

天气热再加上“大”文字仪式的送神火，都十一点多了，京都街道上的人比以往都多。游佐穿过还残留着热闹气氛的街道，车到达饭店后，马上进入房间冲澡。

并不是因为脏，而是全身冒了一层汗。最后他擦擦脸，去了地下酒吧，凉子已经在吧台等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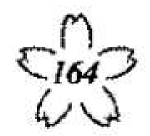
“你真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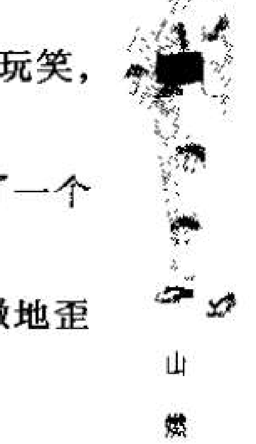
“磨磨蹭蹭的话就出不来了，放下你的电话后，我马上就出来了。”

可能今晚是一对一见面的原因，凉子突然跟个大人似的。游佐并排坐在吧台边，要了一杯加水的威士忌。

“店里没事了吧？”

“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但有时会接到客人邀请我出去的





电话。”

“你的意思是说推掉了他们来见我的吗?”

“我不会和其他的客人出去喝酒的。”游佐是在开玩笑，但凉子认真解释的样子很纯真。

“总之，我们能见面太好了。”游佐拿起酒杯，做了一个干杯的动作。

“欢迎你的到来。”在酒吧和谐的灯光下，凉子微微地歪着头，细细的脖颈中掩藏着一股年轻女人的清洁和娇艳。

“真没想到你能来。”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来京都。”游佐一点也没有说谎，都这个年龄了还像个小伙子一样跑过来，他自己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你今天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晚会吗?”

“反正即使我在，也只是和朋友们转着地方喝酒，还是下定决心过来的好。”

“明天几点回去?”

“中午之前必须回到东京。”

“那，一大早就得……”凉子吃惊地抬起头看游佐。

“我想十一点之前到东京，所以坐八点左右的新干线走。”明天上午虽然不开会，但中午要和客人一起吃午饭，还有外国人，而且一个月之前就定下来了，不能取消。

“特意赶过来，这样的话不就等于在东京和京都之间往返一趟而已嘛。”

“不会的，这样就能见到你了。”

凉子一只手摸着玻璃杯沉默了。

“京都和东京很近。”实际上，只要想来的话，三个小时就能到，悠闲地吃顿晚饭的工夫就来了。

“今后，我时常就过来一趟吧!”凉子像没有听见似的，



看着吧台里摆放着的五颜六色的瓶子。

游佐看着她的側脸，想起了在东京的菊乃。如果她知道他现在来京都和凉子见面，会说什么呢？是半狂乱地怒气大发呢？还是大吃一惊向他投以轻蔑的眼神呢？

东京的料理店开业的第二天，游佐萎缩之后，就没有和菊乃同床共枕过。那之后，并不是游佐没心情，而是菊乃总是回避的态度。反过来，菊乃的心情好时，游佐的激情一时又上不来。

虽然是这种状况，两个人也没有争吵，还和以前一样边吃饭、喝酒、说店里客人的事情等。表面上依然还是恋人一样的举动，但没有了更近一步像以前那样的肌肤之亲。

他们相互都没有再提那晚的事情，还留在脑海里，还有阴影，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当然，游佐知道今晚菊乃在东京，还知道有一个团体客人要接待，她回不了京都。菊乃也知道游佐在东京，晚上要参加一个与出版相关的晚会。但是，关于这之后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约好，双方做什么都是自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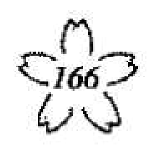
但有时深夜，菊乃会突然给游佐的房间打电话。

"已经睡了吗……"边这样问，还漫无边际地说些当天的事情。

说真的，菊乃所说的一切，对于游佐来说并不是很感兴趣，但他尽量耐心地听着。不管怎么说，除他之外，菊乃没有人可以说说店里的、客人的事情。游佐一边满足于此，同时又感觉心情有些沉重。

菊乃打电话过来，大抵都是她去东京时，料理店打烊了，回三田公寓之后。最近游佐也抓住了规律，十二点一过，估计她就该打过来了，自然地就等着她的电话。

游佐和菊乃通过夜里长时间地通电话切实地感受着两个人





的关系还在持续着。也许有些太随心所欲了，他明知自己的心意已经转向了凉子，还知道菊乃没有离开自己，但游佐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即便中断了肉体上的关系，但感觉上两人还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夜的电话也可以说是连接两个人之间的纽带。

但是，像今晚这样，这个纽带就让人有些郁闷了。说不定今晚她也会把电话打到家里去。

以前，菊乃去东京的晚上，游佐没有去向不明的时候。平时都在家里，因为工作出差的时候，也会事先告诉她下榻的饭店。

然而，只有今晚，他没有告诉菊乃，擅自跑了出来。虽然菊乃还不至于知道他来京都了，但事后的解释会很麻烦。

“累了吗?”看游佐想得出神，凉子问道。他突然不说话了，也许凉子觉得很奇怪。

“不……还不觉得自己都到京都了。”

“这里是京都，知道我是谁吗?”凉子恶作剧地笑了，很爽朗、很轻松的表情。也许是因为菊乃不在，凉子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开始怀念东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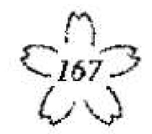
“怎么会……”游佐意识到从一开始两个人之间就一直没有提到菊乃。他们都在极力避开最亲近的人。有意识地不去碰触不外乎是内心非常在意的最好证明。

“请问您还要点什么?”酒吧服务员过来问最后要点的，游佐看了一下表，十二点半。

“再来一杯……”游佐刚要伸出杯子，凉子提醒他，“明天你还要早起呢!”

“七点起就行。”

“别太勉强了。”



“那我们走吧！”游佐在票据上签完字站了起来，两个人并肩离开酒吧。到电梯前时，游佐突然说：“来我房间一下好吗？”凉子有些犹豫，游佐不管不顾地搂着凉子的肩膀进了电梯。

从饭店房间的窗户望去，眼前就是鸭川河，正对面从东山到比叡山，山峦层层叠叠。游佐喜欢住在这里，是因为在房间里就能体味到京都的山清水秀。

然而，现在十二点多了，鸭川河水面只泛着一点光，东山和比叡山的轮廓也模糊不清。

“‘大’文字仪式是在那边吗？”凉子指着左手边暗暗的一角问，“刚才还红彤彤地燃烧着……”

几个小时前还燃着红红的火焰，火灭了之后的黑暗越发显得落寞。

“去年的‘大’文字仪式是和你们一起看的。”游佐说着，想起来当时菊乃也在。

“今年因为你没来，我和其他的客人一起看的。”凉子的说法像是在责怪他。

“那你又往杯里倒上酒祈祷了吧！”

“知道我祈祷什么了吗？”

“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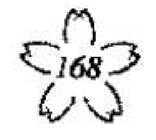
“不告诉你。”凉子慢慢地摇摇头，“但是，今年的‘大’文字和往年的不同，看着有点奇怪。”

“奇怪？”

“熊熊的火势，有些奇怪又有些恐怖……”说到这里，凉子的眼神像是在眺望远方，“很像樱花。”

“原来如此……”的确，游佐晚上在元山公园看垂枝樱时，就有一种着了火的错觉。

“夜晚的火也是，令人窒息的美中还有一种妖艳，



不……”

“淫荡感……”刚说到这里，游佐打住了。在熊熊燃烧的火中能看出淫荡感，也许只是这个中年男人想象力过于丰富了。

“现在我知道了，那些火将各种各样的东西燃成了灰烬。”凉子直直地看着黑夜中的窗户说，“树啊、草啊、栖居在山里的虫子、蛇啊，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的喜悦和悲伤……”

游佐点头，感觉凉子长大了。以前的凉子，看着燃烧的“大”文字时，只是感叹美丽、漂亮。现在，想着火中化为灰烬的草和动物，又联想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掩藏着的喜悦和悲伤。

实际上，也许古代的人们点燃“大”字，是在惋惜夏天就要过去的同时，还有将各种各样的烦恼付之一炬的含义。

“明年我们一起看吧！”

“你真的会来看吗？”

“肯定来。”游佐一伸手碰到了凉子的手指，“就我们两个人看。”

凉子点头，游佐抱住了她。可能是因为系着和服带子的原因，本来很瘦弱的凉子感觉有些胖，但腰部附近还是显得弱不禁风。

“从外面……”凉子似乎很担心从窗户外面会被看到，但游佐不管这些，先吻住了她，然后移到床边关了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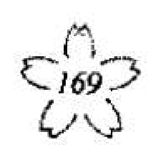
“今天想要。”

“……”

什么都不说就是答应了的证明，游佐把手伸到了凉子的背后去解带子。黑暗中露出了白色的胸，游佐用指尖去抚摸她不是很鼓的胸部。

“等一下。”凉子静静地躲开游佐的手，向后转过身去。人





口处仅有的一点光亮映出凉子脱衣服的身影，像剪影一样。游佐在床边看着她，脑海里描绘着一片黑暗中熊熊燃烧的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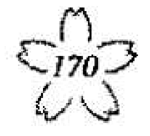
再也没有什么比男女之间的热情更不可思议的了。波澜不惊和稳定的时候，怠倦感就会趁机悄悄地潜入进来；周围环境变得严峻和不稳定时，心情反而兴奋高涨起来。现在游佐对凉子的感觉就接近于后者。

两个人的关系对谁也不能说，是绝对的秘密。一旦被别人知道了，肯定会说他“不道德”、“不知廉耻”，游佐就没脸见人了。特别是对菊乃，他更没有反抗和争辩的余地。不仅她会大怒，两个人的关系也就随之破灭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一秒钟都不能大意的状态。

然而，这种紧张感反而更加挑拨起了他对凉子的向往。也许凉子同样也感觉到了兴奋和紧张。如果母亲知道了，有可能会断绝母女关系。一方面她被不安和恐怖包围着，一方面又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大胆。两个人都知道是被世间所不容许的事情，却还越陷越深。

有了一次经验之后，凉子似乎比上次大胆多了。自己脱得只剩下一件汗衫，在游佐的邀请下上了床，接受他的爱抚。花蕾还没有完全绽放，有时会很笨拙，不知所措。但是，她两手紧紧抱住游佐的态度中，又潜藏着一种要享受快乐的贪欲。和第一次不同，游佐这次也有自信了，而且还绰绰有余。现在，他一边接触着凉子，头脑里的某个角落又想起了菊乃，并不是难以忘怀，而是他在反复琢磨着对她肉体的记忆。

能够切身地感受到母亲和女儿两个人的肉体，简直是好色的极致，虽不能说出口，这无疑是男性所怀有的憧憬的一个极点。现在，游佐就亲自踏入了这个奢侈而淫荡的世界中。拿四十过半的菊乃和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凉子进行比较非常过分，无论是经验还是感觉，两人都有天壤之别。





然而，在理应差别很大的两人之间，还是能够窥探到只有母女才会有的很微妙的牵连。受到爱抚时，随着喜悦的增加，菊乃会微微出汗，眉间皱起竖纹，脖子轻轻地转向左边。凉子无论年龄和经验都不同，但现在却和母亲一样眉间皱起了皱纹，脖子向左边歪着。在淡淡的光亮中，能看见凉子细细的脖根处那颗黑痣，它的位置和周围绷起的筋都和菊乃一模一样。

游佐一瞬间有抱着菊乃的错觉，赶紧摇头甩掉。即便如此，从卷着很深漩涡的耳朵的形状到延伸至胸部的脖筋，两人都非常相似。

游佐越看越觉得可爱，不由得用嘴唇轻触她的耳边，凉子“啊……”的一声销魂似地喊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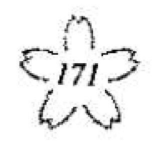
耳边到脖子一带很敏感，以及叫声的苦闷，都和菊乃一样。

当然，和菊乃相比，凉子对喜悦的表现力还很薄弱，在游佐近乎执拗的反复爱抚下，也只是轻轻地喘息着。仔细聆听她的喘息，像是在诉说着什么苦痛似的，但菊乃的喘息能明显地听出来是喜悦的声音。

但凉子好像对自己开始有感觉还有些惊慌失措。

他将目光从她的脖子移向胸部，还是感觉哪里很像。比如，鼓起的胸，两人都不是非常大。但菊乃的整体上很柔软、很舒畅的感觉，凉子的还很硬，乳头是淡淡的粉色。一开始，游佐用嘴唇一碰，睡眠中的乳头像醒过来似的，一下子挺了起来。游佐觉得非常可爱，反复了几次之后，它才老实地抬起了头。菊乃乳头的周围，各长了一根稍长一点的毛，凉子只有一侧有。全身抱上去的感觉圆润丰满，看上去有点肉，这一点两人也很相似。从胸到腰的曲线中，侧腹都特别敏感，女人那个地方的丛林也都有些淡。

在尽情地比较时，游佐感觉自己不是在爱着女人，而是变



成了一个探索女人身体的冒险家。如果女人们知道了男人在要女人的身体时还想这些事情，也许会义愤填膺。其中肯定还会有人气势汹汹地说“女人不是玩偶”。

但男人心中时常会潜藏着玩心，如果叫做玩心不慎重的话，或许也可以叫做好奇心。男人，不，说雄性更贴切些，就是怀有这种好奇心接近女人而燃烧起来的，在和这种性的感觉不同的部分展开想象的羽翼，自己挑逗起自己的冲动。如果有人说这样不好，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但男人所怀有的好奇心只是对自己所喜欢的人。正因为喜欢才会涌出想要了解的欲望，对于不喜欢的人，不会有好奇心和冒险心。

现在游佐正是因为喜欢凉子，才想要了解她的一切。中途他想起了菊乃，也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看法不同，也许会有人觉得他不认真，但是男人的性欲里时刻都有这种清醒的部分。他们会爱着对方，接受着两个人肉体上的结合，一边脑海的某个角落里另一种思想又在膨大着，进行着自我鼓吹。

如果女人的性里有罪孽的话，那么男人的性里也有与生俱来的罪孽。

意外的，饭店的房间里清楚地传来了走廊里有人经过的声音。

现在，房间的外面好像有两三个男人路过。可能是喝了点酒，能听到其中的一个人在大声地说着话，其他的人在笑。

脚步声远去，房间里又恢复了寂静。淡淡的黑暗中，游佐仰望房顶，凉子静静地抽走了上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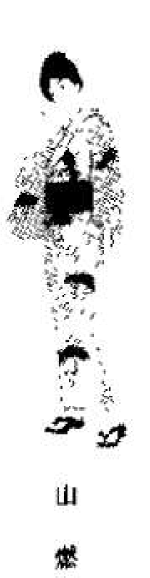
“要起来吗？”

凉子只是点点头，翻身转向床旁边的桌子，“几点了？”

游佐越过凉子的肩膀，看了一眼桌子边上的表，“一点半吧！”

“这么晚了……”凉子慌张地说。





“非走不可吗?”游佐的脑海里，菊乃的影子又变成了现实中的人浮现了出来，刚才抱着凉子时想到的菊乃只不过是他快乐梦境中一个虚幻的影子而已。

“我可以起床吗?”被她这么正式地一问，游佐舍不得离开凉子了，“再呆一会儿……”

她年轻光滑的身体里还残留有接受了男人的余韵，感觉有些发热。游佐再一次紧紧地抱住了她。怀中的女人依旧纤细而弱不禁风，但好像因为了解了男人，变得更加柔软而健壮了。

“不能住下吗?”

凉子在他怀中轻轻地摇头。

“你妈妈会给你打电话?”

“也许已经打过了。”

“那你现在回去不也一样嘛!”

“但是，妈妈会担心。”

妈妈不在时和男人约会，现在才说妈妈会担心，显得很滑稽。但她矛盾的地方正是她的可爱之处。刚背叛了妈妈，下一个瞬间就后悔自己做了坏事，所以现在回去，让妈妈稍微放点心，游佐不能取笑她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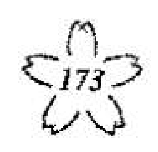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是吧?”

凉子不说话，也许在考虑给妈妈的借口。

“我喜欢你。”游佐又一次抱住了凉子。具体喜欢哪里，他也说不清楚。当然，年轻的身体、坦率的想法、纯真的感觉他都喜欢，与此相比，还是她一想到母亲就会不安恐惧之处最招人疼爱。

“抱紧我……”游佐把凉子抱得离自己更近一些，让凉子的手绕到自己的肩上。她鼓起的胸部和瘪瘪的肚子毫无缝隙地和游佐贴到了一起。

游佐控制着自己想说“我会好好地守护着你”的欲望，



沉默着。

“暖和吧！”

凉子点头，但马上又轻轻摇头，“喘不过气来……”

没办法，游佐松开了手。凉子好像还是很担心家里，做出马上要走的样子，下了床，在梳妆台的背影里开始穿和服。一旦脱掉的衣服在深夜里再穿上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游佐以一种非常抱歉的心情等她穿完。

终于听到打开浴室门的声音，凉子好像是进去整理容妆。游佐起床，打开了窗户旁一盏高高的台灯，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表，一点五十分。

不知道现在菊乃在做什么？给他家里打电话了吗？他正想得出神时，凉子从浴室里出来了。和服穿得整整齐齐，也梳过了头发，刚才被他抱着的那个全身赤裸的女人不见了。

“喝点什么吗？”游佐看冰箱的方向，凉子却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手提包。

“那……”凉子低着头，见她要走的样子，游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今天的事情……”后面的“不要告诉菊乃”他没有说出口，这样的事情不用约定，凉子也不会说。

游佐站到凉子面前，拉住了她空着的那只手，“我来京都来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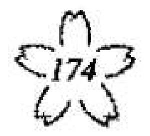
“真的吗？”

“我还会再来的。”游佐把手放到她的肩上，凉子不反抗，顺势将脸埋在了他的怀里，游佐再一次感受着凉子的体温，问道：“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九月二十号。”

“那是处女座了？”

“你怎么知道？”





“我只知道这一个。”也许她是夏天过去，天气转凉的时候出生的，所以起名凉子。

“下次你过生日时，我们出去吧？”

“出去是什么的意思？”

“去旅行，北海道或九州之类的……当然，近的地方也行。”九月中旬的话、观光的客人也少，很安静，“你出不来吗？”

“不会……”

“不过生日时也可以，只要你方便的时候就行。”

“……”

“住一晚的都去不了吗？”

“我想去。”意外的，凉子说话的方式咄咄逼人，游佐不由得松开了手。

“我想让你带我去任何地方，但是……”

“我知道了……”游佐刚松开的手轻轻地抚摸凉子的耳边。

“这件事我们再慢慢商量吧！”现在，在这里就急着让她给一个答案显得很残忍。

“我送你下去吧？”

“没关系，我一个人能回去。”凉子的表情已经明朗了起来。

“有车吗？”

“饭店前面停着呢，那我走了……”凉子走向门口，回过头来。

“明天我打电话叫你起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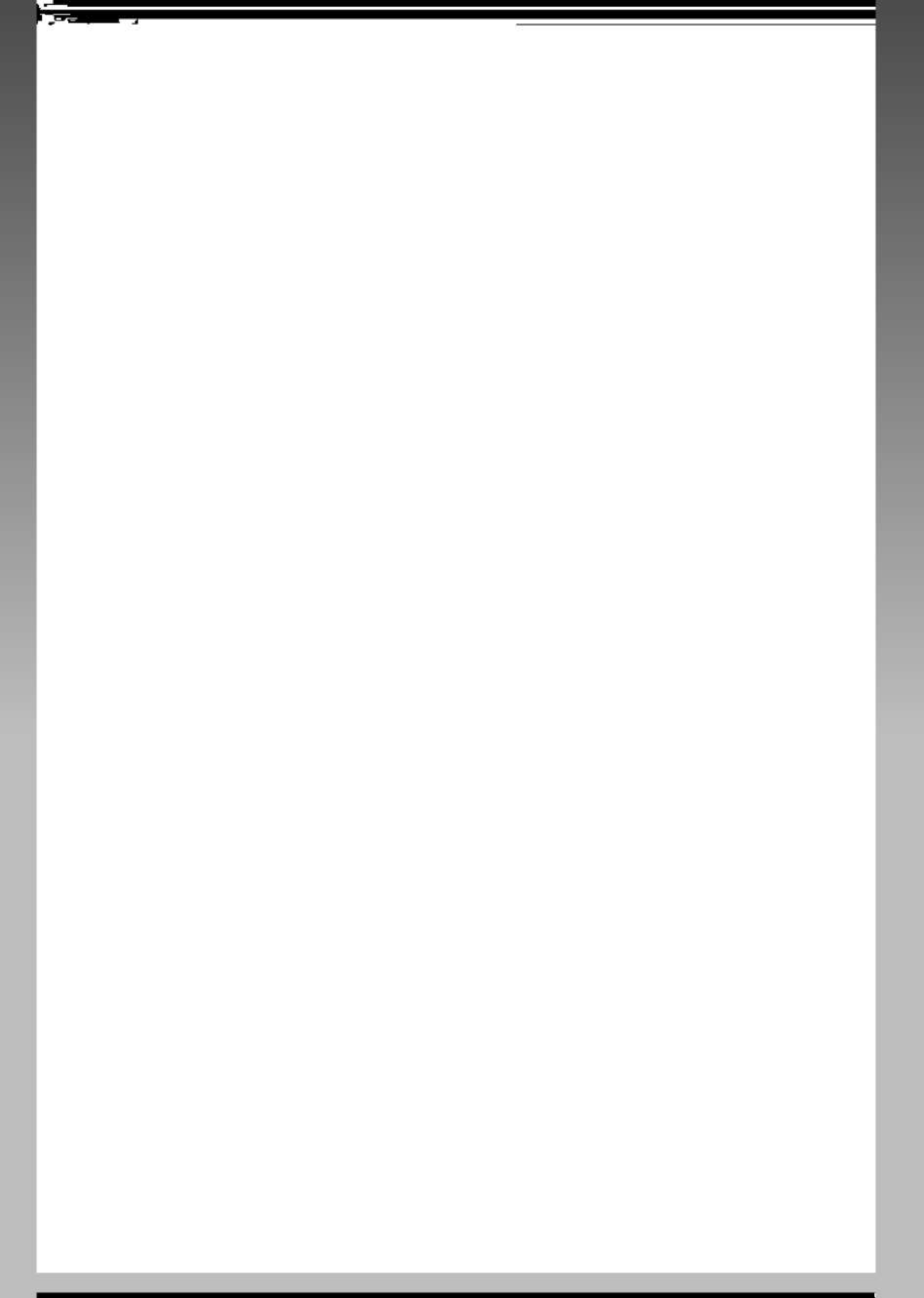
“那么早，你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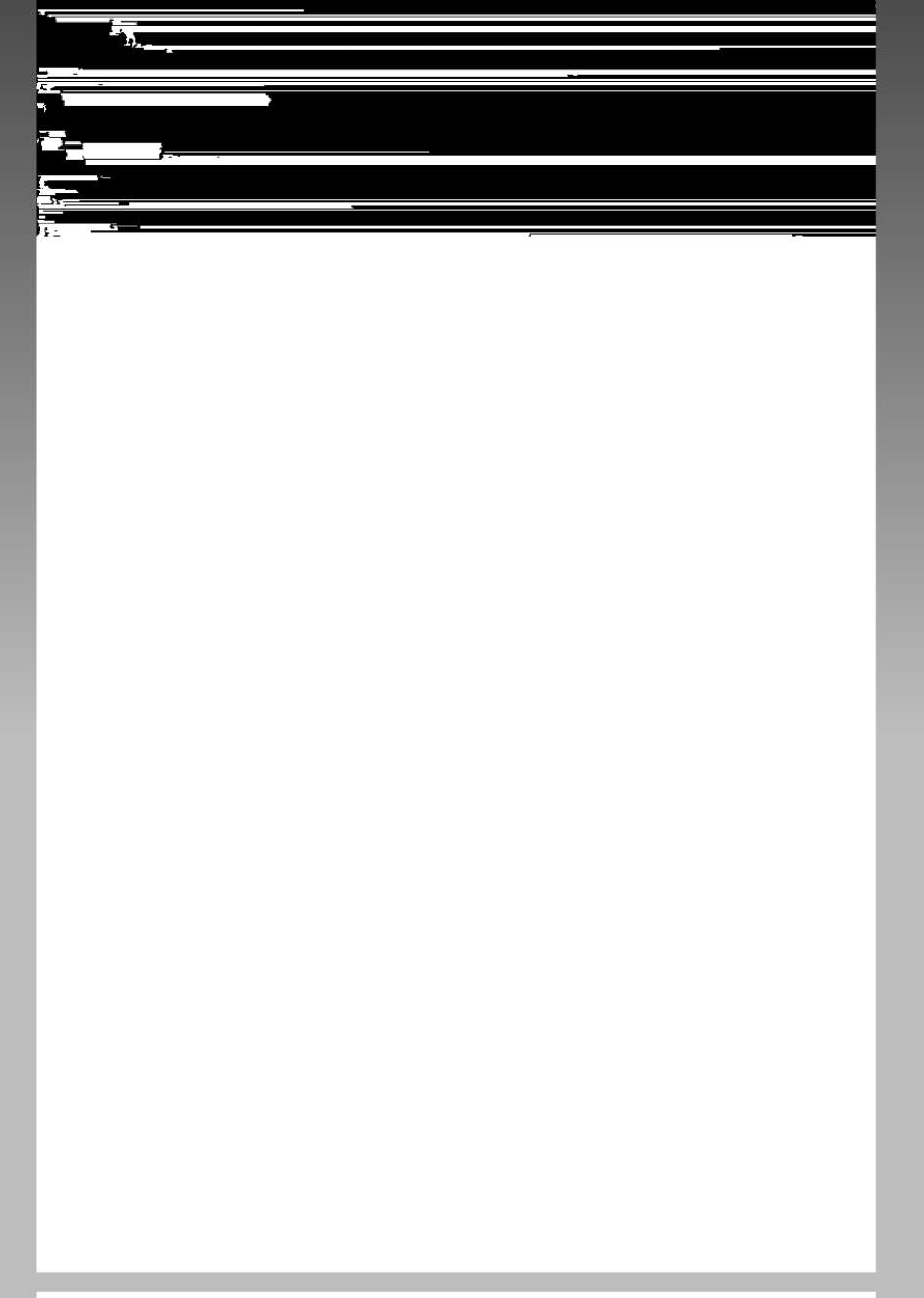
“我上好闹钟，明天给你叫早。”看着门前凉子的领口处，游佐又舍不得离开她了。

“等等……”游佐等着凉子回头，又一次抱住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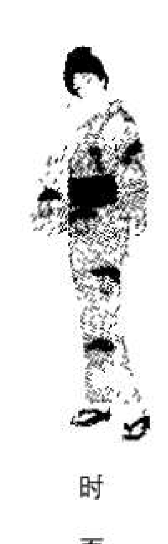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喜欢你的。”很奥妙的说法，但这却是游佐毫不掩饰的真心。











一提到九月，人们总会想象着残暑已过，终于可以迎来怡人的初秋。人们往往会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风和日丽的初秋景象，可以到户外做些运动，可以到郊外去旅游。

然而，现实中的九月，大部分的日子都是阴沉沉的，似乎随时都会刮起台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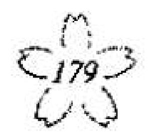
九月一日是一年中的第二百一十天，在这以后的半个月内，经常会有曾经给人们带来巨大危害的台风造访。自九月中旬之后，则会进人到秋雨连绵的雨季。倘若连绵的秋雨正好赶上台风，危害会更加严重。

从往年的天气变化状况来看，九月的雨似乎比六月梅雨季节时的雨还要多。

尽管如此，一提到九月，人们仍然会联想到好天气，这也许是因为已经厌倦了酷热的夏天的缘故。盼望着秋高气爽的日子早一天到来，事实上是对想象中的九月的一种热切的渴望。

不管人们的愿望如何，九月的天空依然是被台风和阴雨连绵的日子所占据。九月是一个不讲任何情面的、无情的季节。

然而，仔细一想，也许这正是从酷暑向凉爽的秋季过渡时



所必然经历的一种涅槃。正如人诞生时要经历苦痛一样，大自然孕育一个新的季节时也会伴随着苦痛。

九月，正是这样一个涅槃的时期。

菊乃感觉到身体不适时，正好是在开始出现这些异常气候的九月初。

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地方疼痛，但是头总是昏沉沉的，没有食欲，而且只要稍微有些劳累，就会觉得耳鸣、恶心。

到现在为止，菊乃得过的最严重的疾病也不过是阑尾炎，而且是自己挺过去了，根本没有到医院去。菊乃一直觉得自己虽然有些瘦小，但身子骨还是相当结实的，所以这次有些意外。

尽管如此，在最开始的几天内，菊乃只是觉得可能是因为夏天的酷热，再加上刚刚开了新店有些疲劳而已。

但是，一周、半个月，一直也不见好转，因为没有食欲，菊乃越发地消瘦了。

客人们也都注意到这种情况，担心地问："老板娘，最近你是不是又瘦了？"

"可能是因为是夏天所以瘦了，等天凉下来就会恢复过来的。"菊乃总是很轻松地回答客人，但是残暑过去之后，食欲仍然没有恢复过来。躺在床上也无法人睡，到黎明的时候略微能睡一会儿，但也很浅，一整天都觉得无精打采的。

四十过半，没有食欲，睡眠不足，人会越来越憔悴，但是，越是着急越是睡不着觉。

不知不觉之间，耳鸣和头晕更加剧烈，九月末，菊乃终于倒下了。

幸好是在东京的料理店打烊的时候。菊乃在休息室休息了一会儿，回到公寓中，终于平静了下来。但之后，菊乃经常会感觉到眩晕。



"怎么会这样呢……"

彻夜难眠的菊乃突然想起曾经有一段时间，母亲也被眩晕、恶心所困扰过。

在此之前，一直都很健康的母亲突然说自己的眼睛开始模糊，而且心跳开始加剧，晚上睡不着觉。虽然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放下工作，但是母亲的皮肤失去了光泽，她总是异常地焦躁不安，无法平静。有时还会为一些很细小的事情生气、哭泣。

当时，菊乃很震惊，原本是自己精神支柱的母亲竟然一下子变成了小孩，后来才知道，是母亲到了更年期。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之后，也没有特意地到医院治疗，就自然地平静下来，恢复到了常态。

只是，此后母亲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性格变得干脆利落，失去了女性所特有的妩媚。

自己现在的症状和母亲当时的症状也有几分相似。

想到这里，菊乃慌忙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呢？我还没有到那个年龄。"

母亲的身体出现不适是临近五十岁的时候。最坏的状况应该是出现在四十九岁到五十岁之间的一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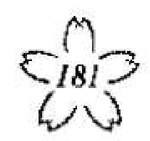
自己离那种年龄还有四年的时间。而且和母亲的时代相比，现在女性的成熟期更长，更年期一般都是在五十过半之后。根据个人的素质不同，有一些人可能根本就感觉不出更年期所带来的不良反应。

菊乃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四十六岁正是女人的成熟期。虽然"年轻"、"青春"对自己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情，但从女人的成熟期来看，现在正好是顶峰时期。

"这些担心太多余了。"

但如果不是这样，会是其他什么病呢？

不只是失眠、食欲不振，为什么还会有耳鸣、眩晕的感觉呢？



在昏倒后的第二周，菊乃终于下决心到了北白川医院。幸好，那里的冈本医师是“辰村”的客人，比较容易咨询。

冈本医师检查之后，说是“美尼尔综合症”。

“这是什么病?”

病名听起来有些陌生。冈本医师解释说是一种以头晕、耳鸣、恶心等为主要症状，主要是因为内耳血液循环不好、自律神经失调等状况所引起的，跟胃、肝脏、肠等内脏没有关系。

“应该不会再恶化了。你吃点药，休养一阵就好了。”

“可是，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呢?”

“原因还不是特别清楚，但你不要过度劳神，要尽量多休息休息。可能是你工作太拼命了吧。”

知道不是什么可怕的病，菊乃有些放心了。不过，让自己不要拼命工作，休息休息，菊乃还是很难办到。

东京的料理店刚刚开张三个月，好容易才走上正轨。在这种关键时刻，自己怎么能安心地休息呢?

而且，菊乃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一直在工作，到店里和客人、员工在一起更能使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在此之前，被头晕和耳鸣所困扰的菊乃一直坚持到店里去，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精神集中起来，暂时忘掉病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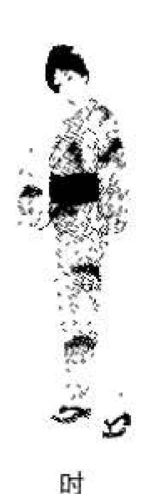
放下店里的事情，在家里休养会使自己更加焦躁，有可能使病情更加恶化。

第二天，菊乃把医师说的情况告诉了在祇园开茶馆的竹中育子。

“这病的名字可真够稀奇的。”

育子是菊乃小学时代的朋友，而且和菊乃一样，和丈夫离异，有一个孩子，因此两个人无话不谈。

“就算他说忘掉店里的事情，休息休息就好了，可我们也不是一般的公司职员……”



“是呀，让你整天游手好闲的话和让你死差不了多少。”育子很了解菊乃的性格，所以同情菊乃。

“还不如发烧，或者是手脚都不中用了的好。”

“可别瞎说，要真是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因为是比较轻的病，所以还开得起玩笑，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治好耳鸣和头晕。

“不过，话说回来，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

“嗯……应该是今年夏天结束的时候开始的吧。不过食欲不振和失眠应该是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开始的。

“那不就是去东京之后不久吗？”

确实是在东京开店，住在三田的公寓里之后，不眠之夜就开始造访自己了。

“果然是因为新店的事情，太辛苦了。”

“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我觉得开新店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辛苦。反而是开了新店之后，觉得自己特别充实。”

“可是，你的身体就是在开了新店之后才开始不舒服的呀。”

“说是不舒服，也是时好时坏。”

“自律神经失调，倒是经常听到。”

一直在讨论着这个话题的育子像是突然间想到了什么似的说。

“你最近还和那位见面吗？”

突然间被问到游佐的事情，菊乃有些困惑。不过育子依然毫无介意地问道。

“你去东京的时候见到他了吧。”

菊乃只将游佐的事情告诉了育子一个人。虽然只说了双方互有好感，就没有再说过什么，不过育子是一个很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她似乎已经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肉体上的



关系。

“你们还好吧?”

“偶尔见上一面，他很忙……”

“可是，你在东京开店，不就是为了能见到他吗?”

“也不是，只不过是大家都说在东京开个店怎么样，我就开了。”

“话是这么说，不过你肯定也想过要是在东京开个店的话，就能经常见到他了吧。”

被追问到这种地步，菊乃很难说“不是”。

“最近，你们很少见面吗?”

“……”

“怪不得呢……”

育子一个人点了点头，用医生的语气说。

“你的病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因为没有和他见面。”

“怎么可能呢。医生已经说了，是因为内耳的血液循环不好、自律神经失调等情况所引起的。”

“医生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不过，也许真的是和他有关系。当时我和丈夫分开的时候，也有一阵子和你现在一样。”

“你?”

菊乃重新看了一眼育子端庄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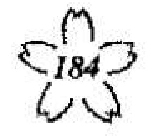
“头很沉，肩膀酸痛，手脚冰冷，虽然不像你这么严重……我也听大姐讲过。”

“她怎么说?”

“原本遇到一件很好的事情，突然间又消失了……”

“很好的事情?”

“原本很受别人宠爱，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突然间





他不在了，或者分手了，身体就会突然变得不舒服……这些事情，医生是不可能知道的。"

菊乃突然觉得自己的内心已经被别人看得通透，垂下了眼帘。菊乃已经控制着自己尽量不去考虑游佐的事情，想把他封闭到内心深处，但是，既然已经被这么露骨地扯了出来，自己就不能再漠视他的存在了。

"你和他吵架了？"

"没有。"

别说和游佐吵架了，连小小的口角都没有发生过。还是一周一次，在东京见面，两个人一起吃饭，只是没有肉体上的关系。

"吃药也好，休息也好，不过女人毕竟是女人……"

听着育子的话，菊乃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里流淌着渴望男人的血液，突然感到有些落寞。

当菊乃意识到外面下着连绵的秋雨时，已经是人夜时分。

菊乃坐在昏暗的窗际，看着雨水顺着窗棱流淌，不由想起了育子所说的话。

菊乃也曾经觉得自己患的就是医生所说的美尼尔综合症，但育子的想法似乎不太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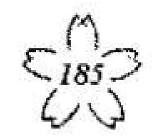
当然，育子也并不是在否定病的名称，而只是觉得病因还是在游佐那里。

也许是因为冈本医生并不了解自己个人的问题，所以也没有谈及这个话题，而育子想说的就是处好和游佐的关系才是最好的疗法。

确实，现在如果有游佐在身边，紧紧地抱住自己，爱抚自己的全身，这些不适的感觉可能就会被风吹散。

育子的话听起来有些荒谬，但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但是育子也并不知道真正的情况。



即使是最好的朋友，菊乃也无法说出游佐和凉子之间的事情。自己最爱的人却对自己的女儿抱有好感，菊乃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

虽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两个人之间有很深的关系，但至少可以肯定两个人之间互有好感。

这种懊恼会唤起菊乃内心深处的各种不安和焦虑，有可能导致血液循环障碍和自律神经失调。

从梅雨季节结束时起就开始折磨菊乃的身体的元凶似乎就是这些不安和焦虑。换句话说，也许就是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变成耳鸣或头晕，给肉体敲响了警钟。

要想治愈这些，就必须不再去想多余的事情，先要愈合心灵的创伤。

但育子似乎是想说，应该再向前迈进一步，恢复和游佐之间的关系才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方法。

不仅仅是精神上，如果肉体上得不到了满足，病情会越来越重。

育子的指责很尖锐，但也多少有些不确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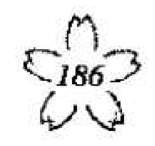
如果照她所说的话，那么对于女性而言，有无性生活，直接关系到女性是否健康，而性的充实度也会对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如此。对于那些从一开始就不了解性的快乐和男人魅力的女性来讲，即便是离开了男人，也不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只有体会到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之后……”

如果那位资深的艺伎所说的是事实的话，快感越强烈，离开性之后，身体的变化就会越大。

这样看来，自己现在的状况就是在为以往的快乐接受惩罚……





一想到这些，菊乃更加无法入睡了。

确切地讲，现在菊乃和游佐的关系并不算是亲密。

两个人经常一想吃饭、聊天。但除此之外，没有进一步更深的关系，更没有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关系使人的交往更为轻松，但对于菊乃和游佐来讲，却并非如此。

如果以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也就罢了，但是两个人曾互相深爱，身体也曾深深地交融在一起。他们曾经是人人羡慕的一对美眷。

但这几个月，两个人突然间变得陌生起来。

两个人并没有发生争执，也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而反目。表面上依然卿卿我我，但这种亲密似乎并不是发自内心。

主要的原因就在菊乃的女儿凉子身上。

春天刚过，游佐的心似乎就开始向凉子转移了。

当然，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菊乃只是觉得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些什么，并没有真正追问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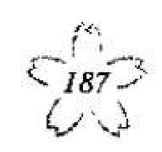
虽然两个人只是看起来有些亲密，但从这几个月两个人的行动来看，还是能想到很多线索。

第一，游佐和凉子对待菊乃的态度都冷淡起来，而且两个人都是从五月初开始，时期也相同。

在对菊乃冷淡的同时，两个人的关系却亲密起来，特别是在东京店的开业典礼上，两个人亲密谈话时，额头几乎都要碰到一起了。

而且，最近游佐绝口不提凉子的事情，凉子也从来没有谈过游佐的话题。以前，不管是谈到哪一个人的话题，另一个都多少会评论几句。突然间两个人都装出一副互不关心的样子，反而显得不自然。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大”文字之夜二人的行动。



菊乃跟往常一样，从东京往家里打电话时，凉子告诉了她当晚的客人的数量和情况，但之后说到凉子去看了“大”文字的点燃仪式，回到店里有些晚了的时候，菊乃训斥了她，以为她会反省一些，但是，深夜打电话时凉子也没有回家。

菊乃一夜未眠，黎明时终于联络上了凉子。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只回答说“有个客人请我”，但并没有说出客人的名字。菊乃很担心，再继续追问下去时，凉子突然发起了脾气，一句话也不说。

“我不在京都时，你就是店里的负责人，至少应该让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菊乃不想训斥凉子训斥得太厉害，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但这件事仅仅是一个开端。

当晚，菊乃给游佐的书房打电话时，也没有人接，只能听到一声声的电话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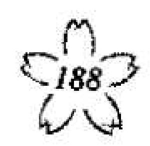
菊乃担心游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第二天早上，给游佐的公司打了电话，公司的人说他下午才来上班。前一天晚上，公司里开了一个晚会，晚会后直到第二天中午，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去向。

下午时，终于接通了游佐的电话。问起这件事时，游佐说是陪朋友喝酒，喝到深夜，醉得一塌糊涂。很少喝醉酒的游佐说喝得烂醉，显得有些不对劲。而且游佐一直也没有说出朋友的名字，似乎有些尴尬。

当时，菊乃并没有太在意，但是之后，游佐和凉子的很多举动都让菊乃不由得产生了怀疑。一般都是在菊乃去东京的时候，游佐和凉子总会从晚上到第二天黎明行踪不明，而且也联络不上。

不会是自己到东京去的时候，两个人在偷偷约会吧……

这种念头在菊乃脑海中一闪而过，很快又被打消了。然



而，新的疑问又涌现出来。

如果夜里从东京坐上末班的新干线，到达京都时刚过十一点，那么如果想见面的话，还是能见到的。

“不会吧……”

菊乃低声嘀咕了一声，突然感到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蹲在地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游佐则是在用一种超越爱自己数倍的激情在爱凉子。那么忙的人，为了一夜的幽会，跑到京都去，这也太不寻常了。

数天后，菊乃感觉耳鸣更加剧烈，再次被强烈的头晕所袭击。

因为正好是在东京的店里工作，菊乃觉得和那两个人的事情没有关系，但在内心深处，还是会被一种不安所笼罩。也许他们今天又见面了。每当脑海中浮现出那两个人相见时幸福的情形时，菊乃都在极力地控制自己，让自己不要去想。

幸好，菊乃倒下的那天晚上，凉子在家，立刻就联系到了。但是，不可否认凉子和游佐的关系是导致菊乃这次晕倒的最主要原因。

虽然竹中育子告诫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恢复和游佐的关系，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是自己的感情，自己可以去调整，但是别人的心，而且是一个将要离自己而去的男人的心，是很难再拿回来的。

是应该大哭大闹，还是应该斥责对方，哀求对方？

以菊乃的性格，断然不会做这些事情。也许做这些事情，可以使自己轻松一些，但是自己死都不会做这些可悲的事情。

“不……”

菊乃疯一般地抓起头发，将晚上新卷的发髻扯得七零八落，扑倒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哭过之后，心情也略微平静了下来。菊乃擦干眼泪，梳理着头发，反复地考虑着两个人的事情。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是完全相爱的。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直接找本人确认，然后再考虑自己的出路。

但是，现在直接去问那两个人，也未必会得到明确的答案。如果是自己搞错了，还会因为自己在考虑这么无聊的事情而成为他们的笑柄。

无论怎么说，只要自己一问出口，就会丧失做母亲的尊严。

如果不想做这种把自己推到一种悲惨的境地的事情，也可以请一位私家侦探。找一个专家，至少马上就能调查出那两个人是否在京都约会。

但是，无论自己的心里多么介意二人的关系，一想到请私家侦探，菊乃的心情就更加沉重了。如果是其他的事情倒也无所谓，但是如果是请他们帮忙调查和自己有亲密关系的男人与自己的女儿的关系，似乎显得有些荒谬。

不管自己多么痛苦，菊乃都不想用这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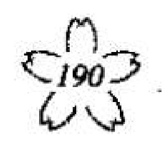
菊乃犹豫的背后还掩藏着一种不安，一种对万一调查出来的结果是事实的恐惧心理。单纯的怀疑和已被证实的事实给予人的打击是完全不同的。

不要太着急，还是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菊乃劝自己，回过头来再想想自己和游佐的关系，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不好。

证据就是菊乃想见游佐时，随时都可以见到。事实上，工作中出现什么问题时，游佐仍然是菊乃最值得信赖的咨询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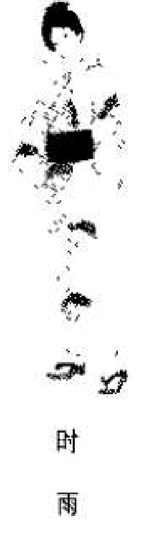
之所以现在觉得距离很远，是因为以前的距离太近。除去这一点，作为男人和女人，不能不说游佐和自己保持着一种很



好的距离。

不能将游佐当成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爱着的人，从最初开始就应该一直只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

但是，这只是理论。事实上，只要一见面，菊乃仍然不由自主地把他看成一个移情别恋于自己女儿的男人。不仅如此，每当看到他时，菊乃的心里都会涌出一种憎恨，把他看成一个背叛了自己，将爱转移到自己女儿身上的不知廉耻的男人。



如果能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喜欢的人，自己的心情也许能调整过来，但不会有那么轻松的事情。虽然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没有出息，但是爱一个人时，眼里只放得下这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去考虑其他的事情。

对这种性格的女人说“冷静”，本身就是徒劳。

虽然自己也知道如果现在乱了阵脚的话就会前功尽弃，一无所有，但菊乃的身体里似乎蕴藏着一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的炸弹，无法平静。

游佐不太喜欢阴雨连绵的九月，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不能打高尔夫，而且书刊的销售额也会滑落下来。

游佐的公司也出版一些面向女性的周刊和月刊，如果发行当天遇到下雨天的时候，销售量就会急剧下降。下雨天，人们除了要带着包，还要带伞，很少有人有心情再买一本杂志。而且杂志和书又都不是现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相对于食物和衣服而言，人们对书和杂志的需求度仍然不是很高。因此在梅雨季节和秋雨连绵的季节里，杂志的销量就会骤然下降，而且夏天最热的时候，也很少会有人有心情去读书。因此从八月到九月之间对于出版社来说就是恶魔般的季节。

不过，最近人们的生活更加多样化，因此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简单地说二月和八月是“黑色的二、八月”了。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下雨的日子，杂志的销路就会变得

不好。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即使是发行的当天下雨，只要第二天、第三天，天晴了不就行了吗？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当想买的那天没有买上时，第二天就会把目光转移到其他的新杂志上去。

受这连绵秋雨的影响，游佐公司所出版的杂志的销路也并不十分理想。

在每周的例会上报告上一周的销售结果时，营业和编辑的负责人的脸都多少有些阴沉。

但是，游佐并没有十分在意销售额下降的问题。

一年中有下雨的时候，也有晴天的时候。人不能根据天气的状况一喜一忧。

更重要的问题是大家都将销路不畅的原因归责于下雨，而忽略其他原因。

游佐作为第三代社长，很有干劲，在业界内也算得上是业界精英。游佐本人最近也对工作涌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觉得工作变得很有乐趣，而且也更积极地出席各种聚会和公共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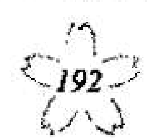
也许是因为游佐接任社长职务已有十年，对工作产生了自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和女性之间的交往，使游佐感受到了兴奋与刺激。

事实上，近些日子，凉子激起了游佐新的热情。

也许听起来像是一种狡辩，但是对工作的热情和对恋爱的热情确实有共通之处。

工作进展得顺利时，对女性的关心也会越发高涨；相反，工作不顺时，对女性的关心也会相对萎缩。“英雄好色”，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粗俗，但在工作顺利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余暇去关心女性。

现在的游佐正是如此。虽然也曾遇到过一时的销路不畅，



但公司的业绩依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与此同时，和凉子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明朗起来。

近一段时间，游佐曾经三次瞒着菊乃到京都，每次凉子都是以久别重逢的热情来迎接游佐。第一次是直接从店里过来的，第二次之后，凉子都会先回一趟家，换上洋装。和服固然很好，但是洋装更能衬托出年轻新鲜的感觉。

然而和外表不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凉子的反应愈发热烈了。

或许是因为年轻，对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也或许是因为长久以来压抑着的感情一下子释放了出来，每一次见面，凉子的身体都愈发敏感，愈发美丽了。

应不应该这么快地把凉子变成大人……这种不安，凉子自己有时也会感觉到。

“总觉得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了。”第三次见面，游佐搂着凉子时，凉子说。

看着对自己的变化充满困惑的凉子，游佐觉得她愈发可爱了。

“更漂亮了。”

“……”

“大家也都这么说吧。”

“客人们有时会这么说，还问我是不是有了喜欢的人……”

“那你是怎么回答呢?”

“嗯，没说什么……”

将凉子变得更加美丽的人就是自己。游佐控制着想要说出的话，想象着被一群中年男子所包围的凉子的身影。

“前些日子，有人摸了我的屁股。”凉子站在镜子前，穿上睡衣抱怨。

“你太漂亮了。”

“啊？别人欺负我，你竟然不管？”

“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被轻轻碰一下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漂亮女人的宿命。”

“你……”

镜子中的凉子瞪起了眼睛，这种娇媚的举止在以前凉子的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

“不过……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游佐站起来，站在正在打理头发的凉子身边。

“怎么了？”

“看呆了。”

凉子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将头发向上梳成一束。

“就因为你漂亮，所以大家都说你是好女人。”

“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性感。”

“讨厌……”

“真的。美女虽然有很多，但性感的美女可不多。”

凉子似乎还没有明白游佐的真实意图。

“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好很多。”

能随心所欲地对待这样的女子，游佐认为到京都来还是很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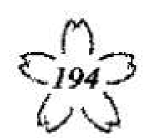
但是，当凉子整理好头发站起身时，游佐突然意识到了菊乃的存在。

“那，您先休息吧。”

虽然才刚过凌晨两点，但凉子担心菊乃随时会打电话过来。

“明天早上，我还会打电话叫你起床。”

“我知道。不过，我想和你一直呆到早上，就算只有这一



次也好。"

"不行。"凉子果断地摇了摇头。

"如果那么做的话，妈妈又会晕倒的。"凉子这么一说，游佐也只好默不做声了。

"会遭报应的。"

凉子在床上时是个女人，一旦穿上了衣服，就会恢复到做菊乃女儿的神态。



远处的山，近处的田野、道路都被雨水打湿了。

雨并不大，还不足以淹没河流和水路。没有风，细细的雨丝蔓延在大地上。乍一看，如同梅雨一样，然而却又像一幅幕帘遮住了雨的另一方。深秋就驻立在雨不远的前方。

新干线过了三岛之后，就快到箱根了。从车窗可以见到层叠的山迎面而来，绿色的树和黑色的山的肌肤已被雨淋透了。

这个季节，从京都到东京，整个东海道被阴雨所笼罩着。

游佐看着淌着雨滴的车窗，感觉到一丝倦意。

昨天晚上到京都，早上又坐最早的新干线回东京确实有些累。简直好像是在东京和京都之间上班一样。

背着家里人，瞒着秘书，身心疲惫地奔波于东京和京都之间究竟是为了什么？

看着被雨冲刷过的风景，游佐如同在考虑别人的事情一样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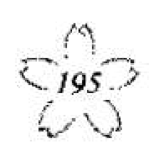
"难道就这么喜欢凉子……"

这是一个根本就毋庸置疑的问题。

如果不喜欢，怎么可能会为了一夜的幽会跑到京都去。

当大家都踏上回家的路途时，只有自己一个人站在新干线的月台上，准备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去，这也是一种很奇异的感觉。而现在，在接近中午时回到东京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真是一个不思悔改的家伙。想着想着，游佐仿佛又看到了



年少的自己。年轻时的那种难以控制的冲动，现在又重新占据了自己的头脑。在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震惊的同时，游佐觉得自己也有些可爱之处。

然而，当自己从这种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时，游佐突然感到一阵恐惧。究竟应不应该这样继续爱凉子……

游佐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一位比自己年纪大的带孩子的女性交往过。虽然游佐也曾经想过应该尽快地和她分手，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和她陷入到即将同居的密切关系之中。

幸亏那位女性和其他男性结婚，离开了游佐。由对方提出离开，算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否则游佐会陷入到一个无底的沼泽。

现在想来，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游佐就有招惹危险事物的倾向。虽然知道“不行”，游佐仍然会冲过去，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

牵强一点地讲，也许这是一种对堕落的向往。明知道这么做有害于自己，仍然会堕落下去。

或许这是在寻求自我堕落时的一种快感。

或许每个男人的内心中都掩藏着对这种堕落的憧憬。越是说不行，越想向这个方向靠拢。或许每个男人都拥有这种看一看恐怖的事物的情结。

游佐将胳膊支在淌着雨滴的窗边，点了一支烟。

下雨的日子，烟似乎更香了。悠闲地抽到一半，游佐又一次捡起了思绪。

不管怎样，在某个时刻，必须定下明确的界限。不能什么时候都在菊乃和凉子面前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脸。不然的话，不仅仅是将自已，连菊乃和凉子都会被自己推向一条毁灭的道路。

不用别人提醒，这种光景就在不远的眼前。这一点游佐很

清楚，但游佐的心里仍然不愿意放弃凉子。

过了正午，回到公司后，游佐没有休息，直接开始了工作。

因为没有出席上午的会议，游佐听完汇报后，看了看需要审批的文件，然后见了三批客人，接着出席了营业方面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又见了一批客人。松闲下来时，窗外已笼罩起一层夜幕。

雨还在下，沾着湿气的霓虹灯下晃动着各种各样的雨伞。街灯的正下方是一把淡蓝色的略带镂空花纹的雨伞。从办公大楼的窗户向下看，看不到撑伞的人的脸。但是，不知为什么，游佐想到了凉子。

撑着这样一把可爱的伞的人，一定是像凉子一样的女人。淡蓝色的伞一晃就从视野里消失在群伞的流动之中。

晚上八点，游佐见到了经营书店的浅仓。八点之前，游佐和广告代理店的人一起吃了晚饭，浅仓似乎也有别的事情。

两个人约好在银座的“寿司屋”见面。游佐到时，浅仓已经来了，坐在吧台边上。

“你已经吃过饭了吧。”

“没关系，刚才吃的是西餐，如果是寿司的话，还可以再吃点。”

“你还是很忙呀。打电话也总找不到你。”浅仓夹起了一块寿司。

“不会吧，怎么可能呢……”

“不，不，公私兼顾嘛。”

浅仓也曾经和游佐一起到过京都的“辰村”，也知道菊乃的事情。但是他应该不知道凉子的事情。

“你今天整个上午都没在吧。”

浅仓约自己今天晚上见面已经是下午三点钟的事情了。



"一大早你去哪里了?"

游佐一口喝下了温好的酒,"去了趟京都……"

"去见那位老板娘?"

"不是。"

游佐将炖菜的陶壶的盖子打开,挤了点柚子汁进去,充满着秋天香味的热气扑面而来。

"不会是去见凉子了吧。"

"是呀。"

浅仓拿着金枪鱼片的手停在了空中,盯着游佐。

"果然是……总觉得你是去见她。"浅仓回过神来,把金枪鱼片抛到了嘴中,"你这么做,不危险吗?"

不管危险不危险,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游佐毫不犹豫地将曾经三次到京都和凉子约会的事情告诉了浅仓。

"你竟然……"

"当然,除了你之外,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事实上,游佐很想把自己和凉子的事情告诉别人。这并不是想向人炫耀什么,只是觉得让自己以外的人知道,自已可以轻松一点。

"是不是很吃惊?"

"或许吧……"

游佐给浅仓加了一点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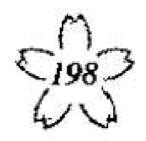
"那,菊乃怎么办?"

"我也很为难呀。"

"这可不只是为难不为难的问题。"

浅仓似乎有些生气,脸向游佐逼近了一步,"那菊乃怎么办呢?"

从第一次见面时起,浅仓就似乎很喜欢菊乃。当他知道了



菊乃和游佐之间的关系后，不好再表示什么，但浅仓确实是对菊乃抱有好感。

“你不可能和她们两个人同时维持住关系。”

“我当然知道。”游佐夹了一块烤海螺片后，放下了筷子，“这个是不是太甜了？”

“是不合您的口味吗？”柜台里面的店主慌慌忙忙地靠过来。

“怎么把汁弄得这么甜。煮过火了可不行！”

店主将烤海螺片撤下，自己用手指蘸了点，尝了尝，“确实是太甜了，我这就给您换新的。”

调味的似乎不是店主，而是里面的厨师们。店主将烤海螺片拿回去后，跟一个年轻的男子在解释，“酱汁只要用淡淡的酱油，调一点生姜，再加一点葱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

对于菜的味道，游佐是直言不讳的。既然是特地来光顾这里，照直说出自己的意见才能体现出诚意来。

但是，突然间，游佐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或许是因为浅仓指责了自己和凉子的缘故，或许是将以前积压下来的想法说出来了而已。

“菊乃知道这件事吗？”浅仓又把话题扯回来。

“可能不是很确切，但她肯定隐隐约约感觉到了。”

“那，菊乃不是很痛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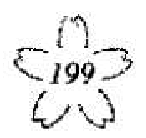
“……”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简单地来讲，就是喜欢凉子，但是这种单纯的回答，浅仓是无法接受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你不打算和凉子分手吗？”游佐一





沉默下来，浅仓就紧接着追问道："你应该明确地告诉菊乃。"

"我也想这么做，不过也要考虑到菊乃的立场。"

"你不要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浅仓用拳头狠狠地砸了几下柜台，"你既然都把菊乃搞得这么痛苦，还有什么立场不立场的？"

"不，不是……"

如浅仓所言，现在直接向菊乃坦白，请求她的谅解也许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菊乃又会怎么样呢？菊乃的身体现在已经崩溃了，告诉她，就是将她推进绝境。

保持着这种暧昧的状态，确实有些狡猾，但是直言相告也未必是件好事。

"你太卑鄙了。"

"……"

"这哪里是爱，不过就是好色而已。"

曾经有一个在夜总会工作的女人也这么说过。当时游佐只是以别人的名义说起一个男人和母女俩都保持着恋爱关系。原来以为对方不会有什么反应，没想到对方竟然说："这根本不是人干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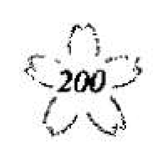
但是，游佐并不这么认为。

即使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善良的男人的内心也同样潜藏着这种欲望。这和地位、教养无关，男性这种性别本身就蕴藏着一种只要周围的情况允许，就一定会去做的危险性。

"你绝对不能这样做。"

游佐没有回答，喝了口酒。

游佐心里也很清楚。在和母亲谈恋爱的同时去接近女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情。但事已至此，想要把这一切都抹杀掉，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你应该马上和她断绝关系。"

"我也这么想，可是……"现在，游佐也确实想离开菊乃。一想起自己和凉子的亲密关系，游佐就觉得见到菊乃是一种痛苦。

但是，现在不愿意放弃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是菊乃。对于菊乃而言，两个人不仅仅有着亲密的关系，而且游佐还是自己工作上可以依靠的人。

"但你可不能一直都这么左右逢源。"浅仓回过神来，夹了块生鱼片，"是不是分不开？"

"话说回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会怎么样？"

"女人？什么意思？"

"如果是一个女人处在我这种处境，最开始喜欢的是父亲，中途又开始喜欢儿子……"

"怎么会……"

"也并不是没有可能，也可能正好相反。最开始喜欢儿子，中途见到父亲时，又被父亲所吸引。"

"一派胡言！"

"但是，如果有这种时候，女人应该怎么办？"

"这种事情只能让父亲和儿子自己来解决。"

"对吧。"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想说世人对男性的要求是不是有些严格。"

"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是女人，最开始喜欢父亲，中途又改变方向，喜欢儿子。这种时候，大家会不会像指责男人一样，指责她说狡猾、卑鄙。"

"喜欢比父亲年轻的男人也是无可厚非的。"

"也就是说如果是女人也就没有问题了。"



“你是不是想说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呢?”

“不是，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说单指责一方似乎也不是很妥当。”

“但是，这都是因为你才造成的这种结果，不是吗?”

“我也知道。但也不能马上直截了当地和母亲说我想和你分手。”

“你不直接说，至少也应该用态度来表示出来吧。”

“我表示了，可是她……”

“她装作没有感觉到……”

“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她害怕去面对自己的感觉吧。”游佐往浅仓和自己的酒杯里添了一些酒。

“那，你打算就这么暧昧下去?”

“当然不行，但我也不想说清楚让她痛苦。”

“你是想说这么暧昧下去是为了体现男人的体贴吗?”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体贴，但应该是一种关心吧。这证明我还在关心她。”

“表面上很关心，背地里却做出这种事情。”

“如果连你都觉得我不好，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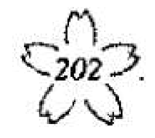
也许这种事情是无法用道理解释清楚的。游佐突然产生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喝了口酒。

九月二十日是凉子的生日，游佐准备了一条镶着碎钻的项链，但并不是直接送到京都的。

难得的生日，原来是打算亲自送过去的，但是恰好有一个重要的谈判，分不开身。而且菊乃也在京都，即使是到了京都，也无法和凉子两个人一起过生日。

也曾经想过延后几天，但前前后后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

虽然没有办法亲自送到，礼物却是游佐亲自挑选的。



游佐知道凉子以前就很想要一条镶着碎钻的项链。

在店里工作所需要的与和服相关的饰物，一般都会由菊乃买给凉子，但凉子很少有穿洋装时佩带的装饰品。

在几经考虑之后，游佐选择了一条零点三克拉的钻石项链。

“这个项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拿得出手。”女店员说。

游佐也曾想过买更贵的。但是，太贵重的东西，不太适合于年轻女性，而且会招致菊乃的责备。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女性来说，这也许是最适合的饰品了。

最让游佐费了一番苦心的是送的方法。如果在赠送人的地方写上游佐的名字，菊乃就会都明白了。几经考虑，游佐还是决定写上公司中其他女性的名字。万一被菊乃看到，也不会引起菊乃的怀疑。

第二天，凉子很快就打电话过来道谢，“谢谢你送给我这么好的礼物。”

虽然台风离开得很慢，这几天因为台风的余韵，一直是风雨交加的日子，但深夜里电话中的声音依然很清晰。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这条项链和你以前送我的戒指。”

现在想来，送给凉子戒指是四月樱花盛开的季节。那是他们一起沿着鸭川岸边走到平安神宫，观赏了花团锦簇的樱花之后，到商店里买的，是黄金制成的V字型戒指。和上次的礼物相比，这次的价值更高。

“明天我就戴上它。”

“你过生日我没能过去，实在是太遗憾了。下次我们抽时间，好好见上一面。你母亲什么时候来东京？”

以往，菊乃总是每周一到东京来，周末再回京都。

但是，这一个月似乎不太规则。有的时候在东京呆一周，有的时候一天就回去了。也许是因为工作不太有规律的缘故。





但在游佐看来，不停地改变日程就是为了防止游佐和凉子幽会。

这次的生日，按照往常的习惯，菊乃是应该来东京的，但一个星期前，菊乃回到京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妈妈可能还会在这里呆一阵子。"

"那生日你们也是一起过的？"

"是在一起，不过只是和朋友一起吃了饭，并没有和妈妈……"

"那她有没有给你礼物？"

"她给我买了和服用的手提袋。"

游佐脑海中浮现出菊乃和凉子并排走在京都街头的样子。

最近，菊乃的身形逐渐瘦了下来，越发接近凉子的体形了。平时，菊乃总是穿和服，而凉子则更多的是穿洋装。两个人站在一起眺望橱窗时的身影一定很惹人注目。

书房的窗外，树叶在剧烈地摇曳着。台风是从东海地区登陆的，一到傍晚，东京就进入到了暴风雨圈，但京都似乎只是下了一些小雨。

说完台风的事情，凉子突然换了一种很郑重的语调。

"我能再跟你讲点事情吗？"

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游佐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电话是直通的，不用担心被家里的其他人听到。

"当然可以，不过，你那边呢？"

"母亲和客人出去了……"

营业结束后，凉子一个人先回了家。

"昨天，母亲说我了。"

"说什么？"

"结婚的事情。"

这个话题来得有些突然，游佐换了一只手拿听筒。







“母亲说我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可是……”

“当然，我说还太早了……”

仔细一想，凉子已经二十四岁了，也不应该说太早了。

“对方是一个人什么样的人?”

“二十七岁，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

“你认识他吗?”

“是住在室町的一个批发商的儿子。说起名字的话，知道是哪个人……”

“那就是说要去相亲?”

“是。不过两家都互相认识，而且对方家里有三个男孩子，说是可以做上门女婿。”

凉子是菊乃的独生女儿，找一个上门女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他在这边的大学毕业,我不是太了解,不过听说人很好。”

“你看过他的照片吗?”

“看了一眼，身高一米八0左右，长相还可以。”凉子的声音竟然显得有些明快。

“那你怎么说的?”

“一下子就拒绝人家也不太好吧。”

“……”

“母亲极力推荐了这个人,说再也找不到条件这么好的人了。”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还不想结婚。”

“但也不能总是这样……”

“我知道，但是母亲哭了……”

“母亲哭了?”

“最近，母亲只要一激动，马上就掉眼泪。问我为什么不

结婚，最后竟然生起气来，也不和我说话了……”

游佐可以想象出母女两个针锋相对的样子。

“那，结婚的事情呢？”

“当然是拒绝了。母亲也知道我不想结婚。而且，我觉得年轻人靠不住。”

游佐叹了一口气。

按照现在的情形，游佐即使是和凉子继续交往下去也不可能跟凉子结婚。凉子还不想结婚，即便是凉子想结婚，菊乃也是不会同意的。

既然已经知道不可能结婚，还纠缠着年轻女性不放，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

道理游佐是明白的，但心底里还是希望让凉子留在自己的身边。虽然知道总有一天她会离开自己，但是现在让自己放手的话，对自己来说，确实有些残酷。这种心情，是用常识和理性所无法解释的。

“你母亲竟然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情……”不管结果如何，菊乃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确实让他有些吃惊，“你母亲为什么想让你这么早结婚？”

以前，菊乃曾经说过“辰村”可以到自己这一代就结束了。剩下的就看凉子的打算了，如果凉子想继续下去就继续，不想继续就可以关掉。当时菊乃的想法还是很灵活的。

为什么突然哭着要让凉子结婚。

“那，她以后还会再催你吗？”

“母亲已经不会再催我了。”凉子的回答很坚决。

“为什么？”

“也许母亲就是为了试探我。”

“试探？”

“用结婚的话题来试探我们……”





听到"我们"这个词，游佐才意识到这中间也包含着自己。

"你不觉得吗？"

被凉子这么一提醒，游佐也多少有些意识到了。也就是说用对"结婚"这个话题的反应，来试探对方有没有喜欢的人。

"我想，母亲已经明白了。我不打算结婚的原因……我喜欢您的事情……"

"我？……"

"母亲从前就怀疑过我们。"

"……"

"但是，没有关系。"

游佐紧紧攥着电话。如果现在凉子就在眼前的话，真想紧紧抱住她。面对母亲的质问，凉子还坚守着对自己的爱情，游佐心里很欣慰。

"谢谢……"

"怎么了？"

也许是因为电话里看不到表情的缘故，凉子似乎没有明白游佐的意思。

"没想到你会这么说。"

游佐点了点头，脑海中又浮现出菊乃的样子。

如果就像凉子所说，菊乃这次知道了两个人的事情的话，会怎么办呢？这次她是会向自己提出分手，还是会采取别的手段。

"那，你母亲怎么样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不过今天罕见地在宴会上喝醉了。"

菊乃偶尔也会在宴席上喝几杯，但是从来没有喝醉过。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会多喝几杯，但大多数是和游佐在一起的



时候。

“是店里的工作结束后又去喝的吧。”

“我也劝了她，可是她根本不听。”

窗外的风似乎更强烈了，从空中呼啸着向远处奔去。

“最近，母亲开始酗酒了，有的时候从中午就开始喝。”

“中午？”

“您可能不知道。”

曾经有几次菊乃打电话到公司时，游佐总觉得菊乃有些语无伦次，现在看来，应该是在喝了酒之后。

“她什么也不吃，只是喝酒……”

“这可不行，这件事情医生知道吗？”

“医生说稍微喝一点可以放松心情。如果您下次见到她的时候，请提醒提醒她。”

游佐想答应下来，可是一想到主要原因在自己身上时，又觉得难以开口。

“那，今天晚上她可能很晚才回来？”

“我知道她去的那家店里的电话，待会儿我给她打个电话。”虽然因为结婚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但凉子还是很替母亲担心。

“已经十二点了。”

凉子突然想起了什么，“那，我就休息了。”

一听到“休息”二字，游佐更想见到凉子了。如果凉子现在就在东京的话，游佐会马上飞奔到她身边去。

“真想见你……”

也许有些孩子气，但当和凉子说话时，游佐就会很自然地恢复到少年时的心态。

“找个机会我们一起去旅行吧，就算是给你过生日。”

这种事情已经说了很多次，但都还没有实现过。



“红叶马上就要红了，我们去个山里泡温泉吧。十月、十一月初有个长假。”

“……”

“就去一次吧。”

游佐再次发出邀请时，凉子却说起了别的事情。

“十一月是母亲的生日，您知道吧。”

“八号，还是九号？”

“八号。那天，您一定要送点礼物给母亲。”这个请求让游佐感到意外，游佐沉默起来。凉子接着说：“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知道了……”

“那，您就先休息吧。打扰了您这么长时间，真不好意思。”

“这就休息了？”

“也许母亲会给我打电话。”

游佐还想再多说一会儿，但凉子似乎更在意母亲的事情，“晚安……”

放下电话，外面的风声又一次呼啸而来。游佐听着风声，想象着一个人等待母亲回来的凉子的身影。



秋寂





十月中旬过后，菊乃的身体稍微恢复了一点。

虽然还没有恢复到和先前一样的状态。仍然有一些耳鸣和头晕，但也并不像夏末时那么严重而影响到工作。

不知道是因为医生给的药物产生了作用，还是姗姗来迟的秋天所带来的清爽对身体产生的影响，酒馆里的客人们都说，“您最近脸色不错，比前一段精神多了。”

但这也并非是因为菊乃自身的情况有所好转，而是菊乃已经知道了如何一边养病一边和游佐继续交往的好方法。

着急也治不好病。这种病只能是放下心来，慢慢去养。这么一想，菊乃的心情就轻松下来了。

但是，成为主要病因的这个在身边的心结还是没有解开。不知道游佐和凉子的关系怎么样了……

从春天到夏天，菊乃的忧虑越来越深。在夏天快结束时，菊乃几乎已经可以确信两个人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菊乃患上美尼尔综合症，昏倒在店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之后，曾经有几次，菊乃也想问游佐。甚至有一次，话已



经到了嘴边，又被自己急急忙忙喝了口水咽了下去。

一直控制着自己不去过问这件事，是因为菊乃觉得自己知道了之后，会变得更悲惨。

这就是菊乃作为女人的一种尊严。但是，单靠尊严还是无法消除疑虑。

九月，在凉子过生日的时候，菊乃突然提起了结婚的话题，想试探女儿的反应。当然，菊乃并不是真心希望凉子赶快结婚，而是认为这是一个试探女儿的绝好的机会。

结果，正如菊乃所预料到的，凉子根本没有要结婚的意思，最后竟断然拒绝了自己。

"我现在根本不想结婚。"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这个问题才是菊乃最想问的。

凉子一瞬间怯怯地低下了头，随后缓缓地摇了摇头，"没有。"

虽然是否定的回答，但凉子微弱的声音似乎又是在肯定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如果有的话，你就老老实实说出来吧。如果你喜欢那个人，而且想跟他结婚的话，妈妈也想见见他……"

"真的没有这样的人，真的没有。"

否定得越坚决，看起来越像是谎言。

"你要是连妈妈都不告诉，就显得太见外了吧。你就偷偷告诉我一个人吧。"

但是，凉子还是很坚定地摇了摇头，没有开口。最后，菊乃哭着求凉子，凉子还是没有回答。凉子的顽固让菊乃有些吃惊，不过这也许正是源于自己的遗传。

凉子的抵抗进一步加深了菊乃的疑虑，同时，凉子的顽固也让菊乃有些安心。

"既然她都这么强烈地否定了，也许真的是我搞错了……"

这种心理就像是一个即将溺水身亡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



草，哪怕是只有一线希望，也只会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考虑。

总之，既然那么强烈地否定了，即使是两人之间真的有什么事情，凉子也应该会反省了吧。这么一想，菊乃的心情轻松了很多。

随着秋天的天气一天天晴朗起来，菊乃的身体也逐渐恢复过来，这也可能是因为菊乃终于想通了的缘故。菊乃已经决定不再考虑游佐和凉子的事情了。

"与其想这些问题，还不如好好工作。"

店里的工作进展得越来越顺利。京都的店里，由于菊乃经常休息，客人们多少有些不满，但是往来的客人也不见减少，成绩还算不错。而东京料理店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预想。

在东京，主打菜的怀石料理和京都的店相比略微便宜了一些。但是因为只有柜台和餐桌，并不需要花太多的人工费，从早到晚客流量一直都不错，销售额还能维持住店里的花费。而且，店设在饭店里面，所以几乎都是现金收入。

"不愧是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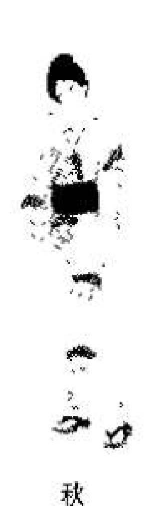
最初开这家店时还有些战战兢兢，现在看来，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半年，店里也多少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先是一个厨师和一个女服务员辞掉了工作，都是因为一些很小的原因，但是性格不和也是无法左右的事情。他们提出辞职的时候，菊乃曾一度挽留过他们。但是因为对方执意要走，也就没有再挽留的必要了。

难得大家能在一起工作，不过中间总是会有一两个人无法适应店里的工作。这种时候，菊乃一般都很干脆，尊重本人的意志，不去过度地追究。

"该是什么样子就会是什么样子。"

这种想法多少有些不负责任，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会让人更





轻松，而且这也是长久以来积累下来的秘诀。

人员很快就补充上来了，可是东京的店里还有一个不足之处。这就是因为是租用饭店的一个角落，所以没有雅间。

“你的店里怎么也不设个雅间……”

每当一些常客提到这个问题时，菊乃就会觉得很懊恼。确实，如果有个雅间的话，就可以让客人慢慢品尝更加地道的怀石料理了。当然，在最初开这个店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雅间的问题。在最初的计划中，也设计了两个小雅间。最终没有开设雅间也是因为听取了游佐的意见。

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全部设成散客席的收入远比开设一个雅间高，游佐的意见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全是散客席，晚上总是客满，销售额也在不断上升。

但是，散客毕竟只是在饭店里住宿的客人，所点的饭菜也都比较简单，价格更趋向大众化，很难推出和京都“辰村”一样水平的料理。

菊乃也曾经半开玩笑地和游佐说过，“当初要是建一个小雅间就好了。”

但是，游佐只是苦笑了几下，没有应声。原本游佐就只是将菊乃所做的事情当成一种大小姐的游戏。所以，当初菊乃在东京开店，想要多花些钱专门用于购买店里摆放的物品和餐具时，游佐极力制止了她。游佐一直认为在饭店里开店就应该是比较大众化一点的店。

菊乃一开始并没有太多的自信，觉得也许照游佐所说的去做会比较稳妥。不过，现在店里的生意既然已经这么好了，多少还是想奢侈一点。

菊乃曾经想下决心改造一下，可是即使是告诉游佐，可能只是会被游佐付之一笑，所以一直也没能开口。

因此，菊乃最初找了室町的“山善”的老板并上一起商



量店里的改造计划。

十月末，回到京都，拜访完各个银行后，菊乃邀井上一起吃饭。

“最近，我想在东京的店里加一个雅间。”菊乃刚说完，井上就立即点了点头。

“对，也许这样更好。”

“山善”是一家批发和服布料的老店，它的和服布料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和服专卖店和各大商场。井上每年都会多次邀请全国各地的和服布料店的经营者们到京都，每次都会到“辰村”来。

井上已经年近花甲，头顶已经彻底谢顶了，但很乐于关照别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一个月前，给凉子提亲的就是井上。菊乃在东京的店开业时，井上还特地从京都赶来祝贺。

“你那家在东京的店里要是有一个雅间的话，我在东京招待客人的时候还可以用上。”

经井上这么一说，菊乃的欲望就更强烈了，“谢谢您。您这么说，我太高兴了。”

井上第一次来“辰村”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之后虽然相互之间也有来往，但关系真正密切起来还是在最近几个月。

菊乃因为游佐的事情烦恼，两个人多少有些疏远之后，和井上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也可以说，井上正好填补了菊乃和游佐之间的裂痕。不过，菊乃和井上之间没有所谓的男女关系。菊乃一开始就把井上当成自己的家里人，而且也认识井上的妻子。这让菊乃觉得更加可以安心，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井上。

“既然开了这个店，还是应该有一个能让东京的客人好好放松的地方。”

"原来您也这么认为。"这件事情是第一次跟井上提起，没想到两个人的意见竟然如此一致。

"一开始就应该建一个。"

虽然和游佐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菊乃总会感觉到两个人的想法不太协调。例如在"辰村"叫艺伎的时候，游佐总是很明确地说"给我找些漂亮的"。如果不合他的意思时，中途游佐就会摆出一副不愉快的表情。而在吃完晚饭，要带艺伎们去喝酒时，游佐也总是只选一些漂亮的艺伎，瞧都不会去瞧一眼那些老艺伎。

在东京，可能按照东京的规矩，既然是自己掏了钱，就可以指名要自己所喜欢的艺伎，但是在京都的花街却不同。在艺伎当中有漂亮的艺伎，也有不是很出众的艺伎、老艺伎。能把她们都聚集在一起玩，才能称得上是行家。所谓的"玩"，就是指"让她们玩"，从中感悟人生。

菊乃想跟游佐讲这些，但游佐似乎根本不明白这种感觉。菊乃曾经试探过一次，但游佐觉得"怎么这么荒唐"，根本没有要听进去的意思。

这并不是说游佐吝啬，只是游佐认为既然是来消遣，又拿出了相应的钱，就应该找一些漂亮的艺伎好好消遣消遣。

这种观念的不同，也正是京都的传统和东京的合理主义的不同，并不能明确地说出孰是孰非。这种因成长的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常常会显现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感觉上的不同菊乃才会被游佐所吸引。最初见到游佐的时候，他的东京式的思维方式让菊乃感到新鲜和爽快。一直以来只用京都的观念去考虑问题，还是有些狭隘，通过和游佐的交往，菊乃觉得可以从更广阔的空间去考虑事情。

在东京开店，不设雅间的经营方式能取得这样的成果都是



因为听取了游佐的意见。

但是现在，游佐的东京式思维方式让菊乃觉得有些厌烦。并不是说想背道而驰，只是想隔着一段距离来考虑问题。菊乃产生这种想法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受凉子的事情的影响。一想到他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以往对游佐的憧憬多少有些黯然失色。

“要重新改造的话，就得停业几天……”井上就像是在考虑自己的事情，表情显得很认真，“可是，你开这家店还不到半年吧。”

“当然，要改造也会等到明年。”

要改造的话，还需要花钱，但菊乃并不担心这一点。按照现在的经营状况来看，肯定能从银行借到钱。然而，最让菊乃介意的是从游佐那里借来的七千万日元。

虽然也写了借据，但游佐一直说什么时候还都行，并没有催过菊乃。菊乃也就一直没有还过，但是，现在菊乃想在年底之前稍微还给游佐一点。

即使是和游佐保持着亲密关系，也应该把钱还给他的，更何况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可以帮帮你。”井上似乎是以为菊乃需要帮助所以才来找自己商量的。

“不，不用了。”菊乃慌忙打断了井上的话，“我只是希望在东京也可以做出正宗的料理来。”

“我明白你的心情。并不是说开个店就只是为了赚钱，而是想让东京的人也能尝到正宗的‘辰村’的风味。”

井上是在京都长大的，因此在他的意识中，东京就是乡下。这种京都人所特有的高傲让现在的菊乃感到很愉快。

“听了您的话，更坚定了我的决心，非常感谢您。”菊乃郑重地向井上鞠了一躬，然而心里却忽然浮现出游佐的样子。





一进入十一月，东京早晚的天气会忽然变冷，当然，晴朗的日子也越来越多。

十一月初，菊乃生日的那一天也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从早上开始，太阳就一直发出炫目的光芒。

不管头一天晚上睡得多晚，菊乃每天早上都会七点起床，进行祷告。但也并不是穿戴整齐地坐在神架或佛龛前，而只是躺在床上，双手合十祷告一分钟。

那一天，菊乃也是七点起床，在床上合掌。虽说是躺着，祷告起来很轻松，但在这八年里，菊乃没有落过一次。

菊乃这么做，是在和丈夫分开后一直很苦恼时，到在奈良居住的教祖那里后所养成的习惯。

教祖的事情，菊乃是听开茶馆的育子所说的，到了奈良一看，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婆婆，住在一般人居住的房子里，没有新兴宗教的威严。菊乃向她诉说了自己的烦恼，教祖婆婆劝她每天早上在固定的时间内祈祷一分钟。而且告诫她“要每天感谢自己可以健康地活着，要尽最大的努力”。

过后一想，这只是很平凡的事情，但是可以把心中所有的不快都倾诉出来，菊乃觉得轻松了很多。之后，每隔两、三个月，菊乃都会去参拜，或者说是去接受教诲。但是三年前，教祖过世了。

如果她还在世的话，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找她商量，菊乃觉得很遗憾。不过菊乃仍然保持了每天早上祷告的习惯。

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早上七点起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习惯了之后，到了这个时间自然就会醒过来。因为只需在床上合掌，所以在外旅行的时候也不会被耽误。

这一分钟的祷告中包括了对今天早上也能醒来、迎接新的一天的感谢和对今天也能是健康的一天的祈祷，然后可以根据日子的不同，加上其他的愿望。

生日当天的早上，菊乃在感谢了自己能健康地活到四十七岁之后，祈祷自己晚上能和游佐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祈祷之后，菊乃有时会马上起床，有时也会躺下再睡一会儿。今天早上，菊乃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等头脑完全清醒了之后才起了床。

菊乃迅速地穿上了一件和服，拉开了阳台上的窗帘。秋天的阳光流淌了进来。

夏天的时候，空气仿佛都凝滞在周围，现在的天空清澈通透，对面林立的高楼在清晨的阳光中熠熠生辉。晴朗的秋天的天空下，仿佛能听到口哨的声音。

但是，左手边的樱花树的树叶几乎褪去了颜色，一些叶子飘落在洼地的墓石上。

樱花的花期早，落叶也早。

菊乃面对着早晨的空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说：“还是把它买下来吧……”

半个月前，这里的房主曾经说过可以出让给菊乃。最近，东京的房价一直在上涨，这个只有二十坪的房子的价钱也相当不菲。

这个价钱和地价很高的京都来比也算是高的，但是按照现在每个月付三十万元的租金也确实有些不值。

最初是觉得住在这里比住饭店更舒服所以租下来了，但是东京的店里这么忙，就不可能只是在这里临时住一阵子。

考虑到将来的事情，在东京买一套房子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幸好，这个房子自己已经住了将近半年，已经熟悉了，而且交通和周围的环境都不错。女儿京子很介意阳台下面有墓地，但这周围有泉岳寺等很多寺院，而且正因为有墓地，才能保持住这里的清静和远眺的美景。

房东一说想卖，菊乃就突然很想买，但是如果现在买了房

子的话，就没有钱来改建东京的店面了。是应该先有一个稳定的住处，还是应该先改造店面。当需要从中选择的时候，菊乃还是觉得改造店面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房子更重要一些。

这几天，菊乃一直很犹豫，但是看到今天早上这样迷人的秋日后，菊乃还是倾向于先买房子。

菊乃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回到屋里，泡了杯茶。一边品尝着微浓的煎茶，一边考虑着今天一天的事情。

首先是上午到银行去一趟之后，给店里新招来的女人面试。然后和店长商量一下，六点半离开店，到约定的料理屋去和游佐见面。

一个星期前，游佐打电话过来邀请自己一起吃饭庆祝生日。

以往，每年生日这天菊乃都会和游佐一起吃饭，但是今年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十分融洽。菊乃原本以为游佐不会约自己了，所以接到电话时，菊乃很高兴。

但是，还是不自觉地想挖苦游佐一下。

“谢谢您特意记得我的生日。您真的方便和我一起吃饭吗?”

“当然了，还是去吃日本料理吧。”

“您不要太勉强自己。”

“没有，怎么会是勉强呢。”

自己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爱挖苦人的女人。今天晚上和游佐见面时，绝对不能成为这么招人讨厌的女人，菊乃想着想着，不由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游佐指定的店是在隅田川岸边的葭町的一家料理屋。

在东京一起吃饭时，只要有机会，游佐就会带菊乃到一家新的店里去。似乎这也是游佐为了能让对东京不太熟悉的菊乃

见识到更多的东西而特意安排的。

菊乃刚要出门时，接到了从京都来的电话，到达约定的餐厅时已经过了七点。游佐已经来了，坐在二楼的雅间中。不愧是很有年头的料亭，楼梯和走廊泛着黑光，雅间也很宽敞。背对着墙的上座空着。菊乃觉得有些奇怪。游佐伸手示意菊乃坐下。

“今天你是主宾。”

“不，不，女人怎么能坐在这里。”

“没关系的，坐下吧。”

菊乃无奈只好坐在上座。

“以前，这条隅田川的沿岸有一排餐厅，最近减少了很多。”

女招待打开左边的格子窗，窗外可以看见桥，桥下流淌着隅田川。夜色使窗外只剩下黑色的空间，只有通过映在河中的两岸霓虹灯的倒影隐约可以知道河的宽度。

“那是屋形船吗？”

远远望去，一艘灯火辉煌的船沿江而下，船上有二三十个客人在船上欣赏江上的夜景。

“以前这里的风景很美，但最近护岸工程提高了河堤，能够边欣赏河上的月光边进餐的地方也就只有这家餐厅的这个雅间了。”

似乎是游佐为了菊乃的生日，特意预订了这个能看到河的雅间。

“生日快乐。”

船离开了视线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斟上了酒。

“没有蜡烛，可以吗？”

“太好了，幸好没有。”

过了这个生日，菊乃就是四十七岁了，无法再点起和年龄

相同数量的蜡烛了。

“真没想到自己也到了这种年纪了。”

“要是连你都这么说，那我可怎么办。”

游佐年长菊乃三岁，但到明年年初游佐过生日之前，两个人之间相差两岁。

“男人的话没有关系的，五十岁正好是男人的花季。”

听了菊乃的安慰，游佐没有说话，喝完了酒杯中的酒，拿出了一个小包。

“给你的生日礼物，不知道你中不中意。”

“嗯？是什么？”菊乃忘记了自己在电话中对游佐的讽刺，眼睛里又闪现了神采奕奕的光，“我能打开吗？”打开系着漂亮丝结的包装，里面是一个方型的盒子，盒子里面放着一块表，“啊，真可爱。”

因为是正方形的盒子，菊乃没有想到是表。小小的圆形的表，上面有一条金色的链子。

“这是放在腰带里的吧。”

“是，你好像没有这种类型的表吧。”

“是。虽然很小，但很有品位，谢谢。”

菊乃迅速将表锁在腰带上，然后把表托在手上看。

“我一直都想有一块这样的表。”

“你喜欢就好。”

菊乃将表托在手上端详时，过来寒暄的老板娘也被吸引住了。

“不愧是社长，您的品位真高。”

“挑选送给女性的礼物真是很难呀。”

“不过您挑选得很合适，果然是给自己喜欢的人挑礼物，您一定费了不少心吧。”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就好了。”菊乃又开始想挖苦人，不

过能得到礼物心情还是十分愉快。

“来，您多来两杯。”老板娘给菊乃斟上酒，菊乃一饮而尽。在京都，不管在哪个餐馆里都有认识的人，不能有一丝疏忽。在东京就显得很轻松了，而且街道也很宽，给人一种解放感。

“这个真好吃。”在刚才端来的小菜中有一道用培根卷着圆白菜的菜，不像是京都的菜系。

“这是我们家乡的菜。”老板娘很谦虚。但是每道菜的味道都有着很鲜明的个性。

“最近的京都料理都太过于讲究，最终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以往，如果听到有人讲京都的坏话，菊乃总是会反驳，但是今天也许是因为得到了礼物的缘故，菊乃并没有太在意。

“这么大的房间里只有两个人，有一些浪费了。”房间有二十席大，而且还连接一个小客厅。

“这个房间是今天专门为您两位准备的，今晚就请住在这里吧。”

“这里能住吗？”

“不能住，但是醉倒在这里的话也只好让住了。”

“那我们就醉倒在这里吧。”虽然是半开玩笑，但菊乃的心情的确是难得地愉快。

“那您请慢用。”约莫过了三十分钟老板娘走后，菊乃突然想起了什么。

“有件事想和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游佐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一脸认真的样子。

“我想把现在住的房子买下来，你觉得怎么样？”菊乃一说价格，游佐抱着双臂，低头想了想。

“也许再等一段时间比较好。”

“还是太贵了?”

“也并不是太贵，不过过一些时候价格可能会降下来。”游佐给菊乃讲了最近土地和楼房的销售倾向并举了两三个实例，“没有必要着急买。”

游佐列举了一些数字进行说明，菊乃想了想，接受了游佐的意见。

“那，我就不买了……”菊乃重新给游佐添上酒。

“那在店里设一个雅间怎么样?”

“你还在考虑那件事?”游佐有些吃惊地嘀咕了一句。

“店里的生意好容易才红火起来，现在这样不好吗?”

“但是，有客人特意说如果有雅间的话一定会用我们的雅间……”

“那种客人的话怎么能当真呢?”被游佐这么简单地就否定了，菊乃更加想反驳几句。

“按照现在的状况，没办法做出真正的‘辰村’料理。”

“你现在不是已经做出来了吗?”

“不是说这个，只是想让客人在雅间里慢慢品尝。”

游佐装出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喝了一口酒。看着游佐坦然的脸，菊乃蕴藏在心底的愤怒一下子迸发出来。

“不管你反不反对，我是肯定要设雅间的!”

“你不要做傻事，好不好。”

“但是，我就是想设雅间。”

“……”

“反正你是东京人，你是不会明白的。”

“你说什么呢。”

“反正，有人赞同我的意见。”菊乃正说着，女服务员端来了新的菜。

为了掩饰这一瞬间的尴尬，游佐往菊乃的杯中添了些酒，



然后也给自己添满，喝了一口。看着游佐那张逐渐冷静下来的脸，菊乃不知道应该如何收拾自己想要撒娇的心情。

最近，菊乃总觉得自己的体内潜藏着一个莫名其妙的恶魔。这个恶魔平时总是会控制着吼叫，但偶尔也会抬起头来做一些不受自己控制的事情。

当然这种事情不可能成为说服别人的理由。即使是说“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毕竟是菊乃本人做出的事情，所以菊乃仍然无法逃脱责任。

但是，现实中的行动往往会与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仿佛是自己的身体内存在着两种分裂着的人格。生日当天的菊乃正是如此。

原本是打算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喜悦表现出来，和游佐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但事实上菊乃还是不时地演绎一个喜欢讽刺、挖苦的令人讨厌的女人。

在霞町的料理屋时还算不错，周围有女服务员，老板娘也会时不时过来问候一下，菊乃还不能说出太任性的话。连菊乃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过分的还是在去银座的夜总会之后。

游佐带菊乃去的夜总会是菊乃也听说过的高级夜总会，夜总会的老板娘是有名的美人。这次是因为菊乃想见一见这位老板娘，所以特意央求游佐带她过来的。老板娘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美女，不仅漂亮，而且沉稳聪明。

菊乃以前也知道游佐经常出入这家夜总会，但是没有想到两个人竟然如此地亲密，而且还说出了很多菊乃没有听说过的人名。虽然只是一些消息和流言，但菊乃一直无法融入到两个人的谈话之中。

原本老板娘见到菊乃的时候也已经夸奖了菊乃“不愧是京都来的客人，您的和服真漂亮”，而且也知道京都的“辰

村”，以及菊乃在东京新开了店的事情。

做到这些，老板娘没有任何失礼，给人的感觉也并不坏。

但是，自从和游佐开始聊天之后，她就很自然地忽视了菊乃。而且即使是店里很忙，老板娘依然很平静地坐在游佐的旁边。游佐也因为能和老板娘悠闲地聊天而心情显得很不错。

也许是因为有些焦躁，老板娘想要离开的时候，菊乃突然想将她留下来。

“你们谈得可真愉快。”突然被菊乃这么一说，游佐也不知如何回答。

“到处都有您认识的人，可真够忙的……”

“你在说什么呢。”

“您今年多大了。”

“三十五六左右吧。”菊乃知道一问对方的年龄，自己就会变得很悲惨，但是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果然还是年轻的小姐比较好。”

游佐在这种地方被不痛不痒地扎了一针，似乎觉察到情势不妙，马上说了一句，“我们走吧”，想要去叫出租车。一看到游佐的态度，菊乃的逆反心理更加强烈了。

这些都不是想要变得更坦诚的菊乃的本心，而是另一个恶魔在作怪。

菊乃又要求游佐带自己到另一个地方，这一次是赤坂的一个酒吧。也许是因为在银座受了教训，这次是一个只有柜台的小店，老板娘约莫五十岁左右，除了老板娘之外，只有两个年轻的女子。

游佐原本以为如果是这里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这次两个年轻的女子和游佐搭上了话。而且这两个人都是白天在公司工作，晚上在店里打短工。一听到她们的年龄和凉子一样时，菊乃的头脑里又是一片混乱。

"您真受年轻女孩子们的欢迎。"菊乃原本是不打算说的，但还是忍不住说出了口。

"不就是和她们说几句话嘛。"

"她们的年龄和凉子一样。"

"那又怎么了……"没想到游佐的表情也变得很严厉。

"也没什么。"菊乃故意装出一副很平静的样子。游佐很不高兴地喝了一杯加冰的威士忌。

菊乃也觉得自己说得也许有些过分了，但看样子，游佐和凉子之间的关系都是真的，菊乃的心情一下子消沉了下来。

像是要甩掉不愉快的心情似的，菊乃一下子喝光了杯中的白兰地，"再来一杯。"

菊乃对柜台里的女人说。游佐叹了一口气，仿佛带来了一个很麻烦的家伙。看到游佐这样，菊乃心中的恶魔又开始骚动起来。

"我一定会把借您的钱还给您的。"话题转换得太快，游佐有些吃惊。菊乃继续说道："我早就想还您了，但没想到竟然拖到现在，实在太对不起您了。今年年内我一定全部都还给您，请您再等一等。"

"我根本没有说过要让你还。"

"即使您不说，我还是应该还给您的。"

"今天晚上你到底怎么了？"

"早一些还给您，我的心里就会更轻松一点。"

"但你不是还要买房子、装修店面吗？这些都要花很多钱吧。"

"这些我都放弃。放弃这些，把钱还给您。"说完这些的一刹那，菊乃的上身晃了一下。

"喂，喂，振作一点。"

游佐从旁边伸出胳臂，扶住菊乃的肩膀。一瞬间，菊乃被

一种令人怀念的温度所包围，但说出来的话却完全不同。“讨厌！不要碰我。”

这也许是栖息在菊乃心中的恶魔在作怪。菊乃能记起的就只有这些了。

有时，游佐会被一种预感包围。

自己觉得有可能要发生的事情，会变成现实，有时让游佐自己也很吃惊。

例如最初见到菊乃的时候，游佐就预感到了两个人可能会有很深的关系。这种预感并不是喜欢或者相互爱慕这些具体的事情，而是一种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亲切感。事实也如游佐所预感的。当然，这种预感是正确的，但有时也会出现很牵强的结果。

但，不是任何一个结果都很牵强。

菊乃生日的晚上，游佐在去葭町的料理店途中，就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一些麻烦的事情。不会只是庆祝一下生日那么简单。正如游佐所预感的，最开始的晚餐平安地度过了，但去了银座的夜总会之后，菊乃就开始有些失态了。

原本以为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两个人的关系不太融洽，所以菊乃与往常有些不同，但在途中，菊乃的失态愈演愈烈。在最后一个店里竟然无缘无故地找起茬来，让店里的老板娘也觉得很吃惊。

当然，游佐也并不是不明白菊乃的心情。挖苦人、逆反心理都是因为对游佐和凉子之间关系的疑惑在作祟。而且，最近两个人也很少在一起悠闲地吃饭，好好地谈一谈了。

即使是见面，也只是例行公事地聊几句，很快就结束了。也许正是这种不满在菊乃的体内高涨了起来。

即便如此，游佐也没想到菊乃会如此失态。最后离开酒吧的时候，菊乃几乎醉得无法站立行走了。这是那个在从前无论



喝多少酒都不会失态的、坚强的菊乃身上所想象不到的。

游佐把菊乃扶上车，送到三田的家里时，想起了东京的店开业后第二天的事情。当时的菊乃也像今天一样喝得很醉，但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失态。那天晚上，游佐虽然抚摸了菊乃的肌肤，但什么也没做就回去了。

今天会不会还和上次一样？游佐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望了望天空，车停在了三田家的门口。

“再坚持一会儿。”

菊乃摇摇晃晃地从车上下来，如果不是被游佐扶着，身体早已瘫倒在地了。好容易才到了房间，刚一开门，菊乃就被绊倒在地上。游佐将菊乃搀扶到客厅里，菊乃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

“真对不起……”从菊乃嘟囔的这句话来看，菊乃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喝醉了酒给游佐添了麻烦。

菊乃说想喝水，游佐倒了一杯水递给菊乃。菊乃更痛苦地喘着气，游佐拍了拍菊乃的背。

“都是因为你喝得太多了。”这次菊乃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个地方不能睡，还是到床上去吧。”

趴在沙发上的菊乃小腿从和服下摆处露出来，在荧光灯下显得异常的白皙。

“走，我们到那边去。”游佐拍了拍菊乃的肩膀，菊乃缓缓地站了起来。

也许是一瞬间明亮的灯光让菊乃有些吃惊，菊乃转过脸去，然后合上衣襟。

“真对不起您，给您添麻烦了……”

“别说这些了，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谢谢您……”菊乃停下来，闭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请您先回去吧。”



“可是……”

“没关系，您不用管我了。”菊乃侧过脸站起来，向阳台上走去。菊乃趔趄着打开阳台的门，走到阳台上。

游佐很担心，追了上去。菊乃蹲在阳台上盆栽旁边的一个圆凳子上。

“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里比较舒服。”

的确，对于喝醉酒的人来说，清爽的夜气会让人觉得很舒服。越过黑暗的凹地，可以看到对面红色的霓虹。

游佐突然想到阳台的下面就是墓地，左边有一棵樱花树。

“你还是回去休息吧。在这儿会感冒的。”

“真的没有关系……”菊乃嘟囔了一句，上身微微摇晃了一下。

“还是快点回到屋里去吧。”游佐再次把手放在菊乃肩上，菊乃摇了摇头。

“我求您了，您回去吧。”菊乃的语气很强烈，游佐把手抽了回来。菊乃用手摸着额头，低声说了一句，“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呆一会儿。”

既然菊乃已经说到这种地步，游佐也不得不回去了。

“那你一定要早点休息。”

“……”

“那我先回去了。”

“晚安……”菊乃轻轻地点了点头。游佐又回头看了一眼蹲在昏暗阳台上的菊乃，缓缓地向门口走去。

街灯下是一排已经凋零的枯树，白天的天气很晴朗，但是一到深夜却有一种彻骨的冷。

从菊乃的公寓出来，游佐环视了一下左右，没有空车过来的迹象。他又转身看了一眼公寓后，向伊皿子的十字路口



走去。

风卷着落叶，呼啸着从树的两边掠过。游佐缩着身子，一只手插进口袋里，想了想刚刚分开的菊乃的事情。她会不会就一直蜷缩在阳台上，直到酒醒呢……

自己也曾跟她说过很多次，让她回到房间休息，菊乃都没有听。甚至到最后竟然说出了“我求您了，您回去吧”。自己只好出来了，但是菊乃真的会到床上休息吗？即便是喝醉了，但一直在阳台的话肯定会感冒的。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不会一直呆在阳台上吧。不过，菊乃喝得可真不少。

从菊乃喝酒时的样子来看，菊乃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喝醉。中途，菊乃根本不听自己的劝阻，大口大口地喝白兰地。也许在菊乃这种叛逆心理的深处仍然遗留着因游佐和凉子之间的事情所造成的阴影。

事实上，游佐曾经想过，只要菊乃允许，今天晚上还是想和菊乃恢复到以前的关系。和菊乃断绝身体上的接触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情了。两个人曾经那么亲密无间地接触过，但是在樱花季节结束后，这种关系也结束了。从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过程来看，这显然是很不自然的。

但是，如果现在和菊乃发生了关系，就是对深陷其中的凉子的一种背叛。如果被凉子知道了，她一定很痛苦。虽然很清楚这点，但在游佐的心里仍然有一种即使是和菊乃再次结合在一起，也未必就是对凉子的背叛的心情。

也许说是背叛有些夸张，只不过是和一个曾经亲密无间的人恢复到以前的关系而已……

也许对于只能爱一个男人的女性来说，这种想法是无法容忍的。她们听到这些说不定会反驳说这只不过是那种风流成性的男人的借口而已。但是男人本身就有这种暧昧不清的本性。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同时栖息对两个女子

的爱。这一点，男人是和只能容纳一个人的爱的女人是不同的。

明确地讲，现在游佐最爱的人是凉子。在游佐心中，凉子是最重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时游佐也在爱着曾经是恋人的菊乃。

因为凉子的出现，游佐才逐渐和菊乃疏远了，但是这种疏远并不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发生争执，也并不是因为相互憎恶。因此，菊乃有什么困扰或烦恼时，游佐仍然很乐意帮助菊乃解决。

但是，如果现在菊乃最大的烦恼就是他和凉子之间的事情的话，游佐就爱莫能助了。除此之外，例如想要筹集改建店面所需的钱，或者是买下这套公寓，游佐还是很乐意伸出援助之手的。

这种对菊乃的关心可以说是男人的一种温柔，也可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站的角度不同，对男人的评价也会不同。

今夜，游佐觉得只要菊乃愿意，可以和菊乃恢复到以往的关系的这种想法是自己对菊乃的一种体贴。如果恢复到以往的关系，能驱散菊乃心头的阴霾的话，游佐愿意这么做。

当然，这么做也可能会使菊乃更加烦恼。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游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有人质问，“这不都是因为男人的不负责任所造成的吗”时，游佐依然是无言以对。

但是，现在游佐确实没有厌恶过菊乃。不仅如此，在游佐心底里，还有一种对菊乃的愧疚。如果菊乃要求游佐给予补偿的话，游佐愿意和她再次结合在一起。上次失败了，但是这次应该能进展地更自然、更顺利。

男人有时也会在没有强烈的欲求的情况下和女人结合在一起。有时也会在觉察到对方的心情后，积极地站在主动的立场上。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贴，也可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

也许听起来有些像是借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肉体关系都会渗透到男人的内心深处。该做的时候就做，做完了之后还可以回到另一种新的关系之中。

男人的性中潜藏着一种随机应变的灵活性。

今晚，游佐觉得只要菊乃愿意，可以和她结合在一起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菊乃并没有坦率地表现出来。菊乃喝醉了酒，似乎是很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男人的温柔，要求游佐早点回去。

当然，游佐也并不打算有进一步的举动，而且在心底里还有一种没有背叛凉子的安心。

然而，菊乃真的会回到房间里休息吗?

看着在脚边翻滚的落叶，游佐的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蹲在阳台上的菊乃的背影。

低洼的墓地在被风吹得透彻的夜空下延伸。一瞬间，游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停住了脚步。

她不会就这么病倒了吧。

游佐又一次回头看了看风中的公寓，深夜的道路上没有人影，只有街灯规则地排列在那里。

“没关系……”游佐安慰着自己，向靠过来的出租车挥了挥手。

从三田到游佐住的高元寺，即使是深夜，也要花上将近一个小时。

每次深夜回家的时候，游佐总是从后门进去。并不是害怕从前门进，只是正门的门太重，深夜的时候声音太嘈杂，所以游佐总会绕到后门。

游佐拿出钥匙，打开门进去，门口放着三双女鞋和一双凉鞋，还有今天刚到的两个小包裹。

游佐把鞋脱在一边，想要到二楼的书房去的时候，扫了一眼客厅，客厅里亮着灯。游佐以为是深夜大家忘了关灯，看了一下周围，女儿由纪从里面的屋子里出来了。

“您回来了……”女儿到深夜两点还没有睡觉本身就很少见，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还穿戴得整整齐齐。

“妈妈住院了。”

“什么？”

今天早上，游佐出去的时候，妻子正躺在自己屋里的床上看电视。然后，游佐一直在公司里呆到六点，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从家里来的消息。

“是哮喘发作，很可怕。医生很快就过来了，不过妈妈咳得很厉害，我还以为她快不行了呢。”

妻子原先就有严重的心脏病神经质，这几年一直是过着卧床一阵子，好一阵子的生活。这几年又患上了哮喘。一年前，曾经有一次发作得很厉害，被送进了医院，不过最近半年，病情一直都很稳定。

“几点钟？”

“十二点左右。我也一起去了医院，现在刚回来。”

十二点，正好是自己和已经喝醉了的菊乃在最后一个酒吧里喝酒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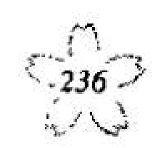
“岛村在病房里陪着她。”岛村是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佣人。

“我不知道……”

“我跟您联络了，可是根本不知道您在哪里。”女儿似乎对这个不知道妻子的哮喘病发作，到深夜才回家的父亲有些不满。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医生已经给她注射了很强的药剂，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不过医生说要住一阵子医院才行。”



女儿拿出妻子所住的医院的名片。是中野的一家公立医院，上一次也是住在这里。

“我现在过去看看。”

“您一身酒味，这么去太奇怪了。”

游佐坐在沙发上，女儿从壶中倒了一杯水，泡上茶。女儿脸上的表情很无奈，仿佛是在责备这个深夜才回来的人，但因为是自己的父亲，又不能说什么。

“那你妈妈已经睡了吗？”

“我回来的时候，她有些迷迷糊糊的。可能现在已经睡了吧。”

“要不我找一下岛村。”

游佐按照名片上的电话，通过护士接待处找到了病房里的岛村。

“您刚回来……”她已经习惯了游佐回来得很晚。

“医生怎么说？”

“哮喘的发作在这边已经基本上被控制了，但是心脏的功能很弱，可能要住一阵子医院。”

岛村重已经五十过半，有过离婚的经历，已经看尽了人生的苦乐酸甜。岛村的成熟稳重让游佐很放心，所以就把妻子交给了她。

“可是，为什么会这么突然的发作呢？”

挑来挑去，怎么偏偏会挑在和菊乃见面的时候呢，游佐想。不过现在说这些也都已经没用了。

“好像还是和自律神经有关。”

以前也曾经有一个医生告诉游佐，他妻子的病多半是精神上的原因所引起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游佐的婚外恋。但是，游佐并没有因听了医生的话而改掉自己的毛病。

婚外恋的确是不对的，但是在自己有婚外恋之前，妻子就

一直处在病快快的状态，很少有健康的时候。每天一回到家中都要面对生病的妻子，这种毫无情趣的生活使游佐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了外界。

再加上妻子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丝不苟，从来没有过一丝的敷衍、马虎。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妻子才会把自己的病想象得更严重，最终导致病情恶化。

"那，今年年内肯定是都要住院了?"

"不，也许更长。"

游佐想象了一下没有妻子在的家庭，不过妻子即使在家也基本上都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那，你……"

"明天早上我先回去一趟。"

对于游佐来说，在现实生活中，佣人比妻子更重要。

"明天，我去医院看看她。"

"您要是来了，她一定很高兴。"

虽然对妻子已经没有了爱，但一想到她一个人在病房里时的样子，游佐还是觉得她很可怜。

"那就拜托您再辛苦一下。"道完谢，放下电话，游佐看了一下表，已经是两点半了。

"休息吧?"

游佐刚一说完，女儿就麻利地收拾了茶碗。从小母亲就多病，所以由纪的家务做得很好。

"我先睡了。"游佐冲着由纪的背影说了一句，上了楼梯，进了二楼的书房。

和平时一样，游佐进到自己的房间之后，才能彻底地放松下来。尽管都是在家里，但客厅和其他的房间里有妻子和佣人在，并不能说是自己的城堡。

书房里有桌子也有床。游佐躺在床上刚要读从楼下拿来的



晚报时，电话铃响了。

已经过了两点了，会是谁呢？游佐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年轻的女性的声音。

“啊，你在呀。”

一听是凉子的声音，游佐赶快把话筒又贴近了一点。

“刚才你也打电话过来了？”

“是，打了两次……你都不在。”

“我已经回来了一会儿了，不过刚才一直在楼下。”游佐觉得不应该把妻子因哮喘发作住院的事情告诉凉子，所以沉默了一会儿。

“今天晚上您见到我母亲了吗？”

“见到了，一起吃了饭，还喝了一点酒。”

“礼物她满意吗？”

“她很满意，很高兴。”在菊乃过生日的时候，送她一个挂在腰带里的表，这还是凉子的主意。

“然后一直喝到现在？”凉子似乎是很介意自己和菊乃见面的事情，所以才特意打电话过来。

“我一直在等您的电话。”

“我也正想给你打呢。”

凉子没有回答，沉默中似乎潜藏着一种不满。

“刚才在楼下有点事情，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这么晚了还……”

“和佣人说了一会儿话……”

在想着借口的同时，游佐深深地感受到了凉子最近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女人，知道什么是嫉妒了。



风花





雪在光中飞舞，雪弥漫在明亮的空中。一切都很不可思议。抬头看看天空，蓝色的天空的一角有一丝淡淡的云。云很安详，似乎雪并不是因它而来。雪究竟从哪里而来，风和云似乎都不知道，只有雪在阳光下嬉戏。

“风花”这个词是凉子想起来的。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老师这么教过他们，晴天下雪就叫做“风花”。

“今天真冷。”母亲菊乃小声嘀咕了一句，而凉子则像是等了很久似的说：“是风花（KAZEBANA）。”

菊乃抬头看了一眼天，订正了一句，“应该是风花（KA-ZEHANA）吧。”

菊乃的意思是“风花”的“花”不应该发成浊音。

“不是风花（KAZEBANA）吗？”

“风花（KAZEHANA）听起来更好听一点。”

这么一想的确如此。

凉子有时会觉得自己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就会输给母亲。现在所说的“风花”的叫法就是其中之一。凉子是用头脑在记，而母亲是用身体在感悟。

"今天早上还是个晴天……"

今天早上起床后，拉开窗帘，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电视上也说"又是一个平安年的开始"。

"现在也还是晴天呀。"

晴天下雪，叫做"风花"。虽然并不是对刚才被纠正发音的报复，凉子还是回了一句嘴。

"所以，是风花（KAZEHANA）。"

两个人似乎是在说同一件事情，但又似乎是在说不同的事情。凉子放弃了，掖了一下披肩，向朝南的参道上走去。

每年正月，按照惯例，母女俩都会到八坂神社去参拜。今年也是专门避开拥挤的元旦，第二天来的。但是，从神社内到四条的石阶之下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参拜的人。东大路上也有很多警察在疏导交通。

"从这里走吧。"

一到四条，就被混乱的人群挤来挤去，特意打理好的和服也被挤得不成样子。

菊乃穿着一件淡灰色的和服，和服的裙摆和袖子上散落着樱花的图案。凉子穿着一件小号的带着圆形花纹的和服。去年也是穿着和服来参拜的，路上遇到一个店里的客人。客人说菊乃和凉子"像姐妹一样"，菊乃的心情很不错。

也许今年，菊乃也有同样的期待，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自己和凉子。

这一年，对于母女两个来说都是经历了很多波折的一年。

特别是凉子，从女孩变成了女人，了解到了男人的真实性，同时也知道了爱一个人的恐怖。成为一个真正女人的这种变化，无可避免地会显现在脸上和举止上。

与此相比，母亲只不过是表面上又增加了一岁。简单地讲，就是凉子外表的变化要比母亲菊乃大得多。母亲和女儿越

来越像姐妹，但是母亲却有自己一年的疲惫。

也许是因为病的原因，母亲有些消瘦了，但是更多的是母亲似乎失去了身体上的信念，变得有些无助了。

这些都是因为在东京开了一家新店的辛苦，以及和游佐的关系进展得不顺利所造成的。一想到这些，凉子慌忙摇了摇头。

一想到和游佐的事情，连自己都会变得很奇怪。虽然现在自己在同情母亲，但是追究起这件事的原因时，最后还会回到自己身上。

"今天先不考虑这些。"凉子自己安慰自己。

穿过神社的牌坊，菊乃回过头来说："凉子，我们找个地方喝点甜酒吧。"刚刚是下午三点，太阳已经被云遮住了，风有些冷。

"喝甜酒的话，前面正好有个很安静的地方。"

这次，凉子走到了前面。因为是新年里的第一次参拜，很多女性都穿了和服，但还是两个人最引人注目。中间，有很多人在低声嘀咕"真漂亮"。

这个时候，凉子就会忘记以前的事情，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凉子从小就觉得和朋友们的母亲相比，自己的母亲是最漂亮的。

菊乃并不知道女儿在想这些事情，问道："去哪儿？"

"去石屏小路，马上就到了。"

穿过大街，约莫拐了两个弯，来到一条小路上，周围突然变得安静起来。

四周是古老的石墙，道路很窄，给人一种沉稳安详的感觉。走进小路旁边的一个小店中，刚才的纷扰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突然消失了。

"要两个热甜酒。"

凉子点了之后，一个穿着围裙的年轻女店员也朝着里面喊了一声。

“人太多了，真有点累了。”菊乃坐了下来，轻轻用手绢按了按饱受寒风袭击的脸。

“没能抽到签，这还是第一次。”

凉子已经失去了拨开混乱人群的勇气，所以放弃了。

“不过，也无非就是小吉或者中吉。”

“总比抽到了凶签好吧。”

“来参拜的人真是一年比一年多。”

正月里来京都的神社参拜的不单是京都的人。最近从关西一带来的和从东京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接下来你准备干什么？”

被母亲一问，凉子一瞬间吸了一口气。从除夕到元旦，凉子都是和母亲在一起，但是从二号开始，凉子打算自己活动。

“是不是要去北山？”

被母亲说中了心思，凉子低下了头。正在和母亲分居的父亲住在北山。父亲和母亲分居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其间，母亲似乎没有去见过父亲，但是凉子偶尔会去。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父亲打电话叫凉子出来一起吃饭，但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母亲。

母亲似乎知道凉子偷偷和父亲见面的事情。

最初，母亲反对凉子和父亲见面。凉子上了大学之后，母亲就不怎么提这件事情了。也许母亲觉得大家都住在京都，也不可能命令凉子不去见他，剩下的就要看凉子的自觉性了。

分居之后，父亲还是继承了从前的家业，从山上运杉木，但是户籍上父亲和母亲还是夫妇关系。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彻底分开，也许是还在期待着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回到一起来，但是母亲似乎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最近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坚强。对于母亲来说，父亲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无法依靠。但是对于凉子来说，这是自己唯一的父亲。这些年，只要到正月，凉子一定会去北山的父亲那里。



“他正在等你吧。你就早点过去吧。”凉子还没有来得及掩藏就已经被母亲看穿了。

“妈妈，您呢？”

“我回家看电视去。”

母亲说得很爽快，但脸上有一些寂寞的表情。

“这个酒不怎么甜。”凉子像是要转换话题，喝了一口甜酒。

“不甜的话不容易长胖。”

甜酒的热渗透到了冰冷的身体里。凉子用嘴吹了几口酒，菊乃突然说：“今年，你到东京的店里去吧。”

“东京的店里？”

话题有些突然，凉子把装着甜酒的茶碗放在了桌子上。

“已经过了半年多了，基本上已经上了轨道。我觉得让你一个人去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凉子揣测不出母亲突然提出这个意见的真实意图。

“你不愿意去东京？”

“不是……”

凉子的脑海里浮现出游佐的脸。如果到东京的店里去，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每天见到游佐了。能去东京，是这一年来凉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怎么样，没问题吧？”

“但是，妈妈您呢？”

“东京的店就交给你，我回京都来。”

“……”

“京都的店里有雅间，比较适合我。”

“那您不打算改建东京的店了？”

“我打算放弃了。”菊乃说得很干脆，脸上有一丝微微的笑容，“在东京开雅间还是不行。”

曾经是那么热衷于改建东京店面的母亲，现在却突然说要放弃了，凉子很难理解母亲的心情。

“你肯定会去的吧。”菊乃又叮嘱了一遍，凉子反而有些担心了。

“我还太年轻了，不了解东京的情况……”

“没关系的。东京的店长也很能干，客人们也大多是来一的客人，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在意的客人。只要你在店里帮我看着就行了。”

确实，正如母亲所说，与回头客较多的京都相比，东京的店里会更轻松一些。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正月里就能过去。”

“妈妈……”凉子不由得提高了声调，“为什么这么快？”

“妈妈也有点累了。”

系着围裙的女招待又端来了热茶。菊乃用双手捧着茶杯，缓缓地喝了一口。

“东京的店早晚都是要交给你的，既然这样的话，还是早点让你过去比较好。”

这个理由听起来很冠冕堂皇，但是凉子还是不能理解。

“当然，也并不是说交给你之后，我就再也不去东京了。我可能一个月去一次看看情况。不过，你可要把那个店当成你自己的店，好好干呀。”

“……”

“行吗？”菊乃又问了一遍，凉子勉强点了点头。菊乃压



了压和服的衣襟。

"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

凉子仍然很困惑，呆呆地坐在那里。菊乃欠了一下身子，透过帘子看了一眼窗外。

"风花已经停了。"

凉子也看了一眼，狭窄的道路上已经看不见雪花了。

"好，那我们走吧。"菊乃似乎已经说完了要说的话，站了起来。

"谢谢您。欢迎下次再来。"系着围裙的女招待的声音很明快。打开和普通人家没有什么区别的格子门走到外面去，果然已经看不到风花了。

"已经停了。"

如果是从参拜结束时开始下，两人刚进店里时就已经停了的话，真的是稍纵即逝的风花。

"但是，今天晚上说不定会下雪。"

天依然是很晴朗，但冷得彻骨。穿过被石墙包围着的小路，走到大街上的时候，菊乃停住了。

"我直接回去了，你也去你父亲那里吧。"

"……"

"路上小心一点。"

"我会尽快回来的。"

"没关系，不用那么着急。"

菊乃依然是面带微笑，然后转过身，向八坂方向走去。凉子目送着那个有些消瘦的背影离开后，向东大路的方向走去。

要去北山，从这里走到下一个交叉路口，然后打车比较方便。因为已经和父亲说是三点过去，父亲一定已经准备好了，在等自己。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凉子反复地想母亲刚才说过

的话。

凉子没有想到母亲竟然会让自己正月就到东京去。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件事情的？即使是说早晚会交给凉子，但是做出这么明确的决定的是在两三个月之前，还是在最近？

或许是今天参拜神社时才想到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应该不会选择在喝甜酒的时候告诉自己这么重要的事情。

“但是……”

凉子歪着带着古代花纹的丝结的头想了想。母亲离开东京是意味着要和游佐疏远，也就意味着自己和游佐的距离会更近。母亲既然知道这些，为什么还会让自己去东京呢？

走在冷飕飕的石板路上，凉子仍然揣摩不出母亲的真实意图。

京都的街道中，南北走向的街道与东西走向的街道相比，略微显得有些狭窄。

东西走向的街道中除了有三条、四条和其他几条很宽的道路外，还有丸太町和今出川大道。南北走向的只有河原町、乌丸大道、堀川等屈指可数的几条大街，除此之外，都是狭窄弯曲的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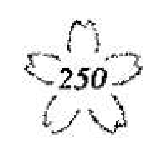
因此，南北走向的主要干道上总是很拥堵。其中东大路连着八坂神社，正月里显得特别混乱。

凉子站在路的西边等出租车，但是很少有空车过来。无奈，凉子正要向前稍微走一段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个电话亭。正好，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从里面出来了。

凉子犹豫了一下，走进电话亭。关上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凉子有一种逃开了别人的视线，自由的感觉。

在年三十晚上给游佐打了电话之后，凉子从新年伊始到现在，还没有听到过游佐的声音。

从昨天到今天，凉子曾经有几次想打电话给游佐，但又担



心正月里给游佐家里打电话有些不妥，就放弃了。而且母亲也总是在自己身边，所以没有机会打。

游佐正月里只休息三天，第四天就要上班，所以再等一天就可以往游佐的公司里打电话了。凉子也一直忍着没有打，但是突然间母亲要让自己去东京，凉子就很想马上听一听游佐的声音。

去管理东京的店面，对凉子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凉子拿起电话，从包里拿出电话卡，插了进去。

正月初二的下午，游佐会不会出去了，或者是有客人来，没有在自己的房间。

虽然觉得游佐可能不在，凉子还是直接将电话打到了书房，没想到电话的那边传来了游佐的声音。

“啊……”凉子不由得提高了声音，“您在家?”

“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京都。我还以为您不在呢。”

“谢谢。刚才楼下来了几个客人，烟不够了，所以我就上来取了，正好电话就响了。”

“那我以后再打给您吧。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没关系的。我也正想听听你的声音。”游佐这么一说，凉子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我上来得真是时候。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今年也请您多多关照。”

“这边的天气不错，京都也是晴天吧。”

“晴天是晴天，不过刚才下了一小会儿雪。”

“是风花吧。”游佐说出了凉子心里想说的话，凉子有些兴奋。

“刚才我和母亲一起去参拜了祇园。人很多，只是参拜了一下就已经很累了。”



“那，你现在是和母亲在一起?”

“母亲先回去了。”

游佐似乎是在考虑菊乃的事情，隔了一会儿问：“那你准备去哪儿呢?”

“有点其他的事情……”

一听到凉子这种似乎在故弄玄虚的回答时，游佐在电话里低声说：“真想见见你呀。”

一瞬间，凉子的脸像是被吹过一阵热气，红到了耳根。

“我想到你那里去。”

“真的吗?”

“今天可能不行，但是明天的话能过去。”

“没关系的，您不用太勉强。”

正月的头三天，各处的饭店里都是人满为患，回去的新干线也非常拥挤。

“我有可能到东京去。”

“到东京? 什么时候?”凉子看了看四周，确定了没有人等电话之后说。

“现在能和您讲些事情吗?”

“没关系，那些客人都是公司里的人。你说吧。”

“参拜完祇园之后，母亲问我愿不愿到东京的店里去。”

“真的吗? 那你母亲怎么办?”

“她说她回京都，和我交换。”

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朝电话亭走过来，一看到凉子在说话，就离开了。

“今天是第一次这么跟你讲的吗?”

“是的。参拜完，两个人一起去喝甜酒的时候，突然……所以我想马上告诉您，就给您打了电话。”凉子看了一眼电话卡里剩的钱数，继续说道。



“母亲没有跟您说过这件事情吗？”

“没有。”

“因为太突然了，我也问了她理由。她说有点累了，而且京都的店里有雅间，更适合于她。她好像打算放弃改建店面了。”

“……”

“您是怎么想的？”

“你能来东京，我当然是很高兴了，但是……”因为太突然，游佐也似乎无法判断菊乃的真实想法。

“‘当然是很高兴了，但是’是什么意思？”

“这样一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在东京见面了。”

“但是，这样的话，您就不能见到我母亲了。”

“当然了。”

“母亲不在东京的话，您是不是觉得有点寂寞？”凉子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分，但还是问了。

“如果以后我一直在东京的话，您打算怎么办？”

“什么打算怎么办？”

“如果您觉得这是给您添麻烦的话，您就告诉我。”

“喂，喂，你在说什么呢！怎么可能是添麻烦呢！”

听到游佐这么说，凉子决定不再说这么刁难人的话了。

“如果去东京的话，我会加倍努力的，您一定要支持我。”

也许是因为喝了甜酒，再加上是在电话里，凉子也觉得自己变得很大胆。

穿过繁华的大街，道路一下子空荡了起来。到达北山时大约是四点左右。

京都的大街上飘舞着风花，但是进入到周围山区的街道时，时不时地能看到一点雪，到了北山，雪已经覆盖了杉树的树林。已经接近黄昏，被雪所覆盖的山的肌肤愈发白亮起来。



凉子从幼年时就对黄昏中的雪山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无论何时看到黄昏中的雪山，都会有一种静谧和神秘的感觉。

但是，这些都只是外面的风景，一旦踏人到家中就是温暖的房间和摆满桌子的丰盛的晚餐。

“怎么会这么晚呢？你爸爸从三点开始就已经出去等你好几次了。”

和父亲在一起的姑姑这么一说，父亲苦笑着往朱红色的大酒杯中倒上了酒。

“哇，这么喝的话肯定会喝醉。”

“没关系的。你是料理屋的年轻女老板，连这点酒都喝不了的话，将来怎么办呢？喝醉了，可以住在这里。”

凉子接过酒杯，心想自己是不可能住在这里的。

“凉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看着父女两个互相倒酒的样子，姑姑感慨地说了一句。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

“既然您这么说，我可要当真了。”

父亲很满足地听着两个人的谈话。父亲和母亲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父亲并不是坏人。不仅如此，还因为父亲的为人太好，所以才会打消母亲所有的幻想。

原本像北山杉一样在山里长大的人住在山里是最合适的。让这样的人到人来人往的料理店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之前，见到下鸭的婶婶的时候，她也说过我越来越像父亲了。”

这中间包含着对少言寡语的父亲的恭维，父亲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是吗？像我呀。”

“我也不知道，但是看到了以前的照片，就觉得特别像。”





父亲和母亲分居时，凉子曾对父亲抱有反感，但是现在凉子觉得与母亲相比，父亲更容易沟通一点。

“像我可不是什么好事呀。”

“怎么会呢?”母亲确实很漂亮，但略微有些严厉。父亲仔细一看也算是一个美男子，而且性格也很柔和。

“不过，凉子真的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姑姑追问道。

被自己的亲生父亲盯着看，凉子害羞地低下了头。

“凉子，你最近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没有呀。”

“姑姑肯定不会看错的，你就说出来吧。”

凉子摇了摇头，但凉子自己也感觉到自己的脸颊上如同火烧。

“是大学的朋友，还是店里的客人?如果是客人的话，年龄相差得可就太大了。”

一提到这个危险的话题，凉子的态度就越发僵硬了。确实游佐和凉子的父亲只差三岁。父亲比游佐年长，但凉子觉得父亲更像上了年纪的老人。

“凉子，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

“那也应该快点结婚了。你们不打算结婚吗?”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没有喜欢的人。”

凉子已经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和姑姑的儿子武司君打了声招呼，看刚才的势头已经过去了，便给父亲倒上了酒。父亲也知道再继续问下去也是白费工夫，便接过了酒，但是又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问：“你母亲还好吧。”

“嗯。没什么变化。但是最近她不想再去东京的店里，有可能以后一直都呆在京都。”

“那，东京的店怎么办?”



“今天母亲才跟我说的，也许以后我……”

“你要去东京?”

父亲抱着双臂陷入了沉思。既然是做父亲的，就应该对女儿和妻子的事情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现在却无法做这些事情，父亲觉得有些寂寞。

“那，她身体还好吗?”

“最近，耳鸣已经基本上控制住了，但是瘦了不少，不像以前那么精神了。”

“也许是因为她太要强了。”

姑姑是父亲的妹妹，所以对菊乃应该是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姑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你母亲今天也在家吗?”

“她说要直接回家，也许现在正在看电视。”

看着在那里静静喝酒的父亲，凉子突然希望父亲和母亲能重新回到一起。当然，这只是凉子的愿望，但是也并不能完全说这两个人没有可能因为某些事情再重新走到一起。

“你要好好照顾母亲呀。”

凉子点了点头，心里却替父亲着急。已经和母亲分开十年了，父亲仍然很担心母亲的事情，这不知道是因为父亲太善良，还是因为这是男人特有的豁达。凉子很难理解，但是表面上总是父亲在做出让步。

换个角度来想，这也许是父亲特地为母亲回心转意所留下的余地。

“您要不要见见母亲?”

刚才凉子就一直很想说这句话，但一直没能说出口。如果这么说的话，父亲会说什么呢?而且听了这些话之后，母亲又会如何回答呢?两个人都会付之一笑，还是令人意外地干脆答应。

现在的母亲正好打算离开东京，回到京都来，也许这正是一个机会。

“爸爸，你正月里会到镇上去吗？”

“可能吧。十号左右我要去一趟……”

看着父亲刻着深深皱纹的脸，凉子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家三口一起到神社里参拜的情景。

从北山父亲的家里出来，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凉子谢绝了父亲的挽留，一是因为担心一个人在家的母亲，二是害怕一直在这里呆下去的话会不自觉地说出游佐的事情来。

这种事情是要咬紧牙关，绝对不能向父亲提起的，但是有一种力量在诱惑着凉子，使她想向父亲坦白一切。

直到现在，凉子把这件事藏在自己的心底。不仅没有对母亲，对所有的朋友都没有说过。

凉子一直很想把自己从重荷中释放出来，所以看到这么善良的父亲时，不由得想撒撒娇。

但是，父亲并不知道凉子心中的烦恼，父亲一直保持笑容，似乎在说“只要凉子在身边就好”。

按照常理来讲，父女之间的话本来就不是很多。即使是很久不见，有一个小时也就足够了。凉子在父亲这里呆了三个多小时，也许是因为了解了游佐之后，突然觉得父亲更亲切的缘故吧。

姑姑也一起过来挽留，凉子还是站起身，道了谢。父亲送凉子到外面。

“什么时候再过来？”父亲很不善言辞，但这句话中充满了慈爱。

在这里呆了三个小时后执意要走也是因为凉子害怕自己沉溺于这种慈爱之中。

车再次沿着山峡的道路而下，来的时候下着零星的小雪，现在已经停了。空气似乎更冷了。

但是，天空很晴朗。刚刚跃上山顶的月亮的光辉和被雪覆盖的山的肌肤，将一棵棵北山杉的轮廓映衬得清晰可见。

凉子觉得自己是在梦境之中，然而还是要考虑今后的事情。

今年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呢……

店里的事情、母亲的事情、游佐的事情，必须考虑的事情有很多。但是，这些都不是现在匆匆忙忙地一考虑就能很容易得出结论的事情。

“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凉子已经反反复复问过自己很多次这个问题，虽然知道问自己也得不到答案，但是还会像是一句口头禅挂在嘴边。

和游佐的爱是无法被常理所允许的，这件事凉子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亲戚们、朋友们都不会再理睬自己了。因此，这是必须死守的禁忌。

事实上，在和游佐的关系密切之前，凉子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如此严重的事情。说是冒险也许有些可笑，但当时凉子确实是带着一种想体验一下刺激的轻松心情接近游佐的。

但这正是不能偷食的禁果。

当自己意识到为什么会这样时，已经晚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最初只是打算稍微冒一下险，等自己意识到时，已经是陷入到沼泽的深处，手脚都无法动弹了。

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凉子终于明白，头脑中所想的事情和身体的行动完全是两回事。

虽然自己也觉得“不能这样”，但当一听到游佐的声音时，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行动起来。即使是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只要一想起他的事情，就不由得想跑到他身边去。



为什么一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自己的定力就没有了？凉子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有时凉子也会为控制不住自己而生气，觉得自己很没用。

但是，在这种困惑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才真正表明自己在恋爱，在爱一个人。这一点，凉子深有体会。

凉子对自己产生恐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旦被火花点燃，就会不可阻挡地燃烧起来。这种感情激烈而生动，有时候会让凉子觉得很震惊，自己竟然会有这样的感情。

在这一瞬间，理性和良心都会消失，游佐是母亲的恋人，母亲爱着游佐，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抛弃到九霄云外，凉子的眼里只有一个名叫游佐的男人。

虽然觉得对不起母亲，但是又不想输给母亲。一想到游佐，母亲就不是母亲，而仅仅是一个名叫菊乃的女人，仅仅是一个来干扰自己爱情的多余的女人。自己怎么是这么一个自私、恐怖的女人呢……

凉子也为潜藏体内的另一个自我而感到震惊。如果大家知道了凉子的内心，一定会更吃惊，更瞠目结舌。

店里来的客人们还都把凉子看成一个年轻、可爱的女孩子。他们总是会对凉子说“你可要快一点变成大人哟”，“我教给你一点好的事情吧”。当然，这些都是玩笑，但他们似乎都以为凉子还不了解男性。他们认为就算凉子知道一些，也不过是谈谈小孩子式的恋爱而已。

“你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每当被男人们这么一说时，凉子都会有一种负罪感。

“怎么会呢，我已经是大人了。”虽然凉子心里想这么说，但还是笑着掩饰过去了。

其中也会有一些客人很直接地问“凉子，你最近越来越有女人味了”，“是不是找到好男人了”？每次被问及这个问题



时，凉子都会很吃惊。从心情上来讲，直接讲出来会更轻松一点。与其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表情，还不如坦诚地面对自己。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凉子现在是在和自己母亲的恋人交往，而且有时还会怨恨母亲时，他们一定会很震惊。

“应该怎么办呢？”绕了一大圈，凉子又一次质问自己。

现在已经是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照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自己和母亲会互相憎恨，最终导致两个人共同走向毁灭。

这次让自己到东京去，也许就是母亲为了防止两个人同时走向地狱之门而想出的对策。也许母亲是已经知道了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所以才让凉子到东京去。

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母亲为了自己而把最爱的人让了出来。虽然母亲也还喜欢游佐，但是为了避免发生母女两个共同争夺一个男人的丑闻，母亲选择了退出。

“这可不行……”在黑暗的座位上，凉子嘀咕了一句。

现在自己喜欢游佐，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那个人原本爱的是母亲。是母亲找到的，母亲一直爱着的一个人。这么重要的人怎么能被女儿横刀夺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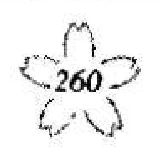
仔细一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常理。这根本不应该是现在才意识到的，而应该是早就知晓的道理。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一时为爱而疯狂，迷失了自我的方向。

“还是不去东京了吧……”凉子想了想，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车里很暗，但是外面却在月光照耀下如同黄昏即将来临时一样明亮。

“就这么定了……”凉子靠在靠背上，喃喃地说了一句。

车子向右转，山脚下排列着两间小屋。屋顶上的积雪在月光下熠熠发光。凉子突然想起以前似乎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情景。虽然是在夜里，却是异样的明亮，山、森林、房子仿佛都



静止在这亮光之中。

凉子幼年时期也曾经到过冬天的北山，也许是当时看到过这样的情景，但是凉子所记起的并不是现实的风景，而似乎是在梦里隐隐约约看到的情景。



不可思议的是看到这些风景之后，凉子哭了。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不知不觉中眼眶已经湿润了。这并不是因为悲伤或者委屈。只是醒来之后，那种从未感触到的寂寞仍然残留在脑海中。

现在和梦里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风景就出现在眼前。这亦梦亦真的风景正包围着自己。如果真的有来世的话，也许就是这样的风景。在这个明朗的夜晚，凉子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涤。

车进入到京都的大街之后，道路就变得混乱了。街道上的车牌号不仅有京都的，还有大阪、神户，甚至连东京的也有。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汇集到京都来享受正月。

凉子总是觉得京都人过正月时基本上是不出门的，大多数人都会呆在家里，安安静静过正月。到神社、寺庙里参拜时也往往会选择较近的地方，很少到远的地方去。

看到平安神宫、八坂神社的人声鼎沸，看上去似乎都是京都人，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从其他地方来的人。因此正月里比较混乱的地方也只是有名的神社和河原町、四条附近，一旦走到小路上，周围便会立刻安静下来。

凉子和母亲所住的冈崎的公寓离大街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比较幽静。

凉子进门时顺便看了一眼邮箱，和出门前看时一样，什么也没有。贺年片一般都会汇集在元旦当天一同送出，所以第二天邮局一般都会放假。

凉子在电梯的前面停了下来，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凉子抬头看了看大厅的表，已经是八点了。原本回绝了父亲的执意挽留匆忙赶回来就是为了早一点回到母亲的身边。因为是担心一个人在家的母亲所以才赶回来的，但是快要进门的时候，凉子有些犹豫。

如果现在打开门，母亲在的话，就要这样和母亲度过一个晚上。既然两个人住在一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但是凉子还是很犹豫。这种犹豫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是和游佐有了亲密的关系之后就产生的。

站在电梯前面，凉子的脑海中浮现出好朋友的脸。

从这里坐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到大学时代的好朋友的家。她说过正月里放假时会在家，所以今天也应该在。凉子稍微想了想，还是放弃了给她打电话。

现在给她打电话有些突然，而且这么长时间一直穿着和服，凉子也有些累了。

既然是为了母亲才回来的，就应该马上回去。乘上电梯，凉子又想了一下刚才在车里考虑的事情。

“妈妈，我不去东京了。东京的店还是由妈妈来负责比较好。”

自己这么说了之后，母亲会怎么说呢？按照母亲的个性，既然已经说出口了，肯定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意见，不过她一定会先问问理由。

“东京的店对我来说负担太重了。”这种说法母亲未必会接受，但还是应该先说出来。

凉子一边想着，一边打开了门。母亲的木屐摆放在角落上。

凉子把自己的木屐放在旁边，说了一声“我回来了”。

打开内侧的门进到屋里，客厅里的灯亮着，母亲却不在。

凉子觉得很奇怪，看了一眼卧室，母亲倒在床上。



“妈妈，您怎么了？”凉子走近一看，母亲已经穿着睡衣睡着了，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酒味。

“妈妈。”凉子又叫了一次，但是母亲似乎已经睡熟了，没有应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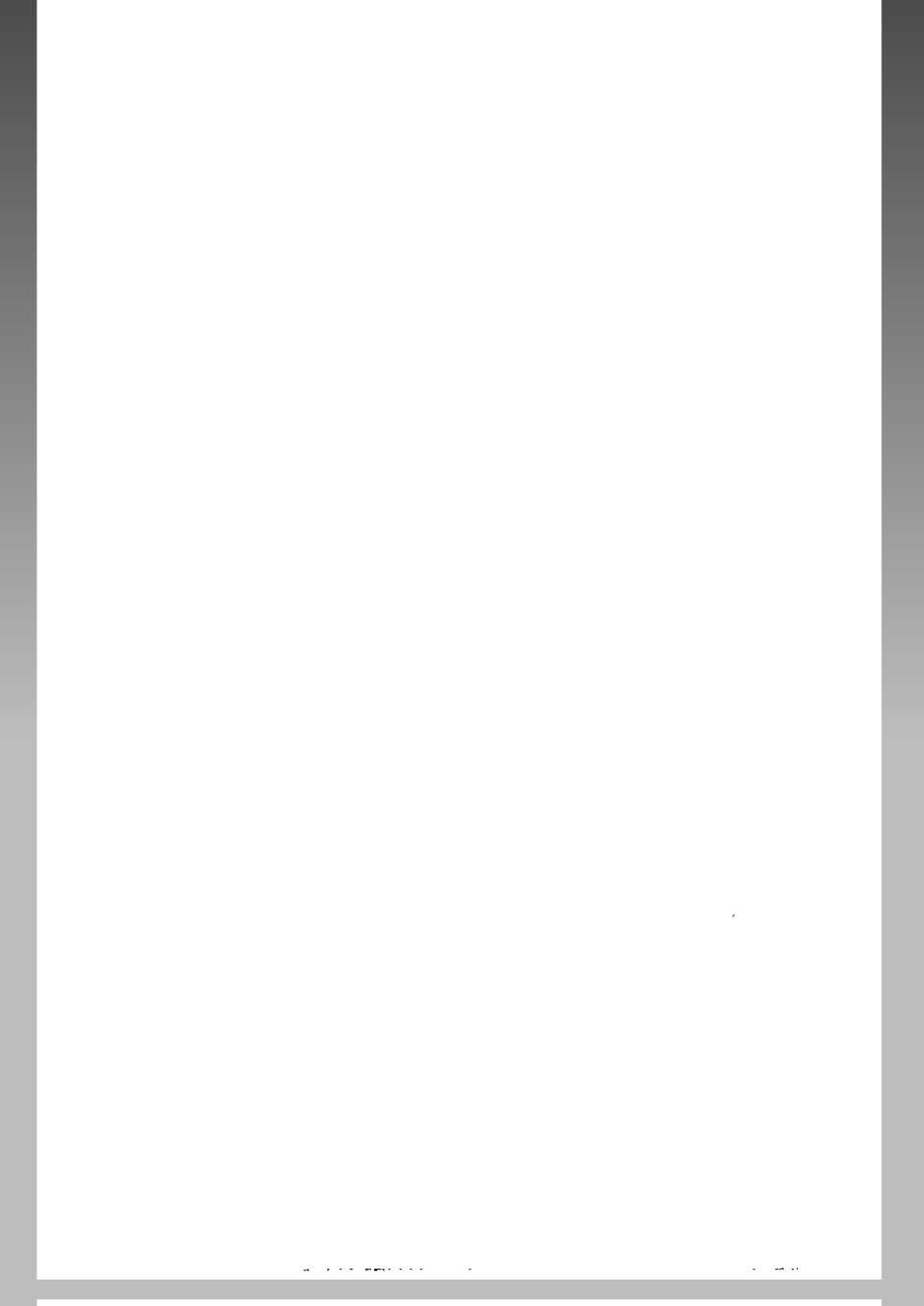
凉子帮母亲把肩膀盖好，回到了客厅。客厅是一个很大的西式客厅，但是母亲说不喜欢沙发，所以就在房间的一角装上了一个小被炉。被炉的桌子上摆放着年夜饭和酒壶。

凉子和父亲见面的时候，母亲似乎是一个人在喝酒。

“对不起……”凉子觉得自己似乎是做了天大的错事，小声念叨了一句，去收拾桌子上的酒壶了。



山茶





三九天的山茶摆放在桌子上。这些山茶并不是就这样插在土里生长出来的，而是被斜斜地插在珍珠色的扁平花瓶里。

所以在欣赏粉红色的花时，也能欣赏到绿叶的风情。

看到这个，游佐想起今天早上自家院子里种的山茶花也开了。只是院子里的山茶基本上都已经散落了，凋零的花淹没了枯萎的草坪。

山茶开在缺乏色彩的冬天里很醒目，但是凋零之后就显得过于凄惨了。山茶凋零时是连同花的根部一起掉落，颇像人被砍了头，因此山茶是武士们的禁忌。

每当看到山茶时，游佐总是会联想到这些，会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笼罩。但是，现在眼前的花充满了生机，和这种联想还相距甚远。

花只有一轮，但却傲然而立，使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宁静下来。

最让游佐困惑的是今天吃饭的这种组合。

三天前，菊乃打电话过来邀请游佐今天晚上一起吃饭。游佐正好没有别的安排，所以就答应了，但是当听到参加的人



时，游佐有些困惑。

菊乃、凉子和游佐三个人。

“两个美女包围着您……”虽然菊乃是这么说的，但游佐并不了解她的真实意图。

“偶尔三个人也应该一起吃顿饭吧。”

既然菊乃这么说，游佐也就不便拒绝。答应下来之后，游佐又一次揣测起菊乃的真实意图。

真的会是和菊乃所说的一样，只是三个人吃一顿饭，还是中间包含着其他的目的？

当晚，游佐给京都的店里打了一个电话问凉子，凉子只说是明天和母亲一起去东京，好像并不知道要一起吃饭的事情。

“今后东京的店就由我来负责了，所以我要和母亲一起到很多地方去问候一下。”

也许这次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必要一起吃饭了。而且，现在再说问候也有些太夸张了。

“这样的话，就得三个人一起吃饭了。”游佐想了想说。

凉子反问道：“怎么？不行吗？”

“不是，并不是说不行……”

“明天傍晚我就到东京了。”凉子的脑海里现在似乎已经被去东京的事情挤得满满的，根本顾不上考虑吃饭的事情了。

但是，游佐放下电话后，还是很在意吃饭的事情。菊乃和凉子两个人都在眼前，应该说些什么好呢？会不会变成一个大家互相试探对方，气氛很沉重的晚餐呢？

仔细一想，和菊乃、凉子三个人一起吃饭还是第一次。以前也一起见过几次面，但大多数都是在雅间里，或者是宴席之后大家一起出去喝酒的时候。

真正只剩下三个人的时候，游佐觉得有些不自在。同时和两个跟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一起吃饭，实在是谈不上有情

趣。但这是菊乃提出来的要求。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自己所期望的事情。

今天早上，游佐带着一种略微有些自暴自弃的心情出了家门。出门时正好看到了山茶花散落在地上的情景，这个画面一直停留在游佐的脑海中。也不能说是不吉的征兆，但是还是让人多少有些介意。现在又有同样的山茶花盛开在眼前。

麹町住宅街的一家餐厅的接待室里鸦雀无声，只有游佐一个人。

原本这里是一家洋果子店，是在明治初期从京都迁过来的老店。菊乃知道的地方一定有这种关系在里面。以前游佐也和菊乃一起来过这里。当然，当时只有两个人。

虽说是为了做生意，但如果遇到投缘的客人时，店主也会送上亲手做的饭菜。

店的入口也没有招牌，总是上着锁。客人也不是很多，一天有三四拨，店主还特意将不同工作的人安排在一个时间段。与其说是餐厅，倒不如说是大宅子中一个安静的小屋。

接待室里也有山茶纯粹是偶然。而且这里的山茶的色泽也比较鲜亮，是家里凋谢的山茶所无法比拟的，但是游佐还是觉得这之间的联系让自己感觉有些不寒而栗。

十分钟后，菊乃母女俩出现了。

“真对不起，让您等了很久了吧。”菊乃边取下披肩，边向游佐道歉。

“我也是刚到的。今天路上的车不多，所以就先到了。”

差五分六点，所以菊乃她们并不算是迟到。

“那就请您们进去吧。”店里的女招待带领大家到里面，里面已经有两拨客人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静静的音乐声中愉快地交谈着。

游佐刚想在背对着入口的座位坐下，菊乃指了一下对面的



座位。

"请您坐在那边。"

今天晚上菊乃似乎从一开始将打算将游佐当成客人，让他坐在上座，自己和凉子并排坐在他的对面。游佐犹豫了一下，但是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餐巾和餐具，游佐只好按照菊乃的指示坐了下来。

"要不要喝一点餐前酒呢?"

"那就来一点腥红玛丽吧。"

游佐重新打量了一下坐在正面的两个人。菊乃穿着藏蓝色质地，带着芥子花纹的江户小纹，腰上是红色的盐濑腰带。

游佐一直觉得菊乃穿着和服的装扮是朴素中带着华贵。为了使整体不至于过于淡雅，总会用一点明快的色彩作点缀。今天红色的腰带就使略显沉闷的整体生动了起来。

凉子上身穿着一件胸前点缀着珠花的马海毛白色毛衣，下身是一条灰色的法兰绒短裙。仿佛是在用自己的年轻来对抗母亲的和服装扮。

倒上红酒，简单地干过杯之后，菊乃说："感谢您今天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这里来。"

菊乃的语气很郑重，游佐不由得坐正了身子。

"我也考虑了很多地方，但是这里的饭菜比较清淡，所以就……"

"这里很安静，很舒服。"

盛着开胃菜的大盘子放在桌子的中央。烟熏三文鱼、炸鸡排、蛋蒸牛肉、红酒蒸鲍鱼等三个三个地摆在一起。

等大家把菜都夹到小碟里之后，菊乃说："虽然很突然，但是我已经决定今后将东京的店交给凉子……"

听了菊乃的话，游佐缓缓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她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不过还请您多多关照。"





凉子和菊乃一起深深地鞠了一躬。游佐慌忙点头回礼，心里已经明白了这就是由女儿接替母亲做女老板时的正式的寒暄了。

“这样一来，我终于可以放下肩上的重担了。”

“但你不会完全放手不管东京的店吧？”

“当然，因为都是‘辰村’，最终还都是由我负责，不过我打算将大部分的工作都交给这个孩子。”

“很不容易呀。”

“让她稍微负一点责任的话更容易长大。”凉子不知道是不是在听，拿起刀切了一块鲍鱼。

“你不打算在东京的店里设雅间了吗？”

“雅间的事情，我打算按您所说的办。”

说到“您”的这一瞬间时，有一种温柔的表情从菊乃脸上掠过。

“以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事情和您商量，还请您多多关照。”

“如果我能帮上忙，随时都欢迎……”

“游佐先生在东京，我就放心了。”这次菊乃直接叫了“游佐”的名字。

“准备从什么时候开始交接呢？”

“我原本打算明天就回京都，但是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还要交接，所以可能在这里呆两天。”

现在是一月末，也许实质性的开始是在二月。

“以后这个孩子就可以自由了。”

换个角度来听菊乃的话，似乎每一句话中都充满了讽刺的语气。也许，不只是这些，三个人在一起吃饭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但是游佐和菊乃都没有去触及这个问题。



“今后我基本上都会呆在京都了，您什么时候高兴，就到京都来吧。”

游佐刚要喝酒的手停了下来。

如果菊乃已经知道了自己为见凉子专门跑到京都去，那么这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是呀，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过去了……”

凉子将视线转到了一边。侍者正好将汤端了过来，给三个人倒上汤。

游佐问：“你经常还会到东京来吧？”

“嗯，怎么办呢？”菊乃双手捧着汤，微微地笑了笑。

“到了这种地步我再过来，不是来添乱的吗？”

游佐没有说话，菊乃换了一种语气说：“既然都已经把店里的事情交给了凉子……”

“但是，还应该有很多事情需要你过来的吧。”

游佐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犹豫该不该和凉子说话。

凉子今天的打扮使整个人显得更可爱了。而且要继承东京的店面，责任也很重大。游佐原本想鼓励一下凉子，但是在菊乃的面前怎么也开不了口。

凉子似乎也想说些什么，朝这边看了很多次，但是最终也没有说。

“三田的公寓也不打算买了吗？”

“我打算把它买下来。既然在东京有一家店，还是有一个公寓比较好……”

谈话的气氛一直也没有出现高涨，侍者端来了开罗的黄油炸鱼。

游佐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把自己叫来了。如果说是因为以前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那么相互之间就不应该有这么僵硬的表情。如果只是更换老板娘时的寒暄，时间也未免有些太长了。



"不过，可真不容易。"游佐叹了一口气。

菊乃反问道："什么不容易？"

"凉子这么年轻，责任却这么重……"

"凉子本来就很喜欢东京。"

"我以前就一直想到东京来住，所以我会努力的。"虽然是在母亲面前，凉子的语气依然很干脆。

"还是东京比较大，年轻的女孩子都会觉得东京很有趣。"

"而且也不像京都那样给人很小气的感觉。"

"你可不能这么说。可不能太放纵自己了，这里也有很多坏人。"

"没关系，我又不是小孩子。"

"将来你要是有什么不愉快的回忆，我可是不会管你的。"听着母女俩人的谈话，游佐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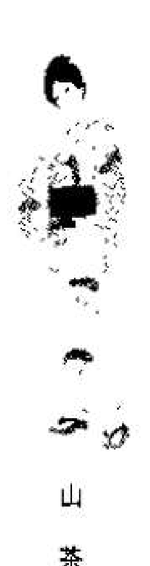
现在坐在自己面前的两个女性，自己都了解。而且不只是姓名和外表，而是女性更深层的地方。例如当两个人在翻云覆雨之时，母亲菊乃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会流露出什么样的表情。还有凉子的如同白瓷一般的胴体，如同新芽萌生的敏锐感觉。

这些都是两个人只在游佐面前展现的秘密，是只有游佐一个人能用身体体会到的真实感觉。

这种秘密，不管是多么亲密的母女都是不可能知道的。再看看这两个正在说话的人，游佐有一种错觉，仿佛是自己在操纵她们。虽然不能说是把两个人玩于股掌之中，但这两个人确实是通过自己连接在一起的。

一瞬间，游佐想到了"男人的福气"这个词。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一定是现在的这种状态。

"游佐……"菊乃略显冷静的声音将游佐从美梦中拽回现实。





“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您，不知道行不行？”

“什么事情？”游佐将手中的杯子放在了桌子上。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后凉子就要住到东京来了。凉子才二十四岁，还是单身。可能凉子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但她毕竟还只是一个孩子。说实话，我真的不放心让她一个人住在东京。”

菊乃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所以我想拜托您，帮我监督凉子。不过，并不是说让您从早到晚一直监督她。只是希望你能做她的监护人，让她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您商量。”

“……”

“我们京都人还是很害怕东京，毕竟不知道这里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人……”

菊乃究竟想说什么？是想说把独生女儿放在东京很不放心，所以想让游佐充当凉子父亲的角色，还是希望游佐能在工作上帮一帮凉子？或者是希望游佐能断绝以前和凉子之间的关系。

“有像游佐先生这样值得信赖的人在，我就可以放心地回京都了。”

“……”

“还请您多多关照。”

看着郑重地鞠了一躬的菊乃，游佐觉得这些都是对自己巨大的讽刺，于是低下了头。

主菜是烤牛排。

吃法国大餐的时候，普通的肉酱太浓，让人有些无法接受。菊乃似乎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选择了比较清淡的烤牛排。

菊乃和凉子都是在料理店长大的，所以和西餐相比，两个



人都比较喜欢日本料理。

两个人都拥有细嫩的肌肤就是因为长期吃日本料理的缘故。现在，两个人柔软的手指正在舞弄着刀子和叉子，菊乃的动作比较缓慢，凉子则更大胆一些。

说到中途，话题突然转换到了气候上。

过些日子就是二月了。二月是东京最冷的时候，而且会下雪。与一月相比，二月底到三月初的雪更多一点。总算盼到腊梅带来了春天的讯息时，却常常会下雪，所以抱怨这个季节的雪的人很多。

“但是，如果说天冷的话，京都应该更冷吧。雪下得也应该比东京多。”正如菊乃所说，京都是一个盆地，有一种刺骨的寒冷。

“但是京都的雪有一种特殊的风情。”

游佐在“辰村”吃饭的时候，曾经隔着窗玻璃看到过覆盖在庭院的竹子上的雪。雪落在竹叶上，量不是很大，但还是有一些雪不时地落在下面的石盆中。

虽然只是很小的“沙”的一声，却更衬托出黄昏将至的庭院的幽静。

“东京到处是高楼大厦，就算是下雪也只会招致交通堵塞。”

“不会吧。即使是在东京，在幽静的庭院中看雪也应该很有情趣吧。”

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在游佐的记忆中还没有在东京欣赏过雪景。

“真想找个机会，一边欣赏着雪，一边泡泡温泉。”

游佐无意识地说了一句，但菊乃和凉子似乎都在考虑会是和谁一起去。

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却又都很犹豫。

"总是这么想，可是不知不觉中冬天已经过去了。"游佐连忙补充了一句，喝了一口红酒。

主菜上过之后，是甜点的果冻。一个大盘子中间摆着牛奶、抹茶、薄荷、红酒等各种各样的果冻。

游佐拿了一个抹茶的放在小碟子里。凉子似乎在犹豫拿哪一个。单单因为吃一个果冻，眼睛就会变得神采奕奕，看来凉子还只是一个女孩子。

吃完甜点，喝完咖啡，出了餐厅，已经是八点了。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游佐的车停在餐厅的门口。

"方便的话一起去喝点酒吧。"

游佐发出了邀请。凉子抬起头说："我有一点事情，所以……"然后用一种"请您们去吧"的眼神看着游佐和菊乃。

"就去一家，应该没问题吧。"

"我已经和朋友约好九点钟在新宿见面，我再另外打一辆车。"

凉子说着便抬手把一辆正在向这边靠近的车招了过来。还没有来得及挽留，凉子就已经离开了，只剩下游佐和菊乃。

"那我们就走吧。"

"可是……"

"你先上来吧。"在游佐的催促下，菊乃坐到了里面的座位上。

"去银座，行吗?"司机要发动车子时，游佐问菊乃。菊乃略微想了想，"我有一个过分的要求，不知道可不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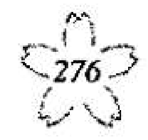
"你说吧。"

"我想去横滨。"

"横滨?"

"我一直很想去一次。"

游佐点了点头，对司机说："去横滨。"





"给您提了这么过分的要求，真对不起。"

"我也很久没有去横滨了。"

车子朝着霞之关的高速公路入口疾驰而去。

看着交叉而过的车灯，游佐想起了一个人离开的凉子。她真的是去见朋友吗？还是为了让自己和菊乃两个人在一起而找的借口呢？

"但是……"

话到了嘴边又被游佐吞了进去。是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凉子故意给两个人创造出一个独处的机会，还是想通过这次来观察一下自己的举动？

和菊乃并排将背靠在靠背上，游佐想。

游佐也不是很了解横滨。大学时曾经有朋友在横滨，所以来这里玩过几次，但是现在的横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游佐知道的就只有中华街、山下公园和本牧一带了，根本没有熟悉的酒吧和餐厅。

而菊乃似乎也并不是为了到这些地方才要求来横滨的。菊乃更想离开喧嚣的东京，看一看夜里的大海。

"我们先去山下公园看看吧。"

过了八点，高速公路应该不会堵车了，但是两边的车道上的车流依然像长龙一样。

"这条路上，晚上也堵车。"游佐跟菊乃解释说。游佐有一种错觉，仿佛现在是和菊乃两个人出去旅行。

从东京到横滨，开车不过三十分钟，会有这样的心情可能是因为离开了东京的缘故。

"你是第一次来横滨吗？"

"十五六年前来过……"

"现在的横滨应该有很大的变化吧。"

“我还以为已经没有机会再去了。”

“怎么会呢。这么近，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

“我以为自己都不会再有去的心情了。”

今天晚上，菊乃为什么突然说想去横滨呢？游佐很想知道，但是在这种场合，很难开口去问。

游佐看着光影流动的前方，感受着身边的菊乃。以前两个人去兜风的时候，游佐曾经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握着菊乃的手。

现在只要自己稍微伸一下手，就可以碰到菊乃放在膝盖上的手。虽然游佐知道这些，但不去碰她的手，就足以证明是在刻意地意识着对方的存在。

就这样，车子从横滨公园的出口出去，到了公园。虽然汽车的广播里说冬天的气压分布已经基本稳定，太平洋沿岸将持续晴天，但是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根本没有人来看海。

也许正因为如此，空气才会显得更通透，海岸上的灯光和船上的灯光散落在夜空和海面上。

菊乃将披肩披在短外套上，沿海的路显得很空灵。

“我闻到了潮水的味道。”

菊乃这么一说，游佐也静静地站在那里。脚下隐隐约约能听到波涛的声音。两个人沿海走了将近一百米，眺望了一会儿被改造成饭店的客船，回到了车上。

“身上有点冷，我们去喝点东西吧。”

公园的对面有一个饭店。进到酒吧，游佐要了一个加冰的威士忌，菊乃要了白兰地。

“我有两年都没有看到海了。”

“不会吧。每次坐新干线的时候，都应该能看到海吧。”

“每次看到的海都很远，像这么近距离地看海还真是隔了很久。”





“这么说来，我也一样。”

游佐用自己的杯子轻轻地碰了碰菊乃的杯子。

“为了夜里的大海……”

这种说法稍微显得有些做作，但菊乃还是微微地笑了笑。

“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感冒呢。”

“不过，船上的灯光真的很美。”

游佐点了点头，又想起了凉子的事情。现在凉子是在新宿和朋友在一起，还是已经回到三田的公寓了？

突然菊乃说：“我没有想到今天你会带我到这个地方来。”

“只要你高兴，什么时候都可以。”

“我不会再提这么过分的要求了。”菊乃的回答过于干脆，游佐反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从今往后菊乃再也不会像今天一样和自己见面了？游佐突然有一些不安。

“下个月中旬左右，我要到京都去。”

“是和大家一起去吗？”

“开始的时候要参加一个宴会，之后就自由了。”

“我必须见您吗？”

“也不是说必须，不过……”菊乃缓缓地摇了摇头。看到那张冰冷的脸，游佐的激情又燃烧起来。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是说不再见我了吗？”

“是的，这样最好。”

“为什么……”游佐盯着自己的杯子，极力控制着想问出来的心情。

“可是……”

菊乃一说不再见自己，游佐就更想追过去。对方越逃，自己就越想追，也许这就是恋爱的心理。

“你不用考虑得太多。”

“……”

“我就是想在京都好好休息休息。”

“请再给我来一杯。”菊乃没有回答，又给自己要了一杯白兰地。

“你不要去考虑那些无聊的事情。”

“为什么会是无聊的事情呢？”

原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被菊乃这么一问，游佐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难得有这个机会……”

仍然很暧昧。在游佐的身体里，对菊乃的留恋开始膨胀起来。为了抑制住这种膨胀的情绪，游佐不停地在喝酒。又要了一杯之后，游佐站了起来。

“我先让司机回去。”

“……”

“让人家等的时间太长也不好。回去的时候我们再打一辆车。”

游佐走到饭店的入口，告诉在外面等着的司机，让他先回去。然后用前台边上的电话给三田的公寓里打了一个电话。没有人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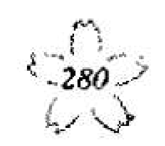
游佐又打了一次，确定凉子没有回来之后，回到酒吧。菊乃用手撑着额头，低着头。

“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不好意思，我有点醉了。”

菊乃抬起头，整理了一下散落的刘海。平时只要一喝醉，菊乃的脸就会变得通红，今天却显得有些苍白，标致的额头显得愈发白皙。

看到眼前的菊乃，做情事时的菊乃的表情又一次在游佐的



脑海中苏醒。

一旦激情燃烧起来之后，这个女人就会紧皱着眉头，脸上的表情也会似乎是一种痛哭表情，手指紧紧地抠着游佐的背。也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个月没有接触到这样的菊乃了。

仔细一算，已经将近有十个月了。

“是吗……”游佐低声说了一句，叹了一口气。菊乃点了点头，“我们回去吧。”

“我已经让车先回去了。”

“但是，已经是十一点了。”

“今天还要回三田吗？”

“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去。”

游佐端起酒杯，又想起了凉子的事情。如果就这样和菊乃过一夜，凉子又会怎么说呢？

凉子看起来很温顺，但是却有一种与年纪不相称的倔强。如同在做情事时，凉子也会皱起眉头一样，凉子的倔强似乎也是从母亲那里遗传过来的。

如果现在要求菊乃和自己在一起，凉子一定会怒不可遏地斥责自己的不忠实，而且今后还有可能断然拒绝自己。游佐想尽量避免这么做，但同时又想再冒一次险。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吧。”

菊乃似乎没有立即明白游佐的意思，盯着游佐看了一会儿后，低声说了一句：“你说什么？”

“今天我们就住在这里吧。”话一旦出口，游佐就有了胆量。

“可以吧。”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剩下的就只能是往前走了。

“我现在就去要一个房间。”

“你先等一下。”菊乃从正面注视着游佐，白皙的额头更

加醒目，更加白皙了。

“你打算干什么?”

“打算干什么？……”

“你这么做行吗?”游佐把视线移开，点了点头。

现在无论如何，游佐都想要菊乃。说是任性也好，说是专横也好，游佐现在就想紧紧地抱着菊乃。

“拜托了。”

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的中年男人在一个穿着和服的妇人面前鞠着躬。在饭店酒吧的吵杂声中，只有这两个人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样静止在那里。不知情的人看到了还以为是男人对妇人做了失礼的事情，正在向妇人道歉，或者是请求妇人帮自己做些事情。

无论是谁看到了，都不会想到这是因为一个男人在向女人示爱而低下了头。

“我想要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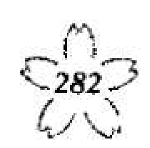
游佐低声说了一句后，自己也对自己的直白感到震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男人，竟然敢在酒吧里肆无忌惮地说出这种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游佐一到菊乃的面前就能很坦然地说出这种事情。以前游佐也对菊乃说过“我想抱你”、“想吃了你”之类的话。

面对凉子，游佐是不可能说出这么直接的话。即使是想立即抱凉子也必须先和她谈别的事情，要等到女人有心情的时候才行。

但是现在，与那些繁琐的谈话相比，游佐更想要菊乃的身体。这正是男人的“雄性”所在。菊乃的身体里就蕴藏着这种激发男人雄性的魔力。

“可以吗……”

游佐再一次乞求菊乃，菊乃轻轻地把脸转到了一边，没有



做声。菊乃白皙的额头和细长的脖颈更加撩动了游佐的情绪。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自己曾抱着眼前的这个女人的身体，沉迷在快乐当中。游佐知道，如果现在自己把手放在菊乃的肩上，让手指从菊乃的背上划过，菊乃会有怎样的反应，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游佐对菊乃身体的记忆用“知悉”这个词来表示是最合适不过的。已经是完全了解，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探索的地方了。为了得到这个身体，一个大男人深深地低下了头。

如果被了解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的人看到了，也许会说“不知悔改”、“不知廉耻”。也许会有人说身边都已经有了凉子，真是一个“无耻之徒”。

但是，对于现在的游佐来说，眼前的菊乃完全是另外一个女人。现在的菊乃并不是那个曾经和游佐约过无数次会，曾经相互如饥似渴地渴望着对方的菊乃了。游佐从眼前的菊乃身上感受到了新鲜的魅力。

游佐也为自己的轻浮而感到吃惊，但又想起了自己和菊乃之间这十个月的空白。

因为很久没有接触到菊乃的身体了，似乎更煽起了游佐新的好奇心和眷恋。也许可以说是因为距离，才会使游佐觉得菊乃更加值得怜爱。久别重聚时菊乃已经不是以往那个充满生机、绚丽夺目的菊乃了。现在的菊乃多少有些颓废，失去了生机。

但是对现在的游佐来讲，正是菊乃的娇弱、无助再一次吸引了游佐的心。和以前精神抖擞的女老板不同，这种萎靡、优伤更能撩动男人的心。

“可以吗……”

游佐又问了一次，菊乃仍然没有回答。但是游佐就把没有回答，当成了答应。游佐断然地站起身，径直走到服务台，办





理了入住手续。

房间是一个双人间，在能看见海的一侧。

游佐拉开窗帘，向下俯视了一下连接着公园和海的黑暗空间。

“前面就是公园。”菊乃仿佛没有听到，拿着披肩和手提包木然地站在房间的中间。

菊乃似乎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跟着游佐到这个房间里来。

“车灯少了很多。”菊乃仍然没有应声。游佐也并不是为了让菊乃应声才说这些话的。

说话虽然不能立即消除两个人深夜里一起走进饭店的不自然，但至少可以缓和一下气氛。游佐似乎又重新捡起了自信，站在菊乃的面前。

“好久没有和你在一起了……”游佐叹了一口气之后，将手绕过菊乃的肩膀，静静地将菊乃抱了过来。

菊乃的上身似乎是被拽了过来，倒在了游佐的怀里。游佐用手支撑着菊乃的后背，将嘴唇贴在菊乃的嘴唇上。

菊乃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接受着游佐的亲吻。游佐偷偷看了看菊乃宁静的脸，回想起两个人之前的两次幽会。

第一次是在东京的“辰村”刚开业之后。两个人一直喝到很晚，游佐将菊乃送到了三田的公寓。原本是因为菊乃已经喝得很醉，腿脚都站不稳了，所以游佐才把她送到房间里去。然后游佐就把醉倒在沙发上的菊乃抱到床上，让她休息。

在两个人接吻时，菊乃处于没有任何防备的状态，即使游佐想做些什么，菊乃也不可能反抗。但是，接下来的一瞬间，游佐的脑海里浮现出凉子的影子，所以什么也没有做就回去了。

另外一次是十一月菊乃生日的那天晚上，回去时，游佐将



菊乃送到了公寓。说实在的，当时游佐是想要菊乃的。虽然觉得很对不起凉子，游佐还是很任性地认为只要菊乃愿意就……

但是菊乃喝醉之后，蹲在能看到樱花树的阳台上，醒了醒酒。当游佐想要靠近时，菊乃断然地说：“你回去吧。”

这种拒绝方式很坚决，足以让抱着幼稚幻想的游佐清醒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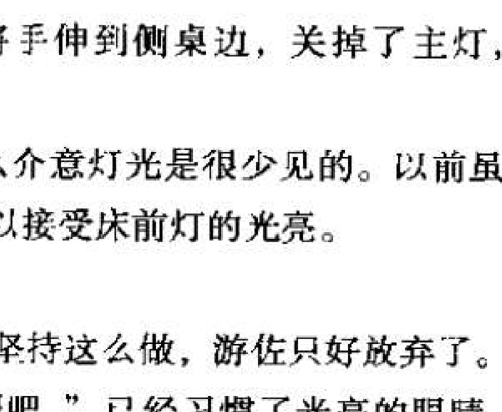
仔细一想，对菊乃的欲求似乎就是在那个时候膨胀起来的。

游佐一边吻着菊乃，一边想起了过去的这两件事情。第一次是游佐燃不起激情，第二次是菊乃没有这个心情。而现在，是两个人都需要对方了。

至少在接吻时，菊乃的身体仍然很柔软，没有要反抗的迹象。游佐似乎是从菊乃的身体上得到了信心，开始吻菊乃的耳根，菊乃的脖子微微地颤抖起来。

就这样解开菊乃的衣襟，摘掉腰带的话，菊乃的身体就会很自然地呈现在自己的眼前。虽然曾经是自己熟知的身体，但因为有十个月的空白，游佐有一种即将面对新的冒险的亢奋。

游佐将菊乃抱到床边，躺下之后，菊乃低声说：“把灯关掉……”



游佐搂着菊乃的肩膀说：“也不是很亮呀。”

“我不喜欢。”游佐无奈将手伸到侧桌边，关掉了主灯，但还留着床前灯。

“全都关掉……”菊乃这么介意灯光是很少见的。以前虽然也很介意大灯，但至少还可以接受床前灯的光亮。

“那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想要暗一点的。”菊乃坚持这么做，游佐只好放弃了。

“那我把它关掉，你脱衣服吧。”已经习惯了光亮的眼睛，一旦陷入到黑暗中，就只能看到屋顶和窗户周围的白墙了。



“快脱吧……”游佐又催促了一次，菊乃开始在床尾脱和服。

黑暗中几乎看不到菊乃的举动。只是偶尔能看见转向一边的菊乃白皙的侧脸。游佐一边追寻着那点白，一边考虑着菊乃如此介意亮光的理由，也许是害怕游佐将自己与凉子比较……

但是游佐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要求开灯的。

当达到高潮之后，菊乃会紧锁着眉头，脸上会有一种痛苦欲哭的表情。游佐就是为了看到菊乃那种痛不欲生的表情，所以想留下枕边的灯。

在黑暗中，可以听到腰带摩挲的声音，隐约可以看到菊乃的轮廓。菊乃背对着自己，解开了和服，看起来像是穿了一件长衬衣。但是，游佐马上就明白过来菊乃正在解长衬衣的绳子。

游佐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菊乃，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是很久没有这样等一个脱和服的女人了。以前，也等过凉子脱和服，但凉子的脱法很快，很干脆利落。而且最近凉子总是穿洋装。凉子不会像菊乃这样，把和服搭在肩膀上，一根根地解开绳子。菊乃的脱法有一种袅娜神秘的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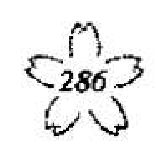
可能是脱完了，菊乃停了下来。刚才还一直站着的身影，蹲了下来，一个小小的黑影从刚才菊乃站立的位置慢慢地向自己靠近。

黑暗中，白色的长衫轻轻地摇曳着。菊乃无声无息地靠近过来，走到床边时犹豫了一下，然后蜷缩着身子钻了进来。

游佐掀开了毛毯的一头，当看到菊乃的全身都已经钻进来时，游佐一下子把菊乃揽到自己怀里。

“啊……”

一瞬间，菊乃呻吟了一声。当游佐的手按住菊乃衬衣的衣襟时，菊乃的身体紧张起来。



游佐无所顾及地将手插入衣襟之间，亮出菊乃的胸部。

菊乃的乳房并不是很大，但很柔软、温暖。也许是因为长期穿和服，一直被压制着，但是形状依然保持得很好。从外表上来看，菊乃显得很瘦，但是也许骨架很小的缘故，根本没有生硬的感觉，而是像抱着一个柔软的圆柱子。

这种感觉在凉子身上也同样能感觉到。紧紧搂着她的时候，能感觉到轻轻挺起的胸部。

如果一定要说两个人的不同的话，就是菊乃的肌肤比较干爽，而凉子则更光滑，富有弹性。不过这也许是因为年龄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

游佐并没有介意这件事。不仅如此，也许是因为久别重逢的缘故，这种干爽让游佐感觉到一种亲切感。游佐体会了一会儿肌肤的感觉之后，慢慢地将手向下滑去。

通常情况下，菊乃上床时都会穿着衬衣和衬裙。衬衣和衬裙都是用光滑的白色绢所制成的，菊乃往往会留下一个个地解开衣带的工作。

最初，游佐觉得这个工作很繁琐，而且也曾经为因为有这个步骤而不能迅速进入到菊乃的身体里面而感到焦躁。

但是现在的游佐却很喜欢这种双重的繁琐。

这就是菊乃和凉子的不同。凉子一般会脱完和服，只穿着一件衬衣扑过来。这种做法很符合年轻人的作风，也很痛快，但是解开衬裙的衣带，从前而一点点地解开衣服的这个过程也别有一番风情。

在黑暗中，用手摸索着解开衣带，游佐突然很想知道这种委身于男人的方法会不会也由母亲传授给女儿。

不太可能，就算是母亲，也不会教给女儿这些。

一瞬间，游佐突然觉得菊乃对于自己来说是那么珍贵，紧紧地抱住了菊乃。





"我爱你。"现在的游佐真的是这么想。游佐想要忘掉凉子和菊乃结合在一起。这时，菊乃低声说了一句："可以吗?"

游佐的兴致被打消了一半，反问道："什么……"

"做这种事情……"

游佐不明白菊乃想说什么。她是想问现在可以在这里结合在一起吗？还是想问可以不在乎凉子的感受吗?

游佐很困惑地看了菊乃一眼，菊乃已经在黑暗中敞开了衣襟躺在那里。

游佐注视着菊乃白皙的轮廓，摇了摇头。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问游佐好与不好，游佐也是没有办法回答的。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就只能往前进了。房间里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是不可能用善恶来衡量自己的行动的。自己就是因为想要女体的美和华丽的如花一般的淫乱才想和她在一起的。

最近，不仅仅如此，游佐还能感觉到有一种堕落到不被世人所允许的世界中的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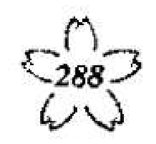
"当然。"游佐像是在说服自己一样低声说了一句后，马上就沉迷到了令人怀念的蜜一样的感觉当中。

朦朦胧胧中，游佐听到了轻微的衣服摩擎的声音。黑暗中，似乎有一个身影在晃动。正在想是谁已经起床了时，游佐突然意识到那个身影是菊乃。

虽然觉得自己也应该起来了，但是身体似乎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在温暖的床上，身体越发倦怠了。

恍恍惚惚之中，游佐听着衣服摩擎的声音。这里有一种触摸了温柔肌肤之后的余韵。

菊乃似乎还不知道游佐已经醒了。黑暗中，黑影依然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游佐不经意地看了一眼，黑影停了下来，消失在浴室之中。





不会就这样一声不响地走了吧……一种不安驱动着游佐，游佐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游佐伸长了上身，看了一眼床头柜的表，已经是一点了。

自己果然是在和菊乃互相满足了之后，稍微睡了一会儿。虽然不是睡得很熟，但菊乃似乎是一直醒着。游佐环视了一下周围，想起了这是在横滨港附近的一家饭店的一个房间里。

夜已经深了，进到这个房间之前和菊乃一起散步的公园里也已经看不到人影了，只有街灯的灯光点点滴滴地散落在海面上。想到这些，游佐决定起来了。

游佐慵懒地翻了一个身后，抬起了头。正在这时，浴室里露出一束光，菊乃出来了。

怎么了？游佐慌慌张张地重新钻到床上。浴室的门被关上了，在再次来临的黑暗中，黑色的影子慢慢地向游佐靠近过来。

游佐装出一副睡着的样子，心里却像少年一样忐忑不安。随着黑影越来越近，游佐闻到一股女人的香味。菊乃轻轻地拍了拍游佐的肩膀。

“您还没有醒吗？”虽然耳朵里听得清清楚楚，但是游佐还是装出睡着的样子。

菊乃又一次拍了拍游佐的肩膀，低声说：“对不起……”

听到这个声音，游佐装出一副刚刚意识到的样子，翻了个身，喃喃地说：“什么……”

“真对不起，打扰您睡觉了。”

菊乃白皙的脸出现在游佐的眼前。

“现在几点了？”

“一点。您打算就这么睡在这里吗？”

“可是，你……”

“我一个人能回去……”

一听到这个，游佐的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我和你一起回去。”这次是真的要起来了，不过忽然间游佐淘气地将菊乃的手拉了过来。

“不行。”游佐在想要逃走的菊乃的耳边迅速地说了一句。

“真的很好……”

现在游佐也已经没有再来一次的气力了，但是还是想把这句话说给菊乃听。

车子沿着深夜的高速公路向东京方向驶去。

过了凌晨一点，路上显得空荡起来，只有大型的卡车穿梭而过。这条路横穿了京滨工业区，所以晚上也没有安静的时候。

终于到了川崎附近，右手边的夜空中可以看到红色的火焰，似乎是羽田海岸附近的工厂的烟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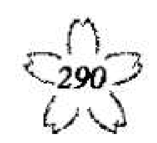
游佐看着那些火，想起了凉子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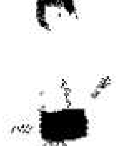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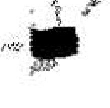
已经是这个时间了，凉子一定已经回去了。可能还在看电视，或者已经睡了。如果凉子已经睡了还好，如果还醒着，菊乃会找什么样的借口呢？会不会直接告诉凉子“我和游佐一起去了横滨”？还是只说一句“回来晚了，对不起”？

不管怎么说，游佐和菊乃在一起的事情，凉子是知道的。看到两点左右才到家的母亲，凉子会怎么想？

如果是六本木或赤坂附近的话也有一些店开到很晚。说是在那里喝酒，也算是个理由。听到这个理由的话，应该不会想到两个人去了饭店吧。

但是，凉子是一个敏感的女人。特别是最近她的预感很敏锐。即使是说一直在喝酒，但今天晚上菊乃并没有喝醉。而且看到菊乃的发型和脸上的表情，肯定也能察觉出什么。游佐的脑海中浮现出凉子用冰冷的眼神盯着深夜慌慌张张回来的母亲的画面。






“您回来了……”虽然表面上会装作一副平静的样子，但凉子的锐利的目光仍然会追问母亲。

菊乃能不能从凉子的目光中逃脱？想着想着，游佐不由得看了一下旁边，菊乃也转过头来。

“怎么了？”

“没什么……”游佐吸了一口气说。

“马上就到东京了……”

“真快。”

“今天见到你实在是太好了。”这是现在游佐毫无掩饰的真实心情。凉子的事情暂且不管，游佐没有后悔今天和菊乃在一起。

“后天你真的要走？”

“嗯……”

游佐把手伸过去，扣在菊乃放在膝盖上的手上。然后握着菊乃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菊乃的手指也微微地反应了一下。就在几个小时前，去横滨的时候，游佐碰都没有碰菊乃的手，但是现在却很自然地交织在一起。

男人和女人之间身体上的沟通果然是很重要。单是如此就可以消除以往的隔阂，使自己可以坦诚地表白自己。

“还想见你……”

“……”

“行吗？”游佐用力地握着菊乃的手，菊乃没有做声。

因为前面还有司机，游佐没有再说什么，靠在了靠背上。

不知不觉中，右手边上的红色火焰消失了。车子似乎已经进了东京的高速公路了。前面到处是光的海洋。

游佐偷偷看了一眼表，一点三十分。

“两点之前就会到了。”菊乃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前方。

游佐看着菊乃的脸问：“已经这么晚了，没关系吧。”



"没事儿。"没有想到菊乃回答得很干脆。游佐又一次审视了一下菊乃。菊乃没有一点担心的迹象。她的表情似乎在说不就是凌晨两点嘛，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也许就是母亲的自信，或者说是坚强。游佐一边暗暗佩服，一边又有一些不安。即使是菊乃非常坚定，仍然不会打消凉子的疑虑。

车子已经从芝的出口下了高速，从这里到三田的公寓要不了五分钟。

两个人一直没有提起过凉子，游佐多少有些在意。最开始时是三个人一起吃饭，所以至少应然说点什么。仔细一想，这半年来自己和菊乃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谈论过凉子的话题。换一种角度来看，没有提起过凉子是一件很异常的事情。

车子从鱼篮坂沿着伊皿子而上，再过五六百米就是菊乃的公寓了。

游佐刚想说点有关凉子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车已经停住了。打开车门，游佐先下来，接着菊乃也下了车。

公寓静静地伫立在面前，旁边电线杆上贴着的纸片沙沙地作响。游佐将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里，菊乃深深地鞠了一躬。

"今天非常感谢您。"

游佐向前靠近了一步，"下次在京都见吧。"

"我等着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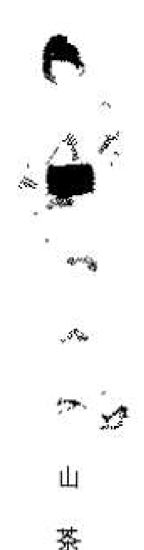
"再……"

刚要说出口时，菊乃径直地看着游佐，"就把这次当作我们的最后一次吧。"

"为什么……"

"一开始我就想跟您这么说的。晚安。"菊乃又鞠了一躬，转过身，向公寓的入口走去。





“但是……”游佐慌忙追赶过去。可是菊乃一路小跑，打开门进去了。

游佐想要追上去，突然又觉得会被凉子看到，站住了。门被关上了，菊乃的背影消失在大厅的尽头。

游佐注视了已经吞没了菊乃背影的公寓，叹了一口气，多么优美的消失方法。菊乃就这样坦然地回到房间里去了吗？游佐稍微让心情平静了一点，点了一根烟，回到车里。

“到高元寺……”说完自家的住址后，游佐靠在靠背上。

有一种似乎很疲惫又似乎松了一口气的奇妙的感觉。刚才身体内还是很充实，很满足，现在却突然消失了，身体内就像是被挖了一个洞。这也不是说特别悲伤，也不是消沉，只是觉得有一股飕飕的风从身体内刮过。

游佐在这种暧昧的情绪中又一次想起了菊乃。她回到屋里的时候，凉子是不是还没有睡？如果还没有睡，母女两个又会谈些什么呢？

游佐一边考虑着两个人的事情，一边问自己：“你究竟喜欢中间的哪一个……”

最初，游佐确实是很爱菊乃的，中途却被凉子所吸引，开始追求凉子。现在又像是找回了回忆一样，想要菊乃。年轻的凉子固然很可爱，但沉积了多年的菊乃的感情也让人难以舍弃。

难道就不能同时享受这两个女性的美吗？这是一个多么奢侈的要求。说是同时享受美，实际上只不过是沉迷在两个女人的身体里，是单纯的好色而已。

想着想着，游佐也为自己的轻浮感到震惊，有一种想唾弃自己的感觉。这简直就和小孩子要赖皮一样。都已经是这把年纪了还区分不出来好坏吗？

虽然一个自我在藐视自己，而另一个自我却又想为自己辩



护。好色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在眼前摆放着两个美丽女人，说你随便拿一个走吧，男人们一定会马上下手。最开始可能会选择年轻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想两个都要。这就是所谓的“雄性”，自己只不过是诚实地顺从了这种雄性而已。

半途中，游佐已经开始准备给自己翻案了。虽然他也知道这些只不过是一些歪理，连借口都算不上，但是他还是想肯定自己的想法。

“但是……”

从今天的态度上看，菊乃似乎真的是不打算再与自己见面了。今天晚上所做的这一切也都是因为是最后一次。而且，如果凉子知道游佐和母亲之间的事情，也有可能突然变得固执起来。总之，这件事情很难解释清楚。

本来从持久性上来看，凉子就比较弱。现在正是爱火燃烧得正旺的时候，谁也不能保证这种爱会长久地持续下去。这与其说是因为凉子的性格，倒不如说是因为她年轻。

“是吗……”

游佐的脑海里又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也许今夜和这两个女性见面是最后一次了。菊乃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邀请游佐到横滨去，一齐上了床。凉子也知道这件事，所以吃完饭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游佐的眼前浮现出母女俩一边喝茶，一边说话的情形。

“他还不知道我们是互相约好的……”想到这里，游佐慌忙摇了摇头。怎么可能呢，那两个人不是那么坏的人。

“自己犯下的罪恶一深，连考虑的事情都变得这么卑贱了……”游佐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把目光转向黑暗中深夜的街。




飘
雪





东京的“辰村”的营业时间远远长于京都。

也许是因为在饭店里面的缘故，早上七点开始就要准备早餐，过了中午，晚上要营业到十点以后。其中上午和下午可能会有两三个小时没有客人，但是通常一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当然，在这期间，凉子并不是一直都呆在店里。

早上一般都是套餐，所以只要交给上早班的人，凉子一般都是快到吃午饭的时间才会过来。但是在上午和下午的空闲时间，凉子也并不是无所事事。凉子要监督整个店里的情况，检查会计，有时还要和员工一起送餐。而且还要抽出时间去银行，去走访客户。一个人看起来很轻松，但是一旦成为了负责人，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

不过，从母亲将东京的店交给自己的时候开始，凉子就已经决意要好好干。来东京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要来工作。凉子不想听见有人说“果然大老板（菊乃）不在东京的店就不行了”，这是凉子的愿望，也是凉子的志向。

幸好，从母亲的手中接过这个店的这一个月里销售额也一



直在上涨。

但是，这一个月里并没有更新菜单或者是员工辞职之类的事情发生。凉子只不过是在母亲已经铺好的轨道上跑。而且二月正好是学生考试的时期，住饭店的客人也比较多。与其说是凉子的功劳，倒不如说是沿袭了以往的做法而已。

尽管如此，做了一个月的女老板，凉子的自信心也逐渐建立了起来。最初有些不安的厨师长和店长与凉子之间的关系也逐渐亲密起来，员工们也都愿意跟随凉子。但这并不是说"没问题了"，而只不过是到了"应该可以干下去"的水平。

最让凉子担心的还是和游佐的关系。这一个月来，游佐曾打过几次电话过来，都是先问了一下工作的情况之后就邀请凉子见面。

但是，凉子都拒绝了。凉子总是以平时工作太忙为借口，周末又有两次因为要取衣服而回了京都。好容易到了东京，但又不能从容地见面，游佐似乎有些着急。

游佐总是感叹："那你来东京还有什么意义？""真不明白最近你是怎么想的。"

凉子打算暂时不跟游佐见面。虽然没有明确是一个月，但是凉子还是想尽量避免见到游佐。这也是为了约束自己，避免自己见到游佐之后会向他撒娇。如果一到东京就马上频繁地和游佐约会，那就成了专门为了玩而来东京的。

凉子这么考虑的背后，还包含着对母亲菊乃的顾虑。母亲虽然喜欢游佐，但还是选择了退出，自己回到了京都。接替母亲而来的自己一到东京就立即和游佐幽会，显得太任性了。如果这样的话就像是专门等母亲不在，像一个偷腥的猫一样。

就算从结果上来看，是自己夺走了母亲的恋人，凉子仍然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得通情理一点。凉子不想见游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和母亲三个人一起吃饭的那天晚上游佐的行为抱有



怀疑。

当天晚上，凉子吃完饭，和两个人分开之后就到了新宿。一是因为和朋友约好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把晚上让给母亲和游佐两个人。这既是做女儿的对母亲的体贴，也能表现出自己很大度。不管怎么说，游佐爱自己会比爱母亲多一些。正因为有这样的自信，凉子才敢让他们两个人呆在一起。

但是，两个人似乎玩得有些过头了。在横滨，两个人似乎又结合在了一起。当然，凉子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是，将近凌晨两点才回来的母亲似乎有些不对头。头发也和分开的时候一样挽得整整齐齐的，和服上也没有乱乱的痕迹。态度也很平静，还跟等着的凉子打了招呼。

“啊，你还没睡？”

表面上没有一点变化，但是脸上的表情和身体的举动中透露出一种娇艳和倦怠的神情。

“你去哪里了？”凉子问。母亲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我让游佐带我到横滨去了。”

凉子还想继续问下去，但又觉得再深究下去有些不妥，便没有做声。虽然母亲什么也没有说，一切都只是凉子的推测，但两个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

即使是母亲和游佐重归于好，自己也不能责怪母亲。原本母亲就是喜欢游佐的，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很亲密的关系，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在这件事情上，凉子没有干涉的权利。

但是，凉子不能原谅游佐。

的确他曾经和母亲很亲密过，但是现在他是和自己有着很深关系的男人。在此之前，游佐还在凉子的耳边喃喃地说“我爱你”、“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的游佐，只要抱住了母亲就明显是对自己的一种背叛。

当看到母亲倦怠的举止时，凉子有一种晴天霹雳的感觉，



曾经半信半疑的幻想被现实击得粉碎。愤怒之余，凉子觉得游佐是一个不洁、不讲信用的男人。

“暂时先不理睬那个男人。”游佐似乎立即察觉出了凉子态度的变化。

游佐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问凉子“怎么了”，也说过“如果有什么地方惹你生气了，你就告诉我”。

“那最好还是问问你自己。”虽然是在电话里看不到对方的表情，但可以感觉出游佐很狼狈。

“你误会了。那天晚上的确和你母亲一直喝到很晚，但是除此之外没做什么。”

游佐辩解时，凉子什么也没有说。

“真的不是那样，请你不要误会。”游佐重复了很多次，最后用近似于哀求的语气说：“请你相信我。”

凉子听着这些，觉得像游佐这样的男人也会这么认真地倾诉，确实有些不可思议。这简直就像一个已经做了坏事的孩子却还坚持说“没有做”。凉子在对游佐的狡猾感到吃惊的同时，也为他的认真感到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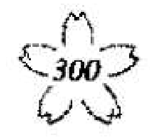
“我想好好跟你解释一下，想见见你。”听着游佐近乎走投无路的声音，凉子感觉到了一丝快感。

一个大男人如此惊慌失措，确实让自己觉得很痛快，这也是对想要同时占有两个人的爱的男人的一种报复。

“就要让你痛苦一下，因为你让我们为你所受的痛苦更多。”凉子在心里念叨着这样的台词，挂断了电话。

但是，游佐似乎很不安，又一次打电话过来。最后游佐似乎是觉得在电话里说不清楚，直接跑到店里来了。但是凉子以工作忙为借口，没有单独和游佐见面。

游佐叹了一口气。但是凉子觉得如果现在单独去见游佐，自己肯定会说很多抱怨的话。如果现在在这里责备男人的话，





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充满了嫉妒、故意找茬的女人。而且不见游佐并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工作忙。即使是爱一个男人，凉子也不想如同母亲一样沉溺其中，损害了自己的健康。

为了明确“自己和母亲”不一样，暂时不见游佐才是上策。自己这么想并且付诸了行动时，凉子也为自己的冷静感到震惊。曾经觉得自己还有些幼稚、脆弱，但是现在的自己竟然已经如此地坚强了。开始的一段时间，凉子认同这样的自己，但是一直这么撑着，自己也有点疲惫了。

不管怎么说，自己的确还是很爱游佐。到现在为止，自己固执地不肯见游佐正说明这一点。而且，从游佐这几次打过来的电话来看，自己对他扎的针似乎也已经起了作用，也已经明白了他的诚意。

也许在横滨的那天晚上，只是男人们常说的心血来潮而已。这么一想，凉子的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也许到了可以见见他的时候了……

一个月的空白，对于凉子来说可以说是为了掌握东京的工作情况，也是为了恢复自己的自尊心所必需的时间。

凉子约游佐见面的日子是星期六，但是傍晚的时候来了很多客人。她原本打算九点钟从店里出去，但是客人太多，直到九点半，才能抽身到同一个饭店第十八层的休闲酒吧里去。

“你终于来了。”游佐一见到凉子，马上握住了凉子放在吧台侧面的手。

“我还以为今天也不行了呢。”

“怎么会呢？我是不会失约的。”

“但这之前你都拒绝了我。”

“我只是说不能见面，并不是失约。”凉子轻轻地把被握着的手抽出来。

幸亏今天穿的是洋装，因为是同一个饭店里的酒吧，说不

定就会在什么地方遇到认识的人。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两个人坐上在门前等候着的车，到了赤坂的酒吧。

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公寓，但是入口有一个像模特一样高挑身材的女招待把他们带到屋里。灯光很暗，看得不是十分清楚，厚厚的地毯的尽头是一个点着小小的蜡烛的桌子和一个柔软的沙发。

“这里的话，不会被人发现的。”正如游佐所言，这里有一种掩藏着什么秘密的感觉。

“这里是会员制的酒吧，没有时间限制。”

凉子环视了一下周围，桌子的灯光周围影影绰绰地有些人影，可以听到说话的声音，但几乎看不到对方的脸。

“一旦进到这里来可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出去的。”

“你是不是曾经带过很多人来这里，向她们求爱。”

“你胡说什么，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一直也不见我？”游佐突然用一种像黑社会一样的语气问。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工作太忙了。”为了不让自己喝醉，凉子要了一杯果汁。

“不管多忙，只要想见就应该能见到，你既然知道我很想见你，还让我着急，真是个坏东西。”游佐轻轻地拍了一下凉子的肩膀。这一拍，彻底击溃了凉子的心理防线。

“我并不是故意让你着急，都是因为你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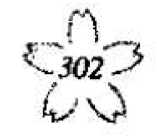
“我哪里不好，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就直接说出来。”

“这种事情，你最好还是先问问你自己。”

“你还在说那件事。”游佐有些扫兴地喝了一口加冰的威士忌。

“总之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么严重的事情。”

“什么事？”





“你还在怀疑那天晚上的事情吧。”

“怎么会呢，我已经一点都不在意了。”

“那就好。来，我们干一杯。”游佐把自己的杯推到小小的蜡烛前，凉子拿自己的杯子碰了一下。

“这次我真是服了你的固执。我投降。”

“嘴上说投降，我也没法相信。”

“我明白了。”看看在自己面前鞠躬的游佐，凉子觉得这一个月之间自己忽然变成了大人。

“我最近已经大体上知道了你在考虑什么。”

“算了不说这些了，下周我们去趟金泽吧。”因为话题来得太突然，凉子没有回答。游佐把脸凑了过来。

“实际上我要到金泽的一家书店去办点事，不过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办完。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绕能登一圈，你去过能登吗?”

“还没有……”以前凉子曾经想去看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那，我们一起去吧。早上从东京出发，住一晚上就能回来。冬天的能登路也很有风情。日本海附近的雪也很漂亮，而且好久也没有去泡温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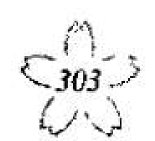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是在外面住一宿的话肯定会被母亲发现。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游佐说得很简单，但凉子不想让母亲更伤心了。

“就下决心去一次吧。”

突然间，随着舒缓的音乐，对面有一个黑影靠过来，然后静止不动了。不久影子便伴随着淡淡的笑声离开了。黑暗中，旁边的客人似乎在接吻。

“行吗?”



"……"

"就算为了庆祝我们和好了，一起去旅行吧。"听着耳边游佐的喃喃话语声，凉子在黑暗中轻轻点了点头。

早晨，游佐站在羽田的小松航线柜台前，想起了曾经也有过同样的情景。

第一次和凉子一起去秋田时，游佐也是这样一大清早就站在柜台前等凉子。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将近十个月了。现在的游佐也和当时一样，一直担心凉子到底会不会来。

不过，现在和去年相比，已经平静了很多。

既然已经约好了就应该不会不来，而且现在凉子也应该不再会像小孩子一样不遵守约定了。这种自信还是有的。只是因为有了发生在横滨的那件事，游佐多少还是有些不安。

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游佐点了一根烟。抽到一半时，看到了凉子推开大厅的玻璃门进来了。

游佐不由得越过攒动的人头，向凉子招了招手，招呼凉子向这边走。

"早上好。您可真早呀。"

"我正担心你会不会睡过头呢。"

"我上了三个闹钟，没有问题。"凉子穿着黑色的裙子和一件深褐色的貂皮短大衣，拿着旅行包和手提包。

"要不要托运行李?"

"也没有多少东西，自己拿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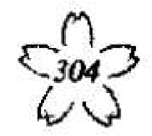
游佐拿起了旅行包办了登机手续，进到了第二候机室。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在吧台前要了一杯咖啡。

"从去秋田到现在将近有一年了吧。"

"我来这里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件事。"

"当时我真担心你不来了呢。"

"今天就没有担心吗?"凉子轻轻地笑了笑说，"其实今天



有点犹豫。以前还什么都不懂。”

凉子半开玩笑地说，不过也许这是凉子的真心话。一开始只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来的，现在还要考虑母亲及工作上的很多事情。

“人是懂得越多越胆小。”凉子似乎也有自己的烦恼，但是对于现在的游佐来说，只要凉子来了就行。



飞机到达小松时，天气很晴朗，感觉不出是冬天的北陆。从机场打车时，司机也说“像今年这样很少下雪真是少见”。

东京也是只有二月初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寒流造访，今年似乎是建立了气象台之后的第一个暖冬。

“好容易才来这里一次，真想看看下雪。”也许是上天听到了凉子的愿望，穿过金泽市上了去能登的收费公路之后，风大起来，还飘起了雪花。

按照计划，先直接到轮岛，在那里休息一会儿之后，再南下，经过穴水，最后住在面临七尾湾的和仓温泉。

“这附近夏天是海水浴场。”司机解释道。透过松林的间隙隐隐约约能看到大海，海很暗，白色的海浪层层叠叠。看到这么狂野的海实在是无法想象出夏天阳光明媚的海水浴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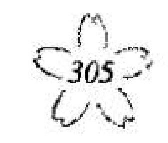
穿过高松，就到了羽咋的海岸。风更加猛烈，雪似乎要横扫脸颊而过。但是天空中似乎有着各种各样的云在飘来飘去。他们的车经过的地方是风雪交加，稍微往后一点的海上却流动着另一种黑云，而在另一边阳光已经穿透云层射了出来。

“风雪和晴空在同居。”

“冬天的日本海真可怕。”凉子看着狂野的大海，打了一个寒颤。

车里开着暖气，和外面的寒风咆哮完全是两个世界。

游佐看着冬天的海，突然想起不知道凉子是和菊乃说了什么出来的。去秋田的时候是说去秋田的朋友家里，但是结果还



是招来了菊乃的怀疑。这次呢……

不过游佐并不打算问凉子。前面有司机，而且如果现在问这些，肯定会破坏好容易营造起来的愉快的旅游气氛。

车离开海岸线，驶入山峡的道路中。虽然是收费公路，但是多亏了这条路，从金泽到轮岛只需要两个小时。道路横穿了半岛的中央，但是宽阔的道路上很少有车来来往往。

天空依然是飘忽不定。刚刚以为会过来暴风雪，但却突然出现一片蔚蓝，以为天要晴朗了，却又下起雪。

“天气的变化真就像小孩子的脸。”

“这就是北陆天气的特征。”听了司机的说明，凉子低声说了一句：“就像男人一样。”

游佐转过头，凉子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看了看外面。游佐苦笑着挽起胳膊，凉子似乎还是很介意在横滨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在那之后，游佐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跟凉子解释，原本以为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解释，但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凉子现在抱怨自己的时候也不像以前一样认真较劲了，而总是半开着玩笑似的。这也是凉子在这一年里成长的地方。

道路依然在山峡的缝隙里蜿蜒，偶尔能看到飘雪，几分钟后又会出现晴天。左右的山峦并不是很高，车子就像是在劈山而行。

“这里竟然也有人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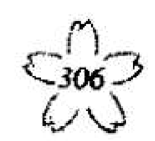
“能登很早就有土地。”

三峡的平地上散落着几户人家。周围的山上残留着雪的痕迹，环绕着房屋的树木刚刚沐浴过雪水，湿漉漉的。

“平家的残余部落就是从京都逃到了这里的。”

“到这里的话就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了。”

“但是一辈子都不能从这里出去。”



“看来我们是不行呀。”

确实，如果要在这里住一辈子的话，游佐肯定会好好考虑考虑。

“愈分愈进愈青山。”游佐想起了山头火的句子，低声说了一句。

凉子接了一句：“愈分愈进愈白雪。”

也许是受到了凉子声音的诱惑，雪又开始下了起来。车子的雨刷开始忙碌起来。游佐看着沾满了飘雪的车窗，又想起了在京都的菊乃。

到达轮岛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两个人在车站附近的小料理店里吃了点午饭。虽然说是旅游旺季，但二月底来的客人还是不多。热情的主人端来了很多鲜活的生鱼片。

吃着生鱼片，喝着酒，游佐有些醉意，借着这股劲问凉子：“今天你是怎么跟京都说的?”

游佐没有用“母亲”这个词，而是用了“京都”，凉子似乎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

“你是不是很在意?”

“不，不是的……”

游佐一下子喝完了杯子里的酒，凉子拿起酒壶又倒了一点。凉子向前屈身的时候从衣襟口可以看到白皙而丰满的胸部和胸衣的一端，游佐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吧。”游佐半开玩笑地说。凉子的脸上露出很惊讶的表情。

“这么早就住下来，你想干什么?”

“我想要你……”游佐低声说了一句，凉子装出了一副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把脸转了过去。

休息了一个小时后走到门外时，雪又开始下了起来。气温



似乎并不是很低，没有要积雪的痕迹。

“那我们就直接去和仓了。”游佐觉得有一些困，便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了司机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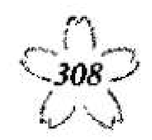
靠在靠背上，伸了伸胳膊，手便碰到了凉子的手。这个姿势让游佐想起了菊乃。自从在横滨幽会之后，游佐只在京都见过一次菊乃。而且还是和大家一起在雅间里见的，并不是两个人单独见面。菊乃依然带着惯有的柔和的笑容，但这仅仅是为了做生意。菊乃的内心世界仍然是紧紧关闭着的。

回到东京以后，游佐也曾给菊乃打过电话，但都只是一些季节方面的问候和无关紧要的话，一旦涉及到微妙的话题时，菊乃就会马上逃走。也许菊乃真的要把在横滨的那一晚上当成最后一晚。

游佐就这么毫无边际地想着，无意中回过头一看，凉子把头靠在窗边睡着了。也许是因为早上起得太早，再加上喝了一点酒的缘故。

游佐将毫无防备的凉子的手拉到自己的身边。白皙而柔软的手指，没有一点皱纹和斑点，而且还刚刚开始学会做一些淫乱的事情。游佐一边享受着这手指的温暖，一边偷偷地看了看凉子的脸。一年前还是紧绷着的少女的脸现在已经是变得丰满了，洋溢着女人的韵味。而且，不仅仅是身体上开始成熟，凉子作为女人的第六感也开始觉醒起来。

关于横滨的那一夜发生的事情，游佐始终是在否定，但凉子似乎更加怀疑游佐了。不管游佐怎么解释，凉子都没有点头认同过。不过，凉子在怀疑游佐不坦白的同时，从心底里似乎还是希望游佐真的没有这么做。既然凉子不希望游佐和母亲结合在一起，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凉子也是作为一个男人应尽的义务。而且这件事情一旦被凉子知道了，她一定会怒骂自己是卑鄙的骗子。所以既然已经说了谎，就要彻底坚持到最后。



游佐有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有一个中年男人的狡猾之处，另一方面是因为游佐本身并没有将在横滨和菊乃过夜的事情看得很严重。无论如何，自己爱凉子是没有任何变化的。虽然同时喜欢上了菊乃和凉子，但从眷恋这种感情上讲，对凉子的感情占了绝对性的优势。



在横滨，游佐确实是被菊乃所吸引，想要菊乃，但那仅仅是一晚上的事情。第二天早上，游佐一早就开始想念凉子，觉得凉子很重要了。但是今后肯定还会想要菊乃，也许那时还会不计后果地去接近菊乃。

如果把一个男人只能爱一个女人当作一种常识的话，游佐的想法明显是不合常理的、自私任性的想法。但是，男人的欲望总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如果得到了一个人的一种美丽，就会想得到另一个人的另一种美丽。所以游佐会既想从凉子身上享受到年轻和新鲜，又想从菊乃那里享受到成熟女性的风韵。

也许这种任性是男人的“性”中永恒的矛盾。所谓的男人的“性”就是不集中在一点上，而是会无限地扩张开来。女人从本质上来看是会集中到一点上的。只要存在着这种差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误解就无法消除。

在这种恣意的空想中，游佐睡着了。稍微睡了一会儿醒来一看，车子仍然在雪中行驶。

“您醒了?”凉子在旁边觉察了出来。

“这是哪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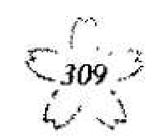
“已经是和仓了。”

游佐抬头看了看窗外，蓝色的海蔓延在雪中间。

“是七尾湾，很安静吧。”大海像湖面一样没有波纹，雪的尽头可以看见用松树点缀的小岛。

“和日本海完全不一样。”

如果将睡着之前看到的日本海比作是狂乱的男人的话，眼



前的海就是沉睡的美女。一个是愤怒万分，张牙舞爪，一个是如画般静止不动。

“但雪还是同样的雪。”

雪降落在没有波纹的海面上，游佐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既然下雪，大海多少都应该有些狂野，有些风浪。但是眼前的大海，像是流淌着油一样平稳，在那里慢慢地吸收着雪。

“还会下吗?”

“刚才的天气预报里说，今天晚上会下一整晚。”游佐点了点头，想象在大雪纷飞的海边的夜晚里，自己抱着凉子时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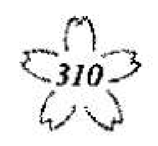
游佐已经去过金泽几次，但来能登还是第一次。当然也是第一次到和仓的温泉。他以前曾经问过熟人，也曾查看过地图，不只一次地想到这里来，但都因为忙没能实现，也许这次如果不是和凉子在一起，游佐仍然不会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以说是多亏了凉子才能来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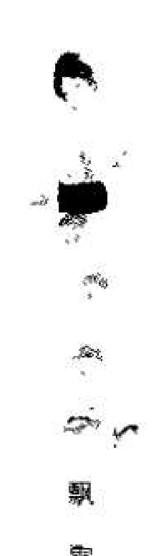
游佐事先预定好的饭店是去过和仓的朋友推荐的，到这里一看，才发觉房间太大，游佐有一些犹豫。

在游佐的印象中，冬天，能登的旅馆应该是小巧而祥和的旅馆，如果是这里的话与热海和伊东的饭店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最近掀起了一股观光热，所有的地方都争先恐后地建起了高楼，想要找过去那种简陋的小旅馆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入口处站着一大群女招待，她们如唱大合唱一般地齐声说“欢迎光临”，着实吓了游佐一跳。游佐进到饭店里面，办理了入住手续。

和凉子在一起的时候，游佐总会因为两人年龄的差距而紧张。中年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很有可能会被人认为是一种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想要不去介意这些想法，只有到一个





深谙世故的女老板开的小旅馆里去。

当然这些都是因为游佐的任性所造成的，并不是饭店的责任。刚刚进来的时候确实有些害怕，但是到了房间之后，房间很大，敞开着的窗外是广阔的大海。这个房间似乎是在角上，外面是接待室、客厅，里面是卧室。

“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撇开楼下的喧嚣不说，友人之所以推荐这个饭店，也许就是想让游佐看看这里的风景。

“对面可以看到大桥。”凉子尽可能地把身体贴在窗户上，用手指着。

“那边就是能登岛吧。”游佐总觉得以前曾经看到过那座桥的照片。

“明天我们去看看。”

“今天晚上雪好像还停不了吧。”

“看现在的样子是停不了了。”游佐站在凉子的身边，面对着凉子。

“总算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游佐想要抱住凉子的时候，凉子的身体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会被人看见的。”

“没关系的，下着这么大的雪，没有人会看到的。”大粒的雪如同巨大的窗帘，两个人长长地拥吻在一起。

也许是因为积雪云太厚的缘故，黄昏似乎刚刚来临就变得很黑了。

一旦泡了澡放松下来之后，游佐就不想再从屋子里出去了。饭店里有日餐厅和西餐厅，但在那里遇到其他人时会觉得心情很沉重。

游佐让侍者把饭菜送到房间里。这里不愧是面对着大海，鱼类、贝类都非常丰富。

两个人都换上饭店里的浴衣，穿上羽织外衣，面对面坐在



桌子边。这样在一起吃饭，有一种同居的感觉。

凉子不愧是料理店的女儿，倒酒的姿势很优雅，而且会很及时地把空着的餐具移到桌子的一端。

“酒是不是有点凉?”

凉子似乎有点在意酒壶的温度，但是对于游佐来说，只要能和凉子在一个房间里吃饭就已经很满足了。

“你也喝一点吧。”

“在这里喝的话，会喝醉的。”

“所以才想让你喝。”

凉子一喝醉就会眼角红红的，话也会变得很多。再继续醉下去的话，就会眼眶红润，肩膀瘫软下来，游佐就是想和这种状态下的凉子一起上床。

“太安静了，都忘了还在下雪。”凉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看了看。雪还在继续下，如同白色的花纹划过黑暗的窗户。

“你不觉得像是从下面涌上来的吗?”也许是因为上空有风，从一格格的窗户来看，雪像是在飞舞。

“我想打个电话，行吗?”凉子站起身，到卧室里去了。吃饭的房间里也有电话，但是凉子似乎觉得在游佐的面前讲话不太方便。

游佐一个人看着夜里的雪，喝了一杯酒，凉子回来了。

“东京是晴天，不过好像很冷。”

凉子似乎很担心店里的事情，所以打电话到店里去了。

“店里的人知道你来这里吗?”

“我只跟邦子说了。”邦子是东京店里的收银员，是凉子最信任的女性。

“刚才好像来了很多团体的客人。”游佐这才想起凉子是东京店里的女老板。



“你也越来越像女老板了。”

“怎么会呢。还有人说我是个孩子，不很可靠。”

“不过，最近你看起来很精神，而且气色也比以前好了。还是东京的水土比较适合你。”

“也不是，只不过在这边比较轻松。”

“你要负责那么大的一个店，能轻松吗?”

“当然了，东京就我一个人。”游佐往凉子的杯子里倒上了酒。

“京都的时候不也是你一个人吗?”

“那边的客人都是一些熟客，而且母亲也会经常回来。”

“你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会紧张吗?”凉子轻轻地低下了头，算是点了点。凉子侧着头时的身影也和菊乃完全一样。

“但是，你们毕竟是母女嘛。”

“……”

“还是不行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想说这样的话，但是做同样工作的人在同一个家里的确很难相处。”

“做同样的工作难道不好吗?”

凉子很坚决地摇了摇头，“在雅间里要见面，回家也要见面，疲劳都会加倍。”

“你们吵过架?”

“表面上没有吵过，不过心底里……”

凉子是第一次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了，还是因为出来旅行，心情也被解放开了。

“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

“有很多。”



“我不是太明白。”

“比如两个人都是十二点多从店里回来的时候，母亲说很累了，‘给我倒上洗澡水’，我就倒了。倒好了之后她还会抱怨水太热了、太凉了之类的……”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正因为是一些小事，所以才麻烦呢。”凉子是菊乃的独生女儿，原本以为两个人的关系会很好，但是实际情况似乎是大相径庭。

“也就是说这种不满越积越多？”

“当然，母亲肯定也很不容易。她也一直有很多话想说，只是忍着没有说出来。”

“那你来东京正合适了。”

“是呀，如果一直呆在京都我肯定会疯了，说不定还会一个人离家出走呢。”游佐没有想到菊乃和凉子之间的关系竟然恶化到这种地步。

“可是，既然是母女两个，吵吵架也是常有的事情。”

“这可不是单纯的吵架。母亲是母亲，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如果两个女人在雅间里、在家里都冲突的话……”游佐似乎明白了凉子究竟想说些什么。

“确实是和一般的母女俩有些不一样。”

“我们有些特别。母亲同时又是我的上司，而且……”

说到这里，凉子把想说的话吞了回去，把脸转到了一边。

“母亲和我……”凉子突然什么也不说了，仔细一看，凉子低着头，咬着嘴唇，肩膀微微地颤抖着。

“怎么了？”

“不……”说着，凉子突然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在北方，雪有时会突然像发疯了一样不停地下，没有间歇，仿佛天空中突然裂开了一个口子。



今晚的雪就是这样。从临海的窗口望去，无法判断出究竟下了多少，但是雪仍然淹没着黑暗的窗户。看着这疯狂而至的大雪，游佐意识到山路、铁路、国道，凡是能称得上路的地方应该都已经被封锁了。

就算是想尽一切办法都已经无法回到东京了……

这么一想，游佐逐渐放下心来，平静了下来。看着一心一意飘落的大雪，人和人之间的纷争和反目都会变得很渺小。

游佐的心情似乎微妙地传达给了凉子。凉子哭了一会儿，站起身，消失在浴室里。

游佐给服务台打了电话，让他们把饭菜撤了下去。

也许是在打理自己哭红的眼睛，凉子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游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回想着刚才凉子说的话。

在此之前，凉子从来没有明确地把自己的心情告诉过游佐。游佐也知道自从和自己有了深层的关系之后，凉子有很多烦恼，但是凉子从来没有说出来过。虽然并不能说是趁此机会，但是凉子的这种干脆的性格让游佐有些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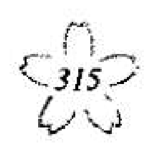
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凉子确实是很痛苦。最让游佐吃惊的是凉子和菊乃一起生活竟然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了。如果一直和菊乃在一起，凉子可能会被逼疯，这是游佐所没有想到的。

凉子说到这里就没有再说下去，但游佐也明白主要原因在自己。看到凉子的眼泪，游佐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凉子的年轻。执着地追随着自己这样一个轻率的男人的这种女人的痴情，使游佐更加怜爱凉子了。

最初，游佐邀请凉子到能登路时，只是为了哄凉子开心。如果来到冬天的能登路，或许能缓和一下最近凉子执拗的心境。但是现在，游佐似乎已经从更深层的地方认识了凉子。

游佐漫无目的地想着，喝了一口加冰的威士忌，凉子从浴





室走了出来。因为刚刚洗完澡，凉子白皙的皮肤上泛着红晕，泪痕已经消失了。

“你也喝点吗?”

“把那个给我吧。”凉子指了指游佐的杯子。也许是为了掩饰刚才哭泣的害羞，凉子的动作显得很愉快。

游佐把杯子递了过去，凉子一口气喝完了杯中的酒。

“下得可真不小。”

“铁路和国道应该都已经被封锁了吧。”

“那明天就没法回东京了?”

“这要到明天才能知道。如果回不去就只好呆在这里了。”

“那我们就是下落不明了。”

“有问题吗?”

“我倒没什么。”凉子说得很轻松。游佐把凉子拉到自己怀里。也许是因为刚刚洗完澡，凉子微红的肌肤上散发着淡淡的浴液的香味。

游佐在凉子的耳边喃喃地说：“我爱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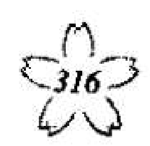
“非常爱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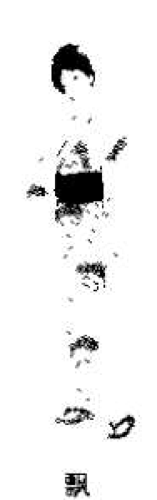
也许是因为来到了这个飘雪的小镇，游佐觉得自己变得多少有些感伤。

两个人来到床上，关掉了室内的灯，只留下床前小小的灯。

如果是菊乃，必须把屋里所有的灯都关掉她才会脱掉身上的衣服，但是凉子并不介意开着小小的灯，这也许就是年轻的优势。

两个人躺在床上，紧紧地拥抱着，过了一会儿，游佐开始褪去凉子胸前的衣服。凉子没有反抗，但是也没有积极地回应。等完全褪去时，游佐半支起身子，从上向下打量着凉子。





在淡淡的灯光中，凉子胸前的肌肤如同凝脂一般白皙。游佐像是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久久地凝视了一会儿，慢慢地用嘴唇靠近凉子的乳房。

“啊……”

一瞬间，凉子低声地呻吟了一声，上身蠕动了一下，但她并没有要把已经敞开的胸部掩藏起来的意思。游佐抚弄了一会儿这个敏感的部位，然后解开浴衣的带子，手悄悄地潜入到了凉子的下半身。

凉子的身体从外表上看很纤细，但摸起来很柔软，也没有突兀的骨感。这一点，凉子和母亲菊乃一样，大腿和臀部都很丰满。游佐享受着这种纤细光滑的感觉，体会着年轻的血液的温暖。

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就不需要再着急了。到明天早上为止有足够的时间，而且雪还在下。

游佐现在想把自己即将溢出的爱用更温柔，而不是更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与粗野的行为相比，懒散的爱抚更容易使凉子达到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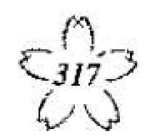
温柔而舒缓的动作无限地持续着。就像飘落在夜晚中的海上的雪，无处可以停止。

换成是母亲菊乃也许已经该发出声音了，但凉子还在忍着。成熟和未成熟的差别就表现在此时的积极和谨慎的态度上。但是这种谨慎也是有界限的。不久，凉子就开始皱紧眉头，轻轻地张开嘴呻吟起来。

“不……受不了了……”游佐仍然不管不顾地继续爱抚着凉子。夜晚的窗户外闪过一道光，雷声轰鸣起来。

“真恐怖……”刚才有一种以前从未敢想象的敏锐的快乐紧紧地抓住了凉子。

“打雷了。”



两个人相互拥抱着，凉子问："下着雪还会打雷吗？"

游佐也是第一次在下雪天听见这么巨大的雷鸣声。震耳欲聋的雷声响过几次后，终于恢复了平静。

"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游佐低声说。凉子似乎更加不安地紧紧地抓住游佐。

抱着凉子年轻的肌肤，游佐感觉到在这雪夜的雷中有一种不祥的预兆，闭上了眼睛。

所有的技艺学习都会在某一天像破壳而出一样突然变得熟练起来。高尔夫和其他运动也是如此。从某个时间开始，分数突然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虽然是每天都在练习，但是技术并不是每天都会有所提升，必须是练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像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样真正得到提升。

虽然是一个很奇妙的比喻，但是性的愉悦和它也有相近的地方。在和仓的那天晚上，凉子似乎是第一次尝到了愉悦的极致。

当然，在此之前，每次抱凉子时凉子都会表现出很愉快的感觉。虽然凉子很谨慎，但是从她的身体的蠕动和嘴里发出的声音仍然能够了解到她所感觉到的。但是这只是感觉到，并没有再往前深入一步，到达"高潮"的地步。愉悦似乎也仅仅是愉悦而已。

这次在和仓，凉子似乎已经达到了极致，浑身颤抖着失去了力气。游佐一瞬间还以为凉子失去了意识，昏迷过去了。之后，凉子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对刚才袭击自己的感觉还心有余悸似的紧紧地抓住游佐。

凉子似乎无法理解自己的感觉。然而游佐明白，那种困惑正是已经达到了性的愉悦的证据。这还只是第一次，随着这种愉悦的深入，变成恒常性的感觉时，女性的愉悦将变成绝对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凉子已经触及到了这种极致的

边缘了。

凉子似乎还不敢相信自己的变化，屏着呼吸，紧紧地贴在游佐的胸前。游佐抱着这样的凉子，为这个纤细的无依无靠的身体能体会到性的极致而有些感动。

男人之所以喜欢幼稚的未成熟的女人的身体是因为可以享受将女人的身体慢慢地开发出来，并让她最终达到高潮的这个过程。从男人的角度上来看，这只不过是奉献而已，但是能让喜欢的女性探索到性的极致，也足以让男人感到一种满足感。

但是，为什么今夜凉子能够达到高潮呢……抱着现在安静得像深海里的鱼一样一动不动的凉子，游佐想。

是因为很久没有出来旅行了，心情终于被释放出来了？还是因为被雪困在能登的感觉煽动了凉子的集中力，或者是间隔一个月之久的爱抚重新诱发了凉子的新鲜感觉？

这种时候问凉子，凉子也不会明白的。当事人已经被吓呆了，其他的人是不应该再恣意推测。但是，既然有这么大的变化，一定有什么原因。

单纯的考虑，或许是因为在这一年内和凉子日积月累的爱终于在今天爆发了。技艺也是如此，日积月累地进行训练之后，会在某一天有一个突飞猛进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许这一年正是为今夜的飞跃而做的助跑。

能想到的原因有很多，每一个都似乎很有道理，又似乎没有道理。其中最让游佐不能忘怀的是凉子休息前流下的眼泪。

今天晚上，凉子很少见地把一直以来从母亲那里所感受到的压抑情绪都倾诉了出来，最后竟然流下了眼泪。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之后，凉子似乎轻松了很多。凉子能坦诚地说出这些话也许是因为已经通过这一个月了解到游佐所爱的人是自己。

“无论如何，这个人爱自己比爱母亲多。”确信了这一点后，凉子便恢复了自信，才会想要和游佐一起旅行。也许就是这种



自信使凉子的心情能够放松下来，最后转化成身体上的愉悦。

这么看来，冬天的能登路、突然被大雪包围的夜晚、一个月的疏远都应该是很有效的。

女人的身体真是微妙。可以根据一时间心情的变化如同烈火般燃烧起来，有时会达到极致，有时会不满足地草草结束。心情似乎和身体的反应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平静下来了？”游佐回过神来，问躺在胸前的凉子：“感觉好吗？”

游佐觉得自己问得有些露骨，但是凉子诚实地点了点头。

“很棒？”

“……”这次凉子似乎没有理解游佐的意思。

“感觉非常棒？”这次凉子显得有些不情愿地摇了摇头，然后紧紧地将自己光滑的皮肤贴在游佐身上。

两个人出去旅行，因为晚上的亲密关系的不同产生出来的结果也会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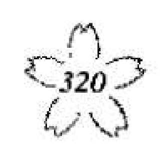
如果晚上两个人在身体上和在心理上都得到了满足，第二天的旅行一定会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但如果没有得到满足、半途而废时，第二天的旅行也会变得毫无兴致。

旅行的好坏的关键不在于风景，而在于和同行的另一个人的关系的好坏。

无论看到多么美丽的风景，接触到多么值得感动的大自然，如果和同行的人或者在旅途上认识的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旅途都会变得索然无味。相反，风景或者饭店多少有些不足，但是和同行者的关系很融洽的话，旅途也会变得很有情趣。

从这个方面来讲，这次能登的旅行可以打满分。

一夜醒来，从房间里看去，七尾湾已经是晴空万里、清晰可见，海面上反射着冬天的阳光，发出蔚蓝的光芒。昨天夜里



的雪究竟消失在哪里？吞没了大雪的海早已若无其事地恢复了平静。但是，放眼向远处望去，仍然可以看到对面能登岛上的绿松和岩石上还残留着雪，这才明白昨天的雪并不是一场梦。

“雪和蔚蓝的海真漂亮。”

凉子穿着浴衣眺望着远方。看着凉子浑圆的臀部，游佐有些想戏弄一下凉子。

游佐从背后悄悄地靠近过来，一下子将凉子的浴衣撩了起来。“啊”凉子发出一声尖叫，一下子蹲在地上。一瞬间闪现过的白皙的大腿让游佐觉得新鲜。

“不行……”

“为什么？”

“已经九点了。”确实，如果只是单纯的调戏，到这里也许就应该停止了。

早餐被安排在大食堂，但是不在风景优美的房间里吃饭实在是太可惜。游佐打电话让饭店把早餐送到房间里。

女招待似乎已经知道了游佐和凉子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没有表现出来。放下早餐和装了开水的瓶子，游佐看了一眼凉子，轻轻地说了一声“那就拜托你了”。如果是菊乃会很坦然地点点头，但是凉子似乎有些慌张，直直地站立在角落。

“那个人会怎么看我们呢？”女招待离开之后，凉子问。

“没关系，不用去介意。”

“我没有介意，只是觉得有些可笑。”凉子意外地平静，游佐放心了。

“昨天晚上，有个女招待还叫我‘太太’呢。”凉子似乎很高兴自己被看成各种各样的身份。

这是年轻人的特权，还是得到了满足的女人的自信？

昨天吃饭的时候，凉子还有一些不太自然的地方，但是今天却丝毫没有踌躇的地方。



看着凉子麻利的动作，游佐似乎有一种已经和凉子同居了很长时间的错觉。

“给您倒点茶吧。”吃完饭，凉子给游佐倒上茶。凉子拿起茶壶，用一只手扶着茶壶盖，阳光照在凉子侧脸上。

“不过，你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

游佐低声说了一句，凉子回过头来。

“谁呀……”

“你呀。”

“不会吧……”在清晨的阳光中，凉子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容。

“你突然这么说，有点奇怪。”

“但是今天真的很漂亮。”

“那，昨天之前就不漂亮了？”

“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比昨天更有一番风韵。”

事实上，今天的凉子略显丰满，浑身散发着女人娇艳的香味。昨天之前的凉子当然也是很美丽的，但是今天早上，凉子的身上又增添了一种女人的稳重。

游佐偷偷地看了看正在摆弄茶碗的凉子，想起了昨天晚上凉子达到了高潮的情景。也许就是因为了解到了这种愉悦，凉子才会变得更加美丽。

“你今年是二十四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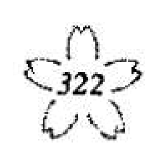
“是呀，怎么了？”

“没什么……”

游佐轻轻叹了一口气。随着两个人的爱情越来越深，凉子也愈发美丽了。第一次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时，游佐觉得凉子的肌肤变得娇艳了，然而今天，凉子的身上似乎又增加了女人的圆润。

女人只要被男人爱着就会变得更美丽、更有情趣。

游佐突然觉得，随着凉子愈发美丽，自己的精气也被凉子



吸走了。在现实中是游佐想要得到凉子，想要操纵凉子的身体，但是不知不觉中凉子更加娇艳，熠熠生辉。

“是呀……”

“你一个人在那里点什么头？”凉子问。这种在女人身上所感受到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只有男人才能明白。

“已经吃好了吗？”凉子没有觉察到游佐的想法，麻利地开始收拾桌子上的饭菜。

果然是到了二月底，下过的雪在地上也堆积不了很长时间。特别是温泉的周围地热比较高，雪基本上都化了，但是进入到山峡里，积雪还没有化，在阳光的照射下，如同刚刚融化的冰激凌一样。

从和仓到金泽，也有电车，但是车次不多，游佐决定还是坐车回去。

“听说昨天晚上电车和道路都被封锁了。”

“看到昨天的雪，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应该不会再下这样的雪了吧。”

凉子一问，司机接过了话：“一直到三月初，还会再下两三次雪，不过已经不会再积雪了。”

被残雪覆盖的山体也会一天天披上春天的色彩。

“如果真的回不去了，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

“两个人就变成下落不明了。”

觉得不能回去就麻烦了，这似乎只是游佐多余的担心，凉子只顾享受大雪了。

“真是个悠闲的家伙。”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凉子一直都没有要给京都打电话的迹象，游佐有些担心。如果菊乃往东京的公寓里打了电话，就会知道凉子住在外面了。但是凉子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



子。去秋田的时候，凉子还有些胆怯，现在是已经不再害怕了，还是已经不在乎菊乃会说什么了？

车子在山路上时轮胎上绑着链条，到了平原之后，摘下链条，速度就更快了。到了金泽，游佐要到市中心的一家书店去，凉子则到兼六园去观光。

“两点时我们在格兰德大酒店的大厅会合。”

如果是这个时间的话，就能赶上三点半的飞机，四点半就能到东京。如果凉子从机场直接到公寓，然后换上衣服立即到店里去的话，就只用请一天的假。

“这次真想在这里多呆一会儿。”游佐说。凉子也点了点头。

“但是，你不行吧。”

“请你稍微等我一下。”

“稍微等一下？”

“我去想办法让我们能在这里呆的时间长一点。”

游佐很吃惊地看着凉子。真的可以这么做吗？如果菊乃知道凉子两三天都呆在外面，没有到店里去，会说什么呢？

但是，凉子依然没有害怕的迹象，一直看着前面。

“你这么做，店里没有问题吗？”

“反正是在饭店里的店面，有没有我都没有关系。而且再不稍微休息休息的话，身体会受不了的。”

凉子说的话也有道理，游佐点了点头。凉子继续说：“等樱花盛开的时候，你带我去看樱花吧。”

“当然，下次去哪里？”

“想去一些稍微暖和一点的地方。”

“一起去看盛开的樱花。”

“是不是像去年一样疯狂地盛开的……”

听着凉子的话，游佐的脑海中浮现出樱花盛开的夜晚，凉子全裸的情景。







春天的阳光洋溢在整个房间里，包裹着温柔的光的粒子在眼前乱舞。

在充满了春天的阳光的早晨，凉子在屋子的中间打开一件和服。这件和服是昨天母亲从京都寄过来的，淡淡的珍珠粉色的质地上散落着樱花。花从左肩口经过胸前，斜斜地散落至整个裙摆。

五年前，凉子曾经见过母亲穿这件和服。单看表面的色彩，并不是很华丽，但是穿上之后，全身都会散发出樱花的韵味。

在凉子的记忆中，母亲穿上这件衣服时，就像是从枝头垂下的樱花。每年一到樱花盛开的季节，母亲都会穿一次这件和服，但是最近几年，从来没有看到她穿过。

母亲为什么不穿了？凉子也曾经觉得很奇怪，但一直没能问母亲，似乎是母亲觉得太华丽了。看了与和服一起寄过来的信，凉子知道了其中的原因。

凉子：

　　你在店里很努力，辛苦了。



春天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把这件和服寄给你。你可能也记得，这件和服以前我总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里穿。我也很中意这件和服，但是略微显得有些华丽，所以你穿起起来也许更合适。腰带可以用一同寄过去的藤紫色腰带，这种颜色比较适合樱花的颜色。

四月初，我可能要为了店里结算的事情到东京去两三天。正好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应该能看到你穿这件和服时的样子。

母亲

以前母亲也曾经给过凉子几件和服，都是母亲年轻时候穿的，虽然有些旧，但是中间也有一些很贵的和服。一共有十件；但是对于有很多衣服的母亲来说，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一开始，凉子很高兴，但是最近凉子基本上已经不穿母亲的衣服了。虽然质地和花纹都不错，但一穿母亲的衣服，总有一种被母亲束缚着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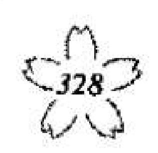
也许母亲已经觉察到了凉子微妙的情绪变化，从去年夏天开始，没有给过凉子一件。这个时候寄和服过来，的确让凉子感觉到有些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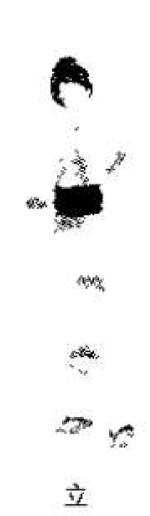
是因为母亲觉得把不穿的衣服放在衣柜里有些浪费，还是因为有其他的理由？总之把这样漂亮的樱花和服给自己确实很少见。

“这次我会很珍惜地穿上它。”凉子对着和服自言自语了一句，将它套在了洋装的外面。

凉子的体形和母亲基本上一样，只是比母亲略高一些。但是最近母亲消瘦了许多，所以两个人都显得很苗条。

“怎么样？”看着映在镜子中自己的侧影，从肩头散落到裙摆的樱花显得更加醒目。





以前，凉子看到穿着樱花和服的母亲时，总是盼着自己能尽快长大到能穿这种和服的年龄。樱花的花纹在华丽中透露着一种神秘的娇艳。

原本以为自己离穿樱花和服的年龄还很远。但是现在穿上一看，并没有不和谐的感觉。自己这么说也许有些可笑，但是散落在珍珠色质地上的粉红色樱花的华贵和自己脸上的肌肤非常协调。

“真漂亮。”自己也终于到了能配得上穿樱花和服的年龄了。

“到了四月份，就穿着这个到店里去吧。”

幻想着自己能快些配得上樱花和服，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

“和当时相比，现在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

单从镜子里看，是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的。身高和体重也和两三年前相同。但是最近经常有人说自己变了。前些天，有一位一年多没有见面的京都的客人看见凉子，先是试探着问了一句“你是‘辰村’家的女儿吧”，然后一直盯着凉子看，“真是变漂亮了，越来越有女人味了”，看得凉子很不好意思。

而且店里的客人中也有人很直截了当地问：“你变漂亮了，是不是有了喜欢的人？”如果说是因为有了喜欢的人才会变得美丽的话，那就必须感谢游佐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凉子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男性而产生变化。凉子一直认为这种说法只不过是男人们为了抬高自己而编造的谎言。

但是看看镜子中的自己，也不能完全说这些都是谎言。确实是在了解了游佐之后，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些都是身体内部的变化，并不是外表有所改变。也许是在不知不觉中，女人的妖艳就从身体内侧渗透出来，吸引了大家。



凉子在镜子面前旋转了一周。镜子有时会让女人陷入到自我陶醉之中。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凉子逐渐沉浸在一种想象的空间里，仿佛自己是在一个花园里游玩。

“现在正是女人的花季……”客人曾经这么说过。但是正在花季的凉子也略微有些不安。

凉子发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是在十天前。在此之前，凉子的身体都很健康，每月例假也都来得很准时。

但是，这次不仅是已经过了日期，而且三月也已经过了一半，将近到月底了，还没有一点征兆。以前有时也会晚上两三天，但是晚了十多天还是第一次。

凉子仔细回想了一下和游佐见面的日子。

凉子到东京来时是一月底，然后就和母亲一起去走访了客户。当然，那个时候也见到了游佐。但是游佐和母亲菊乃两个人去了横滨，因为母亲回来得很晚，让凉子产生了怀疑，之后就再也没有和游佐接触过。终于肯原谅游佐并和他一起去能登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在此之前，一月里凉子曾经和游佐幽会过两次，都是游佐到京都去，两个人在饭店里见的面。但是从时间上来推算不会是那个时候。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去能登的时候了。凉子又推算了一下精确的日期。确切地说，这个月的八号左右是预定日，那么已经是推迟两周了。

难道自己真的是怀孕了吗……事实上，这几天凉子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

的确，既然已经接受了游佐的爱，就不可能不怀孕。

但是，不知为什么，凉子很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怀孕对于凉子来说，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凉子有一种安心感，觉得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游佐就行了。

事实上，游佐最开始的时候也曾经对凉子说过："没关系的，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并不是没有想过"会不会是……"但是一个比自己年长那么多的男性都这么说了，应该是没有问题。

现在想想看，游佐也为了尽量不给自己造成麻烦，为自己考虑了很多。游佐总是很冷静地控制自己，在不破坏氛围的情况下，询问凉子的身体状况。

凉子一直觉得只要回答了问题，剩下的就可以完全交给游佐了，所以也从来没有担心过。而且，也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一年。

虽然并不是想归责于这个原因，但是去能登的时候，凉子确实很安心。当时确实是没有注意，但是既然是去旅行，就不想再问一些是否安全之类的煞风景的问题。

"但是，真的……"凉子轻轻地碰了碰腹部，并没有变大的感觉。

以前也从书上看到过，这么长的时间腹部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凉子还是感觉到了自己的脸颊有一些消瘦。凉子的肤色原本就很白，而且最近也没有食欲，多少有些消瘦也是没有办法的。

"应该没有问题吧。"凉子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但是还是没有十足的信心。

这几天，每次感到不安时，凉子都想直接告诉游佐。即便是真的怀孕了，只要告诉游佐，自己也就可以放心了。游佐是个成年人，应该能给自己考虑出来一个好方法。

但是匆匆忙忙说了出去，之后发现什么也没有的时候，自己就会很不好意思。游佐可能会笑自己，"你果然还是个孩子……"

所以，先不要慌张，暂时先把它放在自己的心里。凉子这



么想也许是因为在对怀孕抱着一丝恐惧的同时，也对怀孕抱有一种憧憬。确实，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就麻烦了，但是现在凉子还想沉浸在这种神秘的感觉中。

这种事实一旦告诉了其他人就会变成很现实的东西，就会被淹没在金钱、医院等煞风景的事情中去。

虽然感到不安，但是凉子在这种不安中感受到了一种神圣的东西。也许是自然的天意，一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将栖息到自己的身体内。所以，昨天游佐打电话过来时，凉子没有告诉他。游佐说不管多晚都想见一见她时，凉子借口有工作，拒绝了。

虽然凉子现在心里很没底，想见游佐，但是如果见到游佐，自己肯定会把所有的不安都倾诉出来。一无所知的游佐在电话里跟凉子讲了四月份出去旅行的事情。游佐似乎是打算这次从四国开始，一直追着樱花走。

“--出去旅行你就不用去考虑其他的事情了，你也就可以放心地释放出自己的激情了。”

说这些话时，游佐一定是想起了能登的那个晚上的事情。确实，在那天晚上，凉子第一次体会到了--种迷失了自我，仿佛飘浮在宇宙之中的感觉。之后，凉子为这样的自己感到很羞愧，但是游佐似乎很满足。

“真的很棒吧?”游佐最后竟然问出了这样的话。

如果说问题是出在去能登的那天晚上，那么一定是在最迷乱的时候使自己怀孕的。

凉子迟迟不愿告诉游佐也有这种害羞在里面。如果说是因为达到了愉悦的极致时导致的怀孕，那么就不能责怪别人。极乐的尽头就是地狱，这也许就是自然的法则。

“已经是四号了……”凉子看着墙上的日历喃喃地说。如果再过四天还没有变化的话，就整整推迟了二十天。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跟他说清楚吧。”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三月底，而且再过两周，母亲就要来了。

“如果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是怀孕了应该怎么办呢?”想到这些，凉子有些消沉了。

既然是母亲，肯定能一眼看出女儿身体的变化。就算是看不到裸露的身体，母亲还是有独特的直觉。如果是这样，一定会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大事。

凉子又一次看了看沐浴在阳光下的樱花和服。母亲千挑万选把最美丽的和服在自己为身体的变化而烦恼时送来，真是莫大的讽刺。

是不是应该隐藏着死也不能让母亲知道的事实穿这件和服呢？那母亲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个极力掩饰着秘密，打扮得光彩照人的女儿呢?

想着想着，平铺在春天的阳光下的和服，在凉子的眼里如同恶魔一般。美丽的花纹交织成各种各样的网眼，不久这些网眼就狂乱地舞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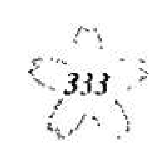
“正好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应该能看到你穿这件和服时的样子。”母亲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在这封信中，母亲似乎已经看穿了一切。

雨如同丝线一般。游佐透过窗户向外看，雨映在眼睛里只是细细的雨丝。

但是，外面的行人都撑着伞。偶尔也有几个学生没有撑伞，将用书夹夹着的书顶在头上匆匆而过。雨很弱，但也并不是到了不用打伞的程度。

游佐一边眺望着笼罩在春雨中的景色，一边点上了根烟。

将近正午时分，在从涉古出来的地铁站附近的烟草店里只有五六个客人。其中一个可能是在买东西的途中顺便到这里来的主妇，带着两个孩子。另外还有三个学生和一个正在看体育



新闻的男人。

游佐悠闲地抽了一会儿烟，又透过窗户，看了看外面。窗子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盆栽空地，然后就是人行道，再越过一条车道，就可以看到对面街上的情景了。

凉子检查完回来时，应该从对面的人行道穿过人行横道到这边来。一手拿着烟，游佐朝那个方向看了看，但是还没有看到凉子的红色花伞。

游佐听凉子说身体出现了异常是在四天之前。不知为什么，当听到凉子说有事情要跟自己商量时，游佐就有一种预感，可能是这件事。游佐这么想是因为在能登和凉子结合在一起之后，听到雷鸣的余韵，游佐就曾经想过“会不会……”

这次的预感果然是正确的。

“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虽然凉子还有些半信半疑，但是游佐已经知道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了。

“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只有……”

现在只有到医院去确认一下了，但是游佐无法说出让凉子马上去医院的话。一看到游佐沉默，凉子的脸上呈现出要哭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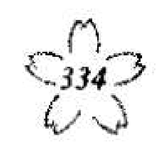
“如果要是真的，可就麻烦了。”

“……”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安慰胆怯的凉子，让她下决心到医院里去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这是还没有确定下来的事情。与其你在这里想来想去地烦恼，还不如让医生好好看看放心。”

游佐自己也认识一个妇产科的医生，但是跟他商量这件事情，心情很复杂。经过再三犹豫，还是决定让凉子到在路边看到的妇产医院去。虽然不了解医院和医生的情况，但是这个医



院是建在离大街还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幽静的地方，而且贴着白色的瓷砖，看起来很整洁。

应该下定决心要去的凉子今天早上还很犹豫。到了关键时刻，凉子被一种不安和恐惧的心理所占据了。

如果可能的话，凉子希望游佐能和自己一起去。但是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可以做自己女儿的年轻女性去妇产医院，确实让游佐觉得汗颜。

无奈，游佐只好答应将凉子送到医院前面，然后在附近的咖啡店等凉子检查结束。今天早上，游佐用车接凉子时，看到下着雨，多少有些安心。

虽然和天气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很难进到医院里去。既然是做一件秘密的事情，还是被阳光遮住些比较好。

看着凉子的红伞消失在白色瓷砖的医院里后，游佐来到约好见面的咖啡店。游佐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一边等着凉子，游佐一边思忖着今后的事情。

如果真是像凉子所说的那样……

虽然说是“如果”，但游佐的心里已经肯定凉子是怀孕了。事情尽量地先往坏的方面去想一定是不会错。

确实在能登的夜晚，游佐很冲动地抱住了凉子。平时游佐总会询问一下凉子身体的状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只有在能登的那天晚上，游佐什么也没有想。既然已经来到了飘雪的能登，就已经不想再去询问身体的状况了。但是因为一瞬间的疏忽，忘记了采取预防措施。

当然，在这种不注意的背后，还有一种相爱一年了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的安心感。因为在此之前都平安无事，所以游佐很轻率地以为今天晚上也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说这就是罪魁祸首的话，游佐是没有可以辩解的余地



的。男人有时是会抛弃一切多余的想法，只想要女人。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偶尔出现一些危险的状况。

“如果万一……”游佐也曾感觉到了不安，但已经是在得到了满足之后。就像凉子在为愉悦的极致而感到困惑时一样，游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抱着凉子已经失去气力的柔软的肌肤，游佐就有一种预感，凉子可能会怀孕。

也许就是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一个新的生命即将降临在凉子的身体里。这么一想，游佐屏住了呼吸，紧紧地把凉子抱在了怀里。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马上就采取措施的话，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游佐不想让凉子离开，凉子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两个人只是紧紧地相互拥抱着，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打个比方来讲，当时的感觉就像是虽然知道一直这么呆着会坠落到地狱里去，但是仍然愿意让自己的身体飘浮在这种坠落感中。

可能会变成无法挽回的事情……

虽然已经预感到了，但是游佐还是愿意去享受这样一个正在和凉子一起坠落下去的自己。

细丝般的雨似乎没有止境，这样的小雨已经下了两天了。

透过过往的几个伞的空隙，游佐向对面的人行道望去。人行横道虽然有信号灯，但是是手动式的。一个工薪阶层的男人和一个牵着孩子的女人在前面等着。小孩子似乎已经上了幼儿园，披着一件黄色的雨衣。

车流过去之后，终于变成了绿灯，男人和母子俩开始过马路。三个人过到一半时，信号灯的方向出现了一个红色花伞。

虽然脸被伞挡着看不清楚，但是从米黄色的短大衣和及膝的长靴来看，一定是凉子。

游佐掐掉了手中的烟，目光追随着红伞的方向。

晚来的凉子似乎是在人行横道前犹豫着究竟还能不能过去。凉子站在那里，左右看了看，然后开始过马路。她的脚步很急，仿佛是从什么地方逃离出来一样。身体微微地向前倾着，脸被伞遮住了，看不清楚。

游佐把目光从窗户上转移过来，喝了一口已经冷却下来的咖啡。一会儿，凉子就会到这里。见到凉子自己应该先说什么呢？正在想着，正面的玻璃门被推开了，凉子进来了。

突然间，游佐把脸转向窗户，装出一副没有看到的样子。感觉到有人靠近时，游佐作出一副刚刚发觉的样子抬头一看，凉子就站在旁边。也许是因为头发都束在后面，凉子的脸显得很幼稚，有些苍白。

等凉子脱下外套，坐下的时候，游佐问："怎么样？"

凉子慢慢地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很僵硬。

服务生拿来湿毛巾和冰水，问要点些什么。

"咖啡……"凉子面无表情地回答。

服务生离开之后，游佐又看了一眼窗外。人行横道又变成了绿灯，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和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主妇正在过马路。

游佐一边盲目地看着外面的情景，一边问："果然……"

凉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虽然都是在自己的预料之中，但以往并不能绝对肯定。而且还抱着一线希望是自己搞错了，现在只能相信医生的话了。

"那……"

游佐刚开口，服务生端来了咖啡，打断了游佐的话。服务生把咖啡放在凉子的面前，拿走了湿毛巾。游佐又接着问："那现在呢？"

"已经有三个月了……"凉子说着将手提包拿到了自己的





身边。

“我们走吧。”游佐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想出去了。

结完账，走到门外，游佐打了一辆车，“到三田的公寓去，行吗？”

等凉子点了点头，游佐把地点告诉了司机，然后把目光转向了烟雨朦胧的街道。

因为连绵不断的春雨，门把手上也沾满了湿气。游佐推开把手，进到客厅里。

菊乃住在这里时，将房间的一部分改成了日式，放了一个小被炉。但是凉子住进去之后全都改成了西式，沙发周围的空间也宽敞了许多。

游佐在沙发前脱掉外套，凉子像是在等游佐一样紧紧跟在后面。她突然什么也没说，把头埋在游佐胸前，极其不情愿地猛烈地甩了甩头。

游佐趔趄了一下，重新站好，抱住了凉子，凉子的肩膀微微地颤抖着哭出声来。第一次去看妇产科，凉子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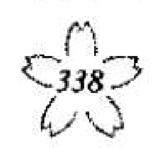
“不要，我不要……”以往忍受着世人眼光的那种辛酸，仿佛一下子全部被倾泻出来。

游佐抱着不停抽泣的凉子，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这种时候，一个男人没有可以用于安慰的语言。

“对不起……”道歉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这并不能治愈凉子的悲伤。

凉子之所以哭泣与其说是因为妊娠而生气，倒不如说是对陷入到这种状态的自己感到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置是好。

游佐抱着凉子，等待她的情绪平静下来。既然已经知道是怀孕了，就必须考虑今后的事情了。



过了正午，雨要停的时候，凉子似乎终于哭累了。她到浴室里收拾了一下，然后烧了点开水，泡上咖啡。

游佐看着厨房里凉子的背影，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凉子时的情景。

那已经是四年前了，凉子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当时凉子似乎已经察觉到游佐是母亲的恋人，所以一直很谨慎地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和游佐打招呼。当时的这个女孩子长大之后会和自己建立起如此亲密的关系，并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是游佐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现在，眼前的这个柔弱的、无所依靠的身体里，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呼吸，这让游佐感到震惊和恐惧。这虽然是自己的责任，但又总觉得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天命。

等凉子泡好咖啡，坐在自己旁边，游佐低声说："事情搞成这样，你是不是很恨我？"

"……"

"都是因为在能登的那天晚上，我太不注意了。"

凉子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地面。

"我应该更注意一点……"游佐抬起头，看着凉子白皙的额头。

"但是当时，我真的是想早一些抱住你。"

现在回过头想想，自己不知道那天晚上为什么会那么急急忙忙地想要凉子。虽然自己也觉得"万一……"，但仍然没能控制住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这和男人的任性、冲动是不一样的，只能说是一种其他的力量。例如能登的雪或者是雷鸣，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借助着游佐的身体任意地胡作非为。

"事到如今，道歉也已经不管用了，但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情，我都会尽力去做。"游佐说完便沉默了下来。

凉子低声说："医生问我打算怎么办？"



"……"

"医生还说让我好好跟自己的丈夫商量商量。"也许医生已经察觉到凉子并不是普通的主妇。

"但是，真不可思议。"

"什么?"

"我，还有很多事情……"凉子现在似乎还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中摇摆不定。

"总之，两个人再好好考虑考虑。"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还需要再花些时间，等情绪平静下来之后，再去考虑会更好一些。

"雨又开始下起来了。"游佐似乎想要调节一下心情，站在了阳台的前面。

雨还在下，但是天空稍微有些明朗起来。连着下了两天的雨渗入到地下、墓地，树木也都充分吸收了水分。

"过几天，樱花就要开了。"游佐看了看阳台左手边的樱花树，凉子站到了游佐的旁边。

"今年也许会开得早一点。"

也许是因为心情基本上已经平静下来，凉子静静地点了点头。游佐也有些放心了，继续说道："这里的樱花再过一周也许就会开了。"

"但是，真的会开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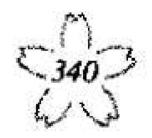
"我还没有看过这里的树开花。"

去年和菊乃一起来看房子的时候，这里的樱花已经凋谢了。

"当然会开的。"

"但是一个人在这里看觉得很恐怖。"

"为什么?"





“总觉得……”和凉子并排眺望着被雨打湿的樱花树，游佐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樱花树下埋着人的尸体”这句话。

风从春天的夜空中疾驰而过。

当然并不是说门窗沙沙作响。最近基本上都已经使用了铝合金的窗户和更坚固的门，只要呆在家里，即使是强烈的风也感觉不到。风的强度只能从映在阳台上的树叶的晃动和风从空中划过的声音判断出来。

游佐听着有些让人足底发寒的声音，想起了这是春天第二次的大风。第一次大风应该是和凉子两个人一起去能登之后不久。已经过了一个月，第二次的大风似乎更加狂野。

在俳句的世界里，把这种风叫做“春疾风”。只看文字就会觉得风速很快很冷。但是刮春疾风的日子里，风虽然很强，但气温也会很高，今天到这个公寓里来时，游佐没有穿外衣。

春天的风虽然很强，但中间似乎包含着让树迅速发芽的温暖。实际上，房间里即使不开暖气，也感觉不到寒冷。

今天晚上，游佐到达三田公寓已经是十分钟以前的事情了。

游佐按照和凉子约好的时间十点半到了，但是凉子还没有回来，所以就拿着凉子事先交给自己的备用钥匙进到了房间里面。

一个人在别人家等人总有些不自在，但是凉子马上就会回来。

游佐把目光从阳台上转移到屋里，再次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夜间的新闻节目中正在播放即将开幕的职业棒球赛的训练情况。虽然游佐对棒球并不是十分感兴趣，但也没有其他想看的节目。游佐茫然地盯着电视，点了一根烟。

一个星期前，凉子把房间的钥匙交给了游佐。也许是因为怀孕带来的不安，凉子希望每天做完店里的工作之后都能见到



游佐。但是店里工作的结束时间都不一样，而且游佐每天晚上都要陪客人吃饭或者参加宴会，所以时间很不确定。结果只能是到三田的公寓里见面，让游佐拿着钥匙比较方便，所以凉子把钥匙交给了游佐。

女性把房间的钥匙交给自己，对自己而言没有什么不便的。这正说明对方很信任自己，但游佐并不是每晚都住在三田。

妻子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一直住在医院，高元寺的家里还有孩子和女佣，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公司里还有可能有急事打电话过来。

凉子把钥匙交给游佐之后，游佐只在三田住过三次。基本上是每隔一天住一次，一周住三次。虽然跟孩子借口说是工作忙，便搪塞过去了，但是女佣似乎已经觉察出了异样。今天出来的时候，女佣特意叮嘱了一次“今天晚上您回来吧”，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女佣没有明确说出口，但是眼睛里充满了责备的目光。不过自从知道了凉子怀孕的事情之后，游佐对凉子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往的单纯的爱中，又增加了一种足以令游佐心痛的东西。

一个曾经对男性一无所知的女性竟然怀上了自己的孩子，这件事让游佐既困惑又感动。凉子既然已经怀上了自己的孩子，那就成了与自己无法分割的另一半了。自己不可能放下这个女人，让她无依无靠。

在被对凉子的爱所支配的同时，游佐也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步。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一定会引起惊天动地的大事。也许会是一件无可挽救的大事，但是现在的游佐已经无路可退了。

游佐揉灭了烟头，看了看表。电视上播放着广告，已经是



将近十一点了。凉子的店里点菜的截止时间是十点，然后再整理整理票据，打车回到房间应该是十一点左右。虽然凉子说是十点半，但游佐已经做好了等三十分钟的准备。

但是先到女性的房间里一个人等女人回来，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也许只有那些做男妓的人才会明白自己现在的感觉。

游佐苦笑了一下，觉得自己的空想很可怕。现在自己怎么能像男妓一样悠闲呢。有些事情已经迫在眉睫，必须早做打算。

凉子肚子里的孩子究竟应该怎么办……

明确地讲，游佐希望凉子能把孩子打掉。医院还是当初给凉子做检查的医院。但是这件事游佐还没有向凉子提过。曾经有几次，游佐也想开口，但是一看到凉子的脸，就又把话吞了回去。

当然，凉子也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凉子似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知道必须把孩子打掉，但现在凉子还不想考虑这件事情。

但是，这种暧昧的状态最多也只能再维持一个星期了。下周中旬菊乃就要从京都过来。在此之前，必须把今后的方针确定下来。

游佐一边说服着自己，一边正要点烟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游佐看了一眼桌子旁边的电话，屏住呼吸。如果是凉子打来的电话就会先响两声后，挂断一次，然后再打过来。

但是电话铃一直在响。如果是菊乃的话怎么办？菊乃是会很吃惊地追问是谁，还是一下子听出是游佐的声音，什么也不说呢？无论怎么样都不会简单了事的。电话响了十次左右，残留着略带女人怨恨的余韵挂断了。

游佐终于放心地点上了烟。十分钟之后，凉子回来了。她

推开门进来时似乎已经察觉到游佐已经来了。

“回来晚了，真对不起。”凉子道了一声歉，声音也逐渐高涨起来。

“刚要回来的时候，来了很多客人……”凉子取下肩上的披肩，把手提包和一个纸包放在桌上，“您肚子饿了吧。如果不嫌弃，就先吃点这个吧。”

凉子似乎是专门为游佐做了盒饭拿回来的，但是现在还不能吃。

“风很大吧。”游佐问起了别的事情。

“很大，公寓前面的垃圾桶都被风吹倒了。

“今天晚上一整晚都会刮风。”

“我先去给你倒杯茶，你先等一会儿。”凉子走进里屋去了。游佐看着凉子的背影想象起来。

如果和凉子住在一起，那么每天凉子都是这个时间回来，而游佐则会看着电视等她回来。回来之后，凉子会麻利地倒上茶，然后告诉游佐今天一天在店里发生的事情，两个人边聊天边喝茶，这种生活也不错。但是一想到路途的遥远，游佐有些沮丧。

“我没有跟你说今天会回来晚点吗？”凉子边在半开的门前换着衣服边问。

游佐听着凉子的话，有一种想要抱住正在脱和服的凉子的冲动。不知为什么，知道凉子怀孕后，凉子的身体似乎更加娇媚、性感。

前天，和凉子一起在床上时，凉子达到了巅峰状态，最后就如同寄生在岸边的海藻奄奄一息地倒在游佐的旁边。在这个瘦弱的无依无靠的身体里，蕴藏着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淫乱。

使这种感觉能够爆发出来主要是因为自己，这一点，游佐觉得很满足，而且游佐也觉得这时的凉子身上有一种很妖艳





的美。

这样下去，两个人都会堕落到淫乱的地狱中，无法翻身……

虽然有些不安，但是在游佐的内心深处也有一种事已至此，那就将错就错的心情。

在这一点上，也许凉子也有同样的想法。知道怀孕之后，凉子的热情中似乎就有些将错就错的部分。把钥匙给了游佐，希望每天晚上都能见到游佐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如果是相互爱慕当然是件好事，但是最近两个人的求爱方法多少有些异常。仿佛是担心前途被限制，只想追求一时的快乐。

“嗨，沙啦，沙啦……”游佐最近总是想到以前听到的一首歌中的一节。

“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这种想法多少有些不负责任，但确实也是游佐现在不加任何掩饰的真实想法。

凉子脱掉在店里穿的和服，换上牛仔裤和毛衣从寝室出来，倒上茶。虽然是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但凉子穿上牛仔裤的时候仍然显得很苗条，看上去不像是怀上了孩子。

“今天晚上，你能住在这里吗？”

凉子这么一说，游佐也说不出“不”来。游佐想起出门时女佣的表情，但还是缓缓地点了点头。

“明天要早起吧。”

“八点出去就行了。”

“那我就七点起来，给你准备早饭。”

最近公司的秘书小姐似乎也觉得自己很奇怪，但游佐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今天母亲突然打电话到店里来。”突然间变成了菊乃的



话题，游佐不由得坐正了身子。

“到这里来的时间可能稍微晚两天，可能要到下周五。”

“在这里呆几天?”游佐仿佛是在问一个陌生人的事情。

“两三天吧。”

菊乃如果来的话就会住在这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实中自己和凉子两个人在一起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稍微喝点酒吧。”凉子像是想起了什么，站起身，从酒柜中拿出了白兰地和酒杯。

“要加冰吗?”

“要一点。”凉子从冰箱里取出冰和水，倒进酒杯中。两个人轻轻地碰了碰杯，又听到了窗外的风声。

“风刮得这么大，幸亏你来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凉子称呼游佐时开始用“你”了，而游佐也开始直接叫凉子的名字了，察觉到的这件事是在去能登的时候，但是现在两个人都已经没有别扭的感觉了。

“今天的风是春天第二次的风。”

“第一次，第二次，一共有几次?”

“可能是到第三次，第三次应该是在四月初到中旬之间。对花来讲，那时的风就是风暴，一般第三次风一来樱花就要凋谢了。”

“那就是说还要再来一次。”凉子拿着白兰地的杯子看着游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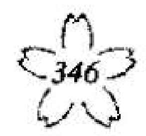
“母亲来了之后你不会单独和她见面吧。”

“……”

“之前，你们两个人去了横滨吧。”

“那是你……”当时凉子是故意让游佐和菊乃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

“我已经不会再做那么愚蠢的事情了，所以你也要规规矩



矩的。"

"当然，我也不会再做那样的事情了。"

"但是母亲打算单独见一见你。"

"为什么……"

"母亲说因为借了你的钱，所以应该当面向你道谢。"两个人的谈话就不用说了，游佐本身没有听菊乃说过任何事情。

"见面可以见，但仅限于这些事情。"

"当然了。"

"就是因为你不讲信用。"凉子轻轻地拧了一下游佐的膝盖。虽然是半开玩笑,但是凉子把最近的嫉妒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但是我还是害怕你见到母亲。"凉子紧皱着漂亮的眉头。

"我觉得她应该还不知道，但是……"

游佐点了点头，听了一下风的声音之后说："你母亲来之前，我们去医院看一下吧。"

"去医院干什么?"

"干什么？总不能一直都是现在这种样子吧。"

"不，我不去。"凉子坚决地摇了摇头。

"我不会做那么残忍的事情。"

"但是……"似乎在凉子的脑海中还没有放弃孩子的念头。

游佐喝了一口白兰地，凉子用略微清醒的语气说。

"你早就希望我把孩子打掉了吧。"

"不是的，并不是这样……"

"我知道你的心情，但是我不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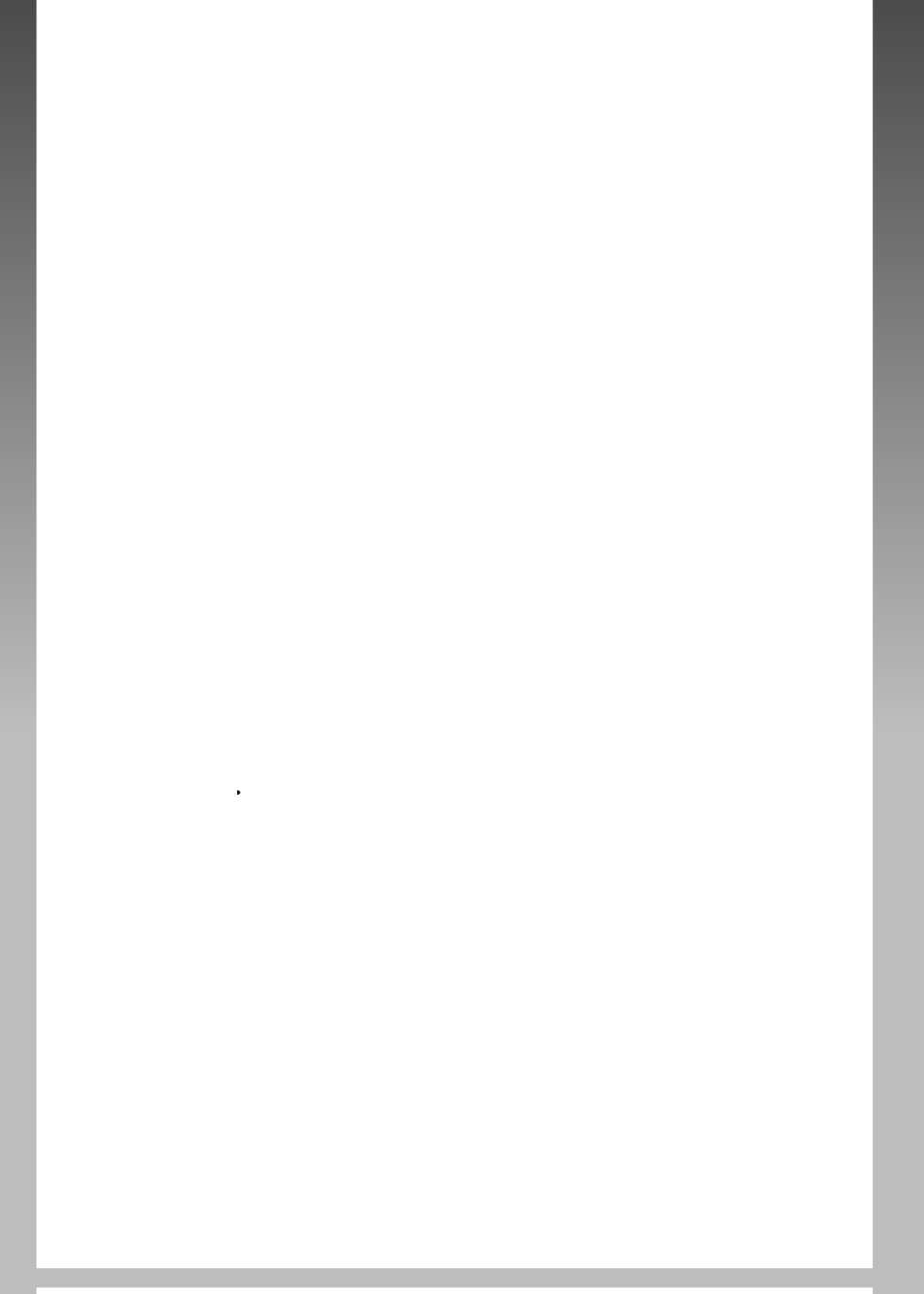
"……"

"我还不想……"

游佐把微弱的希望寄托在了"还……"这个字上，静静地听着疾驰而过的风声。







花明





即使是在夜里，也知道樱花已经开了。虽然看不到眼前的东西，但是花的精气依然在夜空中散播开来。

就在这个温润的春天的夜里，游佐在等菊乃。这是麴町的住宅街的一个餐厅的雅间，有八张席大，很小巧精致，刚好适合两个人见面。

游佐刚点上第二根烟时，侍者领来了菊乃。约定的时间是六点半，菊乃迟到了十分钟。菊乃一看到游佐，就在门口深深地鞠了一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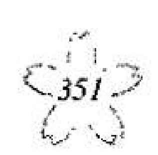
“好久不见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来拜访您，实在是太抱歉了。”菊乃就像是在同一个陌生人寒暄。游佐赶快由盘腿改成了正坐，回了个礼。

“谢谢您今天能从百忙中抽出时间，非常感谢。”菊乃本身就是一个很注重礼仪的人，今天似乎格外用心。游佐觉得有些无趣，向菊乃示意了对面的座位。

“你是昨天来的吧。”

“是的，偶尔过来一次，还是有些犹豫……”

游佐在东京最后一次看到菊乃是一月末。当时天气还很寒



冷，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两个半月。游佐像是见到了想念已久的故人一样看着菊乃。

“真是好久没见了。”

“您没什么变化吧。”

“嗯。没什么……”

今天菊乃的和服是淡灰色的质地，上面散落着樱花。

先前菊乃寄给凉子的和服也散落着樱花，但从花的数量上来看，凉子的远远多于菊乃。而且凉子的那件是珍珠粉色的，更加华丽一些，喜欢樱花和服的菊乃把华丽的给了凉子，自己穿着比较朴素的来了。

“你好像瘦了。”游佐又看了看菊乃。

“是吗？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变化。”

菊乃用双手扶着脸颊，微微地笑了笑。表面上看起来是温柔的表情，但是这笑容似乎并非发自内心。

一阵寒暄过后，侍者端来了凉菜，打开了啤酒的盖子。

“那就干一杯吧……”游佐轻轻地举起酒杯，菊乃也迎合上来。

“刚才来的时候看见那边竖着的牌子上写着‘折袖之坂’。”

“以前这里是一个很窄的坡路，迎面而过的人都必须把袖子折起来。”

“真是个有趣的名字。”

“这个名字应该好好珍惜。”

侍者端来料理，菊乃的眼睛突然闪出异彩。

“真漂亮，这里的樱花麻油豆腐。”

不愧是料理店的女老板，菊乃对这里的每一道菜都很关心。

游佐看着眼前的菊乃，捉摸着菊乃今天约自己单独见面的

真实意图。会不会是菊乃觉察到了女儿的异常，所以来找自己商量呢？

但是，现在菊乃的态度非常自然，没有任何造作的地方。虽然和以前相比多少有些把自己当外人，保持着距离的感觉，但这也并不是从刚才才开始的。

“非常好吃。”菊乃慢慢地品尝着蟹汁汤和凉菜。游佐很喜欢这个料理屋，看到菊乃很满足的样子，游佐也很高兴。

“也许我那里也应该增添一点这边的风味。”吃着盼望已久的鲷鱼和赤贝做成的樱花寿司，菊乃低声说。

京都的料理确实也不错，但有时会因过于讲究技巧而无法充分保证材料的新鲜性。

“因为没有雅间，料理也就变得有些杂乱了……”菊乃现在似乎仍然在懊悔没能在东京的店里设几个雅间。但是设雅间能不能成功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还是应该经常到东京来看看。”原本是一句很无意识的话，但游佐马上就联想到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是真的想来东京？还是仅仅为了牵制自己和凉子？

“要是我身体的状况再稍微好点就好了。”

“我还以为你回到京都之后会有所好转呢。”

“只要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又不行了。”的确，一直以来，菊乃总是在树木发芽的时候发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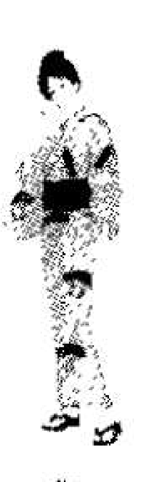
“已经是樱花的季节了，应该没问题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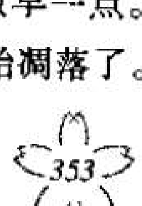
“是啊，等樱花散去的时候就好了。”听到“樱花散去”这个词时，游佐觉得有些不太舒服，默默地喝了一口酒。

“京都现在也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吧。”

“听说这个周末是到元山公园赏樱花最好的时节。”

“看来，还是东京稍微早一点。”今天来这个料理店时看到千鸟之渊的樱花已经开始凋落了。







“这附近是东京樱花最美的地方之一。”

“是呀。我还是第一次在东京看到樱花。公寓阳台边上的樱花也开得很灿烂。”

在菊乃来的前一天，游佐和凉子两个人也看了那些樱花。

“您看了吗?”

“没有，怎么了……”游佐慌忙反问道，菊乃点了点头。

“您不去看一次吗？很漂亮。也许，那些樱花有些异常。”

“……”

“花的颜色比其他的花色浓，而且很多花层层叠叠地聚在一起，整个树就像疯了一样。”

确实，和凉子一起看的时候，游佐也觉得花色很浓，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真不可思议。”

除了虾、香芋、百合、嫩款冬所熬成的小菜，用醋腌成凉菜，就是盛在竹筒中的米饭。因为蒸的时候已经把米饭放进了竹筒，所以热腾腾的饭中沁着竹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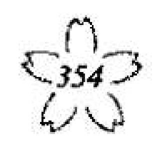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那里也能拿出这么精致的料理该有多好呀。”不管吃到什么，菊乃似乎都在考虑店里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料理。

“今天的饭菜非常可口，谢谢您的款待。”吃完饭，道完谢，侍者过来撤下饭菜。菊乃像是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放在游佐而前。

“在这里把这些东西交给您确实有些失礼，但请您务必收下。”游佐觉得很奇怪，打开信封一看，里而放着一张七千万日元的支票。

“这是我在开这家店之前从您那里借来的。”

虽然当时也写了简单的借据，但游佐并没有对还钱提出过明确的期限要求。当时游佐是想等菊乃手头有钱了之后再还。



“我已经不打算再装修那家店了，所以就先还给您。也没有付给您利息，实在是很抱歉。”

“但是，你要买下那套房子的话也需要钱吧。”

“我已经从别的银行借到钱了。”

游佐也并不是资金很充裕，但是菊乃突然还了钱，总有一种今后两个人就要恩断义绝的感觉。

“托您的福，东京的店也很顺利，总算还能过得去。”

“……”

“以前我就一直想还您，但是一直拖到现在，这下我就轻松了。”

今天晚上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游佐多少有些失落，但是菊乃的脸上却露出一副很轻松的表情。菊乃又推过来一个打着丝结的纸包。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是什么？”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但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游佐打开纸包一看，一个小盒子里放着一个领带夹，黄金做的，仔细一看是花的形状。

“我请他们帮忙做成了樱花的形状。”游佐点了点头，把它放在胸前比了比。

“真漂亮。”

“樱花盛开的时候，您可以戴上它。”菊乃的语气从头到尾都像是在跟客人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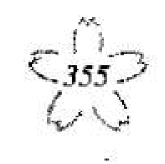
吃完饭走出料理屋，外面已经是月夜朦胧了。

坐上在外面等游佐的车，游佐问菊乃：“一起去看樱花吧。”

菊乃向窗外看了看，反问道：“您有时间吗？”

在这之后，游佐已经和凉子约好了见面。





也许是上次让菊乃和游佐两个人在一起，让凉子尝到了教训，凉子说今夜想见到游佐。虽然时间还没有定下来，但是说好了十点半左右往店里打电话。当然，是背着菊乃。

已经十点了，该往店里打电话了，但是如果就这样和菊乃分开的话，游佐总觉得有些不甘心。

“从这里可以走过去，很近。”

千鸟之渊是指从皇宫西北的田安门到能望到北之丸公园的护城河一带，这一带到处都是樱花，南面有一个战殁者慰灵碑。虽然是大都市中心的樱花，但是在皇宫的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

几分钟后，车停了下来，两个人下了车。在朦胧的月夜中，樱花如海般蔓延开来。

游佐一瞬间想到了“花明”这个词。虽然是在夜里，每个从花下走过的人的脸上都浮现着很明亮的色彩。

“我竟然不知道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也许因为是东京的正中心，所以才会这么安静。”

也许是因为皇宫附近禁止宴会的缘故，只有一些爱花的人才会过来散步，但过了十点之后，人数也减少了很多。

“今天晚上也很暖和。”

“让人觉得有些不舒服。”走在花下，游佐觉得身上微微有些出汗。

“如果一直都这么热的话，花马上就会落了。”

樱花树断断续续的，从树列的间隙中可以看到皇宫茂密的树林。

“稍微休息一下吧。”

两个人向护城河边的长凳上走去。右边的花影中有人影，也许是在接吻，朦胧的月色下，人影一动不动。游佐把视线从人影转回到樱花上。



“似乎已经开始凋谢了。”一两片花瓣落下来，落在正在抬头向上看的菊乃的肩上。

“跟和服一样。”一瞬间，菊乃似乎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和你的和服上的樱花一样……”这次菊乃才意识到，然后微微笑了笑。

“我给凉子寄了一件更漂亮的，您看见了吗？”

“没有……”游佐低声说。

菊乃继续说道：“多亏了您，那个孩子终于长成大人了。”

“……”

“昨天晚上，我看到东京的店里的情景也就放心了……”

听着菊乃的话，游佐屏住了呼吸。不知道接下来她会说些什么，无论被问到什么自己都不能表现出很狼狈的样子。但是，菊乃却突然面向游佐深深地鞠了一躬。

“今后也都拜托给您了。”

“……”

“那个孩子很依赖您。”

似乎有一个白东西飞到两个人的脚下。一瞬间，游佐以为是凋谢下来的樱花，但是似乎比樱花大些，还在摇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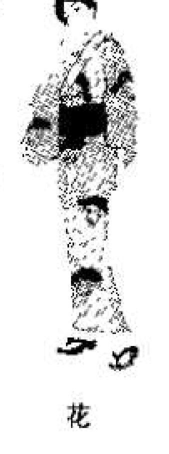
“但是……”游佐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忽然想起了认识菊乃不久到大原去的情景。

那也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转完三千院，吃完饭，走到外面的时候，也和今天一样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走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的乡间小路上时，有一只白色的蝴蝶从脚边飞过。

刚才从脚边飞过去的也许就是蝴蝶。

“真是给您添了很多麻烦。”游佐从回忆中清醒过来，看着菊乃。

“非常愉快……”菊乃有些装腔作势的说话方式让游佐有



些迷茫，菊乃站起身。

“已经到时间了吧。”

“不……”从刚才开始，游佐就有一种冲动想问菊乃，“你知道凉子怀孕的事情吗？”

游佐强忍着把这个问题吞到肚子里，菊乃站起身，突然伸手抓住一枝樱花。一瞬间，菊乃把脸凑到樱花边上，白色的脖颈浮现在樱花的明亮中。

菊乃应该知道樱花是禁止折枝的。但是，游佐还没来得及提醒她，菊乃就已经折了一小枝，把它举到空中。“扑哧”，菊乃似乎在笑，但声音一下子被吸入到春天的夜里，只有模糊的笑容映衬在明亮的月光中。

游佐看着菊乃，觉得月光下的菊乃就像一个疯女人，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透过云可以看到月亮。乍一看觉得像是云挡住了月亮，但仔细一看是一层薄薄的水蒸气包围着月亮。

游佐在这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和菊乃分开后，向赤坂附近的一个酒店走去。到了约好的酒吧，凉子已经等在那里了。

“这么晚，是不是去哪里了？”让凉子等了一会儿，她似乎有点不太高兴。

“吃完饭之后，很暖和，所以就到千鸟之渊去看樱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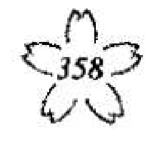
“和母亲两个人？”

“因为很近嘛。”看见凉子正在喝金汤力，游佐要了一杯加冰的威士忌。

“那，母亲已经回去了吗？”

“我本来想送送她，但是她说还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就一个人回去了。”

“可能是到君代那里去了。”君代曾经在京都做过艺伎，几年前在赤坂开了一个酒吧。菊乃很早以前就认识她，所以经





常过去，以前还曾带着游佐去过。

“母亲喝醉了吗？”

“没有吧，没有喝多少酒，不过……”

游佐想起了临别时菊乃折了一枝樱花的情景。虽然看上去像是随意折的，但是菊乃拿着樱花时笑的样子，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异样。

“也许母亲还想和你在一起……”

“不会吧……”虽然嘴上否定了，但游佐的心里还是有些恋恋不舍。

“真合身。”游佐像是要调节一下气氛一样，看着凉子的和服。

“你母亲的和服上也是樱花花纹。”

同样是樱花，凉子的这件从肩口到裙摆都是花，质地的色彩也比较明快、鲜艳。

“今天是母亲让我穿这件和服的，母亲说我穿，你也穿吧……”

“真想看看你们两个一起穿着樱花和服的样子。”

“和你见面之前，母亲曾经到店里来了一趟，被客人夸奖了一番，母亲很高兴。”

似乎是母女俩先一起穿着和服到了店里之后，菊乃才去了麴町的料理屋。

“大家都在看你。”在饭店的酒吧里，穿着漂亮和服的年轻女性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斜对面的外国人用一种很稀奇的眼光看着凉子。

“本来是想先换上洋服再来的，但是没有时间。穿和服就不能喝醉了，但是今天真想痛痛快快喝一场。”凉子又要了一杯金酒。

“母亲都说了些什么？”





游佐点上烟，苦笑了一下。

“她说要把钱还给我，但我并没有想要让她还钱的意思。”

“但总给人添麻烦也不好吧。”

“她说还了钱，心里就轻松了。”

“母亲把钱还给你，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寂寞？”

“怎么会呢……”游佐摇了摇头。

凉子叹了口气说：“真不明白男人在想什么。”

“她还拜托我照顾你。”

“我的事情，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母亲以前也经常这么说，那只不过是一种讽刺而已。”

“她的语气也并不像是讽刺。你母亲真的是很担心你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再拜托给你不是很好笑吗？和你在一起不是最危险的事吗？”

最近，凉子总是很尖锐地说一些很大胆的事情。

“母亲还是在嫉妒。”

“为什么这么说。”

“女人最了解女人了。”

并不是受到凉子的诱惑，但是游佐也突然想喝一点更烈的酒，把威士忌由单份换成双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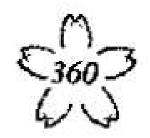
“你母亲……是不是已经发现那件事情了？”凉子想了一下，低下了头。

“我不知道，但是她应经已经觉察到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和母亲说话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些恶心，后来我去了趟厕所才平静下来。”

“那，她问你什么了吗？”





"她什么也没有说，不过之后她就一直盯着我看。"

母女俩同时穿着樱花花纹的和服确实显得很炫目，但是一想到母亲一言不发地盯着因怀孕而捂着胸口的女儿的样子时，就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也许今天晚上母亲就是为了试探一下你的情况，所以才去见你。"

"我的情况？"

"看看你是什么态度，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

"但是我们之间根本没有谈到过这个话题。"

"就算是没有谈到，母亲是--个直觉很强的人，她一定会明白的。"

凉子又喝了一口金酒，看着游佐，"今天晚上你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吧。"

"……"

"去哪儿都行。今天我不想回家。"

"怎么了？"

"没什么。我想等母亲睡着了之后再回去。"

也许是心理作用，凉子的下颏略显消瘦。

"就这么回去的话，或许会和母亲吵架。昨天就差点吵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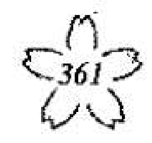
"为什么？"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但是不知不觉中就想吵架。两个人在一起觉得都快窒息了……"

游佐觉得像是在责备自己。

"只有一张床，两个人睡在一起觉得别扭，昨天晚上我一个人睡在沙发上了。而且还会恶心。"一直瞒着母亲自己怀孕的事情，凉子觉得也有些累了。

"但是总不能住在外面吧。"



“稍微晚一些回去也没有关系。也许母亲今天晚上也想一个人呆着。”

凉子死死地盯着游佐，游佐慢慢地点了点头。

游佐到前台办完手续，站在电梯前。已经是十二点了，但是大厅里还有一些客人。

两个人像是从这些人中逃出来一样上了电梯，到了第十九层。房间是个双人间，能从窗户看到赤坂到六本木一带。

游佐脱下西服在浴室冲了个澡。趁着这个机会凉子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游佐出来时，凉子坐在电话的前面。

“母亲还没有回来。”

“是不是还在赤坂的店里喝酒？”

“好像刚才已经出来了。”

“那应该是快到家了。”

看完樱花，和菊乃分开时已经过了十点。然后再出去喝酒的话一定会很晚。

等凉子进到浴室里，游佐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啤酒。

虽然已经过了十二点了，但是都市的夜晚依然是灯光闪烁。菊乃就在这广阔夜空下的某个地方……

六本木附近的天空映衬着街上的灯，被染得通红，再往前略微有些发暗的地方就是三田。游佐的脑海里浮现出在公寓的樱花树边的阳台上休息的菊乃。

上次将菊乃送回家时，喝醉的菊乃曾经在那里很舒服地吹着风。游佐觉得在那样的地方休息很危险，但是还是一声不响地回去了。

像在今天这样温暖的春天的夜晚里，菊乃会不会也在那里吹风。想着想着，游佐突然产生一种冲动，真想就这样跑到三田的公寓里去。并不是想要背叛凉子，但是一个人喝醉酒的菊乃确实让人觉得可怜。如果她在阳台上，想对她说：“你一直

呆着这里的话，对身体不好。”说完这些，看着菊乃回去休息之后，自己再回来。



离开窗边，游佐来到衣橱前。如果现在拿出衬衫，穿上裤子，在饭店门前打一辆车，用不了十分钟就能到达三田。

“去吗？”游佐再次问自己，看了一眼表。

十二点四十分。正当游佐想要打开衣橱的门时，凉子从浴室里出来了。

“你要出去吗？”

“不，没什么……”游佐离开衣橱，若无其事地回到窗边。

刚才还在对面发出耀眼光芒的霓虹暗掉了一个。游佐看着眼前黑暗的空间，对凉子说：“你真的不用给家里打电话吗？”

凉子没有应声。游佐回过头一看，凉子穿着浴衣站在离门很近的镜子面前。

“你打吧。”

“……”

“听听有没有回音就知道母亲是不是已经回来了。”知道凉子很不高兴，游佐仍然拨通了电话。

电话铃响了十几声，正当游佐想要挂电话的时候，听见有人接电话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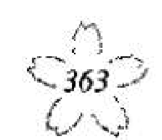
“喂……”声音很低，但确实是菊乃的声音。也许是因为稍微有些醉了，声音仿佛是在一个无际的空间里，无所依靠。

游佐拿着听筒回头看了一眼，凉子正站在镜子的前面打理头发。

游佐沉默了一会儿，对方把电话挂断了。游佐放下电话，冲着凉子的背影说：“你母亲在家。”

“……”

“你不回家行吗？”



“你希望我回去?”

“怎么会呢……”游佐拉上窗帘。突然凉子走到衣橱的面前，打开衣橱的门。

“喂，你干什么呢?”

“你说让我回去，所以我现在就回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母亲已经回去了，我怕你担心她……”

“你总是把母亲放在第一位，把我放在第二位。”

“不是，这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凉子已经拿出了和服，想要换上衣服。

“你不要再闹了。”游佐走过来，从背后抱住凉子。

“放开我……”凉子拼命地挣扎着，浴衣从肩膀上滑落下来。

“你是个大骗子，你是个大骗子。”凉子将两只手挣脱出来，拼命地扭动着上身，游佐仍然不管不顾地用双手紧紧抱着凉子。

“别再说这些胡话了。”

游佐就这样一直搂着凉子，凉子终于停止了反抗。看到凉子逐渐安静下来，游佐终于松了一口气，低声说：“你这么折腾的话，肯定会吓到肚子里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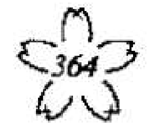
凉子没有应声，把头深深地埋到了游佐的怀里。过了一会儿，略微能感觉到了春天夜晚的温暖时，游佐放开手臂，关掉了屋里的灯。

“睡吧……”

一瞬间，游佐想起了菊乃的事情，但仅仅是一闪而过。游佐将已经恢复了平静的凉子的身体放在了床上。

凌晨两点左右，游佐醒了。

和凉子争执完，经历过一场翻云覆雨的爱之后，游佐睡了



一觉。

游佐觉得好像有人在叫自己，但是醒来一看，没有任何声音。游佐以为是梦里的声音，便又睡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游佐记得自己曾经看了一眼表。

游佐看了一眼镶嵌在床头柜上的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游佐对睡在身边的凉子说："已经两点了……"

"好，我这就起来。"凉子用令人意外地很清醒的声音回答。

但是深夜的记忆仅到此为止，之后就像朦胧的月夜一样模糊不清。

游佐第二次醒来时在凌晨五点。这次是听到了窸窸窣窣的衣服摩擦声，醒来一看，凉子正在穿和服。在游佐半梦半醒的眼中，凉子的动作显得很慌张、很着急。

"起床了？"

"我先回去。"

和凉子说着话，游佐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听见凉子出入浴室的声音，接着耳边再次响起了凉子的声音。

"已经五点了，我先回去。"这次是在耳边，所以听得很清楚，抬头一看，凉子已经穿上了樱花和服，手里拿着包。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你再睡会儿吧！"说完这些，凉子关上门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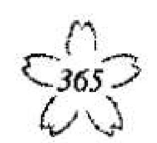
之后，游佐似乎又睡了一会儿。

第三次醒来是在凉子走后没过多久。游佐在朦胧中听到铃声在响，醒来一看，果然是电话在响。

"喂……"游佐闭着眼睛拿起电话，电话里是凉子的声音。

"母亲死了……"







“你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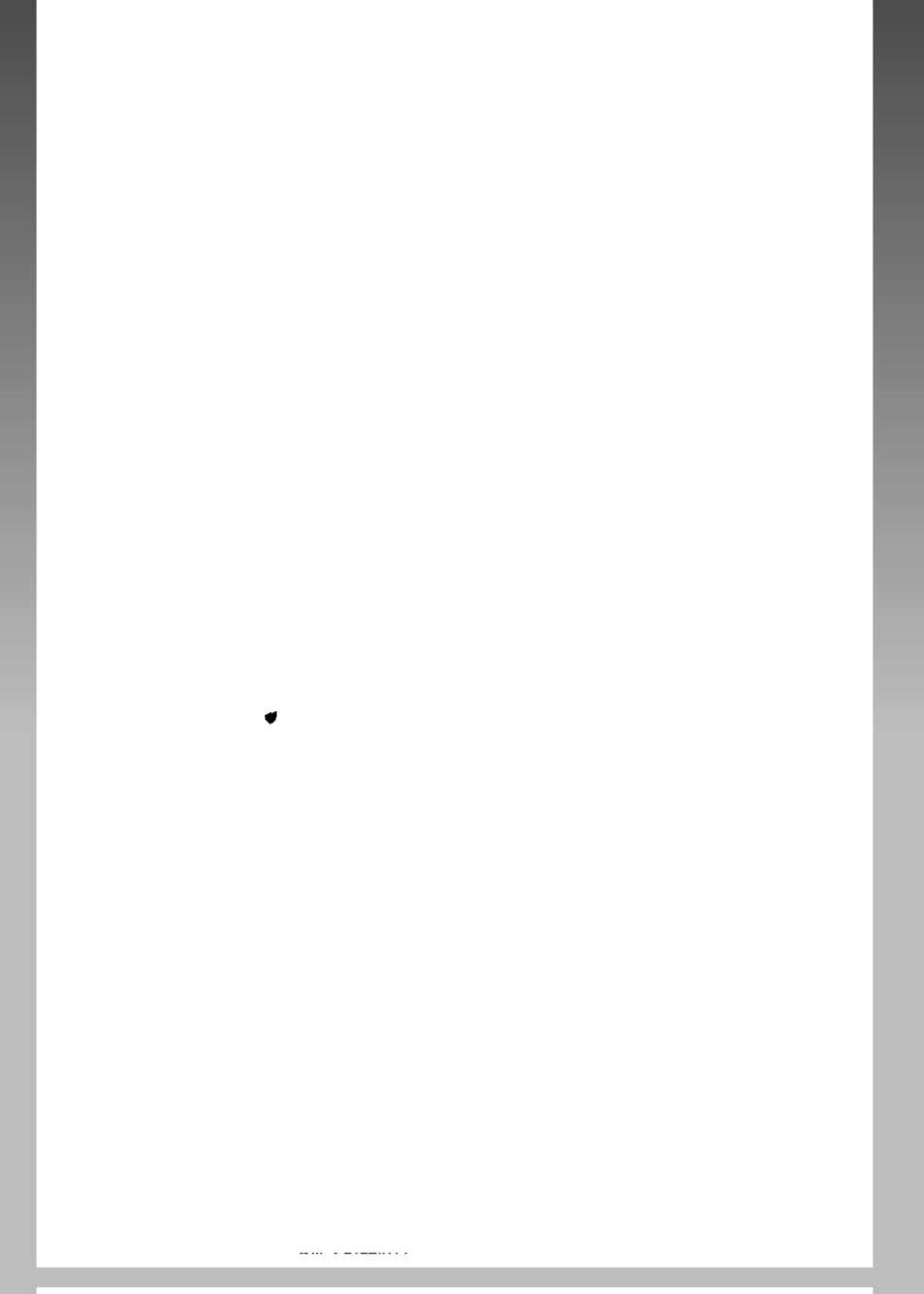
“母亲死了……”接着电话里传来一种涨潮般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游佐知道是凉子哭了。

“你说什么?”

“母亲……”这一句话让游佐完全清醒起来，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母亲死了?”在春天的温暖的夜晚，游佐大声地反问道。

惊魂





外面的夜幕已经渐渐退去。静静地伫立在乳白色大气中的楼群，一瞬间会给人一种踏进了陌生街道的错觉。即便是清晨来临，东京的街道依然沉睡着。

游佐看着即将萌动的街道,回味着凉子的电话:“母亲死了。”

猛然听到这句话时，游佐没有明白过来这句话的意思。开始还以为是梦中的声音，或者是凉子在和自己开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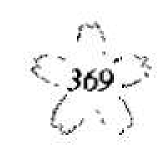
真正明白过来是菊乃死了的时候是在听到凉子呜咽着说出同样的话的时候。游佐顿时大叫“为什么”，反问凉子时，凉子的回答很虚弱。她只是在反复地说“我不知道……”，然后就是哽咽声了。

“我现在就过去。”游佐来不及系上领带，只穿上衬衣和西服，冲出房间，坐上了停在饭店门口的出租车。

“去三田……”坐在车上，游佐仍然不相信菊乃已经死了的事实。虽然凉子在哭，但会不会是凉子的恶作剧呢。

“不可能……”反反复复地嘟囔了几句，游佐看着越来越亮的街道。

今天又会是一个祥和的春日，菊乃不应该死的。这么想



着，宽慰着自己，游佐渐渐地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但是上了鱼篮坡，看到坡前闪烁着红灯的警车时，游佐的信心开始被动摇了。不会是到凉子那里去吧。但警车却真真切切地停在公寓前面。

游佐慌忙从出租车上下来，看了一眼警车，车里没有警察。他没有坐公寓的电梯，而是直接从楼梯跑了上去，按了一下房间的门铃，但没有回音。游佐便自行开门进去，门口放着女人的木屐和男人的鞋，里而的门也开着。

游佐看了看周围，进到屋里，客厅的中央站着一位警官。

“对不起，我叫游佐……”游佐轻声打了一声招呼，警官点了点头，指了指左手边上的寝室，“在那边。”

游佐按照警官所说的打开了门，凉子已经换上了毛衣和裙子，扑倒在床上。旁边散落着脱下来的和服。

“我来了……”游佐坐在旁边，轻轻拍了拍凉子的肩膀，凉子微微抬起脸。

可能是因为哭了很久，凉子的双眼已经红肿了，散落的头发盖住了半边脸。也许是因为看到游佐，凉子更加悲伤了，所以只说了一句“母亲……”，就把脸埋在了游佐的胸前。

游佐抚摸着凉子柔顺的头发，看了看周围，没有菊乃的身影，“你母亲呢？”

“……”

即使是问，凉子也回答不上来。游佐把哭作一团的凉子放下，站了起来。到客厅一看，刚才的那位警官正从阳台上往下看。

警官似乎是在和下面的人说话，感觉到游佐过来，警官回过头，“小心一点……”

游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从阳台上往下一看，不由得大叫了一声：“啊……”





阳台下聚集了很多人，中间横着一个东西。

一瞬间，游佐以为是从天而降的和服。但是仔细一看，和服的一端覆盖着长长的头发，而另一端是白色的袜子和一部分小腿。

游佐迅速地转过脸，然后又忍不住向下看了看。和服正是菊乃所穿的樱花和服，静静地匍匐在地上的正是菊乃。

“似乎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听着警官的解释，游佐缓缓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现在菊乃会倒在这里？会不会是菊乃在做恶作剧故意在阳台下的黑土上睡着了？

但是倒在地上的菊乃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似乎正在用仪器测量着什么，另外一个正在不停地做笔记，两个人都是警官。公寓的管理员和住在这里的人站在略微靠后的位置上用恐惧的眼神盯着这一切。

“为什么……”游佐喃喃地说。站在旁边的警官示意了一下右手边的栅栏。

阳台上的栅栏中有两根已经断裂向外翻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事故造成的死亡，过一会儿，可能有一些事情还想问问您。”听着警官的话，游佐闭上了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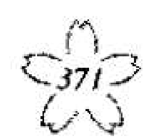
游佐希望现实中所看到的事情是一场梦，希望只不过是一场半开玩笑的恶作剧。但是，等游佐心惊胆战地睁开眼睛时，菊乃仍然像花一样横躺在眼前。

“什么时候……”游佐的喉咙有些发涩，几乎说不出话来。

“据她女儿讲，发现的时候是五点半左右。我们还要再做一些鉴定，跌落的时间可能是凌晨两点。”

“凌晨两点……”

“当时管理员和楼下的人听到了有东西坠落的声音。”游



佐从阳台上后退了一步，用手捂住额头。

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一点钟之前，游佐就有一种冲动想要跑到三田的公寓里来。游佐总觉得菊乃会喝醉酒，在阳台上吹风。也许那就是因为菊乃在呼唤自己。

“那她已经死了吗？”

警官像是在回答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点了点头，“她女儿发现她的时候，已经死亡了……”

游佐看了看寝室，凉子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可能是最初所受到的打击太大，凉子已经无法动弹了。

“有遗书之类的吗？”

“现在还没有发现。”

游佐重新又看了看屋子里。被沙发包围着的桌子上放着白兰地的瓶子和杯子，旁边放着菊乃的手提包。房间里是凉子回来时的样子，没有任何变化。

“我能到下面看看吗？”

“请。出去了之后，可以从楼的侧面绕过去。”

游佐又看了一眼寝室，看到凉子在床上休息，便到了外面。

公寓是四层建筑，从表面上看，并不是很高，但是从侧面看，却是屹立在倾斜的地面上。菊乃就是面朝左侧匐在倾斜的地面和洼地之间的略微平坦的地方。

游佐一过来，拿着笔做记录的警官就走了过来，“你是她丈夫吗？”

“不，我只是认识她……”

警官又打量了一下游佐，回去工作了。他似乎不是鉴尸科的，而是附近的交通警察，跑过来调查一下情况。

在离警察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游佐看了看菊乃。也许是在坠落的途中碰到了斜面，和服的右边的袖子和裙摆上沾满了



泥土，从破裂的裙摆中可以看到樱花颜色的衬裙。

和服还是昨天晚上穿的那件，侧倒在地上的脸显得很苍白，从嘴唇到下颏有一丝血迹流过。

也许是在落到斜面上的时候，拧着身子，菊乃的左手折在腋下，右手仿佛要在空中抓住什么似的伸着，沿着手的方向看去，前面落着一小枝的樱花。

游佐想要拿起那枝樱花时，做笔记的警官说："还没有调查完，请保持现状，不要破坏现场。"

撤回了想要伸出去的手，游佐知道那枝樱花是昨天晚上菊乃在千鸟之渊折的那枝。在月色朦胧的夜晚，折这枝樱花时，游佐就觉得仿佛是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但是菊乃还是把它拿了回来。

"在距离这里五米的堤防上，发现了拖鞋。"一个年长的警官喊到，另一个警官做了笔录。

游佐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要呼唤起眼前的菊乃。

"喂，是我呀……"游佐拼命抑制住这种冲动，一片樱花花瓣飘落在菊乃的脸上。抬头一看，乳白色的大气已经逐渐消退，晴朗的天空中飘舞着盛开的樱花。

昨天晚上，菊乃也曾经邀请过游佐来看阳台旁边的樱花。菊乃只是说了比普通的樱花花色要浓，也许是有些异常，但是并没有讨厌的意思。

说这些樱花有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凉子。现在菊乃就一动不动地睡在这盛开的樱花下。

"如果您方便的话，我想问您一些事情。"

游佐点了点头，转过身去，面向落满花瓣的菊乃的脸双手合十鞠了一躬。

录口供是在客厅进行的，警官似乎并不是很清楚游佐的立场，以为游佐是和菊乃很熟悉的人，似乎不太明白游佐为什么



会一大清早跑到这里来。

游佐告诉警官是因为凉子给自己打了电话，而且也说明了自己以前和菊乃很熟悉，昨天晚上也在一起的事情。

“那我想问您一下，她以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烦恼的事情。”

游佐考虑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我觉得应该没什么……”

菊乃因为自己和凉子的事情而烦恼，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现在游佐不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警官。

“昨天晚上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没什么……”

昨天分手之际，菊乃突然折了一小枝樱花，微微地笑了笑，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自杀的证据。

“她女儿也说没有这样的迹象，但是从那边的阳台上摔下来还是……”警官又看了看阳台。

“栅栏确实是很旧了，但还是很结实，只要不是摔倒，应该是不会掉下去的。”

“她是不是喝得很醉?”

“这件事情只有等解剖了尸体后才能知道。她似乎是喝了很多酒，房间的桌子上还放着白兰地的瓶子。”

“我曾经看到过她喝醉之后在阳台上休息。”

“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因为她喝得太醉了，我就把她送了回来，她说在阳台上吹吹风会舒服一点……”

警官做好了记录，小声嘀咕了一句：“但是不管她喝得多醉，总归还是个女人。”

“……”

“工作和人际关系怎么样?”

“店里的情况都很顺利。”





“据她女儿说，她曾经说过有些累了。”

虽然不知道凉子都说了些什么，但是应该不会说出更深人的事情。

“她会不会有什么喜欢的人？”

游佐没有出声。这时门铃响了，年轻的警官到门口去了。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年长的警官叹了一口气。

“这么漂亮的人为什么会死了呢？”

被警官这么一说，游佐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我们真是不了解女人呀。”

虽然死得很蹊跷，但是没有他杀的痕迹，只是自杀还是事故死亡的问题，所以警官并不打算深究下去。

“但是，她女儿也可真够悠闲的。母亲好容易从京都过来，她却晃晃悠悠到凌晨五点才回家。”

“……”

“要是她女儿能早一点回来的话，也许还能预防。”

知道游佐不会再说什么，警官站了起来，“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以后可能还会有需要您协助的地方……”

游佐还了一下礼，警官朝门口走了过去。

敞开的阳台下面似乎有一些声音，游佐向下看了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有二三十人包围着尸体。有新来的鉴尸科的人，还有一些公寓里的人，可能是因为听说发生了意外，就聚集了过来。

游佐摸了摸阳台上已经弯曲了的栏杆，回到寝室，对躺在床上的凉子低声地说：“大家都到下面去了。”

凉子用哭红了的眼睛像梦游者一样盯着空中，不久突然迸出一句：“是我杀死母亲的。”

“怎么会呢……”

“是的。”凉子这次说得斩钉截铁，说完死死地盯着游佐。



“母亲是为了惩罚我所以才死的。”

“怎么会……”游佐把手放在又哭成一团的凉子肩上，为现在自己所做的事情造成的后果而感到震惊。

菊乃死后的三天里，东京都异常的暖和。

第三天的下午，游佐坐着新干线到了京都。菊乃的尸体是在死后的第二天，和凉子一起被送回到京都的，当天晚上进行了秘密安葬。第三天的晚上，要在东山的鹿之谷附近的寺庙里举行一般的通夜仪式。

游佐到京都时，京都热得让人冒汗。从东京到京都，东海道一带都被笼罩在花云下，所有的樱花都开得很灿烂。

游佐到达鸭川岸边的饭店之后，换上丧服，匆匆赶到了通夜仪式的现场。

已经是六点了，春天傍晚的明亮似乎还残留在半空中，只有东山附近被花染上了色彩，浮现出亮丽的白色。举行通夜仪式的寺庙似乎是辰村家的菩提寺，登上宽阔的石台阶，就是正殿，正殿的两边也被樱花包围着。

游佐到的时候刚刚开始念经，宽敞的正殿里挤满了人。他在接待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拿出奠仪。前面的年轻女性又确认了一下，“是游佐先生吧……”然后说：“我带您进去。”游佐跟在她的后面，从正殿的侧面穿了过去，然后被带到了第二排最边上的位置。

游佐道了谢，坐了下来，周围似乎都是辰村家和菊乃娘家的亲戚们。被带到这么靠前的位置上，游佐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年轻的女性是专门确认了游佐的名字之后才把游佐带过来的，这样看来，应该是凉子事先拜托好人家的。

游佐坐正姿势，拿着念珠，看了一下祭坛。

菊乃的照片被摆放在正面的花丛之中。照片上的菊乃穿着和服，脸微微侧着，淡淡地笑着。应该是去年春天身体还不错



时照的，菊乃的脸颊还很丰满，很祥和。和死之前的那个晚上尖尖的下颏、死钻牛角尖的表情完全不一样。

看着菊乃的脸，游佐心里涌出一种思念和痛楚。如果在这里，菊乃能苏醒过来的话，游佐愿意在地上给她磕几个响头，向她赔罪。

“我不知道会让你这么痛苦……全都是我的责任。”

在祭坛前除了穿着红色法衣的高僧之外，还有五个僧人一字排开在诵读经文。来祭奠的人越来越多，从正殿一直延伸到周围的走廊。

游佐一边听着经一边看了一下周围，没有凉子的身影。

诵经持续了一会儿，然后是近亲属到香盆处上香。头一个老妇人也许是菊乃的姐姐，五官都和菊乃很像，很有气质。老妇人低下头，双手合掌。在她前面点燃香的是一个头发略微有些发白的男人，应该是菊乃的丈夫。老妇人的旁边站着的两位中年妇女，正用手绢擦着眼泪。

游佐这才意识到菊乃还和自己所不认识的很多人保持着关系。菊乃的死给他们带来了无法忘怀的悲伤和伤害。

当香盆转到游佐这里时，游佐又抬头看了看菊乃的遗像。

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痛苦之后，菊乃终于又回到了微笑的境地。如果不这么想，那种罪恶感让游佐觉得无地自容。

上完香，游佐又看了一下周围，仍然没有凉子的影子。菊乃死后第二天，凉子回到京都以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不管是给“辰村”的店里，还是给家里打电话，都是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说凉子不在。游佐也曾想过说有急事让他们帮忙找一下凉子，但是游佐不知道应不应该说出自己的名字。

菊乃的死仍然不知道是自杀还是意外事故，所以给人们留下了异常的印象，这种余韵还没有散去。而且还因为是在去东



京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菊乃的近亲属似乎对东京的人都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在这种时候，怎么能贸然说出自己的名字呢。

虽然过来参加了通夜仪式，但是游佐只是想以熟人的身份，远远地为菊乃送行。当然，就这样坐在通夜仪式的最前列并不是游佐的本意。在告别仪式结束之前，游佐也并不打算接近凉子。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她应该会跟自己联系的。

但是到了第三天，凉子也没有和自己联系，在通夜仪式上也看不到凉子的身影，游佐有些不安了。

“凉子怎么了?”游佐一直控制着自己想问别人的心情，但是回到饭店后，心里仍然无法平静下来。游佐实在忍不住了，晚上十点给凉子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家里人说她有事出去了。犹豫了一会儿，游佐还是将自己所住的饭店的名字告诉了凉子的家人，让他们转告凉子回来之后给自己打电话。但是等到了深夜，凉子也没有打电话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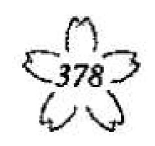
是不是因为通夜仪式和告别仪式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电话过来呢?游佐劝说着自己，多少有些放心了，但是一想到万一凉子也做出同样的事情的话……游佐又无法人睡了。

通夜仪式的第二天，游佐为了参加十点的告别仪式，走出了饭店。

仍然是一个花团如云的温暖的日子，但是天气预报里说天气可能会从西边阴过来。京都的花在盛开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好天气，所以才开始渐渐地凋谢了。

也许是因为在白天，告别仪式的人比通夜仪式的人更多了。从正殿的广场到石阶上挤满了送行的人。十一点诵完经，在准备出殡的时候，菊乃的丈夫作为丧礼的主人开始致辞。

游佐从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看过去，凉子就站在父亲的旁边。和最初想象的一样，菊乃的丈夫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正直的人，凉子也许是因为穿着丧服，身体被紧紧地箍在里面，



脸色苍白得有些通透。

菊乃的丈夫先是感谢了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参加菊乃的葬礼，然后讲述了菊乃因为不小心导致了这场意外的死亡，最后以菊乃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且有这么多的人来怀念她，她应该是死而无憾了之类的话作为结束。

菊乃的丈夫似乎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千挑万选才选出来的，但是在那些慎重的措辞中仍然可以看得出这位不得已才与菊乃分居的丈夫对菊乃的思念。

游佐一边听着他的致辞，一边看了看凉子惨白的脸。知道了母亲的死讯之后，凉子就一直在哭，第二天出发到京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吃。也许是因为这几天悲伤过度，凉子似乎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游佐很想走过去搀扶她，但是现在自己不能这么做。

致辞结束后就要出殡了，近亲属们都在灵柩的周围依依不舍地和菊乃做最后的告别。游佐极力控制着自己想要再看菊乃一眼的心情。这时，昨天接待的年轻女性走了过来。

"您是游佐先生吧，请到这边来。"游佐跟着她穿过人群，女人在灵柩面前停住了。

"请您再看她一眼。"突然有人在游佐的背后说了一句。游佐回头一看，是凉子站在自己的后面。

游佐一瞬间用目光还了一下礼，然后屈身看了一下灵柩里面。灵柩的两边放满了樱花，菊乃静静地闭着眼睛躺在中央。坠落在地上时受伤的右额和下颏也都已经被化妆所掩盖，笔挺的鼻子在白皙的脸颊上投下了淡淡的影子。

看着看着，游佐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要去吻一吻那张已经死去的面孔。那嘴唇、鼻子、眼睛几个月前曾经融合在游佐的怀抱中。

就在游佐看着的时候，一个好像是殡仪馆的男人大声喊





道："马上就要盖上了……"

游佐无可奈何地往后退了一步，大家仿佛都是等着这个时刻，周围迅速响起了敲打石头的声音，然后灵柩被盖上了盖子。

"今天您回去吗?"就在灵柩被盖上了盖子的时候,凉子问。

"我是这么打算的，不过……"

"今天五点我想到饭店去一趟……"

游佐看着凉子近似透明的惨白的脸，点了点头。

最初游佐是打算坐晚上的新干线回到东京，但是回到饭店后还是延长了一天。

明天早上十点有会议，所以只要坐上早上最早的新干线就能赶上。而且和凉子两个人见面，在菊乃死后这还是第一次。在此期间，游佐有很多想法，但是没有和凉子说话的时间。

游佐觉得这次终于可以两个人一起去想想菊乃的死了。

下午，游佐一个人从元山走到平安神宫看樱花。一年前，曾经和菊乃一起看了元山公园的垂枝樱，和凉子一起看了平安神宫的樱花。

回到饭店休息了一会儿，到了约定的时间五点时，凉子打来了电话："我现在就在楼下的大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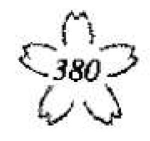
"那你就上来吧……"游佐说。

凉子马上打断了游佐的话，"不，我想在楼下的大厅里见你。"

游佐匆匆忙忙穿上西服到了楼下，凉子穿着一身藏蓝色的乔其纱连衣裙，脸色依然很苍白。

"非常感谢您昨天和今天特意从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凉子的问候方式很郑重，游佐有些吃惊。凉子仿佛是站在辰村家的一员的立场上说这些话的。

"亲戚们还都在吧。"





“还都在，不过葬礼已经结束了……”

“昨天我找你了，你没在，我很担心。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

“没关系。”

“喝点茶吗?”游佐正要往咖啡吧里走,凉子突然制止了他。

“我们能出去一下吗?”

游佐点了点头，凉子先出了饭店，然后朝着停在前面的出租车招了招手。

“去鹿之谷……”听了凉子所说的寺庙的名字，游佐知道那是今天举行告别仪式的地方。

“寺庙里已经没有人了吗?”

“有我们家的坟墓。”凉子似乎想把游佐带到那里去。

“昨天我是第一次去的，觉得很安静。”

“原本我是想把她葬在三田公寓后面的墓地里。”

“为什么……”

“如果坟墓是在东京的话，您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给她扫墓了。”

“即使是京都也能来。”

穿过即将黄昏的京都的街道，经过山间的小路，到达寺庙以后，凉子让车等在那里，登上了石头台阶。

正殿和前面的广场，在出殡时的那种喧嚣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变得鸦雀无声，只有用塑料纸包着的花束摆放在回廊的旁边。

游佐跟着凉子，从正殿的侧面绕到了墓地。

“就是这里。”凉子示意了一下一角的古老而巨大的墓碑，墓碑的中央写着“辰村家代代之墓”。

游佐站在前面，仰视了一下正面。

“这里也有樱花。”

墓地左手边的小路的一角，有一棵巨大的樱花树，盛开的樱花开始逐渐凋落。

“去年樱花花开的时候，你说过樱花树下有人的尸体。”凉子和游佐并排站着，抬头看着樱花说，“母亲真的是长眠在樱花树下了。”

游佐想起一年前第一次和凉子一起看京都的樱花的情景。当时的凉子还很稚嫩，还残留着少女的余韵。当然菊乃也是充满风韵的女老板。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游佐觉得很不可思议。

游佐总觉得已经经历了四五年，至少应该有两三年。这一年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一年。

“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很恐怖。”

“……”

“虽然觉得很恐怖，最终还是把自己卷了进去……”

游佐也有同感。虽然觉得不能这么做，但是等自己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坠人到无底的沼泽之中了。

“最后，还是我杀了母亲。”

“不是的。”如果说是凉子杀了母亲的话，那就更应该责怪游佐。不管怎么说，只要游佐不去接近凉子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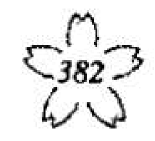
“是我不好。”

“……”

“你没有责任。”

“也许，我们都是被樱花所魅惑了。”

先不管导致菊乃死亡的理由，游佐、菊乃、凉子似乎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樱花所魅惑。



“好恐怖的树……”游佐抬头看了看，樱花似乎是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散落了下来。

“坐下吧。”

游佐在墓碑前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凉子也坐在了旁边。游佐看了一眼旁边，突然发现了凉子的脖子上那颗和菊乃一样的黑痣。

游佐仿佛看到了令人怀念的东西，一直看着这颗黑痣，脑海中浮现出在春天的黎明，缓缓倒在樱花树下的菊乃的样子。

为什么那天夜里菊乃会死在那个地方？游佐觉得这一直是个谜。

“你母亲应该是自杀吧……”

“……”

“你父亲说是事故，不过……”

“父亲也有父亲的面子。”

因为没有遗书，警察很难断定是事故还是自杀，所以就暂定为突然死亡。

“搞不清楚反而更难受……”游佐觉得自己一生都会背上这个负担。

“你怎么想？”

“我知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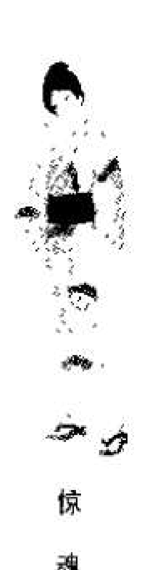
“母亲是被樱花精带走了。”

游佐缓缓地点了点头。菊乃被樱花精带走了这种说法是凉子对游佐的一种体贴，也是凉子自身的愿望。

“那天晚上她也一个人看了樱花吧。”

“所以我才说讨厌那个房间的。”凉子似乎又勾起了悲伤的情绪，哭了起来。

“但是，母亲是穿着最喜欢的樱花和服回到了樱花丛





中……"

游佐也觉得如果不这么想，自己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

"我们再来祭奠她吧。"

游佐想要把手搭在哭成一团的凉子的肩膀上时，凉子站了起来。

"对不起。"

游佐抬头看了看，凉子用很坚定的语气说："我以后不会再见您了。"

"为什么……"

"如果再和您在一起的话，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还会被樱花精所带走。"

"怎么会……"

"不，是真的。"

游佐看了看临近黄昏的天空，站了起来，"那你肚子里的孩子呢?"

"我已经打掉了。"

"打掉了?"

"前天……"

在墓碑前面的阴影中，凉子仿佛是被贴在石头上一样站立在那里。

"我不知道……"

游佐终于明白了当时联络不上凉子，面后凉子面色苍白地出现的理由了。

"你在医院……"

"……"

"为什么不告诉我?"

"就算是告诉了你，结果还是一样。"

"不可能的。"



“母亲把我的孩子带走了。”凉子的眼眶里又一次涌出了眼泪。

游佐转过脸，轻轻地摇了摇头。如果这么想，只会变得更痛苦。现在只能想一些美丽的樱花的事情。

“那也是樱花精。”

凉子抬起被泪水打湿的脸，点了点头，使劲咬着嘴唇，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声音。

“永别了。”然后转身向正殿的方向跑去。

“喂……”

游佐在背后喊着凉子，但是凉子没有回头，凉子瘦弱的身体里迸发出一种巨大的力量，竭尽全力地穿过墓地向外面跑去。

“等一等。”

凉子没有回应游佐的呼喊，背影越来越小，消失在正殿的尽头。墓碑前只留下了游佐一个人，看着散落的樱花。

傍晚时分，风很大，樱花似乎要在今天一天之内散尽一样。

“是吗……”花瓣飘落在游佐肩上，游佐低声说。

游佐游走在母女二人之间行乐、背德的日子也如同樱花一样要结束了。只有凉子那声凄凉而高亢的“永别了”如同回声一样回响在兀然伫立的游佐的耳边。

仔细一想，虽然知道终究会有一个了断，但游佐仍然沉迷在一个未做完的梦中。虽然知道如果这么继续下去，会坠人到地狱之中，但是自己仍然不能从那个甜美而淫乱的世界中逃脱出来。

现在菊乃的死已经是一个沉痛的代价了，似乎到了这个时候，游佐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多么愚昧。

“真是个混蛋……”闭上眼睛，游佐拼命甩了甩头，突然



感觉到一阵轻微的眩晕，蹲在地上。

游佐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按着额头，过了一会儿，睁开眼睛，黄昏的夜幕中，盛开的樱花如同失血的菊乃的额头一样白皙。

“被樱花带走了……”

游佐低声自语了一句，向正殿走去。突然，游佐觉得背后有一阵花寒，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解说





解说

小川和佑

首先我想先给第一次接触到渡边文学的读者介绍一下这位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基本轮廓。因为这对加深对渡边文学的理解能起到引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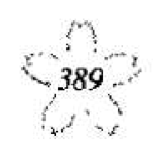
渡边淳一出生于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北海道中部的石狩平原北部的空知郡砂川町。因此，渡边淳一在太平洋战争中度过了少年时期，在战后的时代变革中度过了青春期。

在这种时代度过青春期的作家们，例如小田实、开高键、高桥和巳等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拥有着昭和前期作家所不曾拥有的尖锐的社会意识的同时，拥有着一种虚无——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接近无常观的虚无，并在其中抱有一种对某种事物的强烈的憧憬。

当然，渡边淳一也不例外。这种近似于中世纪的无常观的“空”的心因——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读者必须意识到的渡边文学的魅力所在。

在舆论评价很高的《魂断阿寒》（昭和四十八年）中呈现的美丽的结局不正是被这种“空”的心因所支撑起来的吗？

而且和渡边同期的前面所提到的三位作家都是毕业于人文





科学专业，只有渡边淳一是毕业于自然科学专业，主攻整形外科，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其母校札幌医科大学任讲师。

因此渡边淳一同时拥有了与森鸥外相通的科学家的视觉和艺术家的视觉，《魂断阿寒》正是以这两种视觉观点所描绘出来的美丽的结晶。

昭和后期的文坛中涌现了很多诸如加藤周一、加贺乙彦、上田三四二、北杜夫等医科出身的作家，渡边淳一是其中相当优秀的一位。

渡边淳一的成名作是以描写“母亲”的死为题材的《死化妆》（昭和四十年、《新潮》杂志），该作品获得了芥川奖，在作者的作家生涯中成为重要的一步。

对于喜欢渡边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个文坛处女作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确实让人有些意外。

这可能是因为很多人读过将人的命运的明暗用及其鲜明的描写方式表现出来的，曾经获得第六十三届直木文学奖的《光和影》（昭和四十五年），因此才会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之后，同样是医学小说，但主要是通过描写日本最早的女医生获野吟子的生涯探索女性深深不幸的《花逝》（昭和四十五年）确立了一种哀伤的世界。在其名作《魂断阿寒》之后，又有《一片雪》（昭和四十八年）、《化身》（昭和六十一年）等以描写不伦之爱为题材的作品，再就是这部《樱花树下》了。在此期间，渡边淳一还以《遥远的落日》、《长崎俄罗斯游女馆》等历史小说获得吉川英治文学奖（昭和五十五年）。

下面我们就主要谈谈《樱花树下》。这部长篇作品自昭和六十二年五月开始至六十三年四月期间，历时一年在《朝日周刊》上连载，平成元年四月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

连载中，樱花和可以被称为樱花花妖的菊乃得到广泛的好评。小说完成后，东映公司拍摄了由津川雅彦和岩下志麻分别

出演游佐和菊乃的影片，随后也曾在电视上放映。该小说成为了广为读者熟知的长篇小说。

但是，在制作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从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小说中所具有的对樱花的哀伤的情绪和读者自由想象中的樱花的美。

渡边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对这种情绪的着力描写和文章本身。从他的用词中，读者可以享受到作家想要极力表现的近乎妖艳的樱花的美。

通过“文库”的方式，使新的读者也能读到这些在近代文学中少有的描写美丽樱花的小说，对于樱花爱好者的作者来说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樱花树下》概括地说如同川端康成的《雪国》一样，是被花妖化身的女子所魅惑的男性的梦幻能。

《樱花树下》完全沿用了能乐的结构，首先是配角的游佐恭平和次配角的辰村凉子从鸭川岸边的饭店里出来，看到两岸盛开的樱花，然后从东山沿着花路一直走到平安神宫，这就是能的“桥式通路”。

终于到达平安神宫，站在神苑的八重红樱的花下，配角的游佐想起了“花倦”这个词。

能舞台的正面，摆放着枝头攒动的八重红樱，小说中的出场人物的配角问次配角凉子：“你知道樱花为什么这么美丽吗?”问答就开始了。主角的辰村菊乃还没有出现。说《樱花树下》就是梦幻能，主要是在开头舒缓的导入部分的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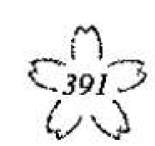
在这里，这部小说的名字《樱花树下》的来源也就一目了然了。

“樱花树下埋着人的尸体。”

“真的吗?”

凉子战战兢兢地将目光移向了眼前樱花树的根部。







“埋了人的尸体樱花就开得非常好吗?”

“也许是因为樱花吸收了人的血和肉作为养分。”

“樱花吸收吗?”

凉子的疑问也是读者的疑问。

“樱花树下埋着人的尸体!”这被写在梶井基次郎的短篇《在樱花树下》(昭和三年)的开头的一句话是最足以震撼昭和文学的樱花观了。

刚从大正改为昭和的昭和元年的除夕，梶井在诗友北川冬彦的推荐下，到伊豆汤之岛温泉疗养。梶井所看到的樱花就是从他所住的汤川屋的一个房间中看到的面临濑古峡对岸的染井吉野樱花。

在作品中，游佐所说的“觉得埋着尸体的不是垂枝樱”正是如此，这种染井吉野的里樱是在江户时代即将终结的幕府末期，在府下丰岛郡的染井村的樱花山上发现的品种。

专门种植植物的染井村主要是由给江户时代的有名望的庭院和游里吉原广泛供给和培养树木的园艺家集团所构成的村落。

南关东的黑潮流域固有的纯白的繁茂的大岛樱和染井吉野都是关东的樱花江户彼岸自然交配的树种，它们继承了母树江户彼岸的特质，中间一圈的花先开，开过之后，在花谢的部分会长出叶芽，在叶芽的顶端会长出很多樱花。这种新品种在江户迅速地流行开来，明治之后，这种生长速度快、抗病虫害能力强的品种在全国普及开来，当时一提起樱花就是染井吉野。

“樱花树下埋着人的尸体”的这种意象就是因染井吉野所产生的视觉化效应，而且这种樱花的花期只有短短的一周，可以让人想象到它凋落之际的剧烈。作者用这种樱花来暗示最终降临到主角菊乃身上的命运。

作者在这里也没有忘记文章布局的缜密。因此将菊乃暗地



里喜欢的樱花设定为黑谷北真如堂附近的白色的染井吉野的老樱花。喜欢樱花的读者读到这里，可以感觉到这种安排是近乎完美的安排。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年间，樱花一直被强调为武士之花。明治六年（一八七三），自明治政府发布征兵令以来，在推进全民皆兵政策的过程中，樱花更被作为武士之花拥有着特殊的地位。

记纪歌谣和《万叶集》中所形成的樱花观在《日本书纪》的允恭帝和衣通郎姬的歌物语和《万叶集》的樱儿物语中可以见到，一般都是将美丽的女性比喻成樱花之精。

自古以来，这个国家的歌谣和对樱花的爱中蕴藏着将盛开的樱花看作美丽女子的面容的感情。在《樱花树下》这部小说中，渡边淳一的樱花观就是让从自古以来的日本文学的传统中如同地下水脉一样继承下来美感，现在如同泉水一样迸发出来。

盛开的染井吉野的巨大的树木中有一种超越艳丽的妖艳的美。王朝说话的《今昔物语集》之后就有了“樱花树下栖息着灵鬼”——樱鬼的传说。可以说令游佐沉迷的菊乃、凉子母女就是美丽的樱鬼。

游佐被樱花精的精灵所魅惑，彷徨在梦幻世界。在这部长篇中，并不是从伦理的角度上去指责同时爱上菊乃、凉子母女的游佐的爱是违反道德的爱。她们都是樱花的精灵，而在确立这个国家的文化的王朝中，美就是伦理，而美的极致就是盛开的樱花。

一直从事医学小说、凝视人间生死的作家，在过了知天命的五十岁之后，终于到达了沉睡在日本文学基层的美的极致——樱花之美。

这也是使战后以来被长期禁忌的樱花观在文学中以樱花自



身的美的极致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重新复苏。

山樱中有树龄超过千年的树种，但是染井吉野之类的里樱的树龄几乎和女性的寿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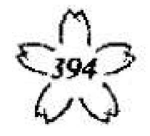
平安神宫的王朝贵族最爱的垂枝樱是因谷崎润一郎的《细雪》而成为京都名樱的艳丽的八重红垂枝樱。如同凉子的女身一样的是秋田角馆的垂樱。还有夜里的东京千鸟之渊的花妖一样的菊乃的妖艳的美丽。读者在阅读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中，可能会重新发现已经被遗忘了很久的美丽的樱花世界。

顺便再提一句，平安神宫神苑的八重红垂枝樱是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为纪念平安迁都一千一百年，为祭祀恒武天皇而建造这个神宫时，因为此种樱花已经在京都灭迹，仙台市长将在江户时代由京都御所赏赐的，遗留在盐釜神社的树木贡献出来，移植到平安神宫的名品樱花。

谷崎看到的樱花是从第一代的名品培育出来的第二代樱花，渡边淳一所描绘的应该是又经历一个世代的樱花。垂枝樱是平安中期以来被广泛作为家樱而种植在家门旁边的江户彼岸的变异品种，是一种自生品种的樱花，其纤细的风姿深得平安贵族的喜爱。

角馆的樱花是近卫的垂樱和在歌中经常被咏颂的接近于白色的淡红色的樱花。那可怜的风姿恰如二十三岁的凉子的容姿。

国文学者、评论家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樱花树下
作者＝
页数＝３９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６９５７６０５５